
武俠世界
第34年
10
$15.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馬騰先生撰著「江湖小子」，金井鎮人們紛紛議論馬寡婦招親之事。使人驚奇的是這已是第八次的招親，而且每次相隔的時間一次比一次短，第七任丈夫招親不到十個月，據說全是死在房事中，因此令到本鎮鄰鄉的好奇好色男士紛紛趕來徵逐。這時江湖上也出現時有人莫名其妙被殺，兇手不知所踪，江湖人都在暗中調查。「江湖小子」在招親比武中奪魁，在他的協助下，揭穿了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故事內容新穎生動，文筆流暢，讀了令人莞爾。

* * *

「俠義行」是石中天先生所撰著的短篇湖海恩仇錄故事，分上下兩集刊出，故事內容短小精幹，義薄雲天之情操令人感佩。另有雲飛雁先生撰著的「劍斷恩仇」武林傳奇故事亦在此期刊出。一個是丹青妙手，一個是武林俠女，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却成為情侶，人性之眞情，感情之纏綿悱惻令人蕩氣迴腸。

* *

下期之巨型小說將刊登馬千里先生所撰著的「保鏢」，屆時請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江湖小子(新派俠義恩仇故事)
江梓桐比武奪魁，做了馬寡婦第八任丈夫，從她身上牽出一係秘密 ……馬 騰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燕帕生波(再生緣之六)◀一▶……任 明 54
俠義行(湖海恩仇錄)◀上▶
義薄雲天捨命 狠女嚴懲惡徒 ……石中天 61
劍斷恩仇(武林傳奇故事)◀上▶
畫劍飄零似雲燕 情侶分飛似雲烟 ……雲飛雁 7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丐帮少爺(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玉翅樹下獨苦思 突聞仙子來邀請 ……西門丁 79
玉掌青苗(女捕頭傳奇)
專業殺手五狠人 日酬千両保畫苑 ……臥龍生 89
神劍金釵(新派俠情連載故事)◀二▶
翻天印招式詭異 虬龍鞭封擋艱難 ……東方玉 95
劍嘯江湖(新派武俠奇情故事)
小高挑戰苗帮主 大會成爲混戰場 …… 臥龍生 101
尼姑的女兒(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阿寶深夜送欽犯 閻王攔道劫死囚 ……歐陽雲飛 10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鳳馭龍(俠情輕鬆技擊故事)
道觀尼姑暗偷情 採花小子苦自尋 ……辛棄疾 113
頭痛人物(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籌巨資治好腿折 贏賭款用作賑災 ……司空羽 122

87.6.22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侠世界
第34年
第10期
(總號171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江湖小子

新派俠義恩仇故事／馬騰・文／可飛・圖

傳奇人物　轟動鄉鄰

馬寡婦人招親了。這個消息頓時哄動了整個金井鎮，並傳開去。

本來，寡婦再婚，是平常不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哄動，實因馬寡婦是個傳奇人物之故。

事實上，馬寡婦在金井鎮上，被鎮上的人視之爲奇女子。

她十七歲嫁夫馬天放，三年後，她便第一次做寡婦——馬天放暴斃了，据說，其夫是死在她的肚皮上的。

此一奇也。

喪服剛除，她便再嫁，第二個丈夫姓牛。

姓牛的比姓馬的壯健多了。

可是，再婚才二年，馬寡婦又喪夫了。

据說，姓牛的死時，消瘦了三四十斤。

鎮上的人看到姓牛的那瘦了一圈的屍體，莫不搖頭嘆息——色字頭上一把刀。

接下來，馬寡婦一共嫁了七次，那些男人一個比一個短命，第七任丈夫跟她成親不到十個月，便死了。

這是第二奇。

第三奇是：難得那些男人都不怕死，馬寡婦每一次招親再嫁，那些男人皆如蟻附羶，趨之若鶩，參與招親希望馬寡婦挑中自己，令到冷眼旁觀的人莫不嘖嘖稱奇。

第四奇是：馬寡婦並不是個貌美如花，天仙化人般的美婦人。雖說不上醜，更說不上美，簡直沒有姿色可言，可是，那些男人——先後七個丈夫——以及其他落選的男人——仍然甘心情願死在她的石榴裙下，這確是叫人奇怪莫名。

更奇——第五奇的是：那些「臭」男人明知跟她成親後，都不會活得長久，仍然不怕死，爭着要做她的丈夫，同樣叫不知因由的人感到百思不解——那女人有什麼好，竟令那些臭男人甘願將一條命送在她手上？

到底馬寡婦有什麼地方吸引那些男人，前仆後繼地爭着要做馬寡婦的丈夫？

莫非馬寡婦家財千萬？

非也，馬寡婦只不過開了一家小食肆，那還是她第一任丈夫馬天放留給她的，除此之外，她可說別無所有。

還有一奇是：她自第一任丈夫死後，雖然改嫁了六個丈夫，但却一直自稱馬寡婦，並沒有跟隨以後所嫁的六個丈夫之姓，而那六個丈夫亦聽之任之，甘願入贅。

任何人要是像馬寡婦那樣，有那以上幾「奇」，自然成爲一個惹人談論的奇人。

馬寡婦第八次再嫁，本來，在見慣不怪的情形下，應該引不起金井鎮人談論的興趣。可是，金井鎮上的人仍然滿有興趣地談論着，而且頗起勁。

他們有興趣談論的並不是馬寡婦第八次再嫁這回事，而是這一次到底有多少個甘願死在馬寡婦的裙下的應徵者，逐個評論那些已知的應徵者，從中評判那一個有機會誰能中選。爲此，鎮上的好事之徒還開出盤口，打賭那些應徵者中選，買中了的當然贏錢。

經已到達金井鎮應徵的人，計有：余百福、王勇、陳錦衣、蔣一清、程萬先、田貴、李明山等十多人。聞風而至者，尚在未知之數。

那十數個應徵者中，既有武林人物，亦有普通人——商販光棍之類，總之，各色人等均有。

在那十數個先列的應徵者當中，又以陳錦衣、余百福、程萬先三人的呼聲最高。

因爲不少打賭的人皆估計陳、余、程三人爲第一綫。

三人開出的盤口均是一賠二。

換言之，若三人當中任何一個勝出——被馬寡婦選中，買中的人若下注一兩銀子，只能夠贏到一兩銀子——除本後。用如今的話來說，就是賠率很低——只有兩倍賠率。

其他的人選賠率都很高，其中最高的一個是田貴，他的盤口是一賠九十八！

換言之，若田貴勝出，下注在他身上的一兩銀子可以贏到九十八兩，若下注一百兩，便贏到九千八百兩！

雖然大多數人都看好陳、余、程三人，但也有人「扒逆水」，買田貴勝出。

那是唯一看好田貴能夠勝出的人——鎮上有名的無賴毛大志。

毛大志一向靠偷，盜、搶、騙爲生，身上的錢從來不會過二十兩，可是，這一次他下注田貴身上的注碼是白銀二百兩！

要是田貴勝出了，他一定可以贏得一萬九千六百兩銀子。

他那些豬朋狗友知道他下注二百兩銀子在田貴身上，都訝異不已，奇怪他那來的這麼多銀子。

毛大志對於這個問題却是避而不答，只是笑，被問得急了，才說出一句話，「那筆錢是撿來的。」

當被問及他憑什麼「扒逆水」，看好田貴會勝出時，他的回答仍是一句話，「買田貴，若他勝出，便發大財，若買余、陳、程三人，就算勝出了，一賠二，無癮……」

對於毛大志的第一個回答，他那些豬朋狗友都不相信。

天下間，那有那麼大的「蝦蟆」

隨街跳！否則，豈不是人人皆可以在街上撿到大筆銀子？

對於毛大志的第二個回答，他那些狗朋狗友却是半信半疑。

若田貴勝出，毛大志確是可以贏大錢，發大財。可是，毛大志若不是有太大的把握，又怎會在田貴身上下注二百兩銀子！

二百兩銀子在有錢人眼中，當然不算什麼，但在毛大志這種不務正業的人眼中却是一個大數目！要知道，那時候的二百兩銀子，足夠普通百姓五六口過三四年生活。

因此，有幾個無賴也傾盡所有——湊起來不到十兩銀子，跟風買田貴勝出——成爲馬寡婦的第八任丈夫。

他們平日便嗜賭，遇上有贏大錢的機會，當然不會放過。

下注在田貴身上後，那幾個無賴在私下裏一再追問毛大志，憑什麼看好田貴，下大注在他身上？毛大志只是笑而不答，叫他們不要問那麼多，到時田貴若勝出，去收錢便是。

開賭收受投注的大莊家，是鎮上唯一武師張大岳。

張大岳由於是鎮上唯一設館授徒的教頭，手下有徒弟二三十人，因此，在鎮上頗有勢力，除了開賭之外，也包娼。

張大岳像大多數人一樣，亦看好陳、余、程三人，至於田貴，他連想也沒有想過他能夠勝出。

在毛大志未下注在田貴身上之前，他甚至忘記有田貴這個人存在，但當毛大志在田貴身上下注二百兩銀之後，他便大爲緊張起來，馬上派出一個精靈的徒弟周醒去打探毛大志的口風。

張大岳之所以那樣緊張，是知道像毛大志這樣無賴光棍，決不會無的放矢，下大注在田貴的身上，必有什麼把握，因此，他必須要打探清楚，要不，萬一田貴眞的「爆冷」勝出，他就算賠上身家性命，只怕也賠不起。

周醒拳脚功夫一般，但主意多，他很快便想到一個辦法——灌醉毛大志，酒後吐眞言。

那一晚，他在師父開設的賭館內贏了十六兩銀子，高興得不得了，請毛大志跟另外三個賭徒去喝酒。

周醒聰明的地方在：並不刻意單獨地請毛大志喝酒，免得他生疑。

結果，周醒跟毛大志兩人都喝醉了，只不過，周醒是詐醉。

原來，他在喝酒之前，服下了解酒丸，就算喝光那家小酒館的酒，也不會醉。

人道，酒後吐眞言。周醒從毛大志的醉話中，打探到毛大志之所以下重注在田貴的身上，只不過全因他賠率高，萬一他勝出了，便贏大錢。

至於毛大志的酒話是眞是假，那就只有天曉得了。

不過，周醒却相信毛大志的「酒話」是眞的，張大岳也相信，一顆吊起的心頓時放下來，並向徒弟周醒笑言，毛大志那二百兩銀子，他是贏定了。

* * *

鎮上大多數人看好陳、余、程三人，當然有他們的原因。

原來，余百福、陳錦衣、程萬先三人，都是响噹噹的人物，在十多個應徵者之中，名聲最响，條件最好。

三人不但年壯力强——都在壯年，而且武功高强，稱得上是高手，三人的條件，自然比其他的應徵者優勝了。

至於那個田貴，簡直不敢恭維，不要說無法與程、余、陳三人相比，就是與其他的應徵者相比，也是最差的一個，凡是看過他那副樣子的人，莫不竊笑他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原來，田貴不但在十多個應徵者中年紀最大——年近五十，而且骨瘦如柴，整個人看上去就像皮包骨那樣，全身上下幾乎割不出四兩肉來，這還罷了，更甚的是，他還眇了一目——左眼，一條腰也像煮熟了的蝦子般彎起來，走起路來往前一撞一撞的，眞叫人擔心他會隨時往前撞倒下去。

像這麼樣的一個人，只怕連傻子也不相信他能夠突圍而出——獨佔鰲頭。

可是，無論別人怎樣冷嘲熱諷，田貴仍然一副信心十足的樣子，並沒有因此而退縮。

事實上，就連陳、余、程三人也不敢看輕田貴。

因三人都在江湖上走動過，深知江湖上藏龍臥虎，身懷奇能之士多的是。像田貴那種人，若不是有某一種能耐，又怎會不自量力，出乖露醜！

三人都相信，田貴必是身懷所長，是個不露相的眞人。

至於馬寡婦有何迷人之處，令到那些男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拜倒在她石榴裙下，而且不怕死，那就要聽聽坊間的一些流言，或許可以找到答案。

就在毛大志被周醒灌醉的那家小酒館內，有幾個漢子正在圍桌喝酒。

酒酣耳熱之際，幾個漢子的話自然多起來。

起先還說些搭七雜八的話，慢慢不自覺地，便說到馬寡婦身上。

一個黑鼻頭的漢子喝下一大口

酒，咂咂嘴巴，語帶輕蔑地道：

「他媽的，眞不明白那個馬寡婦有什麼好，論樣貌，連歡喜樓那個年紀最大的粉頭老薑花也不如，甚至連這裏的老闆娘也比她好看。可笑那些像是一輩子未見過女人的男人，就像逐臭之夫那樣，不要命的往她身上貼，沒的丟了我們男人的臉，眞叫人生氣！」右手握拳，砰的一聲擂在桌面上，幾乎將桌上的幾隻杯子震得翻倒。

一個最先伸手拿住杯子的漢子笑罵道：「黑鼻頭，你生什麼氣，又不是你去應徵，正所謂事不關己，何需勞心動氣？喝酒吧！」

「我看不過眼呀！」黑鼻頭漢子不忿地瞪大眼道。

「看不過眼，可以不看的呀！」

一個左眉當中有一道疤痕的漢子不以爲然地道：「馬寡婦能夠令到那麼多的男人……其中不乏有頭有面的男人如蟻附羶，前仆後繼，甘作風流鬼，自有她過人之處……」

「疤眉楊，你領教過了她呀？說說她有何過人之處？」一個豬嘴漢子嘲笑着打斷眉有疤痕的漢子的話。

其他三個漢子哄笑起來。

疤眉楊根本就沒有跟馬寡婦親熱過，當然說不出來。

在四個同伴的哄笑中，疤眉楊鼓着嘴巴，恨得牙癢癢的，但又想不出反駁的話來，只好將一肚子氣咽住。

豬嘴漢子更加得意，猥褻地笑道：「那個馬寡婦，咱左瞧右看，從頭望到脚，也瞧不出她有何過人之處，若她眞的有何長處，怕不早已傳了出來，却一直未有所聞。」

疤眉楊終於想到駁斥的話：「若馬寡婦沒有過人之處，怎會連嫁八次，也有那麼多人爭着要做她的丈夫？就算那些人不怕死，若她沒有吸引之處，那些人才不會冒死爭着要做她丈夫呀！」

一個滿口黃牙的漢子淫邪地道：「世上的女人身上，都有一個迷人洞，一直以來，咱們做男人的，還不都是爲了那方寸之地，捨身忘死，樂此不疲。」

這一次，連疤眉楊也跟着豬嘴漢子和黑鼻頭漢子哄笑起來。

其他的酒客都被他們放肆的哄笑聲驚動，側目而視。

豬嘴漢子等五人笑得更放肆。

突地一把聲音响起：「何事如此喧笑？」

豬嘴漢子等五人聞聲止笑，一齊望向那個發話的人。

那人就在門口內，身形挺拔，劍眉朗目，一身錦衣。

豬嘴漢子等五人看着那人，全部目瞪口呆，不敢作聲。

五人認出那人是個不好惹的人物。

酒客中，有人認出那人是誰，脫口低叫一聲：「這人不就是陳錦衣！」

「錦衣白日行」，陳錦衣的大名在江湖上可是响噹噹！憑豬嘴漢子等五人，怎能惹得起他，難怪他們在陳錦衣的面前，不敢吭一聲。

「幾位剛才在說甚麼呀？那麼好笑！」陳錦衣一雙烱烱的目光在豬嘴漢子等五人身上掃視着。「繼續笑下去呀，怎麼不笑了？」

豬嘴漢子等五人互相覷看了一眼，那裏敢作聲。

他們曾經聽聞，陳錦衣可不是一個好惹的人，據說，他曾經談笑之間，出手連殺三個黑道人物。

「說呀！你們剛才說甚麼來着，笑得那麼厲害？」陳錦衣目光轉厲。

豬嘴漢子等五人不禁瑟縮了一下，在其他四人目光覷看下，豬嘴漢子只好硬着頭皮道：「陳大俠……咱們不過在胡謅亂道，說出來只怕會污了大俠的耳朵哩……不說也罷。」

陳錦衣兩道刀鋒般銳利的目光一下子射在豬嘴漢子的臉上。「陳某人好像聽到你們在說馬寡婦……甚麼的，是嗎？」

豬嘴漢子被陳錦衣兩道凌厲的目光「盯」得心裏發虛，不由自主道：「嗯……咱們是在說馬寡婦……」

疤眉楊慌忙截道：「陳大俠，咱們不過在說，馬寡婦這一次到底會選中那一個。」

「陳某人聽到的，好像不是這樣！」陳錦衣一下子將目光轉射在疤眉楊的臉上。

疤眉楊心頭一寒，硬着頭皮頂下去。「咱怎有膽量說謊話騙你陳大俠。」

豬嘴漢子跟其他三人連聲附和。

陳錦衣冷冷一笑。「說！你們看好那一個？」

豬嘴漢子等五人眼見過了關，暗中舒口氣，偷偷地互相覷看了一眼，其他四人的目光都落在疤眉楊的身上。

疤眉楊知道他們要他說話，只好開口說道：「陳大俠，咱們不是當面奉承你，論人材、本領，咱們都看好你……」

「哼！陳某人早知你們會這樣說！」陳錦衣於說話間，陡地身形一動，豬嘴漢子等五人陡覺眼前一花，首當其衝的黑鼻頭漢子大叫一聲，一個身子翻撞向背後的桌子，緊接着，豬嘴漢子等四人亦接連「人仰馬翻」，痛叫着跌倒下去。

原來，就在那一眨眼之間，陳錦衣拳打脚踢，將豬嘴漢子等五人擊倒。

其他的酒客眼見陳錦衣動手，恐怕殃及池魚，慌忙結賬離去。

自古以來，便流傳着一句話，君子不立危墻之下。

小酒館的老闆慌不迭搶到陳錦衣身旁，打拱作揖道：「陳大俠，請體諒小的經營不易……求求你高抬貴手，不要在小的店子內動手，小的感激萬分，感恩不盡。」

在四翻八跌的猪嘴漢子五人的哎喲痛叫聲中，陳錦衣冷冷地對那五個傢伙道：「還不給我滾！」

猪嘴漢子等五人聞言如聞大赦，慌不迭爬起身，抱頭鼠竄而去。

「站住！」陳錦衣於酒館老闆剛放下提起的一顆心、鬆口氣的瞬間，突地轉身向奪門而出的猪嘴漢子等五人疾喝一聲。

五個傢伙吃驚停步，心裏驚跳不已——不知陳錦衣會對他們怎樣。

陳錦衣並沒有對猪嘴漢子等五人怎樣，只是喝道：「聽着！日後若再聽到你們對馬寡婦語出不遜，決不輕饒！」

五個傢伙急不迭齊聲道：「知道了，陳大俠。」却不敢走。

「滾吧！」陳錦衣喝一聲。

五個傢伙立刻一溜烟撒腿急奔而去。

陳錦衣看着那五個傢伙狼狽而奔的背影，不由莞爾。

一把聲音就在這時驀地傳來。「閣下好威風啊！對付那幾個無賴。」

陳錦衣是何等樣人，焉會聽不出發話之人語中嘲譏之意，當下霍然偏首往店外左邊瞧去。

一個人正負手含笑，自小酒館的左面走進來。

陳錦衣雙眼微睁，冷笑一聲。說道：「原來是余閣下！怪不得會如此說！」

那人走到陳錦衣身前，依然含笑，似乎對陳錦衣的反唇相譏不以爲意，道：「陳閣下，何事與那幾個無賴一般見識，動手動脚？」

陳錦衣嘴角含着一抹冷笑。「余閣下，這種閑事你也有興趣多管，豈不是與陳某人一般見識？」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與陳錦衣齊名，機會一樣的余百福！

余百福嘿嘿一笑。「陳閣下在此大發虎威，未免小題大作了吧？」

「那是陳某的事。」陳錦衣冷冷道：「余閣下犯不着大驚小怪啊！」

陳、余兩人的話皆針鋒相對。難怪的，兩人如今算得上是情敵，情敵相見，當然各不相讓，誰也想將對方壓下去，一挫對方的銳氣。

一山不能藏二虎。情敵相見，自不免份外眼紅。

余百福哼了一聲，「嘴皮子上逞强，潑婦所爲！有種的，跟余某到鎮外禿樹林一較高下，分個强弱！」

陳錦衣一笑道：「正有此意，不敢請耳。」

余百福拂袖轉身，逕自向鎮外走去。

陳錦衣眼珠一轉，扭頭對躲在店堂一角的幾個膽大酒客道：「你們不是想瞧熱鬧麼？跟着陳某到鎮外禿樹林去，包你們有精彩的熱鬧可看！」話落，大步走出店外，追着余百福向鎮外急急走去。

* * *

禿樹林就在鎮南外。

據鎮上人說，許多年前，那裏本是一片樹林，不知怎的，那片樹林忽然陸續枯死，偌大的一片樹林，變成一塊光禿禿的地方——只留下滿地的枯枝禿根，很多年之後，大部份的樹頭又被鎮上的人挖去當柴燒，只剩下幾個特別大的樹頭還留着，教人記起，那一大片光禿禿的地方，以前原是一片樹林。

禿樹林之名，就是由此得來的。

余百福跟陳錦衣相對站在一個奇形怪狀的大樹頭前，互相距離丈許遠。

起先，只有他兩在相對站着，不一會，陸陸續續地有人走來瞧熱鬧。

他們都是聽聞消息後，趕來的。

「余閣下，怎麼個比試法？」陳錦衣開口問。

余百福眼珠一轉，開口道：「你我以拳脚功夫分高下，如何？」

陳錦衣點點頭：「還有下文麼？」

余百福陰陰一笑：「輸了的那一個，相信沒有臉面再留下來吧？」

陳錦衣冷笑一聲：「余閣下，何不直接了當地說出來！輸了的那個，便退出招親大會，何必拐彎抹角的！」

余百福依舊陰陰笑道：「無論怎麼說，意思都是一樣，你到底同意與否？」

陳錦衣點頭道：「輸了，不一走了之，難道還留下來丟人現眼，被人冷嘲熱諷不成？」

「一言爲定！」余百福咧嘴一笑，立刻閃撲向陳錦衣，出手攻擊。

旁觀的人禁不住發出一陣哄叫——不值余百福搶先出手攻擊之行爲。

陳錦衣喝一聲：「余閣下，有失你的身份啊！」偏身橫閃，避過余百福那一招——雙龍出洞，一招野渡橫舟，一掌擊向余百福的左肩背。

余百福一招遞空，口裏說一聲：「好身法！」順勢向前斜搶一步，堪堪避過陳錦衣那一掌，左脚一招虎尾掃，疾掃向陳錦衣的腰腹部位。

陳錦衣輕喝一聲：「好脚法！」急忙變招，一掌截回余百福掃踢過來的左脚。

兩人拳來脚往，由慢變快，起初還分得出兩人施展的招式，打到燦爛處，旁觀的人簡直分不出誰是誰，但見兩條人影在縱閃騰挪，交織的拳風脚影看得人眼花撩亂。

圍觀人越來越多，全都是聞風趕來瞧熱鬧的。

其中當然少不了田貴，程萬先、李明山、王勇等人。

余、陳兩人各自施展出渾身解數，戰到精彩處，引得旁觀的人禁不住發出連串喝彩聲。

站在人羣中的田、程、王等人，莫不聚精會神瞧着。

他們都想看清楚余、陳兩人的功夫，知彼知己，才能百戰不殆。

事實上，也只有田、程、王等人能夠看清楚余、陳兩人施展的每一招每一式。

余、陳兩人交手至七十一招時，終於分開來。

兩人於分開的刹那，同時各自中了對方一招。

余百福的右肩膀處被陳錦衣抓破——連衣帶皮肉。

陳錦衣的右腿上亦被余百福一脚踢中——擦過！

這情形，可說不分勝負。

因爲，兩人雖然互中對方一招，仍有再戰之能，並沒有給對方擊倒。

兩人各自縱跳開去後，仍舊虎視眈眈，一副意猶未盡的樣子。

「唏，動手呀，怎麼停下來不動手了！」旁觀的人羣中有人發出呼叫聲：「還未分出勝負啊！」

余百福雙眼一睜，掃了那些在起哄的人一眼，冷冷道：「叫甚麼？余某人可不是猴子，被你們哄着耍！要是意猶未盡，大可以自己出來耍啊！」說完，重重地哼了一聲。

那些起哄的人頓時靜下來。

「陳閣下，意下如何？」余百福拿眼瞧着陳錦衣。

陳錦衣瞥一眼站在人羣中的程、田、王幾人，淡然道：「余閣下，既然暫時不分勝負，就此打住吧，你我若是再鬥下去，豈不是便宜了一些人。」

余百福點點頭：「陳閣下此言甚是。」跟着向陳錦衣抱拳一拱：「招親比武會上，咱們再見眞章。」話落，轉身大步向鎮上走去。

陳錦衣於余百福轉身離去之前，經已抱拳還禮，待他走出丈外，才跟着向鎮上走去。

瞧熱鬧的人眼見無熱鬧可看，哄一聲散去，紛紛走回鎮上。

程、田、王等人眼見余、陳兩人忽然罷手，心裏都有點失望，亦隨着人羣走回鎮上。

* * *

夜深人靜。

一條人影有如鬼魅般，閃掠入泰安客棧的圍墻內。

待到那條鬼魅般的人影再現的時候，已經伏在一間客房外面的窗口旁。

初秋的天氣說熱不熱(日間紅日高照的時候，仍然很熱)，說涼也不怎麼涼，因此，大多數人都開着窗戶睡覺，好讓涼風吹入屋內。

那條人影在窗外傾聽了一會，確定房內的人睡着了，才從懷中摸出一根管子，悄沒聲地伸入窗內，然後將嘴巴湊到管子嘴上，鼓起腮吹氣。

管子的另一頭，伸入窗內的那一頭頓時噴出一道烟來，在房間內游散開來。

房內那個人顯然毫無所覺——一點動靜也沒有。

吹了足一鍋烟工夫，那人影才收回管子，放回身上，等得了一會，才跳入窗內，掠到床前，掀開帳子，看一眼睡在床上的人，掀掀嘴唇，發出一聲無聲的冷笑，跟着伸手揑開那人的牙關，另一隻手迅速向那人張開的嘴巴內塞入一顆丸子。

「王勇，明天醒來，你便勇不起，變成一隻病貓！」那人影於放開揑住床上那人嘴巴的手時，忍不住以自己才能聽到的聲音說出一句話來。

聽他那麼說，睡在床上的人原來是開碑手王勇。

那人影朝人事不知的王勇咧嘴一笑，轉身自進來的窗口跳出房外，一溜烟般溜出客棧。

翌日，王勇醒來，對昨晚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毫不知情。起床後，漱洗過後，正欲外出，那知道陡地心頭作悶欲嘔，忙倒杯水喝，不喝還好，喝下那杯水後，心頭悶得更厲害，更慘的是，肚子也隱隱作痛起來。

心裏那股悶氣越來越厲害，肚子也一陣痛過一陣，終於忍不住，忍痛抑悶走去茅厠，幸好還來得及解下褲子，才蹲下去，便下拉上吐起來，幾乎不可收拾。

從茅厠內走出來的時候，王勇雙脚有點發軟，才返回房中，又作悶肚痛起來，這一次來勢比上次猛很多，又急急跑回茅厠。

結果，一個上午之內，他又拉又吐了六次，最後那一次從茅厠內走出來的時候，臉上不但又青又白

，而且臉色灰黯，雙眼凹陷無神，若不是扶着可以支持身體的物事——牆壁、樹木，他根本無力走回房間。

躺落床上，他只覺頭昏目眩，整個人像虛脫了一樣，空空蕩蕩的，神魂遊蕩。

店裏的伙計見王勇病了，嘴唇乾得裂開了，忙倒杯水餵他喝下去，那知道才喝了兩口，又作嘔肚痛起來，他知道又要上吐下拉了，忙有氣無力地叫伙計扶他去茅厠。

可是，還未走到茅厠，他已經抑止不住，上吐下拉起來——都是水。

扶着他的伙計看着，被那難聞的異味薰得差點也忍不住吐出來。

忍受着污穢，店伙計費了一番工夫，替王勇清理乾淨身上的穢物，換上一套乾淨衣服，急急去請大夫來替王勇看病。

鎮上那個最有名氣的卜大夫被請來，診視過王勇的病況後，一言不發，寫了一張藥方，交給一個伙計，叫他照方到藥舖買藥回來，好給王勇服下，便欲離去。

王勇雖然疴嘔得全身虛軟無力，幾乎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眼見卜大夫不發一言便欲離去，忍不住開口問道：「大夫……某家患的是……什麼病……因何會無緣無故的又疴又嘔？」

卜大夫猶豫了一下，才說道：「老朽……不知怎樣說才是……閣下的病……表面上看來，是患了痢疾，才會又疴又嘔。但是……老朽仔細診視下，感到好奇怪……從脈象看來，又不像是痢疾……可是，老朽又說不上來……似乎又像是中毒……總之，老朽不能肯定……你吃了老朽開的藥後，看看如何，老朽再加診斷。」

王勇還想說話，却虛弱得無法說出來，卜大夫沒有再說什麼，向王勇點點頭，走出房外。

那個伙計對王勇說一聲：「王爺，好好歇着，小的替你去買藥。」跟着卜大夫走出房外。

王勇閉上雙眼，心裏在思索着怎會忽然得了這種怪病，想着，腦袋不聽使喚，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 * *

王勇忽然病了的消息，很快便傳開來，金井鎮上的人幾乎無人不知。

好管閒事的人正自議論紛紛之際，接連又傳出程萬先、李明山、蔣一清患病的消息。

據說，程、李、蔣等人的病情跟王勇一樣，都是起床喝茶後，便上吐下瀉，幾乎不可收拾，一個上午吐瀉了近十次，沾不得水，若喝水或是吃東西，便會嘔瀉大作，全都躺在床上，由於吐瀉得太厲害的關係，全都顯得乾瘦了一圈，很難看。

卜大夫這一日可忙了。由於他一個人忙不過來，因此另外兩個名氣不及他的大夫也有生意做。

事情傳到陳錦衣和余百福的耳中，他倆都感到驚疑不已，懷疑有人做手脚，目的是要除去勁敵，好讓自己脫穎而出，獨佔鰲頭。

論機會，以余、程、陳三人最高，亦是被一致看好最有可能奪魁的，如今三「去」其一，只要再去一個，剩下的那一個豈不是在毫無對手之下，輕而易舉獨佔鰲頭。

余、陳兩人都那樣想，因此，兩人自不免互相猜疑起來。

事實上，鎮上大多數的人都是那樣想——猜疑其中的一個暗中做手脚。

只有余、陳兩人才會這樣做，從中得益，別的人根本沒有好處，無需那樣做。

流言隨之在鎮上傳開來。

有人看到余百福在昨晚鬼鬼祟祟地自客棧內溜出來，不知去了那裏，也不知他什麼時候返回客棧。

陳錦衣昨晚很早便睡了，沒有出過房間一步，有可能從窗口偷偷溜出去，有人看到他的房間於天亮前有燈火亮起，很快便熄滅了，其中可能有古怪。

流言越傳越神，甚至言之鑿鑿，說有人確鑿地看到余、陳兩人於深夜時分出現在王、程、李、蔣等人住宿的客棧附近。

兩人自然聽到那些流言，又氣又怒，爲了自己的清白，有必要澄清，並查清楚是什麼人放出流言。

自從馬寡婦放出消息再嫁後，她開的那家小館子可說是門庭若市，高朋滿座，既有慕名而來應徵角逐的人，亦有來湊熱鬧，或探行情增見識的人。因之，馬家館子從早上開門到晚上關門上舖，幾乎都是座無虛席。

這日，午時過後，馬家館子內仍然生意興旺，坐滿客人，都在議論着王勇等人得病之怪事。

老闆娘馬寡婦却不在日常坐着的櫃枱內，不知去了那裏。

一個人就在那時走入館子，要見馬寡婦。

那人看上去乳臭未乾，大約十七、八歲模樣，一張討人喜歡的孩子臉上透着稚氣，雙眼精靈。才走入館子，便張望着叫道：「誰是馬寡婦？快出來啊！」

叫聲驚動了館子內的客人，紛紛望向那小伙子，其中一個叫魯日興的客人開口道：「小子，找馬寡婦有什麼事？大呼小叫的！」

小伙子一雙精靈的眼睛水靈靈地一轉，落在魯日興的臉上，露齒道：「唏，你怎麼知道我的大名？

可是聽聞過我那如雷貫耳的大名？」露出的一口雪白的牙齒。

所有的客人皆被小伙子那句話逗得哄然笑起來。

獨有魯日興一張臉脹紅。

——小伙子說的那句話，分明反嘲之言。

「好小子，竟然口出大言，魯某倒要領教一下你有多大的本領！」魯日興怒喝一聲，霍然站起來。

魯日興的名頭雖然不及余、陳、程等人的響，却也不是好惹之人，他亦是衆多角逐者之一，雖然希望不大，仍然像大多數的角逐者一樣，抱着萬一的希望留下來，不肯自動退出。

以他的身份，當然不將那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看在眼內。

那小伙子一點也不驚懼，咧嘴笑道：「赫！你眞叫我驚奇，自問從來沒有跟你見過面，當然不認識你，你怎麼知道我的朋友稱讚我的時候，都叫我好小子的？」

誰也聽得出，那小伙子在插科打諢，魯日興不是傻子，當然聽得出，心裏更怒，哼了一聲，已欲發作，豈料那小伙子嘻笑道：「別怒，是你自己多管閒事，我根本不是找你，我是來見馬寡婦的，你若動手，豈不是跟我小子一般見識？有失身份！」

魯日興被小伙子一番話說得有氣發不出，重重地哼了一聲，坐回下去。

小伙子扮個鬼臉，扯開喉嚨向裏面大叫：「馬寡婦，快出來見我呀！」

「誰在此殺猪般大叫？」裏面衝出一個人來，赤膊散髮，露出胸前一片黑毛，臉上油光黑溜的，手上握着一物——不是刀子，赫然是一個大勺子！

衆人看到那從廚下衝出來的人的模樣，禁不住哄然大笑起來。

那人的模樣實在惹人發笑。

「閣下不會是馬寡婦吧？」那小伙子睜大一雙眼，露出詫異萬分的模樣，上下打量着那個漢子。

店內的客人又爆出一陣笑聲。

那漢子揮舞着手上的大鐵勺，哇哇叫道：「臭小子，狗嘴裏長不出象牙！看俺不一勺子將你砸個稀巴爛！」脚下「吧達」作響，一陣風般衝向那小伙子。

原來那漢子脚下穿了一雙足有四寸厚的大木屐，跑起上來便發出一陣響亮的「吧達」聲。

小伙子對那來勢洶洶的漢子一點也不懼怕，陡地伸手入懷中一探，接往地上一撒，「沙」一聲，往地上撒了一把炒豆子。

那漢子張牙舞爪，驟見小伙子往地上撒下一把豆子，大驚之下，剎住勢子，已來不及，一脚踩在撒出的豆子上，剎時滑跌下去，跌得很重。

店內的客人眼見那漢子跌得像個元寶一樣，四脚朝天，立時又爆發出一陣哄堂大笑聲。

小伙子也笑彎了腰。

那漢子跌得屁股隱隱作痛，哇哇大叫：「臭小子！你別跑！俺不將你揍個稀巴爛，俺不姓包！」掙扎着要爬起來。

小伙子捧着肚子笑道：「大狗熊，我不會走，有種的站起來，我任由你揍！」邊說邊從懷中摸出一大把物事，撒在地上。

那把物事原來是一顆顆有刺的野果子，青青黑黑的，只有尾指大小，却說不出名稱來。

那漢子剛甩掉脚上的大木屐，那知道踩在那些滾到他脚下的帶刺野果子上，扎得他整個人蹦叫起來，痛嚎聲中，重重地跌落回地上，發出更加慘厲的嚎叫聲。

原來，那漢子跌回地上，被那些帶刺的野果子扎中屁股和手脚，痛得更加厲害。

小伙子笑得前俯後仰，連眼淚也笑出來。

那些客人也嘻哈大笑。

一個伙計忍住笑，急急上前扶起那漢子：「包大哥，你沒甚麼事吧？」

姓包的漢子原來是馬家館子廚下掌勺的大師傅，雖然手藝不錯，性子却暴燥，動不動便發脾氣。其實，他心裏藏着一個不爲人知的秘密——一直暗中喜歡馬寡婦，却沒有膽量向馬寡婦表露。

正由於他一直暗戀馬寡婦，因此，凡有人對馬寡婦不敬，他都會忍不住出頭干涉。他就是聽到那小伙子在外面大聲呼叫馬寡婦出去見他，登時氣往上衝，不顧鍋裏正煮着的菜，拿着大勺子便跑出來，那知道教訓不了那小伙子，反被那小伙子耍弄了。

他的姓名叫包山。

包山才被扶起來，顧不了刺痛，怒吼一聲，有如一頭餓熊般，撲向那小伙子。

一聲嬌脆的呼喝就在那霎間傳出來：「包大，不在廚下燒菜，又出來惹事？」

包山聽到那聲嬌喝，登時硬生生剎住勢子，笨拙地轉過身，向一個自裏面走出來的女子惶恐地道：「老闆娘……不是俺……惹是生非，是那小伙子在此大呼小叫，對老闆娘不敬，俺看不過，才出來……」說話時，他連正眼也不敢向那女子身上瞧。

那女子看上去年約二十五六，樣貌普通，一雙眼很好看，像是會說話，又像是會笑，總之，教人忍

不住要多看兩眼那雙眼睛。身段亦是普普通通的，並沒有突出之處，這麼樣的一個女子，原來就是第八次再嫁，也令到那麼多人趨之若鶩的馬寡婦！

「包大，快回厨下去吧，鍋裏的菜怕不燒焦了！」馬寡婦瞟着包大：「這裏的事有我來應付，瞧你身上刺滿了帶刺……的小東西，叫老王替你仔細地拔掉，若支持不來，便歇着吧，叫老張代你燒菜。」

包山誠惶誠恐地連連點頭：「是，老闆娘，俺馬上回厨下燒菜，那點……損傷俺還受得住，無需要老張代俺燒菜。」說完光着脚丫子，忍痛蹣跚地急急就要往厨下走去。

馬寡婦將包山叫住，然後急步走前去，將包山甩掉的一雙木屐撿起來，走回包山身前，放下手上的木屐，溫柔地道：「包大，你忘了穿回木屐啊！急甚麼呢？」

包山心頭暖暖的，忘記了身上的疼痛，激動得說不出話來，趕快穿上那雙木屐，飛快地看了馬寡婦一眼，急急走回厨下。

那小伙子一直在瞧着馬寡婦，待馬寡婦轉過頭瞧向他時，馬上問道：「妳就是鼎鼎大名的馬寡婦？」

馬寡婦點點頭，上下打量着小伙子。「小兄弟，你要見我？有何事？」

小伙子眨眨眼。「沒有特別的事，我不過想見識見識——妳到底有何迷人之處，會引那麼多人在你裙下爭逐。嘻嘻，原來如此，普通平常得很呀。」

對於小伙子的「眞言」，馬寡婦一點也不惱，笑笑道：「小兄弟，你是否很失望？」

小伙子點點頭，「雖然失望，我仍然不會改變主意！」

馬寡婦帶笑問：「小兄弟，本來打算怎樣的呀？」

小伙子正經八百地道：「我是來跟那些人角逐奪魁的，雖然妳的樣貌令我大失所望，但我仍然決定不打退堂鼓！妳不會笑我乳臭未乾，也來湊熱鬧吧？」

馬寡婦雖然驚詫不已——她怎也料不到年紀輕輕的小伙子也是來角逐的，但却沒有笑他，反而仔仔細細地重新打量那小伙子。「小兄弟，我怎會笑你，凡是來參加角逐的人，我都一視同仁。」

馬寡婦沒有笑那小伙子的胡鬧，但店堂內所有的人都那麼想，其他的人全都哄笑起來，有些人甚至嘻哈欲倒，有兩個喝了一口酒的竟笑得噴酒而出。

那小伙子對衆人的哄笑毫不爲意，半點不尷尬，仍舊正經八百地對馬寡婦道：「馬寡婦妳不嫌我年紀太輕？」

馬寡婦搖搖頭，眼裏滿是笑意（她是在盡力忍住笑）。「怎會呢，小兄弟，既然自覺年紀太輕，爲何又來角逐？」

小伙子咧開嘴，露出一口可愛的白牙。「先此聲明，我絕不是來鬧着玩的。我來徵逐，是要看看妳有什麼可愛的地方，值得那麼多人不顧生死，獨佔鰲頭。妳的樣貌雖然普通，但那麼多人爭先恐後來徵逐，一定有不爲人知的過人之處，」說到這裏，又引得店內的客人哄笑起來——他們都想歪了，「古人說，娶妻求淑女，我娘親也是那樣說，妳的年紀雖然比我大，但俗稱妻子爲老婆，也就是說，妻子比丈夫年紀大一點也不要緊，所以，我希望能夠娶到你！」

「小子，還有一句老話：老婆越老越可愛。馬寡婦的年紀大你不到十年，不算太可愛，何不娶個可愛一點的妻子——娶個老婆婆？」客人中有人大叫，跟着是一陣嘻哈大笑。

又有人笑着說道：「小伙子，你有什麼本領能夠排衆而出，獨佔鰲頭？何不說來聽聽！」又引起一陣笑鬧聲。

小伙子被說得臉上一陣紅一陣白，連吸幾口氣，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狗嘴裏長不出象牙！腦袋裏裝着的都是糞！跟你們說話，汚了我的人格！」說時一臉凜然。

馬寡婦也一正臉色，扭頭掃了店內的客人一眼。「各位，這位小兄弟是眞心誠意來徵逐的，有什麼好笑？那是正經八百的事情啊！我馬寡婦如今當衆宣佈，接受他的徵逐。若他勝出奪魁，我馬寡婦絕不食言反悔，嫁給他！」

小伙子肅然向馬寡婦抱拳一禮。「馬大姐，妳的樣貌雖屬普通，但却與普通的女人不一樣，與別不同，叫我好生敬佩！」深深一禮，轉身走出店外，大步而去。

馬寡婦看着那小伙子走出店外，張嘴欲叫，却又咽住，暗暗點點頭。

——她張口欲叫，是想問那小伙子的姓名，回心一想，總會知道的，何必急在一時，因此打住了。

對於那個小伙子，她心裏充滿了好奇與疑問。

驀地，她看到一個人正向這邊走來了，不由閉了嘴，走回櫃枱內坐着。

店內的客人聽了馬寡婦那番話後，全都靜了下來，不過，很快又紛紛地議論起來。

他們都在談論那小伙子參與徵逐之事。

小伙子前來參與徵逐之事，亦由那些客人之口，很快便傳揚開去，傳遍鎮上。

那個小伙子自然成了鎮上人談論的對象。

鎮上的人最感興趣的是，那個小伙子爲何會來徵逐。像他那樣年紀，他又憑什麼本領徵逐。

向馬家館子走來的那個人不是別人，原來是余百福。

他是來找陳錦衣的。

所以，他才走到馬家館子前，便一邊向店內張望，一邊高聲嚷道：「陳錦衣閣下在麼？出來見余某人！」

馬寡婦聞聲自櫃枱內站起來。「哎，是余大俠！怎不進來坐坐啊！找陳大俠有什麼事呢？他今天沒有來。」

余百福本來一臉肅然的，眼見耳聽馬寡婦那麼說，頓時臉容一寬，忙向馬寡婦點頭爲禮。「馬大嫂，沒嚇着妳吧？」

馬寡婦嫣然一笑：「妾身向來膽大，怎會嚇着。余大俠找陳大俠何幹？」

余百福猶豫了一下，才道：「余某找陳錦衣，是有一件事要向他問個清楚明白！」

「什麼事？」馬寡婦好奇地問。「方便對妾身說麼？」

余百福笑道：「怎會不方便，妳不會聽聞今天發生的事情吧？」

馬寡婦瞟了余百福一眼。「你是說王勇、程萬先等人突然生病那回事？」

余百福點點頭。「妳不覺得事有蹊蹺麼？」

馬寡婦張大雙眼道：「余大俠，你以爲呢？」

余百福道：「當然大有蹊蹺了。試想想，爲何別的人都沒有事，偏偏是王勇等人忽然生病——上吐下瀉？」

「你懷疑有人向王大俠等人做手脚？」馬寡婦詫聲道。

「嗯！」余百福點點頭。「除此之外，余某人想不出還有別的原因。」

一頓，續又道：「王勇、程萬先等人病了，自然不能參加角逐，就算能夠，只怕也力不從心……」

「余大俠，你的意思是，做手脚的人用那個辦法令到强敵盡去，那他就有機會獨佔鰲頭？」馬寡婦問。

「正是。」余百福神色凝重。

「余大俠，你心裏可有値得懷疑之人？」馬寡婦問。

余百福欲言又止。

馬寡婦忽然定定地看着余百福。「你懷疑陳大俠……」

余百福忙截斷馬寡婦的話：「還未得證實之前，余某人不會亂說。」

兩人說話時都是壓低聲音說的，所以，盡管店內的客人極想知道兩人在說甚麼，由於聽不到，只好眼巴巴看着兩人。

「余大俠，憑甚麼會懷疑陳大俠？」馬寡婦問。

「誰也知道，衆多的角逐者之中，只有余某人跟程萬先、王勇等人最有希望，如今他們都病了，只剩下余某人跟陳錦衣無恙，而余某人又自問沒有幹過這種見不得光的事情，因此，只剩下陳錦衣值得……」下面的話他雖然沒有說出來，但是，說不說馬寡婦也明白他下面的要說之意。

馬寡婦眼睛一轉，笑笑道：「要說陳大俠值得思疑，余大俠，你也一樣惹人猜疑啊！」

余百福急急說道：「余某人……」却給馬寡婦搖手阻止他說下去：「余大俠，你自己說沒有幹過，誰知道？那一個可以証明啊？你這麼想別人，別人同樣會那麼想你。你剛才不是說，只有你跟陳大俠沒事，既然陳大俠有可疑，余大俠你也同樣值得思疑啊！因此，余大俠你跟陳大俠一樣，同樣值得思疑！」

余百福禁不住叫起來：「余某人不是早已說過，余某人不會幹那種事的麼？妳怎能那樣說！」

「余閣下，馬大姐說你甚麼呀？」一把聲音驀地接上。

余百福馬上轉頭向右面望去——他聽出聲音是從身後右面傳來的。

接話的人赫然是陳錦衣——余百福要找的人！

余百福先是一呆，繼之定定心神（聽出陳錦衣並沒有聽見他跟馬寡婦說的話），强笑道：「還道是誰，原來是陳大俠。」

馬寡婦這時亦看到陳錦衣（陳錦衣已自右面走到館子前），笑着開口招呼道：「陳大俠，你也來了。」

陳錦衣先是一怔，繼之瞥了馬、余兩人一眼，笑道：「怎麼？馬大姐猜到陳某會來？」

馬寡婦一聽，知道自己一時口快，說溜了嘴，忙道：「妾身又不是活神仙，有未卜先知之能，怎會猜到陳大俠你會來。」

一頓，跟着又道：「陳大俠來這裏，可是要找余大俠？」

陳錦衣愕了愕，睜眼看看馬寡婦，詫道：「妳怎會知道陳某人來找余大俠？」

馬寡婦抿嘴一笑：「余大俠來此找你，你也來此，是以，妾身才會那樣猜。」

一頓，瞥了余、陳兩人一眼，說道：「兩位既然那麼巧都是來找對方的，如今碰上了，正好說個淸楚明白了。」

陳錦衣目光一轉，看着余百福

：「余閣下，有甚麼要對陳某說？」

余百福瞥到店內的人全都定睛瞧着他們，便壓低聲音道：「這裏說話不方便，找個地方再說。」

陳錦衣眼露疑惑之色，看了馬寡婦一眼，看到她向自己點了頭，才頷首道：「好吧！」

兩人找了一個清靜無人的地方——鎮西頭的土地廟後一棵大樹下，余百福先掃了附近一眼，確定附近沒有別的人，才開口對陳錦衣道：「關於程萬先、王勇等人忽然生病的那回事，閣下有甚麼看法？」

陳錦衣定睛看着余百福：「閣下何不先說？」

余百福道：「余某懷疑，有人暗中做手腳，令他們生病。」

陳錦衣雙眼倏睜：「閣下可是思疑陳某？」語氣冷冷的。

余百福直認不諱：「是！余某想來想去，只有閣下的嫌疑最大。」

陳錦衣雙眼怒睜，但馬上將怒火壓下去，冷冷道：「有何根據？」

余百福道：「程、王等人病倒後，若不能於後日參與角逐，最有希望的只有余某與閣下。余某自問不會幹出這種卑鄙的下三濫手段，剩下的那一個——最有嫌疑的，當然是閣下了。」

陳錦衣聽得幾乎氣炸了肺，但卻不怒反笑：「荒謬！滑稽！就憑你的想當然，陳某便是嫌疑最大的人，你以為你是甚麼人？聖人？佛祖？抑或是天皇老子？」

一頓，又尖銳地道：「古語說，聖人也有錯！」你既不是聖人，怎能夠判定陳某嫌疑最大？何況，古語有云，來說是非者，正是是非人！焉知你是不是為了替自己掩飾，因此反咬陳某一口！」

余百福氣哼哼地道：「余某敢對天發誓，余某若是那種人，天誅地滅，不得好死！」

陳錦衣冷笑道：「發誓？陳某人隨便也以發百十個誓，有些人發誓就像放屁一樣。」

「陳閣下……」余百福怒叫。

陳錦衣冷冷地截斷余百福的話：「余閣下，可是給陳某說中，惱羞成怒？」

余百福氣怒得七竅生烟：「陳閣下，太過份了！」

陳錦衣哼一聲：「過份的是你！陳某不過依理直說！」

一頓，又道：「余閣下，無憑無據，怎能夠說是陳某幹的？簡直是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幸好閣下不是父母官，要不，憑你的想當然，不知會害死多少無辜的人！」

余百福雖然氣怒得渾身發抖，卻啞口無言。因為，他想不出反駁的話。

陳錦衣臉色緩和下來：「余閣下，請你記着，在無憑無據的情形下，千萬別想當然，那會害死人的！還有，別忘了，下一個受害的人可能是閣下與陳某人！而且得益的並不是只有你我，還有一個人——田貴！」

一頓，又道：「還有，閣下能夠憑空懷疑別人，別人一樣可以憑空懷疑你！」

余百福目瞪口呆，好一會，才道：「陳閣下，對不起，余某錯了，閣下所說的另一個人，可能是田貴了。」

眼見余百福知錯，陳錦衣不為已甚，口氣緩和下來，「嗯！你不會忘了，田貴是大冷門，一賠九十八，有人買他勝出，說不定，他也暗中下了注，買他的人和他自己自然希望他勝出，那他們的得益最大！陳某認為他們的嫌疑最大。」

余百福一掌拍在大樹幹上，失聲道：「是啊！余某怎麼想不到！」

陳錦衣道：「若想洗脫自己的嫌疑，最好盡快查出做手腳的人。」

「陳閣下的意思是，向田貴下手探查了？」余百福問。

陳錦衣點了點頭。「之前，最好找程、王等人詳細地查問，看看在他們發病之前，有什麼值得可疑的情形曾經在他們身上發生過。」

「陳閣下，咱們立刻去找程、王等人。」余百福馬上道。

陳錦衣道：「閣下不再懷疑陳某了麼？」

余百福有點尷尬，說道：「陳兄不是那種心胸狹窄的人吧！」

陳錦衣「哈」地笑一聲，「余閣下，走吧，咱們先去找程萬先。」

余百福笑了。「陳閣下果然大人大量，余某好慚愧。」

＊　＊　＊

陳、余兩人很容易便找到程萬先。

程萬先躺在床上，臉色青青白白的，臉皮乾皺，雙眼無神，虛弱得幾乎無力說話。

原來，他在服下葯之前——約一個時辰前，一共吐瀉了十一次，加上沾不得水與食物，不虛弱半死才怪。幸好服下葯後，停止了吐瀉，要是繼續吐瀉下去，就算是鐵打的人，也會因脫水而死。

看到程萬先那個樣子，陳、余兩人心裏很不好受。「程兄，好點麼？」陳、余兩人真心誠意地問。

程萬先的嘴唇因缺水的關係，乾裂開來，費力地眨動一下眼睛，吃力道：「兩位……好點了，謝謝……」

看到程萬先說話那麼吃力，陳錦衣不忍心向他詢問，余百福卻開

口道：「程兄忽然染病，不覺得奇怪麼？」

程萬先無力地吐口氣，嗡動嘴唇道：「奇怪……程……某越想……越……覺奇怪……這裏……住了那麼多人……只有程某……跟一個姓羅的武林同道不明不白地染上這種要命的病……程某怎麼想……也想不起……怎會染上這種病的。昨天……程某跟一個朋友一起吃喝的……若是吃喝的酒菜不潔，程某那個朋友怎會沒有事……令人思疑。」

「程兄，那位朋友姓甚名誰，是否記起來？」陳錦衣看到程萬先說完那番話後，上氣不接下氣的，不由在心裏暗自對自己說：「幸好沒有中了暗算，要不，像程萬先那樣就慘了。」

程萬先喘息了好一會，才吃力地道：「……那個朋友……姓岑……名京……住在這裏……安字房……」

「程兄，那位姓岑的朋友，可是知交好友？」陳錦衣問。

程萬先費了很大的氣力才能夠搖一下腦袋。「是來到這裏才……結識的……酒逢知己……他也是來徵逐……的……」

「姓岑的可有來看望過你？」余百福問。

程萬先歇了好一會，才點點頭。「他……請大夫來替程某……診治……等程某吃下葯後……才返回房間的……不過一會……」

「沒有別的可疑的事情發生過？」陳錦衣心裏實在不忍再問，但又忍不住，還是問了。

程萬先閉上眼，胸膛一下接一下地起伏着，半晌沒有出聲——陳、余兩人還以為他睡着了，忽然他微微張開眼來，說道：「程某先後想了……很多遍……想不起有什麼令程某感到可疑……事情……」

「程兄，好好歇着，有什麼消息，余某跟陳兄自會來相告。」余百福輕輕拍拍程萬先的手臂。「不打擾你了，告辭。」抱拳向程萬先一禮，與跟着抱拳向程萬先一拱的陳錦衣，退出外面，順手將房門帶上。

走了幾步，余百福停步道：「陳兄，要不要找那位姓岑的談談？」

陳錦衣道：「不要放過任何與這件事有關的人與事。」

余百福點點頭。「立刻去找那位姓岑的。」移步往前走去。

兩人在安字上房找到剛要出房的岑京。

岑京正打算去探視程萬先，見兩人來找他，只好將兩人請入房內坐下。

余、陳兩人開門見山，道明來意，岑京很合作，有問必答，將他知道的說出來。

余、陳兩人從岑京的話裏，聽不出有何可疑的地方，亦未能從岑京的話中，找尋到可供追查的綫索，便告辭離去。

走出客棧，余百福問陳錦衣：「陳兄，相信姓岑說的話麼？」

陳錦衣道：「陳某認為，姓岑的不會是那種人。」

「可要去王兄那裏問問？」余百福問。

陳錦衣想了一下，才說道：「不用了，問也是白問。既然在程兄那裏問不出什麼，王勇那裏相信也找不到綫索！下手暗算他們的人行事手法很高明，既然他們都一無所覺，相信從他們的口裏問不出什麼來。」

「難道就這樣罷手，不再查下去了？」余百福心有不甘。

陳錦衣點點頭。「既然查下去也徒勞無功，倒不如罷手。不過，你我從這刻起，最好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提防暗算程、王等人的傢伙會向咱們下手。若你跟我都是清白的，那麼，据我估計，那些傢伙下一步手暗算的對像一定是陳某與閣下。這樣，他們才能達到最終的目的——在招親比武大會上奪魁！」

余百福連連點頭。「陳兄所言甚是，余某早已想到。」

陳錦衣微微一笑。「余兄，你我若是提防得法，說不定能夠捉拿到暗算之人。」

余百福道：「陳兄，若真有人向余某下手暗算，余某一定會將之擒下，看看是什麼人所為！」

陳錦衣道：「但願如此，余兄，一切小心。」

余百福抱拳道：「陳兄，希望咱們都有收穫！」

陳錦衣抱拳還禮，兩人互道一聲「請。」各自返回客棧。

招親比武　小子奪魁

由於發生了程萬先、王勇等人忽然得病的事情，傳說有人暗中做手腳，致令王勇、程萬先等患病，大多數的人都寧可信其有，特別是那些參與角逐的人，全都小心翼翼，提防有人暗算，甚至有些人疑神疑鬼，弄得自己緊張不已，終日提心吊膽，亦有人對人說，發覺有人暗算，幸好及時發覺，僥倖沒有遭到暗算。識者以為，那樣說的人是想自抬身價。

陳錦衣返回客棧後，在食堂吃晚飯時，聽到不少流言，對於那些自高身價的流言，他在聽聞後都一笑置之，暗嘲那些人何以如此淺薄。

吃飯時，他很小心，留意那些飯菜的味道，喝酒時更加小心，親自看着那個伙計倒酒入酒壺內，裝酒的酒壺也是他自己親自拿的。

這晚他居然喝了很多酒，大約有七分酒意，才結賬返回房間。門好房門，關上窗戶，陳錦衣躺在床上，大約一袋煙的工夫，便呼呼睡着。

余百福這一晚很小心，晚飯並不在客棧的食堂或別的食肆內吃，在街上隨便一家食物館內買了一隻現成的燒鷄，四個饅頭，一斤鹵牛肉，拿回客棧內，關上房間門，吃起來。

爲免喝酒累事，他不敢喝酒，只喝茶，親自燒火煮的一壺茶。

吃飽後，他跟陳錦衣一樣，很早便上床睡——假睡。

一整晚，他都不敢睡，閉着眼躺在床上，並發出呼嚕聲，裝出睡得很沉的樣子，希望能夠竊得暗算的人下手，可是，直到窗紙泛白，依舊一點動靜也沒有。

天亮了。

暗算的人該不會在天亮後，才下手暗算，那很容易被早起的客人或是伙計發覺。換言之，天亮後，被暗算的危險已過去。

長長吐口氣，余百福在慶幸中又感到失望。慶幸的是，昨晚平安渡過，失望的是，白費一晚心機精神，捉不到暗算的人。

再想下去，他忽然擔心起來——不知陳錦衣是否有收穫——捉到暗算的人，若捉到了，豈不是被他出盡鋒頭，不用再角逐，自己也給比了下去，因此，他極不希望陳錦衣有收穫——捉到暗算的人。甚至，他希望陳錦衣失手——遭到暗算，那麼，剩下他一人安然無恙，在有資格角逐的小部份人當中，豈不是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便能夠獨佔鰲頭？

事實上，環顧衆多的「逐鹿」者，當中能夠脫穎而出，有機會作最後競逐的，不過十數人耳，而那十數人之中，又以他跟陳錦衣、程萬先的呼聲最高，程萬先已着了道兒，看來無法競逐，只剩下他與陳錦衣，若陳錦衣也遭到暗算，剩下他一個，那時，根本就沒有人能夠威脅到他，順理成章的，他便成爲理所當然的奪魁者。

想到這裏，他興奮得不得了，立刻跳下床來——漱洗過後馬上去永安客棧看看陳錦衣是否安然無恙。

陳錦衣一直住宿在永安客棧內。

那知道他才跳落地上，陡地感到一陣天旋地轉，雙脚發軟，心裏暗叫一聲：「不好！」還未叫出聲，終於雙眼一黑，跌倒下去，不省人事。

直到他被救醒過來，仍然想不清楚到底怎會中了暗算。

要不是陳錦衣來找他——在余百福暈倒後約一個時辰，陪陳錦衣到房間找余百福的伙計見了大驚失色，合力扶起他，不知甚麼時候才會被人發現。

費了一番工夫，總算將余百福救醒過來，客棧內的人——包括店家伙計和客人全都被驚動了，不少人聚集在余百福的房門外，好奇地圍觀。

余百福雖然被救醒過來，却像癱了一樣，全身虛軟無力，無法起身，只還能夠說話。

余百福又驚又急，驚慌地道：「陳兄，怎會這樣的……余某怎會全身乏力，就像被人點了軟痲穴那樣……」

陳錦衣忙道：「余兄，陳某不知閣下發生了甚麼事，陳某來找你，瞧瞧你這裏昨晚可有事發生，那知道引陳某進來的伙計拍門良久你也不應門，陳某心知不妙，將門踢開，一眼便看到你倒在床前地上，急忙救起你……陳兄，你不會記不起暈倒前的情形吧！」

余百福心裏驚急得有如火燒一樣：「陳兄，怎會記不起。余某昨晚一直假睡，誘那暗算者下手，昨晚却安然無事，天亮後，余某……擔心陳兄你是否有事，起床欲去永安客棧找你，那知道才下床，便陡地頭暈眼花，雙脚發軟，暈倒了。」

余百福於說到「擔心陳兄你是否有事……」那句話時，心裏一陣慚愧——因他如今所說的跟他暈倒前所想的根本是口不對心。

陳錦衣神色凝重：「余兄，你遭到暗算了！」

余百福道：「怎會呢！余某一直毫無所覺啊！而且，余某只是全身無力，並沒有上吐下瀉，不像程兄、王兄等人那樣。」

陳錦衣道：「依陳某推測，暗算余兄的人必是一個精研藥物之人，身上帶備有幾種能夠令人忽罹怪病的藥物，大概你所中的藥物跟王、程等人不相同，所以，病徵也不同。不過，有一點却是相同的——都喪失了氣力，不可能參與明天的競逐。」

余百福沮喪地道：「余某居然對暗算……一無所覺，想想也感慚愧，暗算余某的人能夠連余某也察覺不到，手法之厲害簡直是神出鬼沒！」

一頓，焦急道：「陳兄，快請替余某查看一下，可是身上的軟痲穴被點了。」

陳錦衣搖頭道：「余兄，在救起你的時候，陳某已替你全身檢查過，發覺不到有那一個穴道被點封了。看來，你是吸入暗算者施放的不知那一種藥物的氣味，以致如此。」

余百福頹然道：「余某不能參與明天的競逐了！」

陡地，他睜大雙眼直視着陳錦衣。「陳兄，只剩下你一個安然無事，豈不是不費吹灰之力，便穩佔鰲頭……奪魁？」

陳錦衣已想說話，余百福突然激動地大叫起來。「是你，一定是你……暗算我們！就算不是你出手，一定是主謀，要不，咱們都遭了暗算，怎會獨有你一點事也沒有！」

陳錦衣氣急地道：「余兄，你怎能胡說八道？陳某雖然沒有遭到暗算，並不表示陳某與此事有關連啊！」

「陳錦衣，獨有你一人安然無事，便是明證！要不，你怎會沒有遭到暗算？分明與暗算者有關！」

余百福像瘋了般大叫。

陳錦衣怒道：「余兄，簡直豈有此理，怎能夠憑你的想當然，像瘋狗一樣亂噬，要不是看在你已遭暗算，連起來的氣力也沒有，陳某一定不會放過你！」

余百福似已失了理智，狂叫道：「陳錦衣，無論你怎樣狡辯，也脫不了關係！」

陳錦衣氣得發昏，幾乎忍不住要動手狠狠揍余百福一頓。轉念一想，何必跟這種人一般見識，若自己發怒，豈不是等於承認了余百福的「指控」？當下强忍一口怒氣，平靜地道：「余兄，眼下你這個情形，無論陳某說什麼你也不會信的了。俗語有云：清者自清。爲免越描越黑，陳某不跟你辯說，待到水落石出那一日，你便會知道，錯怪了陳某。」

一頓，加重語氣道：「現成的便宜陳某不會撿，若明日陳某依然無恙，陳某馬上退出！」說完，大踏步走出房間。

余百福聽得呆住，直到陳錦衣走出房間外面，仍然未回過神來，待到陳錦衣擠出爭先恐後向他詢問呼叫的人羣，余百福才如夢初醒，張口大叫一聲：「陳兄！」叫聲却被外面的喧叫聲掩蓋了，陳錦衣聽不到，擠出人羣後，大踏步離去。

不到半個時辰，余百福忽然染了怪病，躺臥在床，連起床的力氣也沒有的消息，傳遍了鎭上。

而不利於陳錦衣的流言，亦不逕而走。

昨日，矛頭還指向陳、余兩人。今日，由於余百福也出了事，矛頭自然集中在陳錦衣的身上。

陳錦衣幾乎成了衆矢之的。

但也有一些頭腦清醒的人並沒有「隨波逐流」，他們思疑是田貴，或是在田貴身上投下注碼的人所爲。

事實上，田貴，還有在田貴身上投了巨注的毛大志，才是值得思疑的人。

因爲，若田貴勝出，他們得到的利益最大。

＊　＊　＊

田貴已在極力替自己辯護。

向田貴查問的人，是朱長富的手下。

朱長富就是開出盤口，接受投注的人。

自從昨日發生了王勇、程萬先、李明山等人突然患病的事情後，朱長富便大爲緊張，立刻派出手下四出打聽，特別留意田貴、毛大志兩人的行踪舉動。

朱長富之所以那麼緊張，是因爲若田貴勝出，單是賠錢給毛大志，已經叫他傾家蕩產，因此，他打從心裏不願意田貴勝出，要不，他便成了大輸家。

田貴是在鎭北頭被截住了。

截住田貴的人一共六人，都是朱長富的得力助手。

領頭的一個，是朱長富的把弟徐响。

論武功身手，徐响當然不是田貴的對手，再加上兩個，田貴亦應付得來。可是，要田貴應付六個人，則力有不逮了。

所以，田貴被徐响六人截住，雖然心裏頗怒，却不敢表露出來。客氣地道：「徐老哥，什麼事？」

徐响橫着眼上下打量了田貴一眼，不客氣道：「什麼事？田貴，你該心知肚明啊！」

田貴在江湖上打滾了幾年，已學會鑑貌辨色，加上心思靈敏，焉會猜不到是怎麼回事，雖然心知肚明，仍然裝傻，呆愕了一下，似不解地道：「徐老哥，田某是個笨人，想不到是甚麼事，可否明說？」

徐响仗着人多，一點不將田貴看在眼內，哼了一聲，沒好氣地道：「你不聾不啞，怎會沒有聽聞這兩日發生的事情？」

田貴心裏冷笑一聲，雙眼眨了眨，恍然道：「想起來了，徐老哥說的，可是程大俠、王大俠等人忽然患病……上吐下瀉那回事？」

徐响橫了田貴一眼，粗聲道：「可是你幹的？」

田貴連連搖手道：「不是，徐老哥，不是田某幹的！田某怎會要那種見不得光的卑鄙手段？徐老哥，你們怎會思疑到田某的頭上？」

徐响眼也不眨一下，瞧着田貴。「明知故問，你既然是大冷門

，若是弄不掉程爺跟王爺、李爺等最有機會勝出奪魁的人選，你那裏有半點機會？只有他們倒下，你才有機會奪魁，你爲了奪魁，就要弄倒程、王、李等人，所以，你的嫌疑最大。」

田貴叫起寃來：「徐老哥，寃枉好人了。不錯，田某只有在程、陳、余等人無法參與角逐後，田某才有機會奪魁。可是，田某再不濟，也不會用暗算的手法傷害他們，令到他們沒有機會參與角逐，那豈不是擺明了是田某幹的，就算田某得以奪魁，只怕程萬先、王勇、李明山等人於病癒後，也不會饒過田某，田某雖然不是精明的人，但也不會蠢到搬石頭砸自己的脚。」

徐响一直盯着田貴，待他說完後，陰狠地道：「田貴，咱姑且相信你一次，若你騙咱們，嘿嘿！無論上天入地，咱們也會找你算賬。」

話落，揮手道：「走！」帶着五個手下，返回居處見老大朱長富。

田貴待徐响等人走遠後，才吁口氣抹把汗。「總算又應付過去了。」

「應付得了他們，只怕應付不了我！」一把聲音驀地自田貴背後响起，嚇得他差點跳起來。

其實，那不是嚇，是吃驚——背後有人，怎麼自己一點也沒有覺察。

在背後說話的人，一定是個高人，身手比他田貴高明的人。

待到他擰轉身往後瞧，頓時又吃驚地睁大眼，不可置信地看着出現在他身後三尺外的那個人。

那個人並不是田貴心目中所想像的人——一個高人，原來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小伙子。

那小伙子就是在馬寡婦店內作弄了掌勺大師傅包山，並聲言參與競逐——希望娶到馬寡婦——的那個自稱名叫小子的青年人。

一個年紀這麼輕的小伙子，居然在他毫不知覺的情形下，出現在田貴身後，怎不叫田貴驚詫莫名。

田貴雖然不是一流高手，但一身功夫也不弱，在江湖上薄有名頭，如今被一個黃毛小子掩到背後也覺察不到，若是傳到江湖上，還有臉面見人？

田貴雖然驚怒生氣，但却沒有發作——那黃毛小子能夠在他毫不知覺下掩到他背後，足以顯出有其過人之處，他並不是一個魯莽的人，要不，他也不可能在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

定定神，田貴向那個一直向他咧嘴直笑的小伙子道：「小兄弟，請教高姓大名？」

小伙子扮個鬼臉，嘻嘻笑道：「田大俠好客氣啊！從未有人這般請問我的姓名的，眞教我受寵若驚。」

田貴按捺着，依舊客氣地道：「小兄弟，可是不屑報上貴姓名？」

小伙子滑稽地連連搖手：「田大俠，怎會呢，我跟你比，有如螢火之與皓月，人人都叫我小子，我的名字確是叫小子，至於姓甚麼，據我養父說，應該姓江，但是，他老人家也不敢肯定，不過，他老人家叫我若對人說，自稱姓江算了，省得費工夫去查究。」

一頓，正經八百地道：「田大俠，我的姓名連姓帶名是江小子。」

田貴聽着，心裏又氣又好笑，弄不清楚小伙子是胡謅八道還是認眞的，由於驚於小伙子的高明身法，他可不敢表露出對小伙子的輕蔑或不敬，依舊客氣地道：「原來是江兄弟，江兄弟的義父不知是那一位高人？」

江小子陡地失聲大笑起來，笑得彎下腰，連淚水也笑了出來。

田貴被江小子笑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不由心裏着惱起來——以爲江小子在戲弄他，口氣冷硬起來：「江兄弟，笑甚麼啊！」

江小子又笑了一會，才止笑抹淚，說道：「當然好笑了！你說我養父是甚麼高人，滑稽荒唐！不怕對你說，我養父是一個矮人，不到五尺高，還是一個乞丐，你說，是不是很好笑？」

田貴聽江小子那麼說，心裏才釋然，禁不住咧嘴笑道：「江小兄弟，你太誇張了吧？」

江小子正色道：「一點也不誇張，我是養父他老人家養大的，對他老人家我敬重有加，又怎會詆譭他老人家，那是大逆不敬，殺死我也不敢。」

「那麼，江兄弟你的養父怎樣稱呼？」田貴在心裏迅速地思索，却想不起江湖上有那麼一位風塵異人。

「田大俠，不是我不想說，實在，連我也不知養父他老人家的姓名，從小到大，我都叫他爺爺，矮爺爺。他老人家從來沒有對我說他姓甚麼名甚麼，我也記不起要問他老人家，請恕我不能回答。」

一頓，接着道：「田大俠，你問了我那麼多，也該我問你了。」

田貴在心裏暗道一聲：「終於說到正題了。」正想開口說話，却被江小子搶了先：「田大俠，你敢說對這兩日發生的事情，毫不知情了。」

田貴心頭跳動了一下：「這小子到底知道些甚麼？」心裏這麼想，口裏却道：「田某既不是聾子，也不是個渾人，怎會不知道鎭上發生的事情？」

江小子板起臉——依舊掩蓋不了臉上的稚氣：「田大俠，別跟我胡混，你知道我說的不是指那回事！」

田貴心裏暗驚，强作鎭定道：「江小兄弟，請恕田某愚笨，不明白小兄弟你的眞正意思。」

江小子冷笑一聲：「我是說，你對程大俠等人突然患病之事，你知道其中之內情！」

田貴心頭劇跳了兩下，連吸兩口氣，努力讓自己保持鎭定：「江小兄弟，話不可亂說！田某如今已惹上嫌疑，你的話若再傳到別人的耳中，田某的痲煩就大了，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江小子神色古怪地咧嘴一笑：「昨晚曾有一個人溜入你的房間內，逗留了約一刻鐘左右才離開，這件事你怎麼解釋？」

田貴臉色驟變，失聲道：「你昨晚一直監視着田某？」

江小子點點頭：「我還偷聽到你們的說話，不要我大聲說出來吧！」

田貴慌急地四下溜了一眼，急急搖手道：「不要，不要！」

江小子蠱惑地眨眨眼：「那就說吧，那裏可以找到暗算程大俠等人的人？」

田貴已四下又溜了一眼，才壓着聲道：「今晚……」下面的話，只有他自己跟傾聽着的江小子聽到。

江小子待田貴說完，馬上道：「田大俠，希望你不要胡謅一通，若你不想我將你跟那個人的話傳開去的話！」

田貴雖然恨不得一掌劈了江小子——却不敢冒險，口裏說道：「怎敢，田某說的句句屬實。」

江小子露齒一笑：「田大俠，多謝相告，我相信你不會幹蠢事的。」說完，向田貴扮個鬼臉，轉身大步而去。

田貴在江小子轉身的刹那，右手微動——欲襲擊江小子的背心要害，江小子却像有所警覺般，微微扭動一下腦袋，嘻嘻地笑了一聲，嚇得田貴全身冒汗，急忙將右手垂下來。

看着江小子走遠，田貴跺跺脚，咬牙恨惱地自語道：「你奶奶的，我是怎麼了，居然怕了一個黃毛小子！」咬牙哼了一聲：「好小子，田某要你從今後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一摔袖子，急步離去。

＊　＊　＊

陳錦衣終於找到毛大志。

一把揪住毛大志的胸前衣服，陳錦衣惡狠狠地道：「說，你下注的錢是誰給你的？」

——他壓根兒就不相信毛大志這種朝不保夕的無賴能夠拿得出那麼大筆錢——二百兩銀子，亦不相信像毛大志這種人有本領和有膽量暗算程萬先等人。

他懷疑是躲在毛大志背後——給錢他下注的人所爲。

毛大志被陳錦衣揪得整個人往上提起來——掂起的脚尖堪堪着地，驚恐得睁大雙眼，口吃地道：「爺，你你說甚麼呀！小的……的不明白……」

陳錦衣揪着毛大志的手一用力，將毛大志揪離地面，厲聲道：「再裝蒜，便將你的鼻子擰下來！」

毛大志驚恐得一雙眼差點便突了出來，舞手扎脚地道：「小小的……說了，求求你……放放小的下來。」

陳錦衣冷笑一聲，將毛大志放下來。

毛大志雙脚着地，一顆心才落下來，吸口氣，驚魂稍定，開口道：「二百……百兩銀子……子是……賴賴……大爺給小小的下注……注的。」

陳錦衣一把將毛大志拉到眼前。「那一個賴大爺！」

毛大志透口氣，說道：「賴賴金聲。」

「賴金聲？」陳錦衣心頭猛地跳動一下。

「是是。」毛大志連連點頭。

陳錦衣在心裏暗道：「賴金聲，人稱辣手無情，他爲何不敢出面，在背後指使毛大志下注，搞甚麼鬼？」

毛大志看到陳錦衣不作聲，臉上陰晴不定，驚慌地道：「爺，小小的已說說出來了，求求你別別爲難難小小的。」

陳錦衣雙目一睜，「賴金聲給你甚麼好處？」

毛大志被陳錦衣那兩道凌厲的目光嚇得打個冷顫，急急道：「若田田貴勝出出，賴賴大爺答答應給小小小的二二十分分分一作打打打賞。」

「他對你說，一定會贏？」陳錦衣緊接問。

毛大志吞下一口口水。「賴賴大爺沒沒沒有那樣對對小小的說。」

「那裏可以找到賴金聲？」陳錦衣問。

毛大志吞吞吐吐的欲言又止。

「不說？那你以後也別想說話了。」陳錦衣作勢去拔毛大志的舌頭。

毛大志嚇得全身直抖。「說說說說。」

陳錦衣哼了一聲：「還不說？」

毛大志舔舔嘴唇，抖着聲道：

「鎮東頭外外里許許許遠的……那那那那裏有一個天天天神廟，……」

陳錦衣不耐煩地打斷毛大志的話。「到天神廟便找到賴金聲？」

毛大志知道自己說話口吃，他聽得不耐煩，不敢再說話，點點頭。

「賴金聲只有一個人？」

毛大志又以點頭代替說話。

「聽着，馬上回家睡覺！」陳錦衣聲色俱厲。「若陳某知道你沒有依照我說的話去做，陳某要你永遠躺着不會再醒過來！」

毛大志禁不住打個寒顫。「我我我立刻回家家家睡覺覺覺。」

陳錦衣將毛大志一把推開。「馬上回家！」

毛大志一連說了八個「是」字，一溜烟向家裏跑去。陳錦衣滿意地笑笑，口裏自語道：「賴金聲，哼哼，八九不離十，在暗中搞鬼！」冷笑一聲，往鎮東頭那面快步走去。

* * *

天神廟雖然不大，但却香火鼎盛。據鎮上的人說，廟內供奉的天神很靈，因此，信奉的人很多。

廟內一共有兩個廟祝——一男一女，是夫妻，年紀頗老，男的已近六十，女的也五十出頭。夫妻兩人合力打理廟內的事務，說起來也有三十年了。

陳錦衣來到天神廟，並沒有馬上進入廟內，先在廟前後走了一遍，弄清楚附近的情形後，才走入廟內。

門內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天井，跟着便是供奉天神的廟堂，一共供奉了三尊神像，由於近黃昏，廟內一片寧寂，除了陳錦衣外，沒有特別的善信來上香禮拜。

陳錦衣走過天井，站在廟堂前，打量那三尊全身神像一眼，心裏油然生出一股崇拜之意，不由自主合掌拜了三拜，才向左邊走去。

才走入廟堂內，一個人突然出現在陳錦衣眼前。「施主來隨善上香？」

陳錦衣冷不防之下，嚇了一跳，對於那人的悄沒聲出現，出於本能，奇怪那人怎會在自己毫無知覺下出現，因而思疑那人是武林中人，身手高明，暗中加了小心。「師傅，陳某來找一個人。」

悄沒聲出現在陳錦衣眼前的人，正是天神廟內的老廟祝。

老廟祝睜大一雙有點發窘的眼睛，上下看了陳錦衣一眼。「施主，這裏只有老漢夫婦，施主要找的人，可是老漢？」

陳錦衣在那老廟祝說話時，已將他看得清楚了，他怎也看不出老廟祝是一個會武功的人，暗暗懷疑是否看錯了。「師傅，陳某要找的人，不是你。」

老漢眨眨眼，看着陳錦衣。

「那一定是找拙荊了。」

陳錦衣搖搖頭。老廟祝奇怪地道：「也不是找拙荊，廟裏只有老漢夫婦，打理廟內的事務，那麼你想找誰呢？」

陳錦衣道：「陳某來找一個叫賴金聲的人……」

老廟祝不等陳錦衣說完，已開口說道：「施主，這裏沒有一個叫賴金聲的人。」

陳錦衣從老廟祝說話時的目光中，看得出他說的不是十足的實話，因而加重語氣道：「師傅，別隱瞞了，若不是確實知道賴金聲住在這裏，陳某不會來找他！」

老廟祝又打量了陳錦衣一眼，才道：「施主找賴施主有何貴幹？」

陳錦衣道：「跟你沒關係的，請帶陳某去見他。」

老廟祝似有不悅之色，勉强道：「施主，請跟着老漢走。」跟着高聲向廟堂後叫道：「老伴，快出來料理廟堂內的事務，有一個施主要來找賴施主，我帶他到賴施主處。」

廟堂後面有一把女聲答應一聲，老廟祝帶着陳錦衣向廟堂的左面走去。

廟堂的左面有一甬道直通向後面一個小院子，院子的一角有兩間小屋子，老廟祝帶着陳錦衣向那兩間小屋子走去。

陳錦衣自踏入小院子後，便暗中加了小心，提防遭到襲擊。

小院子確實很小，除了那兩間小屋子外，院中只有兩棵桃樹及一個花架子，一目了然，根本不可能匿伏着人。

這情形，令陳錦衣放心不少，只要小心提防，即使見到賴金聲，他相信自己應付得來。

老廟祝走到左首那間小屋子前，舉手拍門。「賴施主，賴施主，有位施主來找你，請開門。」

屋內沒有人應門。

老廟祝嘀咕一句：「看不到他外出的啊，該在屋內的呀！」跟着提高聲音：「賴施主，在麼？請開門啊，有位施主來找你。」

這一次終於有人應了。「老伯，什麼人來找賴某呀？」聲音却自右手那間屋子內傳出來。

老廟祝驚詫地轉身往右手那間小屋子望去。「他怎會在那間屋子內？」

陳錦衣很自然地跟着扭頭轉身向那面望去。

右面那間小屋子那扇板門往內打開，走出一個人來。

陳錦衣一眼看到那人的面貌，

脫口說道：「賴金聲，果然是你。」

自屋內走出來那人身高七尺，一貌堂堂，可惜目露兇光，加上左頰上有一道約二寸許的疤痕，看形狀好像是刀劍弄出來的，破了他的相，顯得有點兇惡。

「陳錦衣，賴某早已料到你遲早會找到來了。」賴金聲一點也不感意外——對陳錦衣的來訪。

老廟祝接口說道：「賴施主，你怎會在這間屋內？」

賴金聲掀唇笑道：「老伯，出人意料，說什麼也比在人意料之中要安全些。」

老廟祝朝陳錦衣拱拱手。「施主，這裏沒老漢的事了，老漢不打擾兩位說話了。」跟着往外走。

陳錦衣一直對那老廟祝心懷疑念，自始至終皆對他存着戒心，待到老廟祝自他身旁走過，走出數步，他才放鬆對老廟祝的提防。

「陳錦衣，找賴某何事？」賴金聲發問。

陳錦衣剛欲說話，陡地聽到那老廟祝呻吟一聲，跌倒下去，忙扭頭望去，疾聲道：「師傅，怎麼哪？」不由自主搶着上前。

賴金聲也搶前兩步。「老伯，怎會跌倒？」

老廟祝掙扎着站起來，雖然痛得皺着口鼻，却說道：「沒什麼，骨頭硬了，踩到一顆石子，跌了一跤，沒什麼，不礙事。」邊說邊拍打身上的泥塵，蹣跚地走向院子的出口。

陳、賴兩人看着老廟祝緩慢地走出幾步，才將目光收回，互相對看一眼，陳錦衣正欲說話，豈料老廟祝驀地發出一聲「唷」的痛叫，身子搖搖欲倒。

陳、賴兩人扭頭瞥及之下，出於本能，各自身形閃動，撲前去搶扶老廟祝。

老廟祝眼看就要跌倒，可是，他仍然盡最大的努力，雙手努力向外一擺，居然穩住身子，沒有跌倒。

可是，他在雙手一擺的時候，擺向陳錦衣那面的右手驀地撒出一蓬粉霧，疾罩向陳錦衣。

陳錦衣雖然搶撲前去，但只搶前兩步便停下來(似對老廟祝存有戒心)，驟見老廟祝手裏撒出一蓬粉霧，這倒是大出他意料之外，吃驚之下，急忙掩鼻暴退。可是，鼻端已吸入些微的粉末，腦袋隨即一陣昏眩，心裏暗叫一聲：「不好！」脚下一軟，雙眼同時發黑，一跤跌倒下去。

賴金聲於那剎那身形急退，口裏歡叫一聲：「倒也！好厲害的迷魂散！」

老廟祝哈哈一笑。「任他精似鬼，仍然着了老漢的道兒！」

賴金聲亦笑起來。「最後的一個——姓陳的亦已解決了，老道，咱們成功在望了。」

老廟祝笑得更大聲。「妙，妙，妙！明日，咱們不但得到錢，也得到人！」

「老道，你終於可以得償所願了。」賴金聲淫邪地笑起來。「那個馬寡婦眞的是個妙人？」

老廟祝眨了眨眼。「簡直叫人銷魂蝕骨，欲仙欲死，老漢雖然未曾跟她眞個銷魂，偷偷瞧着，也叫老漢差點按捺不住，嘻嘻……最後仍忍不住……洩了出來。」

「老道，小心像那幾個風流鬼一樣，死在那婆娘的肚皮上。」賴金聲半說笑，半提醒老廟祝。

老廟祝一副慷慨赴義的樣子。「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做個快活的風流鬼，雖死無憾。」

賴金聲走到陳錦衣身前，用脚輕踢一下陳錦衣的身子，對老廟祝道：「老道，怎樣處置他？」

老廟祝道：「將他抬入小屋子內，關起來，待明天田貴奪魁後，再放他。」

賴金聲欲言，被老廟祝搖手阻止了。「老弟，別說了，老漢自從幹上廟祝後，已立誓不再殺人，這個主意不會改變。」

賴金聲無奈道：「既然你這麼說，賴某也不再饒舌。」跟着彎下身，一手抄起陳錦衣，將他扶入小屋子內。

老廟祝跟着走入小屋子裏面。

* * *

陳錦衣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一張床上，試着動一下，欲起來，發覺一點氣力也使不出來，全身軟綿綿的，不由大驚失色，張口叫起來。「賴金聲，快來見陳某人！」

只聽賴金聲在隔壁小屋裡應道：「陳錦衣，大呼小叫什麼！吵醒賴某好夢！」

陳錦衣睜眼四望，發覺屋子內一片黑暗，雖然不知自已昏迷了多久，猜想這時候該是晚上，要不，屋子內不會那樣黑的。

他聽到開門聲，跟着一條人影自外面走近來，屋子內顯得稍微光亮了一點，可是，隨着走進來的人影將屋門關上，屋內又陷入一片黑暗當中。

那條人影走到床前，一雙眼灼灼生光，看着動彈不得，躺在床上的陳錦衣。「你叫賴某來見你，有什麼話快說！賴某還想繼續尋好夢。」

雖然不知是晚上什麼時候，從賴金聲的說話中，陳錦衣猜測這時候大概是深夜時分了。「姓賴的，鎮上這兩日發生的事情，都是你們所爲！」

賴金聲連連點頭。「你如今才知道，太遲了，也於事無補！明天，田貴便可獨佔鰲頭——奪魁！」

陳錦衣雖然全身發軟無力，說話的氣力還有。「你們這樣做，到底有什麼陰謀詭計？」

賴金聲哈哈笑道：「陳兄這麼聰明，怎會想不到，還要賴某說？」

陳錦衣道：「陳某沒有猜錯，果然是你跟那個老廟祝幹的！」一頓，又道：「若陳某沒有猜錯，那個老廟祝另有身份！」

賴金聲笑道：「陳兄果然是聰明人，老道在未來這裏當廟祝之前，本是一名道人……」

陳錦衣腦裏靈光一閃，想起一人。「莫非他就是昔年有『色道人』之稱，後來在江湖上失了蹤的崆峒棄徒三星道人？」

「就是他！」賴金聲道。「陳兄居然一下子就想到是他，對江湖上的人事，堪稱博聞強記啊！」

陳錦衣沒有理會賴某的「讚許」，繼續說出心裏的疑問，「賴金聲，你跟三星道人那樣幹，目的何在？」

賴金聲微微一笑，道：「人財兩得，賴某要財，色老道要人。」

「你要財還說得過去。」陳錦衣道。「毛大志下注的錢是你給的？可是，色道人並沒有參與角逐，他怎能奪魁？」

賴金聲陡地大笑起來。「佛偈有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田貴即是老道，老道即是田貴！」

陳錦衣恍然道：「田貴不過是你們的一隻棋子！」

賴金聲道：「可以這麼說，不過他毫不知道賴某跟老道在暗中操縱着他，換句話說，他毫不知情。」

「你跟色道人以為，令到我們不能參與角逐，田貴便能夠穩坐釣魚台？」

賴金聲肯定地點點頭。「不會有意外的！」

「俗語有云，天有不測風雲啊！」

「賴某跟老道既然能夠呼風喚雨，自然有把握控制大局。」

「你們怎樣處置陳某。」半晌，陳錦衣才開口問。

賴金聲盯着陳錦衣，片晌，才咧咀笑道：「放心吧，老道自十多年前來到這裏，假冒那個被他殺死的廟祝後，便發誓不再殺人。所以，咱們不會殺你，待明天人財兩得後，便會放了你。」

「不怕陳某跟程萬先兄、余百福兄、王勇兄等人找你跟老道算賬了？」

「別替咱們擔心，賴某與老道自有應付之法。」賴金聲輕鬆地道。

「那些藥物可是色道人煉製的？」

「賴某對藥物一竅不通，只會吃喝玩樂，才不會費心機絞腦汁去弄那些東西。」

「暗算程萬先等人的是誰？」

賴金聲道：「賴某跟老道。」一頓，又道：「你能夠找到賴某，是賴某要毛大志向你透露的，只剩下你一個，賴某不想再弄什麼花樣，想出這個萬全之策，誘你到此，教你插翅也飛不了！」

至此，陳錦衣無話可說。

賴金聲笑着伸手拍拍陳錦衣的臉頰。「別胡思亂想了，安安份份地在這裏躺着吧，過了明天，你便可以像以前一樣，只不過你會永遠得不到馬寡婦。」

陳錦衣閉上雙眼，不再理會賴金聲。

賴金聲笑着搖搖頭。「賴某知道你的心裏很不好受，不用難過，想想你仍能死裏逃生，便該慶幸開心才是。」說完，哈哈笑着走出去。

* * *

二更將盡，三更快到的時候，徐响帶着朱長富，還有八個手下，悄悄掩到一座破舊的小宅院前。

那座小宅院座落在鎮南外一條小溪旁邊，已經多年沒人居住，不知朱、徐兩人帶着八個手下摸來這裏幹什麼。

伏在破敗的院墻外，朱長富壓着聲音對把弟徐响道：「就是這裏？」

徐响點點頭。「田貴不敢騙咱們。」

朱長富馬上道：「老二，帶四個人到後面，我帶四個人從前面潛進去，一定要活捉，拿到解葯，要不，傾家蕩產也賠不了。」

徐响點點頭：「老大，放心吧，一定捉到人，拿到解葯的。」說完，帶了四個手下，繞到後面去。

朱長富看着把弟跟四個手下繞到後面，才揮揮手，招呼跟着他的四個手下潛入宅子內。

輕而易舉便潛入宅子內，朱長富跟四個手下都看到屋子的裏間有一綫微弱的灯光從一個窗戶旁邊的裂縫中透出來。

那表示裏面有人。

朱長富立刻向四個手下打手勢，示意其中兩人竄到窗下守着，另外兩人跟他潛入屋內。

屋子的兩扇門雖然關着，但却沒有拴上，是以，朱長富跟兩個手下輕易地摸入屋內，躡足屏氣，向裏間走去。

屋內雖然很黑暗，由於他們都習慣了在黑暗中視物，所以，他們隱約看到屋內的佈置只有一些塵封網罩的家具廢物擺放着，充滿了一種霉味。

人不知鬼不覺地，朱長富跟四個手下摸入裏間，可是當他們吆喝一聲以壯膽氣的衝入裏間後，却呆住了！

一燈如豆的裏間內，空無一人。

換言之，他們已踩落別人佈下的陷阱中。

只要不是白痴、渾人，此情此景，都會驚覺到是怎麼回事。

一驚之下，五人倒抽一口冷氣，正欲退出裏間，後面驀地响起一把聲音。「怎麼了？一下子變了啞巴？還是驚怕得要死？嘿嘿嘿，你們不是要來捉我麼，怎不動手？」

朱長富跟四個手下打從心裏冒出一股寒氣來，慢慢扭轉身，向站在門外那個人影瞧着。

黑暗中，可以看出，那個人是一個婦人。

其實，他們在那婦人驀然發話的時候，已從她的話聲聽出那是一個婦人——年紀頗老的婦人。

唯是如此，更叫他們吃驚。

「妳是誰？」朱長富用力吸口氣，壯起膽開口問。

老婦人一雙眼閃閃有光。「朱長富，你們若想活下去，最好不要知道老身的姓名。」

朱長富五人聽着，禁不住又打個寒戰。

五人都聽出老婦人言外之意，若知道她的姓名身份那就活不下去——變成死人。

「你想將我們怎樣？」朱長富心頭打鼓，只盼另外一批從後面潛入內的把弟徐响五人突然出現，解救他們。

其實，他們有五個人，大可以一湧而出，撲擊那老婦人。在以五對一的情形下，不信應付不了那老婦人。

事實上，朱長富確有那麼想過，可是，當他跟四個手下看清楚那老婦人手上拿着的一件物事後，驚恐得頓時打消那個念頭。

你道老婦人手上拿着的那件物事是什麼？令到朱長富五人心膽俱裂？原來老婦人手上拿着一匣連弩。

連弩一發十二支，在這樣近的距離下，加上朱長富五人身手平平，如何躲避應付得了，所以，他們都不敢發動。

「別嚇破了膽！」老婦人嘿嘿笑着。「只要你們乖乖的不亂動，老身保証不會殺你們，明天晚上，便會放你們離開這裏。」

朱長富在老婦人說話時，在心裏咒罵徐响——這個時候還遲遲不現身，害他踩落陷阱。

「既然遲早會放我們，何不這

與老廟祝打鬥的五個漢子全倒下。

就放了我們？」朱長富一個「弟兄」開口道。

「怎能馬上放你們走？」老婦人含笑道：「萬一明天田貴奪魁，找不到你們賠錢，豈不是空歡喜一場？田貴奪魁後，你們賠了錢，才放你們。」

朱長富心裏暗叫一聲：「苦也！」事實上，老婦人說中了，他確實打算萬一田貴奪魁，他便跟手下弟兄挾錢逃到別的地方再混過。因爲若賠錢的話，他便變成一個窮光蛋。

半晌，朱長富問：「妳怎知道我們會來這裏……」

老婦人搖頭道：「你不會想不到的，明知故問。」一頓，接着說下去。「當然是……老身要田貴那樣說，才能誘你們來此！」

「田貴是你們的人？」

「不是！」老婦人道：「他不過是一枚棋子，他是身不由己被我……支配，是老身飛刀留柬，要他那樣說……凡有人向他查問，他若不照老身的話去做，只有死！當然，老身還加以利誘，若他照老身的話做，擔保他明天一定能夠奪魁。嘿嘿，威逼利誘之下，他怎敢不乖乖就範。」

朱長富突地怪叫起來。「毛大志下注的二百兩銀子，是妳給他的……要他代妳下注？」

「你還不算笨，終於想明白了。」老婦人直認不諱。

「令到程萬先、余百福、王勇等人不能參與明天的角逐，亦是妳之所爲！」朱長富越想越明白。「只有田貴奪魁，妳才會贏大錢！」

「好了，你要知道的都知道了，要說的也說夠了！」老婦人道：「該歇歇了！」左手衣袖一揭一拂，自袖中撒出一大蓬白濛濛的粉末，罩向朱長富五人。

朱長富五人根本躲避不了（跟陳錦衣相比，他們的身手可說未入流），欲掩鼻遮臉已來不及，鼻端已吸入些香香甜甜的粉末，立時有一種酒醉的感覺，張口欲叫，吸入更多粉末，酒醉的感覺更厲害，咕咚連聲，紛紛跌落地。

老婦人「格格」地笑了一聲，跟着高聲道：「老色鬼，弄妥了嗎？」

一把聲音應道：「剛好弄妥了，老淫婦，你那裏也弄妥了吧？」

聽聲音，原來是天神廟的廟祝色道人。

那麼，那個老婦人就是他的「妻子」了。

「老色鬼，還不來幫忙收藏姓朱的這幾個傢伙！」老婦人邊叫邊走入屋內。

未幾，一條人影走入裏間，昏暗的燈光下，看得出那人影確是天神廟的廟祝色道人，那個老婦人就是「廟祝」的妻子！

＊　＊　＊

自從馬寡婦第一次再嫁招親，舉行招親大會開始，之後，每一次的招親大會便成爲金井鎮上的一大盛事，鎮上的人像趕廟會一樣去瞧熱鬧。

招親大會在鎮口的那片空地上舉行。

這日，招親大會舉行了。

一大早，便有不少人爲了佔個好位置（站坐在前排），爭先恐後趕到空地。距大會召開的時間約一個時辰前，空地上已裏外站了三層人。

將到召開的時候，裏外少說也站了八層人。

馬寡婦就在這時，由一衆參賽者的簇擁下，來到會場。

人羣登時騷動，歡呼起來。

人羣圍站着的空地上，向南靠場邊的那一面，早已放置了兩張披紅結花的大交椅，右邊的一張由馬寡婦坐，左邊的一張預備給奪魁者坐。交椅的前面，放了一張披紅木案，上面擺放了一壺酒、兩個杯子，待到有分曉——那一個奪魁後，便跟馬寡婦當衆共飲三杯合巹酒，權作定了親，跟着在衆人的簇擁下，返回馬家館子，再舉行成親大禮。

比武會跟歷次一樣，所有參與角逐的人皆要先喝兩斤酒，再以頭碎大石，辦得到的，便入圍過了第一關，要不，便被淘汰出局，無緣參與第二關的比試。

第二關則比試內力，誰能夠將最遠距離的燭火吹熄，便算過關。

燭火分別放置於五尺、八尺、一丈遠的地方，能夠吹熄一丈遠燭火的，便順利過關。若無人能夠吹熄丈遠的燭火，便以吹熄八尺遠燭火爲合。

第三關當然是比武，順利過了兩關的人捉對一決勝負，規定只能夠傷人，不能死人，要不，勝者一樣被擯出局。如是者經過淘汰，剩下的兩個不用說，要來個最後決勝負，最後的勝利者自然成爲奪魁者——獨佔鰲頭。

比武大會的評判——也是唯一的評判，就是馬寡婦！

參與角逐者一共有二十九人——不能參與角逐的程萬先、余百福、陳錦衣、王勇、李明山、蔣一清等十二人不計在內。

十二人仍然臥病在床，雖然不再嘔吐，由於無力下床，欲前來觀看也不能夠。

馬寡婦忽然高舉雙手，圍觀的人羣馬上靜下來。

待到人羣完全靜下來，馬寡婦才放下雙手，高呼一聲：「比武開始。」

立刻有兩個伙計挑出二十九壺酒，每壺兩斤，放在場中地上。

二十九個角逐者逐一上前拿起一壺酒，排成一個小圓圈，面向圍觀的人羣。這樣，每一個角逐者在喝酒時，由於在衆目睽睽之下，誰也不可能做手脚。

二十九個角逐者站好後，馬寡婦一聲令下：「開始！」

二十九個角逐者聞聲舉起酒壺，就着壺嘴喝起來。

角逐者喝酒的時候，一要喝個精光，二要滴酒不溢，如有違規，便算出局。

圍觀的人羣屏息觀看着，幾乎沒有一個人眨眼。

驀地，有一個角逐者嗆咳起來，大概喝得太急，被酒嗆了喉。

未幾，又有兩個大聲嗆咳。

人羣忽然爆出一陣歡呼聲。

原來，有人已喝光手上的一壺酒，將壺蓋打開，高舉酒壺，壺口向下，沒有一滴酒滴下來。

跟着，是第二、第三、第四……喝光酒，跟第一個一樣，高舉壺口向下的酒壺。

結果，有七個人被酒嗆得無法喝下去，五個無法喝完一壺酒，四個喝完後，壺中有酒滴下，算一下，共有十六人被擯出局，只有十三人順利過了第一關。

被擯出局的十六人自不免垂頭喪氣，變成旁觀者。

你道爲何有十六人第一關也過不了？原來壺裏的酒並不是普通的酒，乃是一種烈酒——燒刀子。不要說一口氣喝光二斤燒刀子，普通酒量的人，就是喝一口，也會感到喉嚨像被火燒一樣。

在人羣的喝采鼓掌聲中，十三個順利過了第一關的角逐者準備闖第二關。

馬寡婦店裏的幾個伙計——包掌櫃大師傅包山，在場中放置了三個比人矮不了多少的木几子。第一個木几子距第二個三尺遠，第三個距第二個二尺遠，距第一個木几子五尺遠的地上，劃了一條白綫，進入第二關的角逐者必須站在白綫前，不能逾綫，運起內勁眞氣，逐個吹熄第一個木几上點着的燭火，能夠吹熄第一根燭火的，便可以繼續吹熄第二、第三個木几上的燭火。

而几上的燭火則圍上一個三面封起來的木罩子，只有向着白綫的那一面空了一個口子，好讓角逐者運氣吹熄燭火。

加上那個木罩子，是恐防突然吹來的風將燭火吹熄，予角逐者有可乘之機。

十三個角逐者依次序逐一運氣鼓勁，站在白綫前，吹熄第一個木几上的燭火。

一個角逐者吹熄之後，站在不遠處的一個伙計馬上將之點着，才讓下一個角逐者鼓勁運氣吹熄燭火。

十三個角逐者全都過了第一關——吹熄五尺外的燭火。

接下來，便要吹熄八尺外的燭火。

這一關，只有六個人能夠吹熄八尺外的燭火。

換言之，有七個出局。

歇口氣，剩下的六個人依次吹熄一丈外的燭火。

馬寡婦坐在交椅上，看着那六個角逐者的其中一人，臉上露出訝異之色。

你道那人是誰？原來是六人中年紀最小，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江小子！

以他的年紀，能有多大修爲？居然能夠闖過第二關的第二關，實在叫人驚詫——不但馬寡婦，連那圍觀的人羣全都感到驚詫莫名。

就是其他五個角逐者，也驚詫得不敢置信，對江小子另眼相看。

掌勺大師傅更是瞪大眼直看着江小子——這小子居然有這麼大的能耐！

廟祝夫婦與賴金聲也混在人羣中，對於江小子的「越衆而出」，不由另眼相看，亦有點擔心。

擔心這個黃毛小子出人意料地成爲田貴的勁敵，最後還將田貴擊倒，那就前功盡費了。

「老伴，那小子是什麼來頭，別要陰溝裏翻船啊！」老廟祝的妻子悄聲對老廟祝說。

老廟祝——色道人眨了眨眼。

「不知那裏鑽出來的黃毛小子，怎麼事前一點也不知道這個小子也有份參與，賴金聲沒有向我提及。若是栽在那小子的手上，那眞是八十老娘倒綳孩兒了！」

老廟祝妻子嘀咕道：「田貴不會那麼不濟，鬥不過一個黃毛小子吧！」

老廟祝沒有理會妻子的說話，兩眼定定地看着場中。原來，剩下的六個角逐者開始依次吹熄一丈外的燭火了。

田貴是第一個在人羣的緊張注視下，吹熄了燭火。

老廟祝夫婦跟賴金聲皆鬆一口氣。

人羣發出一陣歡呼聲。

田貴得意地向人羣揮手致意。

第二個鼓足了內勁眞氣，一口氣往前吹去，几上的燭火搖晃了兩下，並沒有熄滅。

人羣發出一陣嘆息聲。

第二個角逐者頹然退下。

接下來，其他三人亦無法吹熄丈外的燭火。剩下排在最後的一個角逐者——江小子。

大多數人都不看好江小子。

因他太年輕了。

不少人發出哄笑聲，嘲笑江小子人小鬼大，居然也來參與角逐，黃毛未退盡，便想娶妻！

有些頑皮的小童喝起來：「小子娶老婆，半夜尿了床……」

馬寡婦聽着，忍不住笑起來。

賴金聲這時已擠到老廟祝夫婦身旁，悄聲說道：「老道，那小子那裏鑽出來的？」

老廟祝道：「你也不知道，我問那一個？」

廟祝妻道：「賴金聲，你是幹什麼的？連那小子是什麼來路也不知道，萬一……」忽然間警覺地咽住下面的話，定眼往場中望去。

原來，圍觀的人全都靜了下來，她若是再說話，便會被身旁的人聽到。

圍觀的人都在全神看着江小子正在運勁鼓氣，準備一口氣吹熄丈外的燭火。

沒有人咳一聲，靜得蒼蠅飛過，都清楚地聽到那嗡嗡聲。

就連那些最喜歡喧嘈的小童，也緊緊地閉上嘴巴。

場內的田貴好緊張。

混在人羣中觀看的賴金聲與「老廟祝」夫婦，更加緊張。

江小子對田貴、賴金聲等人來說，太重要了。

若江小子一口氣不能吹熄燭火，那田貴便穩佔鰲頭。

江小子要是一口吹熄燭火，那時候，鹿死誰手，那就很難說了。

不知怎的，馬寡婦也不由自主緊張起來。

事後，她自己也想不明白，爲何會那樣緊張。

在衆人緊張的注視下，江小子終於「呼」一聲，吹出一口氣。

每一個人都瞬也不瞬地睜大眼看着。

有人緊張得用手捂住嘴巴，亦有人用力揑住自己的大腿而不覺痛。

不知怎的，在場的人絕大部份希望江小子能夠一口氣吹熄燭火。

究查之下，那應該是看熱鬧的人不想田貴那麼輕易便奪魁的心理在作祟。

那就像看戲一樣，誰都想看到最好看的那場壓軸戲！

江小子一口氣吹出丈外木几上的燭火頓時搖晃不定，欲滅又明，看得圍觀的人好不緊張。

「熄！熄！熄！」有幾個小童按捺不住，尖叫起來。

燭火却於搖晃中，似熄又明，江小子那口氣亦已吹盡，燭火却仍未熄滅，只是急劇地搖晃着。

有人失望地吐大氣了。

燭火就在那刹那突地熄滅了。

人羣發出一陣雷動般的歡呼聲。

小童狂喜得歡蹦亂跳。

江小子大大地吸口氣，欣喜萬分地咧嘴笑起來。

馬寡婦也笑了。

包山驚喜得手舞足蹈，走到江小子面前，伸出大巴掌，拍了江小子的肩頭一下，翹起拇指道：「好小子，果然是個好小子，俺服了你！」

江小子眨眨眼，笑道：「大師傅，你也不賴啊！」

包山一把抱起江小子，轉了兩個圈，才放下他。

歡呼聲中，只有田貴、賴金聲、「老廟祝」夫婦木無表情。

他們都恨不得一口吞了江小子。

江小子是唯一可能會令到他們好夢成空的人。

不過，他們都認爲，江小子不大可能有本領壞了他們的好事。

「老伴，那小子堪堪能夠吹熄燭火，跟田貴相比，他吃力多了，我想，他已是强弩之末，動手分勝負的時候，他不可能勝過田貴。「老廟祝」的妻子對丈夫悄聲說。

賴金聲接口道：「老道，賴某也是這麼想。」

「老廟祝」頷首道：「如無意外，結果應該是那樣。」

跟着又道：「那小子忽然間殺出來，過關斬將，看他的樣子，不像一個好色之徒，不可能對比他大那多麼的馬寡婦動心的啊，莫非他是衝着咱們來的？可是，咱們壓根兒就不知道那小子的來歷，無緣無故的，怎會跟咱們過不去？」

老婦白了丈夫一眼，說道：「老伴，別胡思亂想了，說不定，那小子是鬧着玩，爲出風頭，才參加角逐，咱們跟他既不認識，亦無任何瓜葛，無緣無故的，對付我們幹嗎？」

賴金聲接口道：「老道，那小子乳臭未乾有多大年紀，有多大能耐，田貴一定勝過他。」

馬寡婦看着進入決勝階段的田、江兩人，心裏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平心而論，當然是田貴適合她，主要是年紀及人材方面，可是，不知怎的，她却希望江小子勝出，雖然江小子在年紀上跟她不相襯。

後來，她才明白到，那是出於好奇，她想知道，江小子爲何參與角逐，跟她成親，到底有何反應。

＊ ＊ ＊

決勝奪魁的時候終於到了。

圍觀的人羣皆竊竊議論着田、江兩人誰能奪魁，大多數人居然跟馬寡婦一樣，希望江小子奪魁。

不過，那些人的心理跟馬寡婦不同，那些人抱着鋤强扶弱，江小子跟田貴比起來，是弱者——在那

些人的眼中，此外，他們亦抱着看戲的心情，若江小子勝出，老妻少夫，怎麼個成親法，還有，是否能夠成親。

總之，若江小子勝出，好戲在後頭。

江小子跟田貴相對站在場中，只等馬寡婦一聲令下，便動手決勝負。

田貴盯着江小子，恨不得一口將他吞下肚。

要不是這個小子，這時候，他已經無須再決勝負而奪魁了。衆目睽睽之下，跟一個黃毛未褪的小子決勝負奪魁，未免有點以大欺小之嫌。

江小子直咧嘴笑着，仿佛在嘲笑田貴，三十多四十歲的人，居然跟一個可以做他兒子的小伙子爭奪，羞也不羞。

田貴的臉上有點掛不住，只盼馬寡婦快點發出動手的信號。

「決勝比武開始。」馬寡婦終於高聲呼叫。

田貴早已蓄勢以待，聞聲立刻低喝一聲：「接招！」一招雷奔電閃，聲勢駭人地攻向江小子。

一出手便是絕招殺着，田貴一心想速戰速決，一下子將江小子擊倒，好替自己挽回臉面，免得在久戰之下才得勝，被圍觀的人說他對付一個小伙子，也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本領好極有限。

眼見田貴一出手便使出殺着絕招，賴金聲目光一閃，喝一聲采。

大多數的人却不以爲然，認爲憑田貴的身份，不該一出手便那麼重，該讓着點才是。

以大對小，總該有點君子風度，最起碼，也該讓江小子先出招。

江小子眼見田貴那一招聲勢洶洶，臉上露出一抹驚色，顯得有點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應付才是。直到田貴那一招攻襲到身前，他才慌亂地縮頭擰身，欲避過田貴那攻勢凌厲的一招。

圍觀的人中，大都緊張得一顆心吊了起來，替江小子擔心。

若江小子在田貴的第一招攻擊之下，便被擊倒，那太沒癮了。

他們都熱烈地希望看到緊張刺激的比鬥場面，那才盡興。

大部份的人都認爲江小子應付不了田貴那雷霆一擊，可是，出乎意料，江小子那麼一縮頭、扭身，居然狠狽地躲避開去，並沒有中招，臉上一副驚魂稍定的樣子，喘了一口氣。

田貴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他以爲江小子無法避得過他那一招，愕了一愕，「嘿」一聲，滑步斜身，一招天昏地暗，再次疾攻江小子。

他一心想盡快解決江小子，以顯示他的身手不凡。

田貴那招天昏地暗一下子將江小子籠罩在猛烈的拳風掌影中，像是要將江小子吞噬掉。

不少人發出驚叫聲，以爲江小子這一次無法躲避應付了。

馬寡婦也爲之臉色微變，她也以爲江小子亦應付不了。

賴金聲跟「老廟祝」夫妻眼放光彩，大聲喝采。

三人認爲，田貴那一招足以令到江小子落敗。

賴金聲跟色道人(老廟祝)夫妻皆是老江湖，應該不會看走眼。

可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江小子於强烈的拳風掌影中，不知怎的，身子像泥鰍一樣扭動滑閃，奇妙地向籠罩着他的拳風掌影中溜閃出去。

那簡直不可思議。

所有人皆看得目瞪口呆，跟着爆發出一陣如雷的喝采聲和掌聲，那些小童與奮得雀躍蹦跳不已。

賴金聲與色道人夫婦咬牙切齒，連呼「豈有此理」！恨不得衝出去，出手將江小子打得躺在地上起不來。

馬寡婦透口大氣，笑了。「看不出那小子身法如此奇妙，幾乎看走眼了。」

田貴眼見江小子向他扮鬼臉，再聽人羣歡聲掌聲雷動，羞怒得肝火大動，殺機陡生，怒喝一聲，一連施展出五招殺着——「風雲變色」、「地動山搖」、「雷電交加」、「雨暴風狂」、「萬馬奔騰」。

那五招乃是田貴的看家本領，施展開來，確有風雲變色之效，一下子將江小子吞噬於驚濤駭浪中。

觀看的人羣頓時靜下來，緊張地觀看着。

「老伴，怎麼樣？」色道人的妻子附在丈夫耳邊問。

色道人瞬也不瞬地看着，仿佛沒有聽到妻子的說話，片晌，才突然道：「敗的是田貴，咱們的心機白費了。」

話聲才落，只聽佔盡上風的田貴驀地身形一歪，「呃」地叫了一聲，離奇地跌倒下去，掙扎着想站起來，却力不從心。

江小子則大口大口喘着氣，一臉詫色地站着，似乎不敢相信將田貴擊倒。

事實上，在場的人中，甚至是賴金聲與色道人夫婦，也看不出江小子是怎樣擊倒田貴的。

人羣於短暫的驚愕之後，爆發出一陣山搖地動的歡呼聲與掌聲。

馬寡婦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替江小子的得勝感到高興，另一方面，又感到失落——畢竟江小子跟她並不配襯。

半晌，江小子像是如夢初醒般，與奮得蹦跳起來，高聲大叫：

「我得勝了，我打敗田貴呀！」

那些小童，還有不少青年歡呼着，湧向江小子。

沒有人理會倒在地上起不了身的田貴。

錦上添花從來有，雪中送炭幾回聞。

誰也不知道田貴着了什麼道兒，起不了身，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是被江小子點了兩腿的環跳穴，所以站不起來。

江小子被湧上來的青年抬起來，隨着歡呼聲，被拋起來。

* * *

依照規矩，奪魁者該與馬寡婦飲三杯「合巹酒」，正確點說，是訂親酒。

在人羣的簇擁下，江小子來到馬寡婦面前，羞臊得不敢看馬寡婦一眼，一張臉紅紅的，更顯得他稚氣未脫，看上去，就像一個做錯了事的弟弟不敢見姐姐那樣。

馬寡婦也有點尷尬，正想說話，衆人已起哄道：「飲酒，快飲訂親酒。」

有好事者逕自動手斟了兩杯酒，遞給馬、江兩人，其他人起哄地呼叫：「飲，飲勝啊！」

馬、江兩人不由自主，連飲三杯酒。

衆人發出一陣歡呼聲，跟着簇擁着兩人，送兩人返回馬家館子。

誰也沒有看到，田貴不見了。原來，他被賴金聲、色道人夫婦架走了。

馬家館子早已張燈結彩，一片喜氣洋洋，準備晚上辦喜事。

依照規例，奪魁者於當日便要跟馬寡婦成親，洞房花燭。

原來，馬家館子的伙計於江小子得勝後，立刻返回店內，準備一切。

馬、江兩人由伙計接入店內，送入後進，再分別送入兩個房間內，梳粧打扮後，便行禮成親。

江小子被送入房間後，兩個跟隨入房的伙計立刻動手替江小子換上吉服，理髮淨臉。

江小子就像木頭人一樣，聽任擺佈。

原來，他不但心裏發慌，也有點不知所措。

兩個伙計終於擺佈完畢。

其中一個對呆呆地坐在床前的江小子道：「新郎倌，請在這裏坐一會，待會才請你出去跟咱老闆娘拜堂成親。」說完，兩個伙計朝江小子眨眨眼，笑着走出房外。

呆坐了半晌，江小子忽然像被針刺了一下，霍地跳起身來，舉手拍打一下臉頰，自語道：「不能，不能跟她成親！」

脚步一動，往房外走去。才走了一步，立刻停步，口裏嘟喃道：

「走不得，這一走，豈不是壞了大事，白費一番工夫，怎對得起……」

陡地，他警覺地住口，一步跳回床前坐下。

原來，他聽到房外有脚步聲響起。

才坐下，一個人走入房內，江小子抬眼一看，原來是馬寡婦。

他幾乎以爲那不是馬寡婦。

經過梳粧，塗了胭脂水粉，穿一套大紅綉花禮服的馬寡婦，簡直變了個樣子，跟未粧扮之前，判若兩人。

她比當壚賣酒時的模樣，美多了，而且，添了一股動人的風情。

江小子只看了馬寡婦一眼，立刻羞臊地垂下眼臉，一副靦覥的樣子。

馬寡婦已是情場老將，一點也不感到難爲情，含笑走到江小子身前，瞟了不知不覺將頭垂下的江小子一眼，含笑道：「江郎，看看妾身的模樣美不美？」語聲嬌柔。

江小子臊得一張臉像火燒一樣(跟他初到馬家館子，戲弄包山時的捉狹靈動，簡直不像是同一個人)，不敢抬起頭，語聲乾澀地道：「美……妳很美……」

馬寡婦「咭咭」笑了兩聲，眉開眼笑道：「你根本沒有看人家嘛，怎知道妾身美是不美？」

江小子羞臊得不知所措，既沒有抬起頭，也沒有說話。

馬寡婦看着，連眼睛也透出笑意來。她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男子在一個女子面前，會那樣害羞，難爲情的，打從她長成少女，到嫁給第一任丈夫馬天放開始，遇到的男人那一個不是一副急色相的，那裏會害羞。因此，她感到很新鮮。

「你怎麼哪？」馬寡婦笑着伸手輕輕推一下江小子。「有膽爭逐奪魁，如今已獨佔鰲頭，怎麼沒臉看妾身呀？」

江小子仍然不動，但却說話了。「馬寡婦，我知道妳的用心，想逼我……令到我改變主意……」

馬寡婦「咭」一聲笑出聲來。「妾身跟妳訂親酒也喝過了，江郎，該叫妾身做娘子啊，怎麼還叫我馬寡婦？」

江小子道：「我一時改不了口，況且，還未跟妳拜堂成親啊。」

「好，算你說得有理。」馬寡婦伸指輕輕觸一下江小子的唇邊，江小子頓時像隻受驚的兎子般，跳起身來，馬寡婦笑得花枝亂顫。「怎麼哪？看你那樣子，是不是怕妾身吃了你？你這樣害怕，怎樣跟妾身花燭洞房，行周公之禮？」

江小子縮開身子。「我怎知道妳會用手指碰我，妳別……岔開話題……」

馬寡婦眼波流轉，嬌嬌柔柔地笑道：「喲，妾身那有岔開話題啊，你說妾身逼你，逼你什麼呀？妾身愚笨，不明白啊，可否說得明白一點？」

江小子咬咬嘴唇。「妳逼我……不敢跟妳成親！」

馬寡婦杏眼微睜，詫道：「江郎，怎麼這樣說？妾身怎樣逼你啊？妾身一心一意要跟你成親，待會便拜堂行禮了。你說，妾身幹麼要那樣做？」

江小子嘴唇嗡動，却沒有說出話來。

馬寡婦歪着頭，看着江小子。「其實，是你害怕跟妾身成親，是不是？」

頓一下，跟着又道：「你根本就不是眞心想跟妾身成親，所以，你才那麼害怕面對妾身。」

江小子身子震抖了一下，陡地抬起頭來，直視着馬寡婦，大聲道：「誰說我害怕跟妳成親？我一定會跟妳成親，還要跟妳洞房！」話未說完，一雙眼已垂下，不敢再瞧着馬寡婦。

馬寡婦「噗嗤」一聲笑出來。「好啊，妾身倒要瞧你到時還有沒有膽量跟妾身拜堂成親！」說完，突地在江小子的臉頰上親了一下，身子一擰，笑着急急走出房外，剩下駭然愕住的江小子不知所措地站着。

拋磚引玉　計中有計

吉時已到。

喜堂上披紅掛彩，紅燭高燒，一派喜氣洋洋。

店內的伙計都穿上新衣，主持婚禮的人就是掌勺大師傅包山。

新郎跟新娘相繼由喜娘與伴郎伴隨着走到喜堂上，準備拜堂成親。

來賀喜的賓客都站在喜堂內外，人數不少。

江小子穿戴整齊，臉上却木無表情，看上去就像一個小新郎，給人一種滑稽的感覺。

事實上，若不是兩個伴郎左右伴着他，其實是扶持着他，江小子眞沒有勇氣走出來。

反觀新娘子却面現喜容(雖則有紅巾遮面，仍然可以感覺出來)，而且流露出一種掩不住的風情。

觀禮的賓客看到一雙新人走出來，頓時哄地騷動起來，發出一陣低低的笑語聲。

「吉時到。」包山高聲喝。「新郎倌新娘行禮。」

一雙新人被引導到紅燭高燒的供案前。

「一拜天地。」包山高唱。

若不是被兩個伴郎左右扶持着，江小子眞想撇腿便跑，在兩個伴郎的「擺佈」下，他跟馬寡婦一起拜天地。

由於兩人都沒有父母，因此省略了拜父母這一節，跟着便是拜祖宗，最後，夫妻對拜。

在夫妻對拜的時候，馬寡婦悄聲對江小子道：「現在打退堂鼓，還來得及。」

江小子沒有理會馬寡婦的說話，照拜如儀。

「禮成！」包山高唱，同時吐口大氣。

接下來，便是飲宴。

馬家館子設下了流水席，招待來賀的賓客。

席散人去，一雙新人被送入新房。

新房內紅燭高燒，馬寡婦坐在床沿，等着新郎替她揭去遮面頭巾。

江小子却像木頭人一樣，站在桌前，遲遲不去揭下新娘臉上的頭巾。

馬寡婦忍耐不住了，自己揭起頭巾一角，瞥望着江小子，嬌聲道：「江郎，怎麼還不替妾身揭去頭巾？」

江小子身子震動一下，仍然不言不動。

馬寡婦嗔道：「你是怎麼哪？已經跟妾身拜了堂，成了親，就是夫婦！連頭巾也無膽替妾身揭下來，待會更加不敢跟妾身洞房了！」

江小子吸口氣，頭一昂，說道：「誰說我不敢替妳揭頭巾！」大步走到馬寡婦跟前，伸手揭下頭巾。

馬寡婦「噗嗤」笑起來。「好膽量，怎麼連手也顫了？」

江小子依舊的昂着頭。「誰說我手顫了？堂堂男子漢，還怕一個女人！」

馬寡婦語帶雙關地笑道：「那最好不過，待會妾身吞了你，別嚇得大呼小叫，臨陣退縮。」

江小子大概聽不明白馬寡婦的言外之意，傲然道：「縮頭烏龜才怕妳！」

馬寡婦笑得花枝亂顫，前仰後合，幾乎回不過氣來，笑得江小子莫名其妙，惱道：「有什麼好笑？我沒有說錯話啊！」

馬寡婦笑得眼淚也流出來。「希望你不是縮頭烏龜，要不，妾身眞是大失所望了。」

江小子這一次終於明白了，臉上一陣發熱，心裏暗罵一聲：「下流！」却臊得說不出話來。

馬寡婦抹去眼淚，定定地望着一臉難爲情的江小子，漸漸收斂了笑容，突然正色道：「小伙子，玩笑開夠了，該說正經的了！」

江小子雙眼一睜，正視着馬寡婦。「正經事？什麼正經事？」

馬寡婦冷笑一聲。「別裝蒜了，打從你那天說要參加角逐，妾身便知道你另有圖謀！哼哼，別當妾身是那種未見過世面的懷春少女，你敢捫着心口說，沒有不可告人的圖謀？」

江小子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馬寡婦冷笑連聲。「怎麼了，心虛了？讓妾身說中了？你已跟妾身成了親，便是夫妻，一家人，只要你說出來，並不是要妾身一條命，萬事好商量。」

一頓，放軟語氣道：「妾身剛跟你成了親，說什麼你也是妾身的丈夫，只要不太爲難的，妾身都會幫你。妾身不想剛成親，又要第九次再嫁。」

江小子咬咬嘴唇，決然道：「妳太多心了，我那有什麼圖謀，不過，我承認，我是貪玩，才參加角逐招親的，但作夢也想不到，那些參與角逐的人那般不濟，居然讓我勝了。」

馬寡婦嘴角噙着一抹冷笑。「鬼話連篇，說謊也要編一個好點的故事說啊！」

江小子脹紅了臉，大聲道：「信不信由你，我不跟妳說。」

馬寡婦盯着急怒起來顯得好不可愛的江小子，正容道：「好，妾身信你的話，既然你我已成親，你抵賴不了，那我倆喝杯合巹酒，然後洞房！」

一頓，接又道：「古語有云：春宵一刻值千金，你不要說……不，你不是說，你是一個男子漢麼？那就做一個男子漢該做的事情吧！」

江小子慌忙退開一步，吶吶道：「我……當然是男子漢，如假包換！……我才不怕……喝便喝啊……二斤燒刀子我也喝了，難道……還怕一杯酒……」越說，越往後退。

馬寡婦站起身來，緊逼着江小子。「喝呀，怎麼往後退？不是想溜吧？你若不敢跟妾身喝合巹酒，花燭洞房，便是另有圖謀。」

江小子陡地停住，緊逼着他的馬寡婦鼓起的胸脯幾乎撞上他身上，他猛吸一口氣，豁出去般大聲說道：「我怎麼不敢跟妳喝……合巹酒，不敢跟妳洞房！不敢的是龜孫崽子！」

馬寡婦目光閃動了一下(可惜江小子沒有看到——因他不敢接觸馬寡婦的目光)。「好，這才像個男子漢，有氣概！」

跟着，馬寡婦走到桌前，執起酒壺，倒了兩杯酒，拿了一杯，遞給江小子。

江小子挺挺胸，一副慷慨就義的樣子，走前兩步，接過杯子。

馬寡婦拿起另一杯，放軟聲音道：「江郎，飲過合巹酒，該洞房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啊。」臉上居然泛起一抹紅暈，透出嬌媚。

江小子拿杯的手震了一下，忙吸口氣，鎮定心神。「別說那麼多，飲！」跟馬寡婦碰杯，一飲而盡。

馬寡婦也一口氣喝乾那杯酒，笑說道：「好豪氣！」

一頓，接似笑非笑道：「只不知有沒有膽量跟妾身洞房？」

一提到那回事，江小子便心裏發虛，忙按捺下心裏的那股恐慌，說道：「堂堂男子漢大丈夫，有什麼不敢！不過，待會再說。雖說春宵一刻值千金，但是……也不用那麼……急啊。」

馬寡婦眼波流轉。「還等什麼？」

江小子吶吶道：「等……等說完話再算。」

「什麼？說完話，才再打算？」馬寡婦一雙媚眼(這個時候她不但眼帶嬌媚，整個人也是)，雙眼微微一睜，逼視着江小子。「你這麼說，根本不打算跟妾身洞房，無膽匪類！」輕蔑地哼了一聲。

江小子頓時一張臉脹紅起來。「妳胡說！我沒有那樣說啊！我是說，說完話後，才……跟妳……洞房。」

「好，就算妾身聽錯了，胡說

亂道。」馬寡婦眼中閃過一抹異色。「有什麼話，說吧！」

江小子坐下來，先伸個懶腰，再揉揉眼睛，跟着對馬寡婦道：「我想喝杯茶解解渴。」

馬寡婦含笑倒了一杯茶給他，沒說什麼。

江小子慢慢地喝起來。

馬寡婦一直含笑看着他。

江小子越喝越不是味道，被馬寡婦瞧得臉上發窘，渾身不自然，他本是一個機靈的人，焉會看不出，馬寡婦那樣子，擺明了看出他在拖延。因此，他將小半杯茶一口喝掉，稍微用力放下茶杯，訕訕地道：「我要說話了。」

馬寡婦仍舊看着，不作聲。

江小子抬抬眼，飛快地瞥了馬寡婦一眼，「妳看着我……幹嗎？」說出口，發覺說了句廢話，忙改口道：「我很想知道，妳以前七個丈夫是怎麼死的？」

馬寡婦道：「都是給妾身尅死的，你沒有聽到鎮上人一直流傳這個說法麼？」

一頓，又道：「你不會害怕會被妾身尅死的，要不，怎敢參與角逐？」

江小子咬咬嘴唇。「對於那個傳言，我不相信，我要聽眞話。」

「眞也好，假也好，信不信由你。」馬寡婦道：「你要害怕，橫豎我倆還未洞房，大可一走了之。」

江小子默然片晌，開口道：「我還想知道，每一次妳的丈夫死後再嫁，爲何都有那麼多男人應徵角逐？」

馬寡婦笑得好開心。「江郎，你不會沒有聽說過『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這句話吧？你們男人都是賤骨頭，上至皇帝老兒，下至走卒販夫，那一個過得了美人關？爲了女人，不要說連命也不要，甚至連江山也不要。」

江小子咬着嘴唇，想了一會，才道：「我不相信，他們一定想從妳身上得到什麼重要的東西，才不惜前仆後繼！」

馬寡婦眼中異彩一閃，曖昧地笑道：「男人不惜犧牲性命，前仆後繼爭着得到一個女人，當然是因爲能夠從那個女人的身上得到無比的快樂。你是明知故問，人小鬼大！」伸出纖指，輕輕在江小子的額上戳了一下。

江小子恍似被針刺了一下般，身子震搐了一下，急忙縮開身子。

馬寡婦樂得直笑。

「我從來沒有那麼想過。」江小子的臉面不知何時，開始紅起來。

馬寡婦的臉上也滲出了脂紅。

「喲，看不出你是一個小聖人啊，要不就是一個小太監。再不，你是想從妾身身上查到你想知道的事情！」

江小子心頭一跳，連聲否認：「沒有這回事。我參與角逐，完全是好奇心起，想知道妳到底有什麼吸引男人，令他們甘心情願死在妳裙下的原因。」

「就是這麼簡單？」馬寡婦媚眼如絲，臉上的脂紅由淡轉濃。「你想知道，馬上跟妾身洞房吧。」

江小子臉上的淡紅也變成了火紅，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不……不……」江小子嚇得站起來，欲避開去。

原來馬寡婦風情萬種地向他靠過去。

江小子感到一陣熱氣襲來(其實是他本身體內發熱)，想退開去，雙腳不聽使喚，站着沒有動。非但如此，不知怎的，他還忽然生出一種突如其來的渴求——親近那貼過來的女體——馬寡婦，腦袋也迷糊起來，全身彷佛有一把火在燒着，極想用水淋熄，而眼前的馬寡婦就是一盆水。

不由自主地，他張開雙手，一把摟住貼到他身前的馬寡婦。

馬寡婦發出一聲極之誘惑的呻吟，一個嬌柔的身軀緊貼在江小子身上。

江小子心裏那把火燒得更厲害，臉上紅形形的，連眼睛也是紅的，彷佛要噴出火來，雙臂用力摟緊了馬寡婦，火紅的雙眼瞧到馬寡婦那微微張開，誘人的紅唇，禁不住頭一低，吻落那兩片紅唇上。

接下來，兩人躺到床上去，開始洞房。

江小子彷彿在做夢，只覺墮入了一個瘋狂、快樂，不可思議的幻夢中，不願意醒過來。

幾番瘋狂，極盡纏綿，兩人皆力竭神倦，酣然入夢。

事後，江小子總算明白了女人的妙處，亦明白到，世上的男人爲何甘願爲女人去死。

* * *

江小子比馬寡婦早一點醒過來。

才張開眼，嚇得他馬上伸手拉起身旁那張凌亂的被子，蓋在赤裸的身上，同時閉上眼。

他看到不但自己赤身露體，睡在他身旁的馬寡婦亦是一絲不掛，峯巒起伏，曲綫玲瓏。

閉上雙眼，不期然想起了昨晚的「夢境」。

那「夢境」太叫人回味了，想着想着，他心跳加快了，臉上發熱，體內像燒起一堆火，熱起來。

陡地，他觸到一片滑膩溫軟的肌膚，立時像被蜂螫了一下般，身子震抖了一下，不由自主張開眼瞧着。

一看之下，禁不住怦然心動，

隨之狂跳，跟着全身烘地燒了起來，雙眼像鐵遇磁般，牢牢被吸住。

江小子觸到的肌膚，原來是馬寡婦的大腿。本來，馬寡婦是仰躺着的，在江小子閉上眼的時候，身子向江小子那面一個翻側，腿一伸，便貼在他的手上，而側臥時的姿勢比仰躺時更加誘人，綫條更美。

江小子看着馬寡婦那具玉琢般的裸體，整個人快要被體內熊熊燒着的慾火燒得爆炸了，觸着馬寡婦大腿的手不受控制地輕輕撫摸起來。

眼看着馬寡婦那具該大的地方大，該細的地方細，粉雕玉琢般，曲綫玲瓏的裸體，江小子終於明白，爲何馬寡婦每一次再嫁，都有那麼多男人徵逐的原因了。

那確是一具叫人迷戀的玉體。

脫下衣服的馬寡婦跟穿着衣服的馬寡婦，簡直是兩個人。

尤其是他想起昨晚那美妙絕倫的「夢境」，更加明白到馬寡婦令男人死也甘心的原因。

江小子本就血氣方剛，初嚐那教人欲仙欲死的美妙滋味，如何按捺得住。

馬寡婦忽然發出一聲嚶嚀，手脚忽然一動，像八爪魚般，纏上江小子的身子。

江小子爆炸了，又一次登上了瘋狂、極美的境界。

兩人雖然靜止下來，喘息聲却清晰可聞。

兩人的身子仍然摟在一起緊緊的，似乎不想分開。

良久，馬寡婦舒口長氣，「嗤」地輕笑一聲，纖指輕戳江小子的胸膛。「你眞壞！假正經的時候裝得眞像，瘋起來的時候，比很多花叢老將還厲害，妾身幾乎被你愛死了！」

江小子經過連番的親熱、瘋狂後，不再感到害羞、難爲情了，一雙手貪婪地在馬寡婦的裸體上撫摸着，聽了馬寡婦的話，畢竟臉嫩，耳根一陣發燒，垂下眼，不敢看馬寡婦一眼，那雙手也停止了撫摸。

馬寡婦一雙手却動得更厲害，盡往江小子的要害地方摸去，並「嗤」地一聲笑道：「喲，還害羞什麼？妾身說的都是實話，有什麼不好意思的！」說話時，那豐滿鼓聳的胸脯輕輕地在江小子的胸上揉擦着。

江小子那裏禁受得住，馬上起了變化，蠢蠢欲動，停下來的雙手重新在馬寡婦的身上撫摸起來。

馬寡婦嘴角含着一抹笑意，媚眼如絲。「江郎，小丈夫，好可愛啊，教妾身愛得你要死啊……」語聲如呻吟，聽得江小子血脈賁張，全身又燒了起來。

江小子無法忍耐了，一個翻身，將馬寡婦壓在下面，便欲有所動作，馬寡婦却抵擋住。江小子已如箭在弦，要用强，馬寡婦抵死不讓，口裏說道：「別急，等一等，妾身有話對你說。」

江小子情急地道：「幹……完再說吧……我要……」

馬寡婦身子巧妙地一個側轉，將江小子翻跌回床上，「不！一定要說完才給你……」

江小子翻起身欲抱住馬寡婦，馬寡婦一個翻身滾了開去，正色道：「說完話才准你碰我。」

江小子頓時像兜頭淋了一盆冷水，從狂熾中清醒過來，但心裏那把火仍然燒得很厲害，急促地吸口氣，澀聲道：「說吧，快說啊！」一雙眼離不開馬寡婦那具誘人的裸體。

實在太撩人了。

馬寡婦稍微移開護住要害的手，放軟聲音道：「小丈夫，妾身跟你已成爲名副其實的夫婦，夫婦間是不是要坦誠相對？就像……如今妾身跟你這樣。」說話時，一條玉腿擺動一下，看得江小子咽了口口水。

「當然，當然該如此。」江小子的眼中像冇火噴出來，剛才平復下去的氣息又急促起來。

看來，他的理智已被熊熊的慾火燒掉了。

馬寡婦媚眼輕轉，擺出一個「殺死人」的姿勢，口裏說道：「那你老實對妾身說，你跟妾身成親的眞正目的是什麼？」

江小子又蠢蠢欲動了，馬寡婦忙收起那「殺死人」的姿勢，擺手道：「你先回答妾身的話，要不，不給你！」

江小子要爆炸了，喉頭發出一聲原始的低吼，像一頭餓瘋了的猛虎般，一下子撲落馬寡婦的身上。

其實，馬寡婦是故意讓他撲在自己身上的。

她根本可以閃避開去。

可是，無論江小子如何用强，也無法得逞，被馬寡婦巧妙地抵拒着。

「說呀，不說，妾身不會給你！」馬寡婦就像要小孩那樣，應付自如。

江小子無論怎樣折騰，也不能再進一步，弄得他更急更狂，不過，也令到他不得不屈服了。「妳要……我說什麼？」喘息得很急促。

馬寡婦道：「老實說出，你跟妾身成親的目的。」

江小子張口吐口大氣。「我是來查……朱子深的眞正死因。」

馬寡婦目光一閃。「朱子深是你的什麼人？」

兩人口中所說的朱子深，乃是

馬寡婦的第五任丈夫。

江小子道：「是我同母異父的兄弟。」

馬寡婦道：「只有你一個人？」

江小子道：「不，還有我兩個異父同母兄弟，是他們的主意，他們要我來查妳的。」

一頓，急促地道：「我都說了，給我吧！」

馬寡婦一笑撤防，讓江小子如願。

可是，當江小子在他身上動了幾下後，她突然按住江小子，不讓他繼續「幹」下去。「乖乖，別急，妾身已是你的人，有的是時間啊，說說你那兩個兄弟因何要查究朱子深的死因，好不好？」

江小子正在興頭上，冷不防被馬寡婦「禁制」住，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想繼續下去，不可能，只好乖乖聽話。「他倆懷疑……大哥（朱子深）之死，另有內情。」

「什麼內情？」馬寡婦輕吻一下江小子的寬厚胸膛。

江小子只想盡快「繼續」下去，急迫地道：「他倆懷疑，大哥是被害死的。」

「他們怎會那樣想？」馬寡婦摟緊江小子。

江小子道：「據他倆說，大哥參與角逐，奪魁後跟你成親，是想從妳身上查探一件……事。」

「什麼事？」

江小子喘口氣道：「不知道，他倆說，大哥也沒有向他們透露……我知道的都跟妳說了，快給我吧！」

馬寡婦眼珠一轉。「你那兩個兄弟叫什麼名字，現在那裏？」

江小子此刻只想得到快樂，不敢隱瞞。「二哥叫朱子信，三哥叫朱子義。現在鎮外東面約五六里的一個小村子內。」

馬寡婦蕩笑一聲，放鬆了摟着江小子的雙手，讓他繼續快活。

江小子終於從高峯跌落下來，全身疲軟地趴在馬寡婦身上，粗重地喘息着。

馬寡婦臉上露出滿足的笑意，任由江小子壓在她身上。「小丈夫，別這麼拚命，像隻饞貓那樣，以後的日子長着啊，我倆已經是夫妻了嘛，妾身可不想你像以前那幾個……死鬼那樣，貪戀妾身的……身子，迷戀那回事，弄到……身子被淘虛了，早早便去了，妾身不想你像那幾個死鬼那樣。」

江小子只是喘氣——剛才他實在太瘋狂了，只是含糊地「嗯」了一聲。

馬寡婦輕撫着江小子的身體。

「小丈夫……你好强壯……强過那幾個……死鬼多了……太好了，你的兄弟叫你來，實在……送給妾身一個寶貝……是了，你的兄弟爲何不來徵逐，叫你來？」

馬寡婦的說話如夢囈般，教江小子聽得如痴如醉——心裏好不舒服（世上的男人相信沒有多少個不喜歡聽到身邊的女人讚他在那回事上了不起的），飄飄然的。「我那兩個兄弟都成了親，畏妻如虎，怎敢報名徵逐，我那兩個嫂嫂不將他倆的耳朵擰下來才怪。」

「除了對你們的大哥之死有所懷疑外，你們眞的一無所知？」馬寡婦將江小子輕輕從身上推下去，

江小子閉着雙眼——實在太疲乏了，搖了搖頭道：「若我們還知道些什麼，也不會出此下策。」

馬寡婦輕輕擰了江小子一把，嗔道：「你可是後悔跟妾身成親？」

江小子急忙睜開眼，連連搖頭道：「不，我怎會不願意跟妳成親，求之不得啊。」

「眞心話？」馬寡婦似笑非笑地睨着江小子。

江小子心裏一蕩，忍不住親了馬寡婦一下。「若有虛言，天誅地滅。」

馬寡婦伸出玉手，捂住江小子的嘴巴。「妾身不要你發這種誓，只要你是眞心的便成。妾身要跟你白頭到老，不像以前那幾個死鬼那樣。」

江小子聽着，受用極了，陶醉了好一會，才道：「我也願意跟你長相斯守，不過，妳要老實告訴我，我大哥眞是病死的？」

馬寡婦伸指在江小子的心口上戳了一下，嗔道：「妾身連人帶心也給了你，還有什麼好瞞騙你的。乖乖，你若是像你大哥那樣，時時要跟妾身……歡好，也會像你大哥那樣，精竭神衰而死。」

江小子着迷地道：「妳……那麼誘人，只要是男人，都會忍不住……妳放心吧，看我多强壯？不會像他們那樣不濟的。」

馬寡婦媚笑道：「怎麼你們男人都要在那回事上稱英雄的，你大哥跟其他幾個死鬼都是那樣說，結果……」

江小子自信地道：「我是我，不會像我大哥那樣的。」

一頓，又道：「我不會再聽我那兩個兄弟的話，也不再懷疑我大哥的死另有內情了。」

馬寡婦摟緊江小子。「不是想騙妾身相信你？」

江小子搖了搖頭，將頭埋入馬寡婦那豐滿誘人的胸脯上。

馬寡婦也用力將江小子摟住。

江小子又蠢蠢欲動了。

馬寡婦忙制止他。「小丈夫，別這樣，妾身不是不想給你，身體要緊啊，你已要了幾次，再要……

很容易會淘空身子的……以後的日子長着啊，是不是？」

江小子聽馬寡婦那麼說，加上馬寡婦不住地輕輕親他，心裏燒起的那把火才漸漸熄滅。

事實上，他也有點力不從心了，雖則他年輕力壯，畢竟，他仍是一個人。

「小丈夫，江小子眞是你的姓名？」馬寡婦柔柔地問。

江小子感到自己就像一個受呵護的小孩子般，對馬寡婦生出一絲愛戀。「我確實姓江，小子是我的小名，眞正的名字是梓桐。」

「你的武功那麼神奇，令尊一定是武林中有名頭的人物了。」馬寡婦「呵護」着江小子——江梓桐。

江小子像被催眠般，閉着眼，有問必答。「不！我爹是個普通人，不會武功，我的武功是一個老道人傳授給我的。」

「那個老道人一定鼎鼎大名的了。」

「不，他老人家不過是一座小廟內的火工道人。」

「你師父道號怎樣稱呼？」

「他老人家不准我叫他師傅，要我叫他火工爺爺，廟裏的道爺都叫他老人家老火工，從來沒有人叫過他老人家的道號，因此，我不知道他的道號。」

「你跟他學了多少年功夫？」

「十年有多。」江小子夢囈般道：「小時候，我到廟後那片矮叢林去玩，認識他，……」聲音越說越細，代之的，是輕輕的扯鼾聲。

馬寡婦凝眸細細瞧瞧江梓桐一眼，口裏輕說一聲：「小寃家。」在江梓桐的胸膛上親了一下，才輕悄地抽身而起，披衣下床。

* * *

色道人夫婦跟賴金聲你埋怨我，我怪你地互相責怪，吵吵鬧鬧地返回天神廟。

才走入廟內，三人便嚇得停下來，睜大眼，看着站在廟堂前，一字排開攔着他們去路的五個人。

那五個人不是別人，赫然是程萬先、余百福、李明山、王勇，還有一個陳錦衣。

陳錦衣不是被他們關起來的嗎？而且中了色道人秘製的藥粉，全身虛軟無力，不要說走出來，連站起來的力氣也沒有，怎樣能夠跑出來？

莫非是程萬先等人救他出來的？

程萬先等人根本就不知道陳錦衣落在他們手上啊。

這實在叫人想不明白。

五個人同時出現在廟內，已經教賴金聲三人驚奇的了。

更叫三人驚奇的是，程萬先五人居然精神奕奕，根本不像是患病未癒的病人。

要知道，程萬先五人雖然已不再上吐下瀉，但却躺在床上起不來，非要三數天休養，才能復原，說什麼也不可能復原得這麼快的。

賴金聲、色道人夫婦心知不妙，可是，眼前的情形，要逃，只怕未必逃得了，唯有硬着頭皮撐下去。「哈哈，怎麼一下子來了這麼多有名頭的人物來參神上香，這可令這座小廟增光不少啊。」色道人强裝鎭定，哈哈連聲，希望可以混過去。

余百福冷笑一聲，厲聲道：「色道人，別想胡混過去了！陳兄已將你的眞正身份揭破了。哼哼，想不到你在江湖上失踪了十多年，原來躲在這裏做廟祝！」

程萬先接口道：「只不知這好色之徒這些年來姦淫了多少附近的良家婦女！」

色道人的妻子馬上接口道：「你別想當然，老身敢擔保他自隱身在這廟內，從來沒有姦淫過一個女子！」

「妳到底是誰？」陳錦衣盯着那老婦(雖已年近五十依然風韻猶存)。「居然能夠令到色道人甘心隱居在這裏，甚至收起色心，摒去慾念！」

「老身只是一個普通人。」色道人妻子淡然道。「他心愛老身，老身也想他改變過來，就是這樣，咱倆便隱居在這裏。」

一頓，接着又道：「各位若不相信他已改過，大可到鎭上及附近的村莊打聽一下，這些年來，可有發生過婦女被姦的事情嗎？」

「一個能夠令到色道人色心盡除的人，王某才不相信是個普通的女人，若沒有過人之處，色道人怎會甘心在這隱居，戒掉腥葷！」王勇一直在打量着色道人的妻子，總覺有點面熟，却又想不起她是誰。

其他四人也不相信色道人的妻子是一個普通的女人，一直在打量，都在猜測她的眞正身份。

色道人的妻子原來是個能言善道的人。「老身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他跟老身隱居在此之後，便修心養性，洗心革面，沒有再害婦女。」

「說得好！」陳錦衣讚道：「就憑妳這句話，足以叫人括目相看！」

「哈！王某想起來了！」王勇忽然疾聲叫起來。「妳就是江南第一大豪聶人杰的愛妾顧自憐，王某多年前曾於一次偶然的機會，在寒山見過她一面，印象難忘……」

王勇此言一出，程萬先四人皆露出驚詫之色，睜大眼認眞端詳色道人的妻子(其實他們早已看清楚了)。

他們都有點不相信，那婦人就是江南大豪聶人杰的愛妾顧自憐。

顧自憐的年紀應該不會那樣老。

顧自憐當年艷名播江湖，鮮有人沒有聽聞其艷名的。江南大豪聶人杰對顧自憐寵愛有加，顧自憐又怎會離開他，跟了聲名狼藉的色道人？

程萬先他們都不大相信眼前的婦人就是顧自憐。

顧自憐却直認不諱。「王大俠好眼力，老身稍作易容後，這麼多年了，王大俠仍然認出老身，令人佩服！」

想來，她仍對當年之艷名而沾沾自喜，未能忘懷。

容貌之美醜，對一個女人來說，確實很重要，甚至可能會影响其一生。

「過奬了。」王勇爲自己的眼力感到自豪。

「色道人，怪不得你甘心躲在這裏，修心養性了。」余百福露出羨慕之色。「眞好艷福啊！」

李明山接口道：「溫柔鄉不住何鄉，色道人你能夠跟顧自憐相對這些年，眞是幾生修到。」

他們都很想知道，顧自憐怎會離開聶人杰，跟了聲名狼藉的色道人，只是，他們不好問出來。

陳錦衣突然開聲道：「色道人，你既然在此隱居，爲何又在馬寡婦招親這件事上搞事，到底有何目的？」

陳錦衣這一問，乃是他們來找色道人賴金聲算賬的目的。

「賴金聲，還有你！」程萬先厲聲道。

賴金聲馬上說道：「賴某的目的很簡單，只想贏一筆錢。毛大志下注二百兩買田貴，那筆錢是賴某給毛大志的，田貴奪魁，賴某便可贏得一萬九千六百兩銀子！」

「就是這樣簡單？」余百福憤怒地道。

「就是這麼簡單。」賴金聲道：「賴某跟色道人合作，乃是各取所需。」

「賴金聲，你要錢，那麼，色道人要什麼？要人……馬寡婦？」

「正是。」賴金聲道。

「色道人，賴金聲所言屬實？」李明山問。

色道人頷首道：「是。」

程萬先五人一齊瞧着顧自憐。「顧自憐，妳不反對色道人要馬寡婦？」余百福一副替顧自憐不值的表情。

顧自憐點頭道：「老身完全同意。」

「爲什麼？」余百福不相信地問。

「五位，貧道若是說出來，是否既往不咎？」說話的是色道人。

陳錦衣正想說話，余百福已疾聲道：「色道人，你害我們大病一場，不能參與招親大會，這筆賬怎能不算？」

「那就拉倒！」色道人一副豁出去的樣子。「動手吧！」

陳錦衣忙道：「等一等。」接對余百福道：「余兄，事情已經過去了，咱們就算殺了他們，也於事無補，改變不了馬寡婦已跟那個姓江的小子成親的事實，何不聽聽他怎麼說。陳某相信，色道人並不是要得到馬寡婦的人，而是另有目的。」

程萬先跟李明山皆點頭表示贊同陳錦衣的話，只有王勇跟余百福同一想法，眼見三人同一意思，自己只有兩人佔少數，只好不再反對。「好吧。」余百福不情願地道。

「色道人，說出你的眞正企圖吧。」陳錦衣對色道人道。

色道人先看了顧自憐一眼，才說道：「貧道自從跟顧自憐隱居於此，已心如止水，對別的女人沒興趣了。貧道之要得到馬寡婦，並不是要得到她的……人，而是想從她身上，查出一個大秘密。」

「什麼大秘密？」陳錦衣五人同時雙眼倏睜，十道目光齊射在色道人的身上。

色道人吸口氣，才道：「查出聶人杰獨生子昔年被殺之兇手下落。」

一頓，接道：「條件是，他讓自憐跟貧道在一起。」說時，深情地瞥了顧自憐一眼。

顧自憐也情深無限地回報一眼。

從兩人那深情的對望，旁觀者——陳錦衣五人——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出，兩人愛得很深，並沒有半點勉强。

聶人杰的獨生子聶風智當年被殺之事，轟動武林，江湖上的人幾乎無人不知。聶人杰於獨子被殺後，痛不欲生，發誓就算傾家蕩產，也要將殺子兇手找出來，碎屍萬段。江湖上的人却被聶人杰發出的巨額奬賞所動——將殺子兇徒擒獲交來者，賞金十萬兩。

那時候，一兩黃金可兌二十兩銀子，十萬兩金子便可兌二百萬兩銀子。

這是一筆無法令人不心動的賞金。

因此，江湖上的人全都爲了那筆巨額賞金而忙起來，因之亦引起不少斷殺、爭鬥、誣陷、假冒，總之，弄到風雨滿江湖。

本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事實上，也有不少人捉到兇手或是殺死兇手；亦有人告密——提供兇手的身份及行踪。可是，全都是假

的，目的只有一個，騙取賞金。

更有甚者，有人爲了那筆賞金，不惜自認是兇手，讓親人押去聶府，企圖騙取那筆賞金。

總之，爲了那筆賞金，江湖上不少人無所不用——詐騙手段花樣百出。可是，都給聶人杰識破了。聶人杰的辦法很簡單，盤問每一個兇手，聶風智的致命傷在那裏，沒有一個「兇手」答得出來。

聶人杰之所以向每一個「兇手」盤問那個問題，以判定眞僞，是因爲他的獨子死時，沒有一個人在場，要說有，只有那個兇手，而聶風智被殺害到被人發現，其間只有他的三個親信心腹在場，而他檢查兒子身上的傷勢時，更只有他一個人在場，結果，他發現其子致死的原因是身上一處既隱蔽又要害的地方被兇手以陰毒的手法擊中致死，若不是將其子的衣服全脫光，加以仔細檢查，根本無法看出來。

那是唯一的綫索，也是唯一可以用來查証兇手之眞僞的方法。

可惜的是，連聶人杰也不知道兇手是用何種手法將其獨子擊斃。因他在那之前，未曾見識或是聽聞過武林中有那門那派或是人物使用那種手法。

結果查了三年，皆查不出兇手是何許人也。聶人杰却誓不罷休，發誓就算他死了，也要查出兇手，替其獨子報仇。

這段往事，表過不提。

* * *

「原來是這樣的。」王勇瞥了色道人跟顧自憐一眼，心裏滿不是味兒。

原來，打從那一年他於寒山寺驚艷——偶遇顧自憐後，他便一直念念不忘，直到這幾年，才掉淡了，但仍時不時想起那叫他神魂顛倒的迷人倩影。

余百福有點酸溜溜地道：「想不到聶人杰爲了報獨子之仇，連心愛的寵妾也捨得割愛！色道人，你可是艷福無邊啊！」

陳錦衣道：「色道人，聶人杰捨得心頭愛，那一定是你查到了什麼，怎麼却查了那麼多年，仍然抓不到兇手？」

色道人道：「當然是查到一些綫索了！要不，聶人杰怎會讓自憐跟貧道在一起！」

一頓，嘆口氣，又道：「雖然查到一點綫索，可是，再查下去，並沒有多少進展，貧道只查出，馬寡婦可能跟兇手有關連，只此而已。貧道不想打草驚蛇，更不想因此而一命嗚呼。聶人杰也對貧道說，只要能夠查出兇手是誰——替獨子報仇，不管要查多少年，只管查下去，千萬不要將綫索弄斷了。因此，貧道才一直蟄伏在此，伺機冀能自馬寡婦的身上查出更多的綫索。眼看便要得手了，那知道半路殺出那個小子來，壞了貧道大事，一番心機又白費了。」

「原來如此。」李明山想到先後有七個人死在馬寡婦裙下，禁不住打個寒顫。

程萬先好奇地道：「色道人，若是田貴奪魁，那又如何？聽說田貴不是你的人，如何在馬寡婦的身上打主意？」

這一次，賴金聲代色道人回答。「很簡單，以李代桃，色道人原來的樣貌跟田貴有五六分相似，只要再加以易容，便可以代替田貴接近馬寡婦，那就有可能自馬寡婦的身上查出進一步的綫索。」

余百福瞥一眼顧自憐，含笑道：「色道人，你這個主意不錯啊，一箭雙鵰！不怕顧自憐……」

顧自憐打斷余百福的話，笑笑道：「爲了能夠跟他長相廝守，這一點，老身可以忍受。」

余百福登時無話可說。

陳錦衣四人互相覷看了一眼，不但對色道人羨慕不已，更奇怪他用什麼方法，能夠令到聶人杰的昔日愛妾對他死心塌地。

色道人似乎看出陳錦衣等人對他的羨慕，洋洋自得地一笑，說道：「五位，不用再替貧道擔心了吧！」

賴金聲忽然道：「五位，要知道的都知道了，就此罷休好嗎？」

陳、程、余、王、李五人互相看了一眼，王勇不忿地道：「不成，三位害得王某等人病得那麼辛苦，就這樣算了，太便宜了！」

賴金聲吸口氣，毫不示弱地道：「王兄，得饒人處且饒人啊！別有風使盡帆！」

余百福接口道：「話不是這麼說，調轉來，你會罷休嗎？」

賴金聲無言以對。

因爲，若是調轉，他一定不肯罷休。

余百福冷笑一聲，正想說話，陳錦衣已開口說道：「余兄、王兄，他們雖然不該使手段暗算咱們，可是，咱們並沒有什麼損傷啊。再說，他們本可以置咱們於死地，但沒有。單是這一點，足夠教咱們不好追究下去，依陳某之見，就此算了。咱們都是在江湖上混，多一個朋友，總比多一個仇人好啊！」

程、李兩人附和陳錦衣的說法。「王兄、余兄，殺人不過頭點地，殺了他們又如何？寃家宜解不宜結啊！」

余、王兩人雖然心裏老大不甘願，但三人都那麼說，他倆若堅持下去，未免顯得氣量淺窄，因此，兩人點點頭，不再說什麼。

賴金聲、色道人跟顧自憐頓時

鬆口大氣，向陳錦衣五人抱拳道：「五位大人大量，實在叫人感動欽佩。」

陳錦衣五人還禮，說道：「三位，告辭了。」

色道人忙道：「五位慢走，貧道還有一個請求。」

陳錦衣五人看着色道人，等他說出來。

「五位，貧道有一個不情之請。」色道人說下去。「五位可否替貧道保守那個秘密？」

陳錦衣首先點頭道：「陳某以聲譽擔保，不會將今日所說的秘密洩漏出去。」

程萬先跟李明山跟着點頭答應。

余百福跟王勇猶豫了一下，才點頭答允。

色道人舒口氣，向五人抱拳道：「貧道向五位致謝！」

陳錦衣道：「舉手之勞，何須多禮，三位，告辭。」

賴金聲忽然說道：「五位，賴某心裏有一個疑問，五位可否暫且留步，解答賴某心裏那個疑問？」

余百福不耐煩了。「賴金聲，咱們可不是占卜算命的活神仙或是什麼半仙的，只怕余某解答不了你心裏的那個疑問！」

王勇附和余百福。「這也要求，那也要求，咱們不是有求必應的觀音菩薩啊！」

程萬先看不過眼，開口道：「兩位要是……有事，請先走一步，程某並沒有什麼急事要辦，有興趣聽聽賴兄你心裏的那個疑問。」

陳錦衣跟李明山先後點點頭，表示願意留下來聽賴金聲說話。

本來一臉尷尬的賴金聲，感激地向程、陳、李三人抱拳道：「難得三位肯聽賴某說，賴某好感激。」

余、王兩人臉上訕訕的，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其實，他倆心底裏仍是想聽聽賴金聲那個疑問的。

因爲兩人跟大多數的人一樣，好奇心很大。

「既然陳兄三位願意聽賴兄說出心中的疑問，余某怎好不近人情……」余百福訕訕地說。

王勇忙接口說道：「賴兄，你說吧，要辦的並不是急事，遲一會不礙事。」

賴金聲心裏暗笑，臉上並沒有顯露出來，看了陳、程五人一眼，一正臉色，說道：「五位，賴某心裏的疑問是，五位不會全是爲了得到馬寡婦爲妻才參與招親大會，應該有其他的目的吧？」

陳錦衣五人料不到賴金聲心裏的疑問是這樣的，呆了一呆，不由互相覷看了一眼，不知怎答才是。

王勇最先開口。「王某確是只想得到馬寡婦，沒存別的企圖。」

余百福也道：「余某也是。」

陳錦衣抬手摸摸鼻子，才道：「陳某另有目的，不過，不方便說出來。」

程萬先接口道：「程某跟陳兄一樣。」

李明山亦道：「若說沒有別的企圖，只怕很難令人相信。」

余、王兩人聽李明山那麼說，同時雙目一睜，看着李明山，齊聲道：「李兄，這麼說可是暗指余某、王某說謊？」

李明山忙道：「兩位別誤會，李某說的是自己，並沒有別的意思。」

余、王兩人這才釋然。

賴金聲抱拳對陳、李、程三人道：「三位雖然未能盡解賴某心中之疑問，賴某仍然很感謝五位之解答。」

余百福不想再逗留。「余某先走一步。」抱拳向陳錦衣等人一拱，舉步往外走去。

陳、李、程、王四人跟着向色道人三人抱拳道：「告辭。」跟着往外走。

「走不得也！」一把聲音驀地從廟門外傳進來。「這個時候才走，太遲了！」

陳錦衣五人心頭微震，吃驚地停下脚步，睜大雙眼往廟門外瞧去。

五人已走到天井上。

一個人自廟門外大步走進來，在天井前停下來，兩道銳利的目光像利刃一樣在陳錦衣五人身上掃視着，臉上露出一副手握生死大權的不可一世之態。

陳錦衣五人定定地打量着那人。

那人大約四十左右年紀，並沒有鬍鬚、長眉細目、鷹鼻薄唇、臉色白中透青，兩片薄唇抿成一綫，給人一種刻薄冷酷的感覺。

陳錦衣五人都不認識那人身穿一襲青色團花錦袍的青袍人。

不過，五人都感覺到，那青袍人是一個不好對付的人物。

五人是憑感覺——也是經驗，得出那種判斷的。

色道人、賴金聲二人似乎也不認識那青袍人，都詫異地打量着那青袍人。

微微吐口氣，陳錦衣道：「閣下是誰？」

青袍人目中精光一閃，抿成一綫的兩片薄唇微張，說道：「閻寒秋。」

人如其名。

最少，陳錦衣八人都有那種感覺。

陳、程五人迅速地交換了一瞥詢問的眼光。

色道人跟顧自憐、賴金聲也是。

八人的目光中，都找不到答案，沒有聽聞過「閻寒秋」這個姓名。

換言之，閻寒秋這人不可能是江湖武林中有頭有面的人物，要不，他們不會從未聽聞其名過。

不過，在江湖武林中無名無姓的人，並不等於是善與之輩，江湖上隱姓埋名的高手異人不知幾許。

青袍人閻寒秋看到陳錦衣等人不作聲，掀動一下薄薄的嘴唇，冷笑道：「別費腦筋去想了，某家在江湖上名不見經傳，乃是無名之輩，憑幾位在江湖上的名頭，怎會聽聞某家之名！」

「閣下意欲何為？」陳錦衣直截了當地問。

閻寒秋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

「請幾位跟某家走一趟。」

「什麼地方？」余百福問。

「到了地頭，自然知道。」閻寒秋語聲一直冷冷的，彷彿他是個冰做的人，不帶一絲暖氣。

「就憑你？」王勇輕蔑地道。

閻寒秋依舊冷冷的，教人察覺不出他是否動了怒氣。「王大俠，可要試試？」

一口便能夠叫出王大俠，這就顯示出，他對王勇等人的身份瞭如指掌。

換言之，他是有備而來。

王勇本就是一個好勝、急躁之人，聞言那裏按捺得住，喝叫一聲，向閻寒秋標掠過去，出手便是一招殺着——雷霆穿心拳。

陳錦衣等人皆喝一聲彩。

王勇那一招確是聲勢如雷霆一擊，果然是有眞材實料，並不是那些浪得虛名之輩可比擬。

閻寒秋對於王勇那一招居然視若無睹，站着不躲不閃，待到王勇那挾着强烈勁風的拳影即將觸及其身上的刹那，才身形怪異地往左扭閃，再施一招毒龍探爪，斜探向王勇的右臂肘及肩頭。

陳錦衣等人看着，心頭一跳的同時，在心裏暗道一聲：「好招！」

閻寒秋那爪法及招數確是妙絕，不但一下子閃避過王勇的拳頭，同時反擊王勇，令到王勇不得不斜斜滑出一步，總算避過那招毒龍探爪。

跟着，兩人同時叱喝一聲，各自向對方撲過去，激鬥起來。

陳錦衣等人目不轉睛地看着，對於那個閻寒秋的身手，暗暗心驚，自忖若是自己出手跟他獨鬥，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他們亦看出，王勇支持不了多少招。

他們都沒有看錯眼。

大約激鬥了十四招左右，只見王勇突地中了閻寒秋招式奇異的一掌，悶哼一聲，跌退開去。

陳錦衣急忙縱身撲掠前去，護住王勇，以防閻寒秋乘勢向他下毒手。

程萬先跟李、余兩人都蓄勢以待。

閻寒秋並沒有再向王勇進擊，收勢站在丈外，冷冷道：「怎麼樣？願意跟某家走了吧？」

賴金聲低聲對色道人道：「老道，此人招式奇異，身法更是奇妙，賴某居然看不出是何路數，你看出來嗎？」

色道人搖搖頭，正想說話，只聽余百福厲聲道：「閣下未免太狂妄了！就憑你一人，雖則……打敗了王兄，便要咱們都跟你走？」

程萬先也道：「閣下雖然身手不凡，要咱們跟你走，還未夠斤兩。」

余百福喝叫一聲：「咱們一起上！不信收拾不了這傢伙！」

李明山呼應一聲，先後向閻寒秋撲去。程萬先猶豫了一下，亦跟着撲過去。

眼下的情形，不能夠再自持身份，不惜以衆凌寡了。

王勇挨了一掌，傷得頗重，吐出一口血來，但他抹抹嘴角的血沫，怒吼一聲，兇猛地向閻寒秋撲去。

一掌之仇，怎能不報！

色道人夫婦跟賴金聲亦身形一晃，向閻寒秋撲去。

既然閻寒秋連他們也算上，就算不為陳錦衣五人也為了自己，都不能袖手旁觀。

「哼嘿！還不停下來，都不想活了？」閻寒秋臉色驟變的刹那，大喝一聲。

如斯響應，四面的牆頭及瓦檐上響起一陣呼應聲：「殺！」

陳錦衣等人聞聲大吃一驚，刹住身形，往四面牆頭瓦檐上望去，只見四面皆冒出一排人頭來，其中有一部份人手執連弩，對準了他們，亦有四個人手上拿着一顆黑忽忽圓溜溜的物事。陳錦衣等人在江湖上闖蕩了這麼些年，憑經驗，看出那四顆黑溜渾圓的物事八九不離十是火藥暗器。

一發十二支的連弩，已經是不易應付的武器，再加上威力强大的火藥暗器，更加沒有把握應付得了。因此，陳錦衣等人「乖乖」地刹住身形，不敢冒險。

江湖上有一句老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閻寒秋看到八人停下來，冷笑一聲，說道：「總算你們識得厲害，要不，某家只要下令擲下一顆轟天彈，縱使不能將你們全部炸死，

肯定死傷大半！」

一頓，又道：「怎麼樣？如今願意跟某家走了嗎？」

陳錦衣等人聽聞那是威力强大的轟天彈，全都暗中倒吸一口氣，對於轟天彈這種威力强大的火藥暗器，他們全都聽聞過其殺傷力之强大，縱使武功再高，仍是血肉之軀，怎麼抵擋得了。

八人（包括色道人夫婦和賴金聲在內）互相覷看了一眼，沒有人顯露出不怕死而要冒險的神色，陳錦衣只好代表其他七人道：「好，咱們跟你走！」

閻寒秋臉上現出一抹喜色，舉手一揮，四面牆上及瓦檐上的灰衣人跳下一半人來，四面圍住陳錦衣八人。

「奉勸八位別打什麼主意，否則，殺無赦！」閻寒秋寒着一張臉對陳錦衣八人說。「只要八位乖乖跟閻某走，閻某擔保，不會損害八位一根汗毛。」

陳錦衣八人沒有作聲。

閻寒秋滿意地掃了陳錦衣八人一眼。「請八位跟某家走。」話落，轉身向大門外走出去。

陳錦衣八人互相交換一瞥眼色，默然向廟外走出去。

將八人圍起來的灰衣人少說也有三十人，毫不放鬆地跟着八人走出廟外，相互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約一丈過外。這樣，在向陳錦衣八人使用轟天彈時，便不怕被波及。

仍然守在牆頭及瓦檐上的灰衣人這時紛紛跳落地上——牆外地上，先陳錦衣等人一步趕到廟前，手執弩箭和轟天彈，監視八人走出廟外。

這一着，令到陳錦衣八人根本沒有機會於走出廟門外面的刹那發難。

就這樣，陳錦衣八人「乖乖」地跟着閻寒秋走。

* * *

馬寡婦的招親大會過後，金井鎮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前來參與角逐的，以及來瞧熱鬧的，走得七七八八了，未走的，也打算在日內離去。

對於陳、程、王、余、李五人的失踪，並沒有人懷疑他們遭遇到意外，因此，不覺得奇怪，以為五人掃興之下，也離開了。

至於色道人夫婦的失踪，同樣沒有引起鎮上人的懷疑，因為，天神廟內有一個自稱是色道人的族弟的漢子打理廟內的事務，向前來上香的人宣稱，色道人那個年紀老邁的母親病故了，他趕來通知色道人夫婦奔喪，他暫代色道人打理廟內的一切。

由於馬寡婦「大喜」的關係，馬家店子關門兩天，以示慶賀。

江小子醒過來的時候，馬寡婦仍舊躺在他身邊睡着。

江小子掀被起床，看到馬寡婦那雪白豐滿的誘人嬌軀，忍不住衝動起來，俯在馬寡婦身上，手口並用。

馬寡婦「嚶」然一聲，張開眼來，嗔道：「貪得無厭……還不够麼？」身子一轉，變側卧為仰躺，雙手似拒實迎。

江小子喉頭發出一聲怪响，壓落馬寡婦身上……

大概是在同一時間，江小子所說的鎮東頭約二三里外的那條小村莊內，發生打鬥。

被圍困在一座小屋內，正是江小子的兩個同母異父兄弟朱子信、朱子義。

將小屋包圍起來的是一羣灰衣人，約十二三人。領頭的是兩個年約三十多的漢子，其一環眼虬髯，甚是威猛；另一個白臉無鬚，白衣執扇，看上去似是一個飽讀詩書的文士。

朱子信朱子義跟虬髯漢和白衣文士正鬥得難分難解，觀那白衣文士的出手，與他的外表大不相稱，其招式之陰狠惡毒，令到跟其動手的朱子信幾番遇險，差點傷在其摺扇之下。

反觀那個黑衣漢子，其招式却是大開大闔，勢沉力猛，令到朱子義大感吃不消，每接一招，都被震得手臂發麻，虎口隱隱作痛。

虬髯漢子使的是一把背厚寸許，刀面闊一尺，長只有兩尺的鍘刀，少說也有三十斤重，可是，在他手上使來，却舉重若輕，毫不吃力，刀風呼呼。

大概鬥了五十招左右，朱子信兄弟漸落下風，幾乎只有招架之功。

若再鬥下去，朱子信兄弟恐怕支撐不了多久。

可是，白衣文士跟虬髯漢子就在那時同時呼喝一聲，撤招抽身躍退開去。

朱子信兄弟不由大大地鬆口氣，同時也呆住——不明白兩個對手因何在佔了上風的時候，突然罷手。

究竟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葯？

兩人很快便得到答案。

白衣文士摺扇刷一聲收起來（合起來），向朱氏兄弟說道：「兩位要生還是要死？」

朱氏兄弟互相交換了一瞥眼色。「生又怎樣，死又如何？」朱子信不答反問。

白衣文士刷一聲又打開扇子。

「要生，隨區區走，要死，區區兩人送你兄弟上路！」

「你倆只有兩條路可走，任揀

其一，別想逃走，逃不了的！」虬髯漢聲如霹靂，可說先聲奪人。

朱子信兄弟又交換了一下目光。「你們到底是誰？」朱子信問。

原來，朱氏兄弟於發覺被人圍困之時，立即衝出屋外，便跟白衣文士和虬髯漢大打出手，根本來不及「請教」對方的來歷跟姓名。

不過，兄弟兩人都約略猜到一點，來人可能跟他們要查的那件事情有關。

說不定，同母異父兄弟江梓桐已事敗失手被擒。

「只要跟區區走，不但可知道區區等人是誰，甚至可以解答你們心中的疑問。」白衣文士道。

「你等可是跟馬寡婦一道的？」朱子義睜大雙眼，指着白衣文士和虬髯漢。「咱兄弟他怎樣了？」

白衣文士淡淡一笑，「你倆的兄弟很好，只怕還在溫柔鄉中！」

一頓，加重語氣道：「說！到底選擇那一樣？」

朱子信兄弟又互相看了一眼，才道：「咱兄弟跟你走，你們不會殺咱兄弟？」

白衣文士點點頭。「言出必踐！」

兄弟兩人又交換了一瞥眼光，朱子信咬咬牙，豁出去道：「好！咱兄弟跟你們走！」

白衣文士收起摺扇，伸手作勢道：「兩位，請！」當先向小院子外面走去。

朱氏兄弟吸口氣，跟隨在後。

虬髯漢則走在朱氏兄弟後面，那十多個灰衣人左右跟隨，將朱氏兄弟兩人圍在當中。

深入虎穴　老妖現形

江小子穿上衣服，抱着馬寡婦，依戀地道：「愛妻，我要一輩子跟你在一起。」

馬寡婦邊整理鬢髮，邊閃了江小子一眼，抿嘴笑道：「小丈夫，這句話不要亂說。」

江小子在馬寡婦的脖子上親了一下，恍似孩子對娘親般說道：「我說的是眞心話啊。」

馬寡婦一指戳在江小子的心窩上。「眞心話？新婚情濃的時候，當然是眞心話，待到妾身人老珠黃，而你却風華正茂的時候，你便忘記了這句眞心話。小丈夫，別哄妾身了，妾身聽得多了，不過，妾身仍然很喜歡聽。」

江小子舉手發誓：「如有……半點對妳負心，天地不容，不得……」

馬寡婦急掩住江小子的嘴巴，不讓他說下去。「好了，妾身相信你了。」心裏却冷笑一聲。「好小子，甜言蜜語，以爲老娘是未經世面的無知少女？哼哼，老娘倒要看你還有甚麼手段耍出來。」

江小子道：「我不騙你，你也不要騙我啊。」一臉天眞樣。

馬寡婦愛嬌地道：「小丈夫，妾身甚麼也給了你，從今後是你的人了，怎會不對你一條心啊。」

江小子正色道：「妳對我說，我大哥之死，沒有別的原因，是病死的？」

馬寡婦立時一正臉色，說道：「你大哥確是病死的，妾身如有半句虛言，萬箭穿心而死！」心裏却在暗笑：「跟老娘耍花樣！差遠了。」

江小子定定地看着馬寡婦，半晌，突然一把抱起馬寡婦。「我相信。打從一開始，我便不相信大哥的死因有可疑。是他們（指異父兄弟朱氏兄弟）硬說大哥之死另有內情，要我來查探，如今你既然這麼說，我去對他們說，要他們就此罷手，不要再查下去。」

說完，便放下馬寡婦，往外面走去。

馬寡婦急忙伸手一把拉住他。「小丈夫，急甚麼呢，你……不餓嗎，天快黑了，吃過晚飯，明天再去吧。」說話時，一個身子挨在江小子身上，膩着聲道：「小丈夫，妾身要你陪我吃晚飯，妾身想喝點酒。」

江小子似乎被馬寡婦的媚態迷住了，一把摟住馬寡婦，在她的臉上親了一下。「聽妳的，那就明天才去找他們。」

＊　＊　＊

陳錦衣人被帶進一座大宅院內，便各自被請進不同的房間內休息。

閻寒秋自進入那座大宅院內，指派手下將陳錦衣等人分別安置在各房間後便沒有出現。

他到宅子裏面去見一個人。

他要見的那個人在一個花園的小樓內。

那人負手憑欄，放眼遠眺，頭上高髻雲環，是一個女子。

從其嬝娜的身形，猜估那女子的年紀應該不大。

閻寒秋進入小樓，來到那女子身後，恭敬地躬身垂手道：「主人，屬下叩見。」

那女子將目光收回，却沒有轉身。「辦成了？」語聲像鴨子叫般刺耳，教人不敢相信，那麼難聽的聲音，是出自這妙齡女子之口。

閻寒秋依舊恭敬地道：「回主人，屬下幸不辱命，將他們全都帶回。」

「辦得好！」那女子慢慢轉過身，現出其臉容，那是一張鷄皮鬆皺的臉，雖然搽了水粉，抹了胭脂，却一點也沒有令其容貌變得好看，

反給人一種老妖怪的恐怖感覺！

事實上，那張臉跟她的身形，以及一頭高髻雲環簡直格格不入，太不相稱了。

高髻雲環，嬝娜身段，只會令人想起高貴、雍容的美人，根本就不會想到，那張臉是如此衰老難看。

看身段，不過二十許的年紀，可是，那張臉却教人想起老祖母。

怪物？

閻寒秋大概已見慣不怪，一點也不顯得驚駭，反之，更加恭敬。「主人，那是屬下份內之職責。」

「都安頓好了？」「老女人」那張紅紅的嘴唇教人想起傳說中的吸血妖怪。

「全都安頓好了。」

那老妖怪嗯了一聲：「很好。」頓一下，又說道：「今晚到尋芳院去吧。」

閻寒秋面露喜色。「謝主人賞賜。」

賞賜些甚麼？

老妖怪道：「還有一件事要你辦。」

閻寒秋恭敬地道：「屬下恭聽。」

「將帶回來的人逐一審問，務必要查出其眞正意圖！」

「是，屬下遵命！」

老妖怪哼了一聲。「想不到他們居然查到金井鎭來了，再不加以阻止，終會查到這裏來！」

「主人所慮極是，必須要全力清除對主人不利的一切……」

老妖怪輕輕哼了一聲，閻寒秋馬上咽住下面的話，不敢再說下去。

「馬上去查問那些人。」老妖怪一拂翠袖，轉過身，憑欄遠眺，不再理會閻寒秋。

閻寒秋躬身抱拳。「屬下告退。」急急退出樓外。

＊　＊　＊

余百福自進入房間後，便感到有點不對勁，一時間又說不出來，害得他坐立不安，幾番想不顧一切走出外面，但還是按捺住。

因他透過窗花，看到房外有一個灰衣人守着。

換言之，他的一舉一動皆被守在外面的灰衣人監視着。本來，那是意料中事，但他仍然有點不能接受。

正當他猶豫不決之際，一個丫環送來了一籃飯菜，還有一壺酒。

看着那個丫環，余百福心裏發出一聲驚嘆：「好美的丫環，給我做妻子也願意。」

那丫環確實頗美，而且眉梢眼角間風情流露，一雙俏目更是叫人心搖神蕩，怪不得尚未聚妻的余百福爲之意動神迷了。

那丫環沒有說一句話，但在離開之前，眼波在余百福身上輕輕一溜，直教余百福神爲之所奪。

看着那丫環扭着腰肢走出房外，余百福不由自主咽了口唾沫。

好一會，他才回過神來，扭頭看一眼擺放在桌上的飯菜。

他實在餓了。

打從吃過早飯後，至今未吃過東西。

時候已近黃昏。

可是，他恐怕飯菜中有毒，雖然饞涎欲滴，却猶豫着下不了決定，是吃還是不吃。

最後，他把心一橫，決定吃。

他想通了一點，閻寒秋若要他們死，早已殺了他們，何需等到現在於飯菜中下毒。何況，被押到這裏來，生死都已不操在自己手上，那還怕甚麼？

想通了之後，他馬上坐下來，不但吃飯菜，還喝酒，結果將一壺酒全喝光。

那一壺是美酒，又醇又香。

喝光一壺酒，他竟然意猶未盡，還想喝，就在這時，有人推門進來。

余百福抬頭望去，頓時雙眼一亮，驚喜不已。

推門而進的人原來是適才送飯菜來的那個俏丫環，正自含笑捧着一壺酒，嬝娜地走向余百福。「余大俠，婢子奉主人之命，特地再奉上一壺美酒給余大俠享用。」

余百福竟然忘形地道：「好！好！余某正想再要酒喝，快送上來。」

那丫環走到桌前，姿態優美地替余百福斟酒。

余百福瞧着那丫環，不知怎的，竟然不克自持，伸手一攬，將那俏丫環摟住。

那俏丫環居然並不抗拒，嬌聲道：「余大俠請喝酒。」

余百福說一聲好，拿起酒杯，一飲而盡。

俏丫環再斟酒，而且，將身子挨靠得更緊。

余百福像被催眠般，舉杯一飲而盡。

如是者接連喝了七杯酒。

俏丫環不再斟酒了，嗲聲道：「余大俠，喜歡婢子麼？」

余百福連連點頭。「喜歡，喜歡死了。」

「那你老老實實對婢子說，這一次到金井鎭參與馬寡婦的招親大會，除了想奪得美人歸外，可有另外的意圖？若是答得令婢子滿意，婢子便跟你睡覺。」

余百福兩眼呆呆的，說道：「余某一心只想在招親大會上奪魁，得到馬寡婦，別無企圖。」

「你騙我！」俏丫環語聲稍重：

「馬寡婦又不是黃花閨女、大美人，而且，她已是第八次再嫁，你貪她甚麼?」

余百福臉上露出一抹曖昧的笑容。「聽說，她脫掉衣服後，身段很迷人，教人發狂。而且……嘻嘻……床上功夫也很了得，余某就是喜歡她這些。」

接下來，俏丫環又問了余百福很多話，奇怪的是，余百福看上去很清醒，但却有問必答，而且，說的都是實話。

像色道人在天神廟內說的那個大秘密，他也一字不漏地說出來。

俏丫環似乎很滿意，媚笑着將余百福扶起來。「余大俠，婢子扶你去睡。」

余百福連聲道：「好，好，余某跟妳去睡。」

俏丫環將余百福扶到床前，按他躺下去，順手將一個枕頭塞入余百福的懷中。「余大俠，婢子跟你睡啊。」

余百福雙手摟着那個枕頭，又親又撫，醜態百出，那俏丫環看着，一點也不臉紅，咭咭直笑，而余百福的動作也越來越淫褻，她才掩着嘴走出房外，順手將門關上。

那扇房門原來有暗鎖的，關上，便鎖着，要用鑰匙才能够打開。

* * *

余百福在床上摟着枕頭癲狂。

陳錦衣在另一個房間內亦遭遇到同一的經歷。

他也是在喝過那美酒，吃了飯菜後，亦是意猶未盡——似想喝酒的時候，先前送飯菜來的一個丫環及時出現——推門而進，送上一壺酒。

唯一不同的是，他沒有像余百福那樣，心裏充滿了邪念，他想的是深藏在心底，不肯對色道人等人說出來的那個秘密。因之，在他眼中的那個丫環，並不顯得特別嬌俏動人。

那個丫環也沒有使出媚功，只是殷勤地斟酒給他喝。

陳錦衣像是失了控制般，酒到杯乾，一連喝了十二杯酒。

壺裏雖然還有酒，那丫環却不再替他斟酒。「陳大俠，還想喝麼?」

陳錦衣神情有點呆木。「喝，還想喝，快拿酒來。」

那丫環道：「先答婢子幾個問題，再讓你喝個痛快!」

陳錦衣舔舔嘴唇，頷首道：「好啊，你問吧。」

「你來參加馬寡婦的招親大會，可是眞的只想奪魁，還是另有目的?」

陳錦衣雙眼呆呆的，如實答道：「參加招親大會，只不過是晃子，實則，陳某是想從馬寡婦的身上，查出殺害陳某一個師兄的兇手。」語聲平和，不帶一絲感情。

「你師兄是誰?甚麼時候，在那裏被殺?」丫環臉上現出一抹驚詫之色，馬上問下去。

陳錦衣有問必答：「陳某師兄姓蔣，名捷，於兩年前在金山寺被殺!兇手不知所踪。」

「那你怎會查到馬寡婦的身上?」

「在陳某師兄被殺的時候，被金山寺的一個沙彌看到，不是有意偷瞥那個兇手的樣貌，那個兇手却不知道小沙彌匿在一角怕得直發抖。陳某就是從那個小沙彌的口中，知道兇手的樣貌，便四出追查，終於讓陳某查到，馬寡婦的第五個丈夫的樣貌跟那個兇手極之相像，因此，陳某才參與招親大會，想從她身上查出兇手是否眞是她的第五個丈夫麥劍川。」

「那你可有從馬寡婦的身上查到甚麼?」

陳錦衣答道：「陳某雖然暗中查探過，却沒有發現馬寡婦有何可疑的地方。可惜這次陳某着了色道人和賴金聲的道兒，落在他們手上，未能參與角逐，要不，陳某極有機會奪魁，假似時日，必能從馬寡婦的身上，查到進一步的綫索。」

「你獨個兒來查?」

陳錦衣木然點點頭。「嗯。」

「還要喝酒嗎?」丫環拿起酒壺。

陳錦衣連聲道：「喝!喝。」

丫環替他倒了一杯酒。

陳錦衣拿起來，一飲而盡。

結果，陳錦衣飲醉了。

* * *

閻寒秋於落日餘暉中，進入那座小樓，謁見主人——那個老妖怪。

老妖怪這一次是在小樓內的敞室中接見閻寒秋。

老妖怪躺在一張舖上軟墊的敞椅上，待閻寒秋躬身行過禮後，馬上開口道：「怎麼樣?」

閻寒秋回道：「回主人，押回來的人都在喝過忘情傾心酒後，分別吐露眞話。八人中，除了余百福、王勇、賴金聲外，其余五人都是衝着咱們來的。他們都想從馬寡婦的身上，查出他們要查的兇手的下落。」

老妖怪坐起身來。「終於還是被他們查到馬寡婦的身上!看來，咱們以爲不留一絲痕跡的行動，還是留下了蛛絲馬跡，以至被他們追查到馬寡婦的身上!」

閻寒秋道：「主人，依屬下之見，必須斬斷那根綫索!」

老妖怪重重地點一下頭：「決不能够讓任何人從馬寡婦的身上，查到這裏來!」

「主人，屬下知道怎麼辦。」閻寒秋恭敬地道。

「切記要辦得乾淨俐落，不留一絲痕跡!」

「主人放心，屬下謹遵主人吩咐去做，決不留下半點痕跡。」

「那五個人都是爲了甚麼，查到馬寡婦身上?」

閻寒秋答道：「陳錦衣是爲了其師兄蔣捷被殺，追查到馬寡婦身上，據他說，蔣捷於金山寺被麥劍川所殺的時候，被一個小和尚窺到他的樣貌，陳錦衣就是據此而查到寡婦身上的。」

一頓，接又說下去。「至於色道人，還有那個老婦，居然是江南大豪的愛妾顧自憐，據他倆說，江南大豪聶人杰是因爲獨子聶風智被殺，而色道人本就喜歡顧自憐，爲了得到顧自憐，不惜改邪歸正，全力追查，終於被他查到馬寡婦身上。而聶人杰更不惜答應色道人的要求，讓顧自憐跟色道人在一起，目的就是要查出兇手，替獨子報仇。色道人好有耐心，殺了天神廟的廟祝夫婦，跟顧自憐冒名頂替，蟄伏在廟內，一呆便呆了十年有多，若不是這一次，他的身份依舊不能揭破開來……」將色道人的「招供」，一五一十地對老妖怪說出來。

老妖怪臉上的皺皮搐動一下，霍然道：「色道人跟那個賤婦冒名頂替，在天神廟內一呆便呆了十年有多，而咱們竟然察覺不到，太可怕了，亦反証咱們在這方面仍未做得足够，從今後，要在這方面做多些功夫!」

「是，主人，屬下謹遵主人訓令。」閻寒秋躬着的身子躬得更低，一臉誠惶誠恐之色。

「其他幾個如何?」老妖怪問。

「剩下的程萬先、李明山兩人，都是爲了替師友或親人找尋兇手，追查到金井鎮，欲在馬寡婦身上找到綫索。」閻寒秋將程，李兩人的「口供」一字不漏，說給老妖怪聽。

老妖怪聽完後，臉上的皮肉跳動一下，輕輕咬一下牙齒，說道：「馬寡婦既已成了衆矢之的，看來，她也該失踪了。」

一頓，接道：「寒秋，你既知道怎麼辦，我也不多說了，下去吧。」

閻寒秋恭應一聲，退出去。

老妖怪突然將他叫住。「等一等，還有話對你說。」

閻寒秋應聲站住，老妖怪說道：「寒秋，對那八個人，你懂得怎樣處置吧?」

閻寒秋道：「主人，可是依照以往的辦法處置他們?」

老妖怪點一下頭。「嗯!」語氣很重。

閻寒秋向老妖怪躬躬身，繼續退出去。

待閻寒秋退出外面，老妖怪咬牙切齒地從敞椅上往椅外挪移，雙脚着地站起來，移步走出樓廊外，眺望着晚霞絢爛的天邊，咬牙切齒地道：「聶人杰，我殺了你的獨子，你一定死不瞑目了，哈哈……想到你痛不欲生的樣子，我開心得要死!」笑聲有如夜梟一樣難聽。

* * *

尋芳院是一個小院子，在大宅子的第三進內。

小院子裏面建了一排房舍，正面是一個不很大的廳堂，左右有迴廊連接兩邊的房舍。

飯後時分，廳堂內燈光明亮，笑語鶯聲，少說也有十個艷麗騷媚的女子在磕着瓜子，說笑戲耍。

那些女子年紀都在十八九到二十一二之間，雖然說不上是絕世，也說得上是美人，最重要的是，每一個都很迷人。

閻寒秋踏着月色，春風滿臉地來到尋芳院。

一個被那些女子稱呼「媽媽」的婦人，一眼看到閻寒秋走進來，忙站起來，一臉是笑地迎上前去。嘴裏一迭聲道：「喲，閻爺，你來哪，姑娘們都在等着哪，恭喜你啊，閻爺。」說話時，向閻寒秋施了一禮。

這婦人乃是尋芳院內的總管。尋芳院內一共有十二金釵，都歸那婦人管。

其實，那應該說是變相的妓院。

每一個辦事得力的手下，都會被主人老妖怪獎賞到尋芳院中尋樂子，而尋芳院中除了十二金釵外，還有別的姑娘，供那些比閻寒秋地位低的手下尋樂的。

只有像閻寒秋這一級的人，才能享受十二金釵的溫柔。

十二金釵聽說閻寒秋來了，一個個有如彩蝶迎春般，歡笑着起身湧向閻寒秋，刹那間，有如衆星拱月般，將閻寒秋簇擁着走入廳內。

閻寒秋左擁右摟，一個咀巴也閑不下來，親親這個，吻吻那個，一副色鬼模樣。

事實上，他恨不得身上生多幾隻手，臉上長多幾個嘴巴，好一下子「照顧」十二金釵。

十二金釵簇擁着閻寒秋走到桌前，扶他坐下，馬上有人斟酒，有人將酒含在口中，哺入閻寒秋的口內。

亦有人將菓子放入他口裏，總之，一切都不用他動手，就像帝王一樣，由十二金釵侍候。

閻寒秋雖則不用動一下，他的雙手却閑不下來，在十二金釵的身

上上下其手，不亦樂乎。

在閻寒秋進來後，那婦人馬上吩咐一個丫環到廚下，着人將酒菜捧出來，讓閻寒秋享用。之後，她便消失了。

未幾，丫環送上酒菜，十二金釵侍候閻寒秋吃喝起來。

酒酣耳熱的時候，也是閻寒秋跟十二金釵最放浪形骸的時候，廳堂內就像一幅春宮圖，閻寒秋身上的衣服全給褪下來，只穿一條中衣。十二金釵亦全都卸下羅裳，只穿褻衣，一個個露出粉腿玉臂，好不香艷。

閻寒秋不再喝酒了，在十二金釵的擁抬下，進入一個房間內。

那個房間沒有床，地上全舖上厚厚的、柔軟的墊子，四壁皆裝上鏡子，房內的人不論從那一面，都可以看到自己或別人。

關上房門，閻寒秋跟十二金釵胡天胡帝起來。

只要閻寒秋有能力應付得來，可以跟十二金釵盡情歡樂。

* * *

就在閻寒秋於尋芳院內胡天胡帝的時候，主人——老妖怪正在小樓內跟兩個人說話。

那兩個人就是將朱子信兄弟自那條小村子的村屋內押走的白衣文士和虬髯漢。

兩個人皆恭敬地站在「老妖怪」面前。

「回主人，屬下兩人已將朱子深的兩個兄弟朱子信、朱子義押回來，請主人示下，怎樣處置他倆。」說話的是白衣文士。

「給他們喝忘情傾心酒，待他們說出一切後，再處置他們。」老妖怪道。跟着話鋒一轉，滿意地道：「聞庭，雷嶽，辦得好。」

「主人，屬下兩人不過克盡職守，不敢當主人誇讚。」白衣文士跟虬髯漢齊聲道。

原來白衣文士名許聞庭，虬髯漢名雷嶽，兩人跟閻寒秋一樣，都是老妖怪的得力手下。

老妖怪輕抬那隻皮皺肉干的手，做出一個少女才會做的輕俏動作，輕輕掠一下鬢髮，（許、雷兩人看着雖然表情沒有甚麼變化，心裏却忍不住打個寒顫，身上也起了鷄皮疙瘩）。「辦得好就是辦得好！你兩個怎可妄自菲薄！賞你兩個明晚到尋芳院去尋樂。」

許聞庭跟雷嶽色然而喜，急急齊聲道：「謝主人賞賜。」

老妖怪微微笑道：「別樂昏了頭，一齊都要小心啊。」

「是，主人。」

「退下吧。」老妖怪微一拂袖。

許、雷兩人向老妖怪行禮退下。

老妖怪伸個懶腰，站起身，扭頭向窗外望去，夜空中月明星燦，好一個秋夜。

老妖怪却緊抿着嘴，兩眼定定的，似是想起了甚麼，半晌，眼中倏地閃射出一抹恨怒之光，嘴裏喃喃道：「聶人杰，你這老不死的！兒子被殺差不多十年了，仍然不肯放棄追查兇手！」陡地張口發出一陣嘎嘎的笑聲。「可想而知，你心裏悲恨的程度！」

* * *

朱子信跟朱子義分別被招待進房間內休息，情形跟比他兩人先到的陳錦衣八人一樣。

他兩人到達這座大宅院的時候，已經是傍晚時分。

對着瑩瑩的燭火，朱子信喃喃自語：「不知梓桐怎樣了？」

* * *

江小子失了踪。

發現江小子失踪的，是馬寡婦。

這一晚，江小子就像一隻春情勃發的小豬公般，連續跟馬寡婦歡好三次，才力竭精疲，沉沉睡去。

馬寡婦雖然先後經歷了七個男人，算得上是花叢老將，仍然感到有點吃不消，摟着江小子睡着了。

可是，她半夜醒過來的時候，赫然發覺她摟着的並不是江小子，而是一個枕頭。

好明顯，江小子於她睡着後，偷偷溜下床，不知去了那裏。

一個毛頭小子居然將她這個老娘耍了，眞是八十老娘倒繃孩兒。

馬寡婦立刻穿衣下床，找尋江小子。

找遍了裏外各處，都找不到江小子，却將店裏的人都驚醒了。

「老闆娘，甚麼事啊？」包山揉着雙眼問馬寡婦，張口打個大大的呵欠。

其他人，幾個伙計都看着馬寡婦。

「那小子溜了！」馬寡婦着急地道：「不知溜到那裏去！」

包山跟其他幾個伙計一聽，頓時睡意全消，全都睜大眼看着馬寡婦。「他不是跟你睡在一起的麼？怎會不見了？」

馬寡婦跺跺脚，惱道：「他跟我睡，不是和我粘着分不開的啊！我看着他睡了才睡的，怎知道乍然醒來，不見了他！」

一個伙計嘟噥道：「那小子溜到那裏去？」

「一定是去找他的同母異父兄弟！」馬寡婦突然想起來。

「要不要去找他回來？」包山問。

「一定要去找他回來！」馬寡婦道：「若是被他溜了，又或者找到主人那裏，你我都活不了！」

包山與幾個伙計這才着慌起

來。「馬上去找那小子！」包山緊張萬分地道。

其他的伙計跟着包山往外走。

馬寡婦喝住他們。「包山跟我去，你們留下來。萬一那小子回來，問起我去了那裏，你們說我有急事去找一個親戚。記着別讓他走出館子一步。」

幾個伙計答應一聲。馬寡婦跟包山急急走出館子，去找江小子。

聽馬寡婦跟包山等人說的話，他們都是一條道上的。

馬寡婦跟包山來到那條小村子，到處都找不到江小子，却將村內的人都驚醒了，兩人向村民詢問朱子信兄弟是否仍在村內，才知道朱子信兄弟日間已被一幫人押走了。

馬寡婦馬上知道，押走朱氏兄弟的人，一定是主人派來的人，心裏暗道一聲：「主人辦事好迅速啊，我早上才將消息送回去，午後便派人來將朱氏兄弟押走，幸好我阻止江小子不要馬上去找朱氏兄弟，要不，極可能會被他撞上。」

原來，她於江小子的口中探聽到「消息」後，便派人將消息送回主人處。

既然朱氏兄弟早已被主人派人來押走，那麼，江小子找不到朱氏兄弟，會不會返回馬家館子？

思量了一會，馬寡婦決定先返回鎮上，看看江小子是否返回館子再作決定。

馬寡婦跟包山趕回館子，一個伙計馬上對她說：「老闆娘，找到那小子麼？他沒有回來。」

馬寡婦呆住。包山急得直搓手。「那小子到底跑到那裏去了？」

* * *

江小子這時正在大宅子內。

他是偷偷溜進去的。

憑着他迅捷靈活的身法，很輕易便溜進大宅子內。

夜深人靜，大宅子內靜悄悄的，不聞一點聲息。

由於宅子很大，房舍衆多，江小子在宅子內亂摸了一會，也得不到要領，幸好遇上一個守夜的漢子，將之制服後，總算從那倒霉漢子的口中，逼問出同母異父兄弟的下落。

循着那個漢子所說的，江小子很快便找到朱子信。

朱子信躺在床上，看上去像是睡着，原來並不是，只是假睡，江小子潛入房內，他馬上驚覺，霍然轉身張眼望着悄然竄近床前的江小子。

江小子忙向他豎指做出一個噤聲的手勢，一步竄到床前，壓着聲對朱子信道：「二哥，是小弟。」

朱子信這時已認出是江小子，驚喜得一下子坐起來，「兄弟，終於來了！」興奮地抓住江梓桐的一隻手。「我還擔心你找不到我們一路上留下的記號，來不了。」

江小子也緊緊地抓住朱子信的手。「二哥，小弟跟師父學的是天下第一的追踪術，只要你們留下記號，沒有找不到的。」

「兄弟，要你施展美男計，太委屈你了。」朱子信道。

江小子嘴角噙着一抹奇異的笑意，搖頭道：「只要能查出大哥眞正的死因，小弟這點委屈算不了甚麼。」心裏油然想起跟馬寡婦歡好時的銷魂滋味，幾乎忍不住歡笑出聲。

——這樣的委屈，多多也不怕受。

他在心裏想。

「兄弟，咱們這一着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果然有收穫。」朱子信興奮地道：「你才向馬寡婦透露了愚兄兩人的下落，跟着便有人來對付我們，這不是擺明了，大哥之死，並不是表面上說的那樣病死的，一定跟馬寡婦和這裏的人有關連！」

江小子透口氣，道：「二哥，大哥之眞正死因，應該快揭曉了。」

一頓，又道：「那些人沒有難爲你和三哥？」

朱子信搖搖頭。「愚兄也感到奇怪，他們將愚兄跟三弟押到這裏後，一直沒有對我們怎樣，就像招呼客人一樣，招呼愚兄跟三弟各自在一個房間內，好酒好菜招待，沒有人來對我怎樣，不知他們葫蘆裏裝的是甚麼藥。」

「二哥，忍耐一下，待小弟出去走走，說不定會有甚麼發現。」江小子放開朱子信的手。

朱子信道：「兄弟，愚兄跟你一起去。」

江小子搖手道：「不要，二哥你留在房內，萬一他們來查看，發覺你不在房內，反爲不妙，一定會驚動這裏的人，影响小弟的行動。」

朱子信不再堅持，但却提出一個問題。「兄弟，房外有人守着，你怎能不驚動他們，不，愚兄是說怎樣先制住他，才進房來？」

江小子蠱惑一笑。「二哥，你忘了小弟曾對你說過，小弟會施迷魂術麼？」

朱子信輕輕拍一下額頭。「唉，愚兄一時想不起來。」

「二哥，小弟出去了。」江小子說完便一溜烟般，竄出房外，來到一個站在樹下的灰衣人跟前，向他扮個鬼臉，奇怪的是，那灰衣人直挺挺站着，雙眼張着，却恍似看不到江小子，一點反應也沒有。

江小子向那灰衣人臉上吹口氣，再在其右太陽穴上輕輕地戳了一

指，身形一矮，溜閃到樹後，身形再一閃，便消失了影踪。

那灰衣人在江小子消失後約一盞茶工夫，忽然眉毛聳了聳，跟着張口大大地打了個呵欠，雙手向上一擧，伸了個大懶腰，眨眨眼，自言自語道：「撞了邪麼？好端端的站着，怎麼一下子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突地打個寒顫，心虛地四下張望一眼。

＊　＊　＊

馬寡婦在舘子內越想越不對，決定到主人那裏走一趟，將江小子失了踪的事情告知主人。

若不將江小子失踪的事情及時告知主人，萬一因爲他而出了甚麼亂子，她擔待不起。

向掌勺廚子包山和幾個伙計，其實是手下，交代幾句，馬寡婦畬夜趕去主人那裏。

＊　＊　＊

江小子在大宅子內溜了一轉，便對宅子內的佈置瞭如指掌。

他還到過尋芳院，窺到閻寒秋跟十二金釵的荒唐情景，雖則他已跟馬寡婦幹過那回事，仍然禁不住臉紅耳熱，暗中啐了一口口水。

對大宅子內的佈置了然於胸後，他忽然有了一個主意，馬上溜回朱子信所在的那個院落內，再用迷魂法迷住那個在樹下看守的灰衣人，溜入朱子信的房間內，跟他說了一會話，跟着溜出房外，再到朱子義的房中，如是者，他一口氣「光臨」遍陳錦衣八人所在的房間。然後，他又一溜烟掩到老妖怪所在的小樓下。

——江小子是在大宅子內溜轉一遍時，發現陳、程、余、王、李，賴和色道人夫婦分別被關在八個房間內，因而生出一個主意來的。

樓外雖有人守衛，江小子却視如無物，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樓內。

約是五更天了。

樓內居然仍亮着燈火。

莫非「老妖怪」仍未睡？

江小子加倍小心，潛上樓上有燈火的地方。

有燈火的地方，乃是樓上的一個房間——閨房。

那確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閨房。

房內佈置得華美絕倫，一色玫瑰紅，暗香浮動，教人嗅之欲醉。

江小子潛到房間前，自縫隙中向內窺看，却看不到有人。

房內點着燈，却沒有人，實在叫人奇怪。

不是奇怪，而是心驚，江小子那一刻的心情確是如此。

因爲他想到，房內的人可能已發現他潛上來，故此匿起來，伺機向他下手。

換言之，那可能是一個陷阱。

他極力搜索傾聽，却察覺不到有任何可疑，心裏更加忐忑不安。

遇上的，可能是一個極之高明、厲害的對手。

他正在猶豫着是留是溜的時候，驀地，房間內發出一聲幽幽的輕嘆，教他差點嚇得跳起來。

空無一人的房間內，竟然有幽嘆聲發出，莫非那是幽靈？

吸口氣，江小子努力令自己鎭定下來，用足目力再往房間內搜視，依舊仍一無所獲——看不到房間內有人。

他心裏不由又發毛起來。

驀地，又一聲幽嘆响起。

這一次，他終於發覺到，幽嘆聲是在窗口發出的。

正確一點說，是在深重的窗幔內。

江小子還發覺，那是女子口中發出的輕嘆聲，不是幽靈發出的。

他心裏頓時踏實了。

既然是人發出的，那就不用害怕了。

他猜測發出幽嘆聲的女子站在窗旁深垂的窗幔內，所以，才看不到那女子。

他的好奇心油然而生，這個女子到底是甚麼人，爲何深宵不寐，站在窗前，發出幽嘆？

莫非房中的女子想起了以前的傷心恨事，或是感懷身世？

倏地，他隱隱聽到一陣低訴聲。

可惜，聲音太低了，他怎麼凝神傾聽，也聽不清楚說些甚麼，令到他心癢癢的，好奇心更盛。

終於，他隱約聽到幾句了。

「闖進來，你以爲，鬼不覺，未免自視太高了。」

江小子聽着，心裏大吃一驚，急忙暗運眞氣，蓄勁以待，同時扭頭往身後溜瞥一眼，以防背後有人偸襲。

剛才他聽到的那幾句話，說話的人分明是衝着他說的！

換言之，房內那個女子一早已發覺他潛上來，他自己却懵然不知。

「進來吧，你不是很想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麼？」隱在窗幔內的那個人突然高聲說話，聲音像母鴨叫那樣難聽。「你溜不了的！」

江小子吸口氣，哼了一聲，硬着頭皮走進去。

房間內香氣襲人。

窗幔一飄，現出一個人來。

一個身穿一襲跟窗幔同色絲緞罩衫老婦人。

那老婦人鷄皮皺肉，但却濃脂厚粉，高髻雲環，瑩瑩的燈火下，眞是一個老妖怪！

江小子乍睹之下，便驚得差點叫出聲來。

實在好嚇人。

那老婦人正是閻寒秋口裏的主人。

江小子眼裏的老妖怪。

輕飄飄地移動一下身子，往江小子站着的地方移近，老妖怪一雙幽幽青青的目光直盯着江小子。「嘎，我還以爲是甚麼人物，原來是一個黃毛小子！」臉上露出詫異之色。

江小子極力令自己鎭定下來，橫眼看着老妖怪。「好也好不到那裏去，那麼醜，還打扮成那個樣子，簡直嚇人一跳！還以爲見到的是一個老妖怪。」

老妖怪全身亂顫，臉上皮肉搐動，發出一聲沙厲的怒叫聲，眼中兇光暴射，饒是江小子初生之犢不怕虎，也爲之心頭驚跳不已。

「好小子，我要在你臉上劃上百十刀，然後再洒上石灰，待你痊癒後，讓你看看自己的樣子比我還要難看！」老妖怪咬牙切齒。

江小子禁不住打個寒顫，口裏說道：「別吹大氣唬人，我雖然被你發覺，身陷險境，要想捉住我，沒有那樣容易！」

老妖怪看着江小子，恨不得將江小子噬掉，「嘎嘎，就算你有通天徹地的本領，打從你潛到我房外開始，你便走不了了！」

江小子冷笑一聲：「就算你這裏是銅墻鐵壁，也困不住我！」

「黃毛小子，年紀輕輕，口氣好大！不相信麼？那你試試走出房外，我不攔阻你，若你能够走出房外，便放你離去。」

江小子當然不信這個邪，哼了一聲。「走給你看，別出爾反爾。」移步轉身往房外走去。

可是，只走了兩步，便陡地覺得腦袋一陣暈眩，全身虛軟無力，脚下一軟，差點跌倒下去，忙吸口氣，硬撑着，才沒有跌倒，勉强站住。

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這個樣子，等如一個廢人一樣，任由老妖怪宰割。

這分明是着了老妖怪的道兒。

怎會着了道兒的？江小子在心裏飛快地想。

「怎麼樣？」老妖怪嘎地笑一聲，揶揄地看着一臉驚愕之色的江小子。「怎麼不走哪？走啊！」

一定是那香氣有古怪！江小子很快便找到答案。

因爲，除了一直嗅到那教人陶醉的香氣外，他未曾嗅到其他的氣味或是接觸過任何物事，但却着了道兒，不是那香氣作怪，還有甚麼？

「妳好厲害，居然在香氣中混含了令人消失氣力的葯物！」江小子咬着牙道，同時努力不讓自己跌倒。

老妖怪掀掀又皺又癟的嘴唇。「好聰明，可惜醒覺得太遲了，嘎嘎，你這樣站着，支持不了多久，要不要我扶你坐下？」

江小子硬撑着。「不用！少說廢話！妳想怎樣，說出來！」

老妖怪扭着腰身，施施然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做出一個自以爲是嬌俏的表情（江小子看着却想作嘔）。「放心吧，我不會殺你的，若你肯乖乖合作的話。」

江小子哼了一聲，別轉頭不去看老妖怪。「妳是甚麼人？」

老妖怪道：「這個地方的主人。」

「甚麼人也有個稱呼的啊。」

「你就叫我七娘吧。」老妖怪說時，眼中泛起一抹欣然之色，大概她想起了以前値得留戀的歲月。

江小子正想說話，老妖怪已說道：「你又是誰？」

不等江小子回答，又說道：「若我猜得沒有錯，你就是馬寡娜那個第八任丈夫江小子，又叫江梓桐！」

江小子一點也不感到訝異。

「是馬寡婦告訴你的？」

老妖怪點頭。「聰明，果然是個聰明的小子，我低估了你這個黃毛小子。」

一頓，又道：「其實，在你脫穎而出，獨佔鰲頭，奪得美人歸的時候，我便應對你另眼相看才是，不過，現在也好，你仍然逃不出我的手掌心，還不是跟你兩個兄長那樣，落在我的手上！」

「馬寡婦是你的人？」江小子咬牙道。

「你如今才想到，太遲了。」老妖怪洋洋自得。「怎麼樣？馬寡婦不錯吧？」眼中露出曖昧之色。

江小子不說話。

「馬寡婦的功夫是我一手調教出來的，她在床上……不要說你這個黃毛小子了，就是花叢老將，也會被她收服！」

「你還想不想跟馬寡婦在一起？」老妖怪似笑非笑地道：「一夜夫妻百日恩啊。你就算不念甚麼，也該記念她在床上，給你快樂啊，是她教曉你做一個眞正的男子漢的。」

想到和馬寡婦在床上銷魂蝕骨的歡愉，江小子一張臉燒起來。

「只要你老老實實說出你跟兩個兄弟查到一些甚麼，我答應你，不但放過你，若你願意，還可以跟馬寡婦在一起。」

「哼！我才不會做你的殺人工具！」江小子一付豁出去的樣子。「若我猜得不錯，馬寡婦先後死去的七個丈夫，包括我大哥，都是受你控制的殺人工具，待到他們不再

值得利用的時候，你便下令馬寡婦殺了他們！是不是？」

老妖怪道：「這麼難以想像到的事情，你也能够想得到，你確是鬼精靈！」

一頓，又道：「既然你已猜到，我也不怕對你說個明白，正如你所說，包括你大哥在內的七個好色之徒，確實受我控制，替我殺人！待到他們不再值得利用的時候，我叫馬寡婦弄死他們。不過，並不是殺死他們，而是要他們死在馬寡婦的身上，他們死得很快樂，一點痛苦也沒有。而人總有一死，能够死得那麼快樂，世上的人相信都夢寐以求。因此，你該多謝我才是，不該找我報仇！」

江小子拚盡全力，緊握雙手。「殺人便是殺人，我不會聽你的狡辯！」

「年輕人，就算你殺了我，那又怎樣？」老妖怪道。「那始終不能够令到你的兄弟復生，何不抓住眼前的快樂？人生不過匆匆數十寒暑，別為了那些不值得的事情而浪費光陰！」

「別想妳的花言巧語能迷惑得了我！」江小子忿忿道。「我若是聽你說，豈不是也成為妳的殺人工具？」

一頓，又道：「既然教我知道了大哥是被妳害死的，為了私仇，也為了別的人不再受妳的控制，再做妳的殺人工具成為受害者，我一定要鏟除妳！義無反顧。」

老妖怪七娘仰頭大笑起來（奇怪的是，直到這個時候，不見一個老妖怪的手下出現，恍似全都失了踪），笑聲有多難聽便有多難聽。「黃毛小子，你不覺得自己大言不慚麼？幾乎連站着的氣力也沒有，居然說鏟除我，眞是天大的笑話！」

江小子不怕死，大叫道：「妖怪，殺我呀！怎麼不動手？動手呀！」

老妖怪七娘居然一點也不動怒。「臭小子，你想死還不簡單，不過，你想死，我偏不要你現在就死，我要將你和你的兩個兄弟，還有那幾個亦想查出眞相的人，一起處死！」

「老妖怪，你還捉了甚麼人來這裏？」

「陳錦衣、余百福、程萬先、王勇、李明山、色道人、還有那個賤人顧自憐、賴金聲等八人，天亮後，我便將你們一併處死！」七娘的聲音有如刀磨石一樣，聽得江小子渾身起鷄皮疙瘩。

江小子怒視着七娘。

七娘忽然放緩語氣，說道：「你若想兩個兄弟跟你能够活命，便乖乖地老實答我所問，要不，我會令到你在死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還讓你親眼看着兩個兄弟慢慢受盡痛苦而死，兩條路，任你揀，想想再答覆我。」

江小子聽得連打兩個寒顫，破口罵道：「卑鄙，惡毒！」

七娘狠狠地道：「我數三下，若你一意孤行，我會成全你！」

跟着開始數起來。「一、二、三！」

江小子緊咬着嘴唇，一點反應也沒有。

七娘冷笑一聲：「倒要看看你的骨頭有多硬！」霍然站起身來，一步步走向江小子，臉上盡是獰惡之色。

江小子看着，忽然全身顫抖一下，開口說道：「好吧，我答應妳。」說完長長透口大氣。

七娘滿臉得色地道：「小子，我還以為你寧死不屈？原來跟別的人沒有兩樣，一樣沒有甚麼骨氣！」

江小子怒得一張臉脹紅，怒道：「妳不怕死？我要是像妳這個樣子，早已一頭撞死了，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七娘一張臉抽搐得很厲害，一雙眼射出惡毒的兇光，好一會，才咬牙切齒地道：「臭小子，你的嘴巴好臭！我要將你的舌頭割下來！教你不能够胡說八道！」一隻手倏地捏住江小子的嘴巴，另一隻手作勢往他口內攫拿舌頭。

江小子驚得雙眼瞪突，喉頭發出怪响，一個身子搖搖欲墜。

七娘獰視着江小子，急促地喘着氣，片晌，氣息才慢慢平復下來，狠狠地道：「臭小子，若再口出不遜，我不會再饒過你！」慢慢鬆開捏住江小子嘴巴的手。

江小子長長吐口大氣，虛脫地一下子坐倒地上。

七娘長長舒口氣，開口道：「說，你跟兩個兄弟查到馬寡婦身上外，還有甚麼親朋戚友知道這件事？」

不等江小子答話，七娘又道：「臭小子，要說實話，要不，後果如何，我已說過了。至於你說的是否實話，我自會查出來。」

一頓，又道：「不怕對你說，你兩個兄弟經喝過我秘製的一種美酒後，已據實說出我要知道的事情。本來，我也想讓你喝的，你要不要試試？」

江小子道：「不用了！我說就是了。」

七娘笑笑。「說吧！」

「咱們追查大哥死因之事，除了咱兄弟三人之外，沒有別的人知道。」江小子想也不想便說。

七娘一直看着江小子，待他說完，馬上問道：「你兩個兄弟沒有

對妻子提及？」

江小子眨眨眼。「妳既說我兩個兄弟已經如實向你吐露一切，他們是否有向兩個嫂嫂提及，妳應該知道啊，還要問我？」

七娘伸個懶腰。「我要你說！」

江小子愕了愕，一張臉頓時脹紅，忿然道：「沒有！」

「你怎知道？」

「他們親口對我說的！」江小子大聲答。

七娘忽然一笑。「你可想知道，我為甚麼一夜未睡？」

江小子別轉頭。「妳喜歡說便說，何必拿話來逗我！」

七娘似乎要向江小子炫耀一番，並沒有生氣，依舊笑着道：「小子，你的拋磚引玉之計，瞞不過我的。打從你一出現，參與招親比武大會，我便猜到你有古怪！你向馬寡婦吐露一切，目的是想利用你兩個兄弟，找到我這裏來！為了能够將你兄弟，可能還有別的幫手一網打盡，我才將計就計，派人將你兩個兄弟捉到這裏，引你自投羅網！你果然中計。早知你們只有兄弟三人，沒有別的幫手，我就不用大費心機，乾脆叫馬寡婦將你抓起來，送到這裏，省事多了！」

江小子聽得暗暗心驚，原來自己兄弟三人使用的拋磚引玉計，早已被她識穿，自己卻懵然不知，還竊喜不已，以為妙計得逞。

看來，自己兄弟三人低估了這個老妖怪。

「妳說了一大番廢話，還未說到正題啊！」江小子強自鎮定。

七娘似乎對自己的洞悉先機大感自豪，樂得嘎嘎笑起來。片晌，才止笑道：「我一夜不睡，就是要等你來！那知道却叫我好失望，你只有一個人來！」

一頓，又道：「打從你進入宅子後，你的一舉一動便全落在我們眼中，我故意亮燈，讓燈光透射出去，就是要讓你看到，引你來這裏，你果然上當！我高估了你！」

江小子聽得出了一身冷汗，那懊悔自慚的神色，盡露臉上。

吐口口水，江小子垂頭喪氣地道：「你不會不守諾吧？」

七娘哈哈大笑起來，笑出淚水來，直笑得江小子恨不得有一個地洞鑽下去。

「小子，你太天眞了，居然相信一個江湖女子說的話！你年少無知，實在可憐，我才不跟你守甚麼諾言！關係到生死的大事，我才不會那麼笨放過你們！我放過你們，你們會放過我嗎？你的神色告訴我，你不會，是不是？那我豈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自取滅亡？因此，你別怪我不守諾言。我還不想死，所以，只好殺死你們，我這裏的秘密就隨着你們的死亡，不會洩漏出去。」

江小子咬牙切齒道：「老妖怪，你不是人！就算死了，我也不會放過妳！」

七娘哈哈直笑。「你死了變作鬼，你說我是老妖怪，鬼又怎能鬥得過妖怪呢。哈哈，我才不怕你這隻無知小鬼會來找我算賬！」

江小子頓時張口無言。

樓下忽然响起一把聲音。「稟主人，馬寡婦有急事求見主人。」

「她在那裏？」七娘高聲問。

樓下那人道：「在樓外等候。」

「着兩個人上來，將這黃毛小子抬下去，關起來，然後叫馬寡婦上來見我。」七娘大聲吩咐。

「是，主人。」樓下那人高應一聲。

未幾，便有兩個灰衣漢子走上樓來，在房外躬身垂手道：「主人，奴才領命，抬那小子下去。」

「進來！」七娘向那兩個漢子點點頭。

兩個灰衣漢子恭應一聲：「遵命」走入房內，先向七娘行個禮，才一頭一尾，抬起江小子，走出房外，抬他下樓。

七娘向樓下說道：「着馬寡婦進來。」

樓下有人答應一聲，未幾，馬寡婦誠惶誠恐地上樓，站在房門前，躬身向七娘道：「主人，屬下拜見。」跪倒下去，叩拜起來。

七娘待馬寡婦拜完，才道：「進來。」

馬寡婦起身，走入房內，垂首道：「主人，屬下該死，連一個小子也看不住，被他找到這裏來，驚擾了主人！」

七娘早已沉下臉來。「巧珠，妳這一次做得確實令我生氣，妳是怎麼了？越做越回去了？還是喜歡上那黃毛小子？要不是我早已猜到他們的陰謀，這裏不被那小子搞翻了天才怪！」

馬寡婦的芳名原來叫巧珠。

只見她驚懼得全身發顫，噗一聲跪倒下去。「主人，屬下知錯，求主人饒恕。」

七娘哼了一聲，才放緩語氣道：「念在你一向做事從未出過差錯，這一次是初次，饒過你這一次，若再犯，決不饒恕。」

馬寡婦頓時鬆口氣，向七娘叩頭。「謝主人開恩，屬下粉身以報。」

「嗯。」七娘滿意地點點頭。

馬寡婦又叩了個頭。「謝主

「起來吧。」

人。」才站起來。

七娘緩緩站起身來，走了兩步，停下，對馬寡婦道：「巧珠，有一件事，妳在這兩日內心須辦

妥!」

馬寡婦馬上道:「屬下全力以赴。」

「那麼多人查到妳身上,妳也該跟那家館子自動消失了。」

馬寡婦臉色大變,嚇得急忙跪倒下去。「主人……」

七娘看到馬寡婦驚嚇得臉無人色的樣子,心裏暗笑,口裏說道:「巧珠,起來!妳驚甚麼啊?我沒有要妳死呀,我是說,放把火將那館子燒了,找幾個人代替你們燒死,那就不會惹人懷疑!連人帶館子都燒了,妳那條綫索自然亦斷了,那就沒有人再憑此而查到這裏來,是不是?」

馬寡婦聽七娘那樣說,頓時鬆口大氣,連聲說道:「主人英明,這個安排天衣無縫,屬下一定做得乾淨妥當,不會留下任何破綻!」說完,站起身來。

七娘道:「頂替的人我已替妳找到了,明日待我處死那黃毛小子及陳錦衣等人後,好將那小子及另外幾條屍體偷偷運回館子內,代替包山等人,至於代替妳的人,妳自己去找一個吧!辦妥那件事後,妳跟包山他們返回這裏。」

「是,主人!」馬寡婦恭應一聲。

「妳可以出去了。」七娘打個呵欠。

馬寡婦躬身道:「主人,屬下告退。」退出房外,離開小樓。

＊　＊　＊

午時。

大宅子的中院內,老妖怪七娘坐在大廳前面的廊上的一張椅子上。

廊的下面,分別站着馬寡婦,閻寒秋、雷嶽、許聞庭。四人排站着,左右兩邊,則是一列灰衣人。

正對大廳的院地上,一列站着十一個五花大綁的人,每一個人的身後,皆站着一個手持大刀的灰衣人。

那十一個五花大綁的人當然是陳錦衣、余百福、程萬先、王勇、李明山、色道人、顧自憐、賴金聲,與及江小子跟兩個異父兄弟朱子信、朱子義。

十一個人都怒視着坐在廊椅上的老妖怪,一副恨不得將她千刀萬剮的樣子。

老妖怪在十一人的怒視下,顯得有點不自然。

相信任何人在十一雙憤怒目光的怒視下,也抵受不了。

馬寡婦垂下目光,不敢看江小子一眼。

莫非她心中有愧?

老妖怪終於抵受不了十一人那可以殺死人的目光,眼皮鬆皺的雙眼一睜,扯着喉嚨道:「你等死到臨頭,還不認命?哈哈,無論爾等怎麼不甘心,時辰一到,全都要死!」

十一個人都咬着牙不作聲。

老妖怪大感沒趣,哼了一聲,又自說道:「你等不作聲,我一樣知道你們心裏想些甚麼!恨死了我!恨不得將我千刀萬剮,是不是?」

十一人仍然默不作聲,射回老妖怪身上的十一雙目光却更加凌厲。

老妖怪怒得眼中兇光閃射。「嘎嘎,你等難道不想知道,我爲何要那樣做麼?」

這一次,終於有人開口了。「妳爲何要派人殺死聶人杰的獨子?」說話的是色道人。

「終於開口了!」老妖怪嘎嘎笑起來。「色道人,就讓你死個明白吧!」

頓一下,接咬牙切齒地道:「因爲我恨他,恨之入骨!本來,我是想殺死他的,後來想想,殺了他,太便宜他了,他加諸我身上的,我要還施他身上!我要讓他知道痛不欲生的滋味!要他在有生之年,活在化解不了的痛苦之中!」

看她說得咬牙切齒的,不難猜到,她以前跟聶人杰有甚麼深仇大恨。

陳錦衣十一人沒有說話,在心裏思想老妖怪到底是甚麼人,等她再說下去。

「天下間,有甚麼比眼見自己獨子被殺,白頭人送黑頭人,偌大的一副家財沒人承繼,從此斷子絕孫還要痛苦的?於是,我殺了他的獨子聶風智,教他痛不欲生!」老妖怪越說越激動,全身都顫抖起來,聲音尖厲。

陳錦衣等人皆感受到老妖怪那種近似爆炸的仇恨。可是,他們都想不出她是誰。

因此,顧自憐忍不住好奇地問:「妳到底是誰?」

老妖怪陡地發出比哭還要難聽的沙嘎笑聲,雙手舞動,似乎快要瘋狂了,不要說是她的手下都替她擔心,就連陳錦衣等十一人,也替她擔心。

——他們都擔心她眞的會瘋了。

老妖怪居然還能够控制自己,突然止笑,充滿憤恨地道:「我就是當年被傳遭大火燒死了的杜七娘杜麗心!」

色道人終於記起來了,脫口失聲道:「妳就是當年艷名播武林的杜麗心!當時不少人都看到妳被火燒後的遺骸,妳怎會還活着?」

顧自憐也失聲道:「不可能的!當年看到妳被燒死的,都是江湖上有頭面的人物,他們都言之鑿

鑿,說妳被燒死了!」

「他們都被我騙了!」老妖怪冷笑道:「被燒死的是被我擊昏過去的蘇碧雲,欲跟我爭奪聶人杰的賤婦,當年,聶人杰暗中跟我打得火熱,背地裏又跟蘇碧雲鬼混,被我知道後,我跟他大吵大鬧,脅逼他定要娶我,不准他再跟蘇碧雲來往,要不,便將他們的醜事公諸武林,令他身敗名裂。他被迫答應,那知道却心生殺機,在我抓到蘇碧雲後,暗中派人放火燒死我!幸好我命大,被我衝出火場,跳落後院的井中,總算沒有燒死,自井下一條水道中溜走。我在全身着火燒衝出火場之前,將刻有我姓名的一塊鳳璧放入蘇碧雲的懷中,因此,火燒過後,他們在蘇碧雲的身上發現了我那塊鳳璧,便以爲燒死的眞是我!」由於太激動憤恨的關係,老妖怪杜麗心胸脯急促地起伏着。

色道人等人聽了杜麗心的話後,總算明白了當年「杜麗心」莫名其妙被燒死的那件事的眞相。

事實上,當年「杜麗心」被燒死的事,哄動江湖,令到不少有心人唏噓嘆息不已。

「爾等可知道,我雖然逃出生天,可是,我的容貌却被毀了!當時我的臉面被燒傷了,我不敢找人醫治,恐防被聶人杰聽到消息後再下毒手,只好自己胡亂找些草葯來敷治,待到療癒後,不知怎的,臉上的皮膚便又鬆又皺,難看得幾乎忍不住想自己殺死自己!」說到這裏,杜麗心激動得不能自己,雙手往臉上抓去,似是要將臉上那些皮肉抓下來。

陳錦衣等人看着,不期然替杜麗心難過。

一個女人,除了生命之外,相信最重要的是容貌了,本來有一張美艷動人的容貌,忽然間毀了,變成一個醜八怪,這個打擊,任是誰,只怕也抵受不了,難怪杜麗心會如此偏激,充滿仇恨。

陳錦衣他們雖然痛恨杜麗心之所爲,但是,對她的遭遇又不期然生出同情之心。

杜麗心竟然將自己的臉抓破,本已醜怪的臉多了那些斑斑的血痕,更顯得醜怪恐怖。「我恨死了聶人杰,恨不得將他活剮了,才能洩我心頭之恨!可是,那太便宜他了,我要他痛苦一輩子,所以,我派人殺了他的獨生子!嘎嘎嘎……看到他那痛不欲生的樣子,好痛快啊!那比一刀殺了他,教我痛快多了。」杜麗心歇斯底里狂笑不止。

陳錦衣等人看着,開始心寒起來。

這個女人心裏的仇恨太多了,多得隨時會令到她失去理智、常性,幹出激烈的行動來。

一個心裏充滿了仇恨的人,可能是最可怕的人。

本來,他們雖是沒有反抗的餘地,但還不覺得怎樣可怕。可是,自昨晚江小子分別到他們的房間看過他們之後,他們便被雷嶽和許聞庭帶領灰衣人逐一進房,將他們制住,關到一個大地牢內,如今又被反綁了雙手,根本就動彈不得,十一個人就像十一隻待宰的豬羊那樣,只有死路一條。

杜麗心總算沒有瘋,終於止住笑聲,仰身倚靠在椅背上,直喘氣。

馬寡婦、許聞庭、雷嶽、閻寒秋臉上不安之色,在杜麗心止住笑聲後,才漸漸消褪。

陳錦衣哼了一聲,開口道:「妳說殺了聶人杰的獨子,應該解了心中之恨。妳爲何還要派人殺人?而且,還以女色控制別人,指使他們去殺人,之後,又殺了他們?」

「爲了活下去!」杜麗心咬着牙道:「我既然不想死,活下去是要錢的啊!爲了讓自己能够舒適地活下去,又不想拋頭露面,那只好以殺人爲職業!起先,我親自出手殺人,待到手上有錢後,代我去殺人賺錢,之後,我又想到一個好主意,用女色去迷住那些自願上鈎的武林高手,然後控制他們,讓他們去替我殺人,所以,我訓練了馬寡婦巧珠,她沒有令我白費功夫,她那些丈夫全都被她迷住了,甘願替她去殺人!這有個好處,不愁沒有人補上。自古以來,世上沒有幾個男人是不好色的!只是我發現巧珠的丈夫有暴露的可能,便叫馬寡婦令她的丈夫死在她的身上,那就沒有人懷疑,知道的人只會怪她死去的丈夫太好色,不知抑制,以至精竭力衰而死。一個死了,馬上便有另一個好色之徒頂上,那多好?我的人根本不用冒險出手,自有人代勞,我這個是不是如意算盤?」臉上露出自得之色。

「下流!卑鄙!」程萬先往地上吐口唾沫。

杜麗心披披嘴,說道:「下流的是你們這些臭男人!我恨透了你們這些臭男人!所以,我才會想出這個主意!世上要不是有那些好色下流的臭男人,又怎會甘爲我所用?那是咎由自取,怪不得誰!」

「胡說八道!」賴金聲大聲道:「我既不好色,亦沒有對妳不利,妳爲何也不放過我?」

杜麗心咬着牙道:「因爲你也是一個臭男人!所以該死!因爲我不想我的秘密因你而洩漏出去,因此,只好殺了你!」

「人道最毒婦人心,果然不錯。」余百福怒叫。

「你們臭男人也好不到那裏去！」杜麗心冷冷道：「說到心狠手辣，忘恩負義，殺人不眨眼，做女人的，那一樣及得上你們臭男人？」

一直沒有作聲的江小子忽然開口道：「杜麗心，妳眞要殺我們十一個人？」

杜麗心正正身子，厲聲道：「時辰一到，爾等都要死！絕無倖免！」

一頓，嘎聲笑道：「黃毛小子，你怕死？」

江小子咬咬嘴唇，昂頭道：「貪生怕死，人之本性。可是，妳別開心，我不會向你搖尾乞憐，求你放過我的！」

在江小子說話時，馬寡婦的神色變動了一下。

「有骨氣！」杜麗心掀掀嘴唇。「不過，年紀輕輕便死了，實在可惜！」

江小子道：「妳當年能够逃出生天，而我一向的運氣都很好，說不定，我也能够死裏逃生！」

杜麗心雙眉一揚。「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死裏逃生！」霍然站起來，大有立刻親手處死江小子之勢。

江小子毫無懼色，臉上笑嘻嘻的。「只要你下令殺我，就會看到。」

杜麗心哼了一聲：「你這小子，死到臨頭，還有心情說笑，年少無知得可憐！我倒要看看你能耍出些甚麼花樣！嘿嘿，就算你有飛天遁地的本領，今日你也要人頭落地，血濺當場！」

一頓，朝站在廊下的許聞庭道：「時辰到否？」

許聞庭仰頭望一下豎在院中的一根竹竿，然後轉身躬身道：「回主人，還差一刻。」

杜麗心抬眼掃了江小子十一人一眼。「姓江的小子，還有一刻便到時辰了，你有甚麼神通本領，快準備好，時辰一到，讓我開開眼界。」

江小子死到臨頭，居然仍有心情在口舌上逞强。「那妳打醒十二分精神看着啊，看走了眼，是妳的損失，妳要鎭定一點啊，免得你驚嚇得暈過去，讓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將妳捉住！」

陳錦衣等人看着，都打從心裏佩服江小子的膽量，不由對他另眼相看，默認此子若不是快要死了，否則前途無限。

朱子義忍不住了，提醒同母弟：「四弟，別跟那老妖怪鬥嘴，逞一時之快了。你不見我們都被五花大綁麼？而且，還被制住身上幾處大穴，就算我們是神仙，也逃不脫。還有，你的主意已被他們識破……」

江小子雙眼一瞪，打斷乃兄的話，大聲道：「三哥，你怎麼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就算是死，也要死得有氣概！誰說咱們死定了？未到最後一刻，項上的首級還未砍下來，仍有一綫希望！」

「小子，你根本就沒有希望了！」許聞庭厲聲道：「主人，時辰到！」轉向杜麗心躬身大聲說。

馬寡婦的神色微變了一下。

大概她不忍心看到江小子人頭落地吧。

畢竟，江小子跟她拜過堂，成過親，怎麼說，也是夫妻啊。

陳錦衣等人一聽「時辰到」三個字，心頭頓時一沉，他們都要死了，但都毫無懼色，挺站如故。

既然是死，何不死得有氣概一點，免得死後也蒙羞。

在杜麗心未下令動手的那一瞬間，所有的人都感到，氣氛一下子沉凝起來。

殺人，畢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杜麗心似乎要讓陳錦衣等十一人感受一下死之前的那種不知怎樣說的滋味，緩緩地自左至右逐個掃視過去，最後落在江小子的身上，停留了一瞬，癟皺的嘴唇一掀，吐出一個叫人心頭震動的「殺」字。

「殺」字出口，十一個持刀的灰衣人同時暴喝一聲（膽小一點的，也會當場嚇死），手上的大刀齊舉，再齊喝一聲：「斬！」刀鋒在陽光之下閃溜起一片駭人的光芒，砍落陳錦衣等十一人的頸項上。

怪異的事情就在那霎間發生了。

「蓬」一聲，江小子的身上驀地暴散起一蓬烟氣，奇異而又迅疾地瀰漫散佈開來，一下子將陳錦衣等十人和十一個舉刀斬下的灰衣人籠罩起來！

同時間，亦有一團像旗花火箭般的烟火自江小子的身上飛射出去，射向杜麗心和閻寒秋等人之所在，在他們剛來得及反應的時候，「波」一聲爆散開一大團烟霧，一下子將杜麗心等人罩掩住。

籠罩住江小子等人的那片烟霧中，連接響起一串悶叫聲和跌倒聲，兵器墮地聲。

將杜麗心等人罩籠住的那大片烟霧中，則響起聲聲驚叫及怒喝聲。

沒有人知道烟霧中發生了甚麼事情。

除了江小子之外，亦沒有人知道那兩大片烟霧是否有毒。

最先從烟霧中衝出來的人，是江小子。

緊接着，是陳錦衣、朱氏兄弟等十人，一個跟着一個，顯然，那烟霧並沒有毒。

不過，那十一個向江小子他們行刑的灰衣人却沒有衝出來。

叫人驚奇的是，不但江小身上綑綁着的繩索全解脫了，連陳錦衣等人也是。而且，看他們行動之敏捷，似乎連身上被制住的穴道也解開了。

江小子雖然年紀輕輕，但花樣却不少，不知他是否會法術？居然能够在雙手被綑綁的情形下，發出烟彈，並且解救了自己，也解救了別人。

「各位，快將他們包圍起來，不要被他們走了！」江小子一邊大叫，一邊衝向仍在烟霧中的杜麗心等人。

陳錦衣等人呼應一聲，跟着衝過去。

十一個人才衝過去包圍起來，杜麗心等人先後「破霧」而出，好不狠狽！

江小子第一個向當先衝出烟霧外面的閻寒秋出手攻擊。

陳錦衣、程萬先，朱氏兄弟等人亦先後向分別從不同的方向的烟霧中衝出來的人出手截擊。

江小子一出手便制住了閻寒秋。

江小子之所以這麼容易制住閻寒秋，乃因閻寒秋剛從烟霧中衝突出來，根本不辨東西南北，驚覺到有人向他出手攻擊時，已來不及有所反應，因此，糊裏糊塗便被制住。

馬寡婦自烟霧中衝出來，便被色道人與顧自憐截住，雖然沒有立刻被制住，但也只招架了十招不到，便被色道人和顧自憐聯手擊倒，隨即被制住。

雷嶽跟許聞庭雙雙衝出烟霧，還未看清楚眼前的情形，便遭到賴金聲、王勇、李明山及朱氏兄弟的截擊。可是，賴金聲五人幾乎截不下雷、許兩人。

原來，許聞庭手上的摺扇既是兵器，也是暗器，他驚覺到遭到截擊的時候，立時刷聲展開摺扇，同時按動扇柄上的機簧，十二支扇骨作扇面形飛射向自三面向他們撲擊的賴金聲五人。

五人料不到許聞庭的摺扇可作暗器發射，冷不防之下大驚急閃撥擋，賴金聲跟王勇、李明山、朱子義險險閃過或是擋擊落射來的扇骨暗器，只有朱子信避不過，被扇骨射中左胸，大叫一聲，跌倒下去。

雷嶽眼見有機可乘，大吼一聲，往朱子信跌倒的空隙撲去。

許聞庭跟着。

朱子義眼見乃兄被射倒，不知是死是活，又驚又怒，厲喝一聲，脫手將手上的兵器——九孔簫飛擲向雷嶽。

他眼見來不及阻截住雷嶽，只好擲出兵器，希望可以阻截住雷嶽。

雷嶽爲了應付擲來的九孔簫，被迫剎住身形，歪身揮刀，錚一聲，將飛擲過去的九孔簫擋擊開去。可是，他無法再突圍出去，被左右兩邊飛撲而至的賴金聲、王勇、李明山三人截住。

朱子義本想撲去乃兄身前，看他傷得怎樣，看到乃兄忍痛坐起來，揮手示意他別理他，當下放下心頭大石，便撲到斷殺着的五人前面，加入戰圈，跟王勇三人聯手合擊雷、許兩人。

杜麗心是最後一個「破烟」而出的，也是唯一不是自烟霧中衝出來，而是「飛」出去的人。

說得準確一點，她是在烟霧中縱身騰拔起來，穿破烟霧，「飛」上天空。

陳錦衣與程萬先目睹之下，急忙縱身掠起，追擊人在空中的杜麗心。

杜麗心人在空中，眼觀八面，腰身一擰，接一個斜翻，有如流矢一樣，往簷上掠去。

只有那一面沒有人堵截。

「老妖怪，見識一下我的震天雷！」隨着江小子的一聲疾叫，一團黑溜溜的物事自他手上擲出，飛射向杜麗心掠去的瓦簷上。

杜麗心已領教過江小子的花樣，大吃一驚之下，不敢冒險，就在瓦簷前身形往下一墜，飛瀉下去。

江小子擲出的那團物事射在瓦簷上，發出啪的一聲響，接骨碌碌地自瓦簷上滾跌下去，落在地上，那裏是甚麼震天彈，不過是一顆鷄蛋般大的鐵蛋。

杜麗心眼見上當受騙，氣恨得張口發出一聲叫人毛骨聳然的尖叫，欲躍掠起來。可是，立刻被掠撲而至的陳錦衣、程萬先、色道人、顧自憐凌空截住，將她逼落地上。

四人立時跟杜麗心惡戰起來。

江小子也加入戰圈。

杜麗心武功雖然厲害，但陳錦衣五人也不是省油的燈。別看江小子年紀輕輕，身法却溜滑奇巧，身手亦靈捷奇突，杜麗心以一人之力，怎鬥得過陳錦衣五人的聯手合擊，勉强支持了五十多招，耳聽雷、許兩人先後發出驚叫聲——被賴金聲等人接連制住，更加心驚膽跳，眼見大勢已去，四個得力手下全被制住，自己又逃不了，頓感心灰意冷，一個不留神，挨了陳錦衣一掌，悶叫一聲，幾乎被擊倒。

又勉力應付了幾招，幾乎又挨了一脚，自忖無法脫身，把心一橫，陡地發出一聲厲喝：「停手！」

陳錦衣五人倒也聽話，應聲停手，而且後退一步，但仍然將杜麗心包圍着。

杜麗心這時的樣子更像一個老妖怪，頭上的髮髻已披散下來，配上那皮肉鬆皺的，一雙兇厲的眼睛，膽小一點的人看到她那副猙獰醜惡的樣子，不嚇破膽才怪。

陳錦衣五人衆目注視着杜麗心。

杜麗心也兇惡地睜着雙眼，逐一盯了五人一眼。

「杜麗心，妳完了，束手就擒吧！」陳錦衣沉聲道。

江小子接口道：「妳逃不了的，相信我說的話吧。」

杜麗心兇目怒視，咬牙切齒道：「好小子，你剛才使的是甚麼邪門法術，自身上發出烟霧？並能自行脫身？」

江小子咧嘴一笑。「那是我師傅教我的逃生術，其實是奇門遁甲的一種，師傅叫它做逃生術，再加上一些小花樣——烟幕彈的掩護，便能夠逢兇化吉，死裏逃生！」

一頓，又自道：「告訴妳吧，那種百試百靈的逃生術神奇無比，只要遇到危險時，在心裏暗中唸動咒語，藏在身上的烟幕彈便會自動爆破，發出烟霧，加在我身上的禁制亦會自動解除，再加上幻影遁身法，嘻嘻，準能夠逢兇化吉，死裏逃生。」

除了杜麗心，就連陳錦衣等人，也聽得驚異不已。

這個黃毛小子，居然懂得施展法術，若不是親眼目睹，他們才不會相信。

杜麗心恨恨道：「黃毛小子，我低估了你！想不到我會栽在一個小子的手上，實在該死！」

「你殺了那麼多人，早就該死！」朱子義怒道。

這時候，將雷、許兩人制住的王勇五人(包括受了傷的朱子信)，經已加入陳錦衣等人的包圍圈中，團團將杜麗心包圍起來。

杜麗心厲聲道：「你打算怎樣處置我？」

色道人跟顧自憐馬上大聲道：「將你交給聶人杰！」

「殺了妳替我們死去的大哥報仇！」朱氏兄弟大叫。

「說出眞正要殺死吾友的主謀是誰？」陳錦衣亦大聲說。

一時間，喝叫聲響成一片。

杜麗心忽然間仰天狂笑起來，弄得陳錦衣等人愕然望着她，不明白她死到臨頭，爲何還發笑。

「老妖怪，笑甚麼？快住口！」朱子信忍不住怒喝一聲。

杜麗心居然應聲止笑，神情狠厲地掃了朱子信等人一眼，磨着牙道：「我不會叫你們如願的！縱要死，也不會死在你們手上，你們會大失所望！」話落，抬手翻掌，切在自己的喉頭上。

只聽「擦」的一聲骨碎聲響起，杜麗心的頭向下一垂，跟着跌倒下去！

衆人看着，都來不及出手阻止，怔怔地看着倒在地上，一點動靜也沒有的杜麗心。

一個喉頭骨被擊碎的人，不氣絕死去才怪。

杜麗心雖然死了，朱子信等人却感到心有不甘。

那樣太便宜她了。

可是，人死一了百了，他們不甘心，又能怎樣？

* * *

江小子悄悄溜走。

陳錦衣等人發覺的時候，江小子正縱身掠出院墻外面。

衆人不由齊聲大叫：「江小子，你要去哪裏？」

江小子扭頭應道：「事情已了，我要回去見師傅。」

被制住的馬寡婦張口欲叫，話到口邊，又咽住了。

色道人高聲叫道：「小子，回去見你師傅，也不用丟下你那個老婆，匆忙而去！」

已經掠出墻外的江小子大聲道：「那個老婆，小子怕怕也！你若不怕死，要了她吧，小子吃不消啊！」最後的那個「啊」字聲音已很弱，陳錦衣他們估計，江小子起碼已在二三十丈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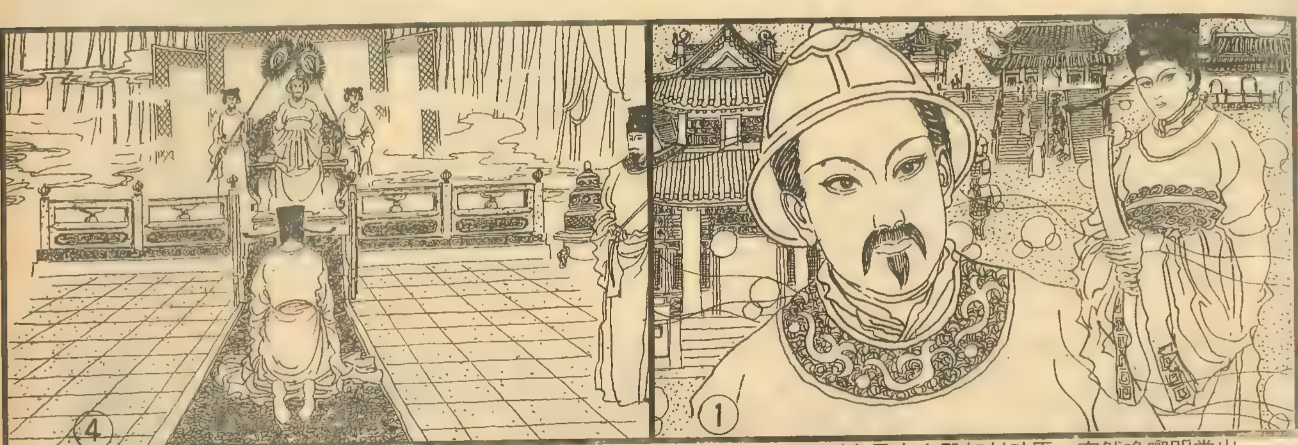
色道人忽然「喲」的一聲痛叫起來，衆人忙向他看去，只見顧自憐一手扭着色道人的耳朵，口裏厲聲道：「你敢？」色道人被扭得歪頭側身，連聲道：「不敢，不敢。」

衆人不由大笑起來。(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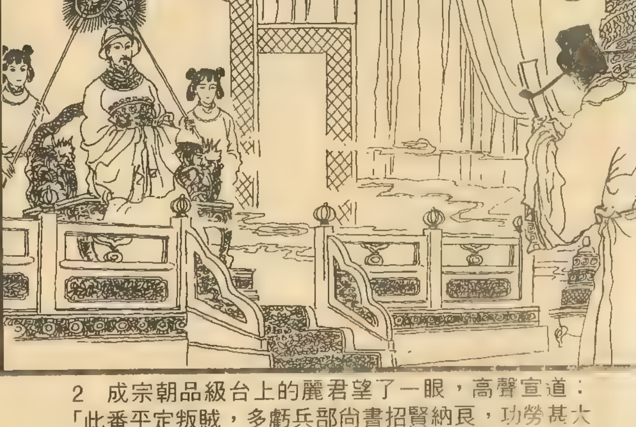
再生緣之六

燕帕生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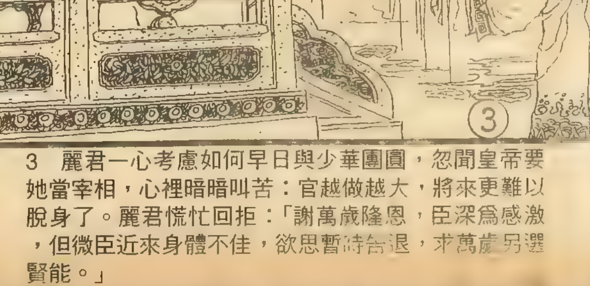
任明．編繪



1　上集說到皇帝在金殿加封功臣，突然喚酈明堂出班。孟麗君不知何故，惴惴不安。原來成宗想起這次能夠平叛勝利，還有兵部尚書酈明堂的一大功勞，多虧他開設考武場，才招來這些賢才忠良。



2　成宗朝品級台上的麗君望了一眼，高聲宣道：「此番平定叛賊，多虧兵部尚書招賢納良，功勞甚大，朕躬將你擢升保和殿大學士，入閣拜相。」



3　麗君一心考慮如何早日與少華團圓，忽聞皇帝要她當宰相，心裡暗暗叫苦：官越做越大，將來更難以脫身了。麗君慌忙回拒：「謝萬歲隆恩，臣深爲感激，但微臣近來身體不佳，欲思暫時告退，求萬歲另選賢能。」

4　成宗一聽，以爲孟麗君謙虛，哪裡肯聽：「卿家春秋正富，治國有爲，極該奮發前程，效忠爲國，不須顧慮，你其勉之。」麗君無奈，祇得叩謝皇帝隆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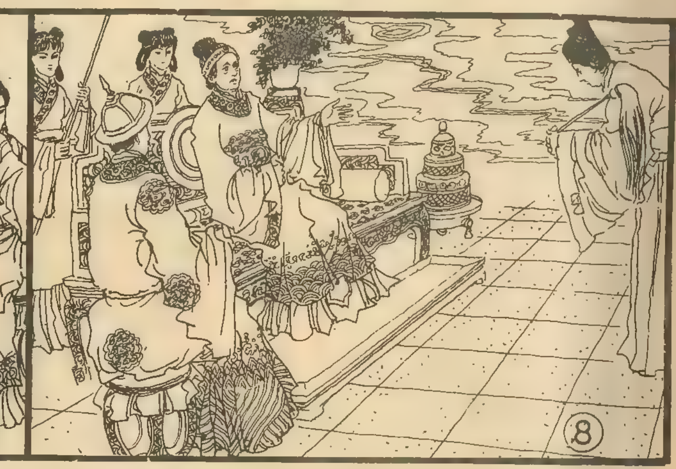
5　麗君起身到朝堂換好相服，一身宰相打扮，回到品級台上離皇帝更近的地方站定，望着對面的皇甫少華，憂慮重重：丈夫是王爺，妻子是相爺，這將來如何收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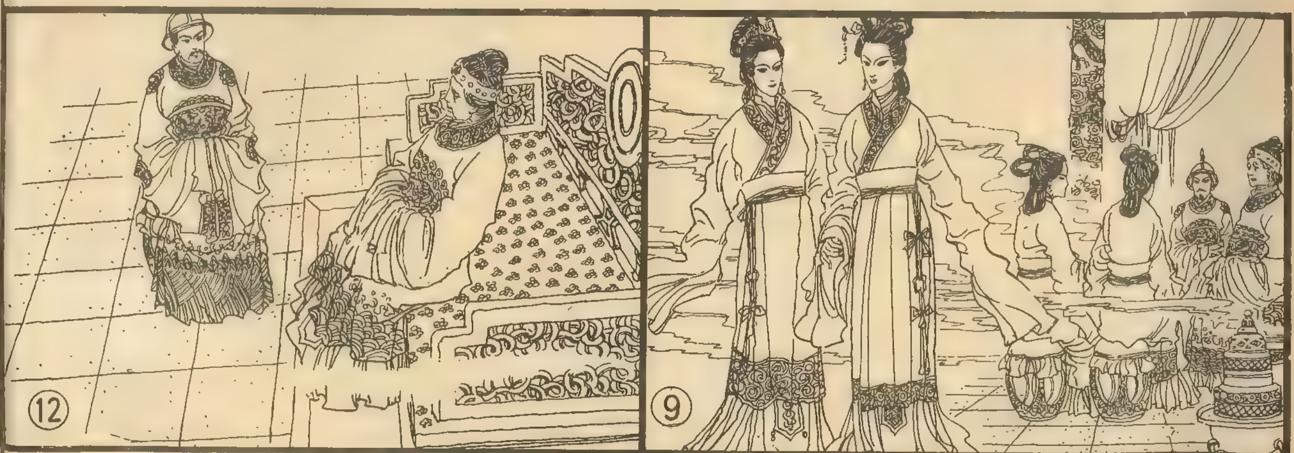
6　成宗却十分得意，他想到兩位小姐不能加封，爲了給她們一定的賞賜，便傳旨道：「上官國太有旨，宣召皇甫長華、衛勇娥進宮朝見。」他想讓太后給她們賞賜，自己也想借機看看她們的相貌，便匆匆宣告退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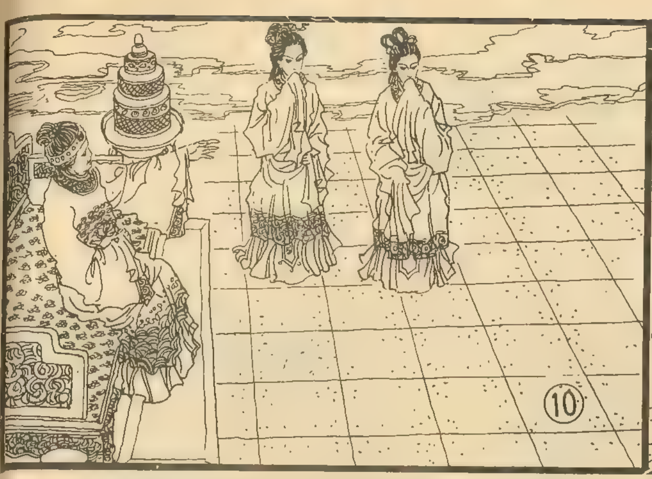
7　成宗急忙來到萬壽宮，將早朝情況詳細向太后說了一遍。太后聽完，連連稱讚：「我兒如此作爲，眞是有道明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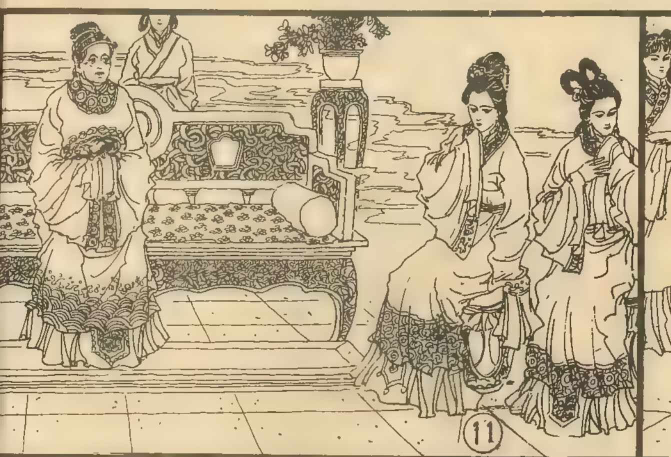
8　成宗見母親高興，很是得意：「母后，我已宣旨，說母后要召見皇甫長華和衛勇娥這兩個奇女子……」太后一聽更加高興，忙喚心腹老太監傳旨，帶兩位小姐進萬壽宮。



9　皇甫長華和衛勇娥淡妝雅服，挽着手走進宮來。太后見她倆清雅可愛，甚是喜歡，吩咐左右：「賜坐。」待小姐們坐定，又讓人端上香茶，這才開始詢問她們的家世和年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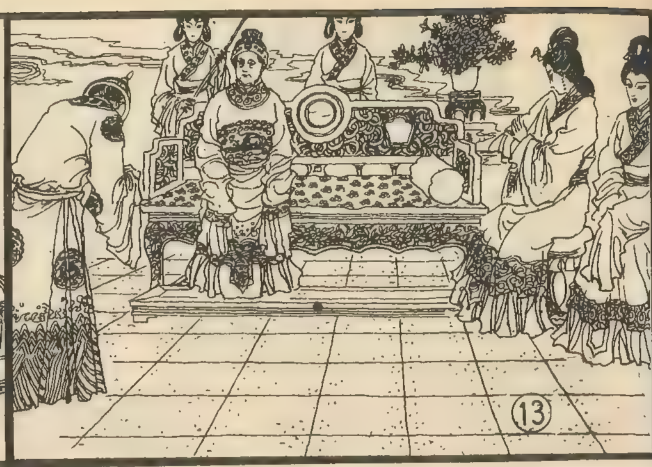


10　成宗在一旁饒有興味地望着兩位小姐，弄得她倆很不好意思。太后突然想起，兒子斷弦至今，正室空虛，便問她倆可曾訂婚否？



11　成宗連忙接話：「王兒已將衛勇娥賜予長沙侯熊友鶴成婚。」「哦，那長華呢？」太后問道。長華羞得滿臉通紅，半天才輕輕地說：「未曾。」

12　太后一聽滿心歡喜：「掌國兒！」她把成宗叫到面前說道：「長華文武雙全，賢淑穩重，我意納爲正宮，不知你願意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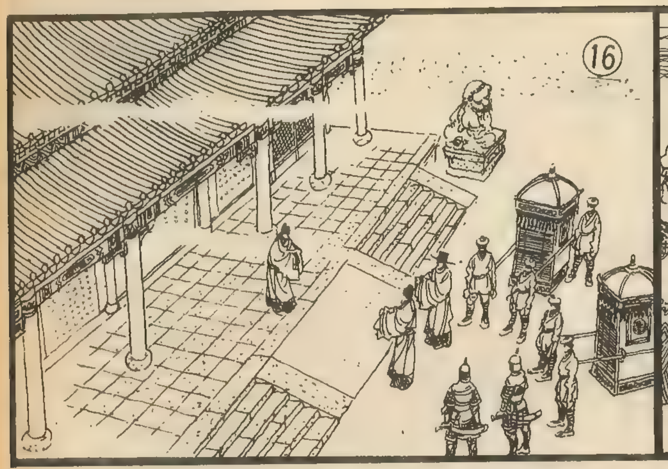
13　成宗一聽，高興得顧不上兩位小姐在場，高聲說道：「多謝母后！王兒十分願意。」



14　長華羞得連脖子都紅了，衛勇娥也羞得不敢抬頭，太后一見立刻讓成宗退出，然後賜給長華和衛勇娥每人四件首飾，讓她們回府歇息。



15　待兩位小姐告退，皇太后立刻下旨宣召梁鑾和孟士元兩位老宰相進宮，把自己想將皇甫敬之女皇甫長華納爲正宮娘娘的事告訴他倆，並請他倆代皇上作媒，去皇甫家說親。



16　兩位老宰相一聽，甚爲贊同，當下坐上轎子趕到王府。武憲皇王甫敬聽說二位老相爺登門拜訪，馬上親自出迎。



17　衆人來到客廳，彼此見禮分賓主坐定，送過香茶，老宰相將來意告訴皇甫敬。皇甫敬一聽，感到十分突然，即請兩位相爺稍候片刻，自己到裡面跟夫人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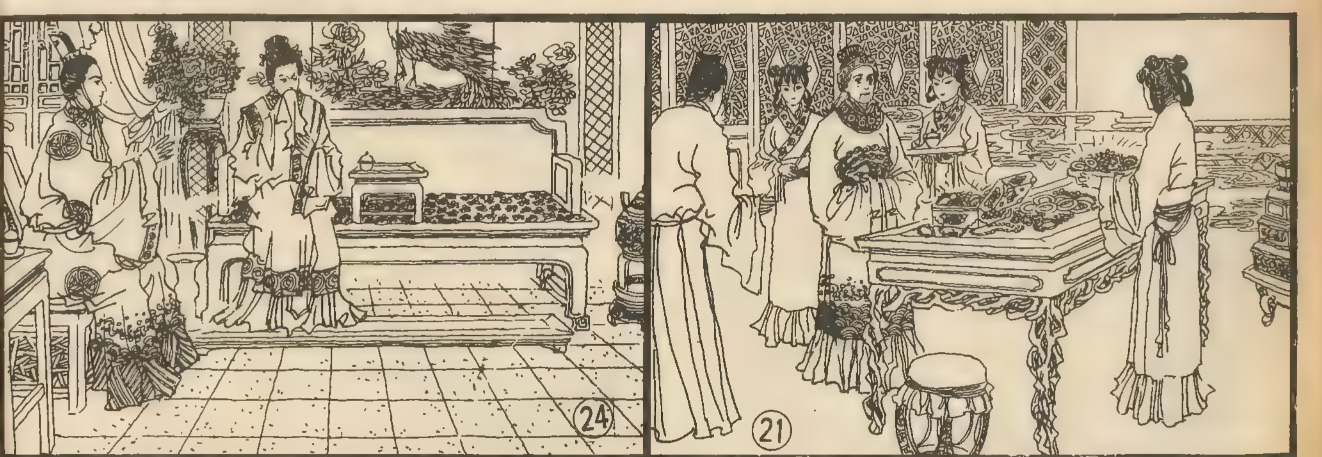
18　老夫人聽到這消息又喜又憂：「皇命難違，何況女兒未曾訂親；怎好回絕？衹能答應下來，不知孩兒自己願意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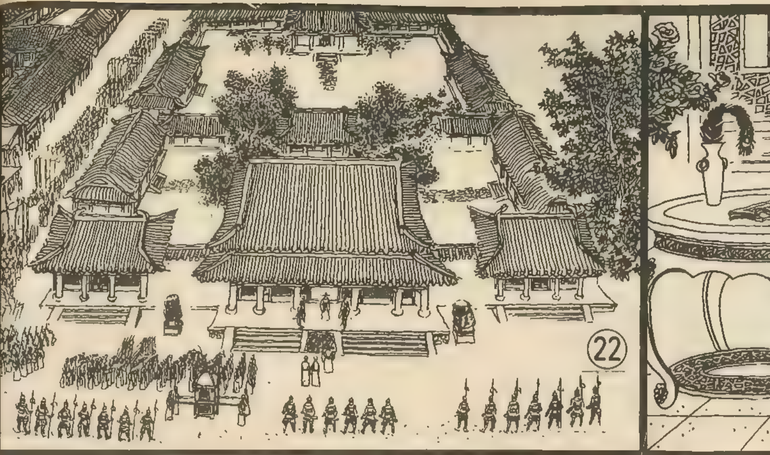
19　老夫妻又來到女兒房間，與她商量此事，長華暗想：這事我早知道，怕難爲情才沒告訴你們二老。她羞喜地說：「但憑爹娘作主。」



20　老夫妻見女兒這樣回答，知道她願意，忙回到客廳，告訴兩位相爺，理當遵旨。兩位老相爺也十分高興，帶着皇甫長華的年庚八字，進宮覆旨。



21　皇太后得知皇甫家答應了這門婚事，立即命欽天監挑選黃道吉日，一定要年內成親，並備下大量奇珍異寶，作爲聘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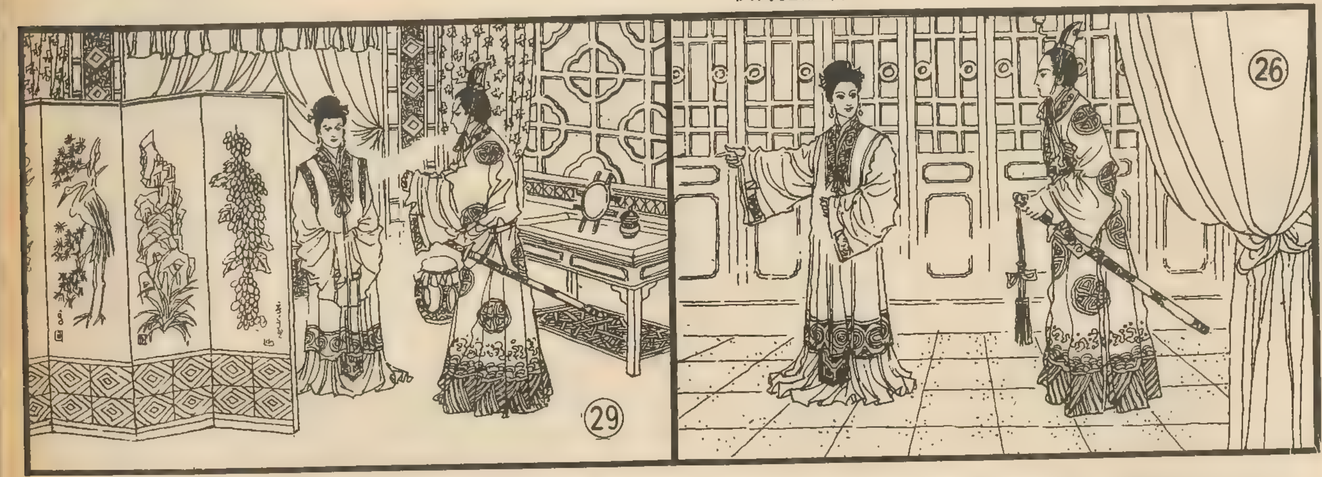
22　臘月初一吉期一到，十里長街鼓樂聲不絕，六十四個太監，六十四個宮女，三千御林軍前往迎接皇后進宮。

23　却說皇甫少華近日來爲姐姐進宮、友鶴成親，忙得不亦樂乎。直到臘月二十才稍得空閒，他想到別人都雙雙對對，自己却形單影隻，心中好不煩惱。奇怪的是至今不見麗君尸骨，他決定去岳父家請安問候，再問問當時情形。

24　少華來到孟府，老丈人不在家，拜過丈母娘，兩人對坐無話。老夫人看見這不曾成親的女婿，勾起了思女之情，禁不住熱淚直淌。



25　少華抑制心中的悲痛，安慰岳母說：「我要空房義守三年，慰她在天之靈。但願她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好與小婿結再生之緣。」老夫人深受感動，欲告訴她女兒出逃，映雪代嫁，又恐洩露所犯欺君之罪，祇得把話咽下。



26　少華說完自己的決心，止不住熱淚盈眶。老夫人決定帶女婿到自己房中看看女兒留下的眞容，也不枉他們彼此一段愛戀，便起身將少華領入自己的房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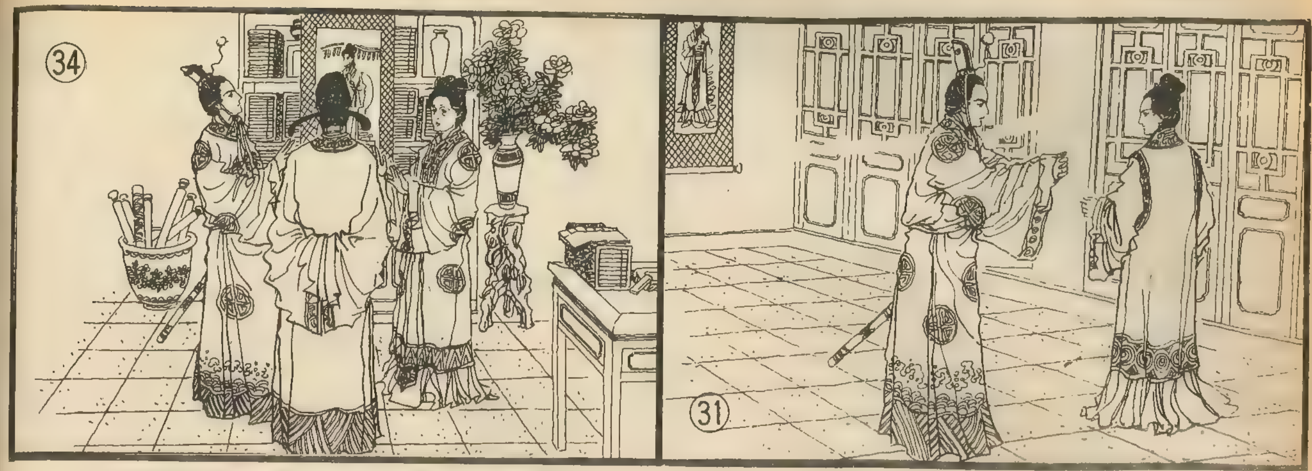


27　少華滿心疑慮，跟着老夫人走進她的房間，猛抬頭，發現牆上掛着一幅絕色佳人的畫像。「這是小女麗君的畫像。」少華呆住了，他從未見過自己的未婚妻，想不到她竟如仙女下凡，可爲何又這樣面熟呢？他滿腹疑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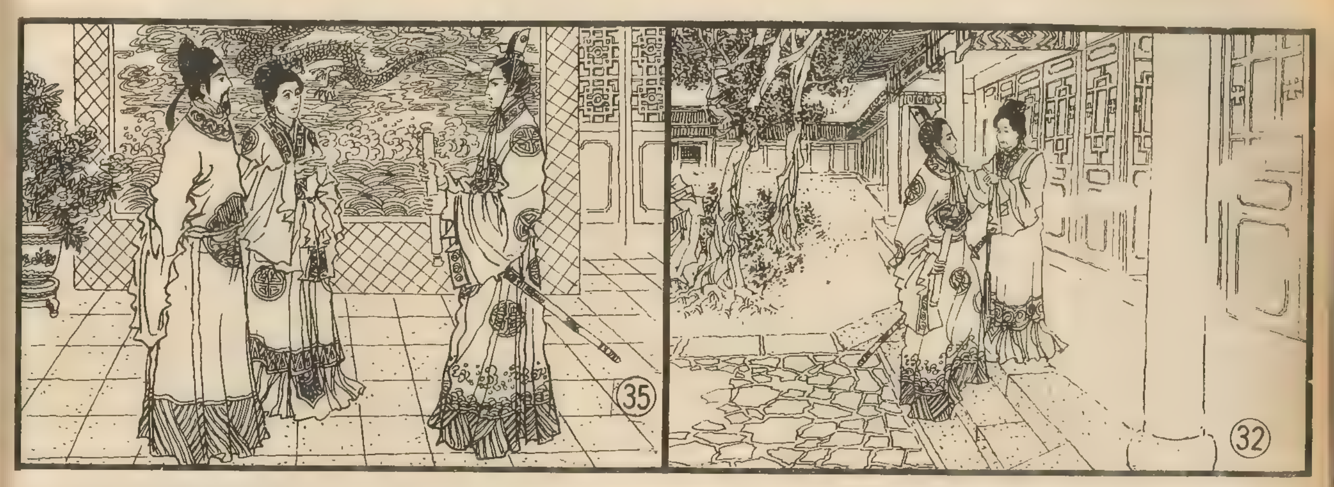
28　少華面對畫像細細琢磨，祇見麗君站在月洞門口，一株桂花枝梢從門洞伸出，這寓意是蟾宮折桂、考中狀元獨佔鰲頭之意。麗君已死，又是個女的，怎麼可能中狀元呢？少華越看越糊塗。

29　少華發現畫邊上有題詩，最末兩句是：今日題詩留片影，願將螺髻換烏紗。他突然心裡一陣透亮：孟麗君沒有死，她離家出走了。他轉回身來，一步跨到老夫人跟前：「岳母大人，告訴我實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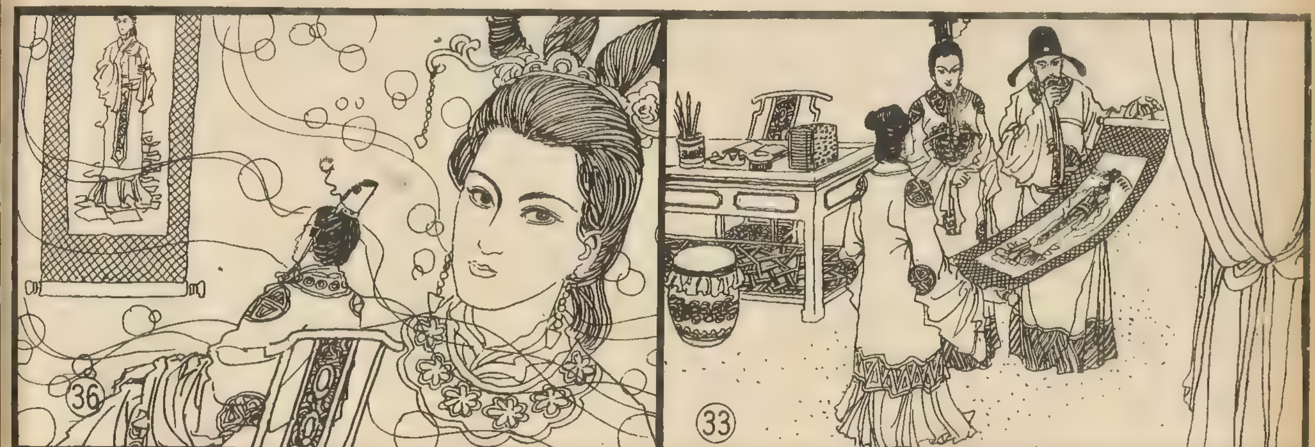
30　老夫人嘆了口氣：「我們也不知她如今在何處，當初她一走，全家都亂了，爲了避免滿門抄斬，是丫頭蘇映雪……」老夫人泣不成聲。



31　少華被蘇映雪的忠心義氣深深感動，聽說蘇大娘也住在府中，爲表自己的感激之情，他執意接她去王府盤桓數日，老夫人祇得應允。



32　少華又向岳母討要麗君的畫像，老夫人哪裡肯依，但經不住少華軟纏硬磨，又保証三天送回，這才答應。她再三囑咐少華，不得走漏消息，否則人人性命難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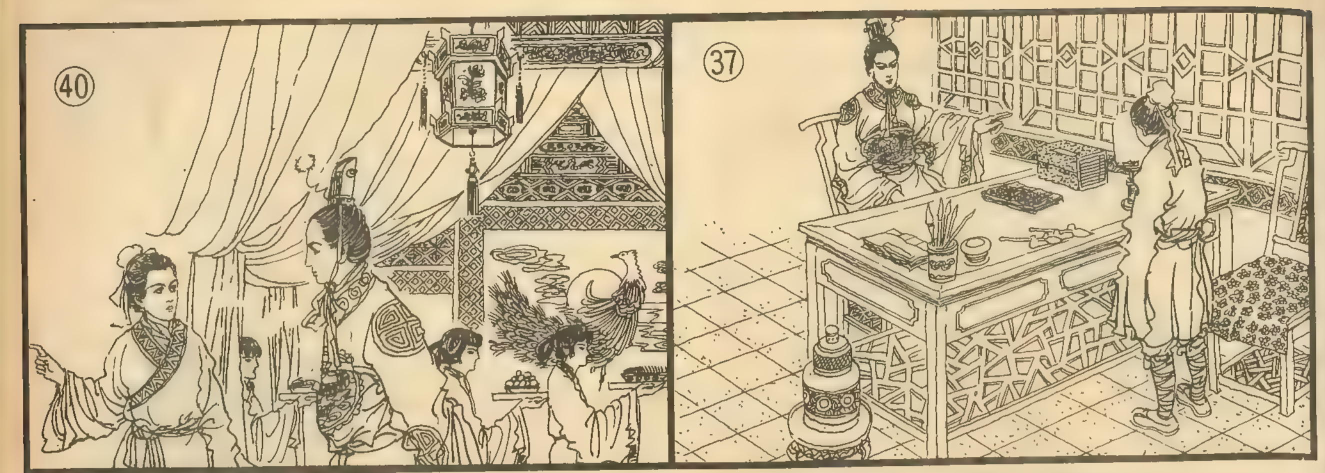


33　少華拿着麗君眞容，帶着蘇大娘回到王府。他把畫像拿給父母看，皇甫夫妻對麗君的容貌讚嘆不已。「你們沒看出她長得跟我的恩師酈明堂大人一模一樣嗎？」少華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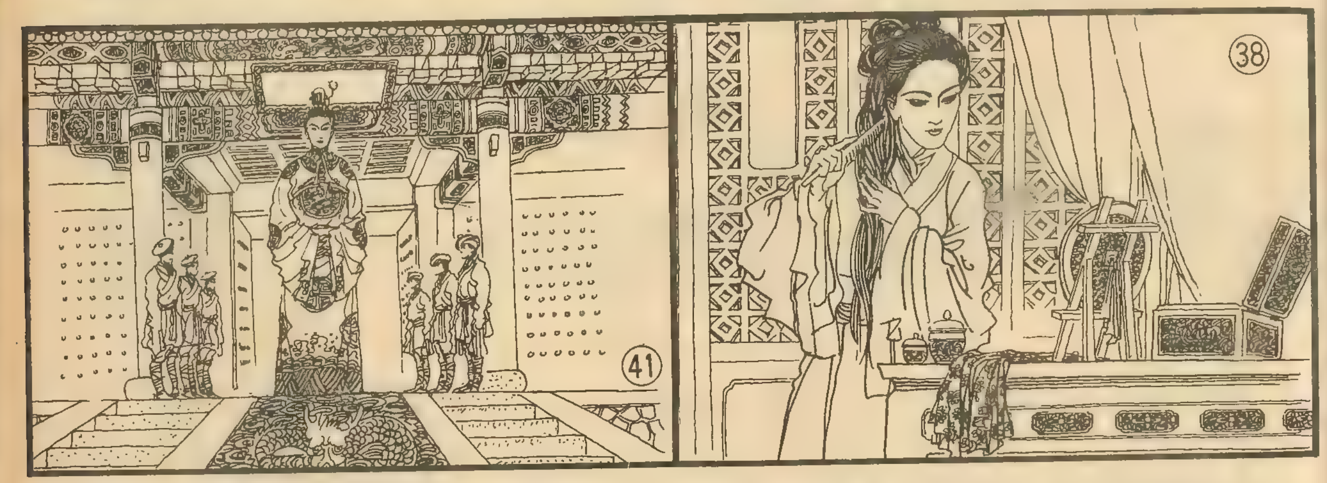
34　皇甫敬一聽，也覺得孟麗君太像宰相酈明堂了。父子倆邊說邊看，嚇壞了一旁的皇甫夫人：「你們父子切不能胡言亂語，酈明堂是朝廷宰相，事關重大，千萬不可猜疑！」

35　皇甫敬被老伴一提醒，也覺得還是小心從事爲妥：「兒啊！剛才爲父說的，乃是一句戲言，不可認眞，更不能在外面隨意亂說，千萬要尊敬恩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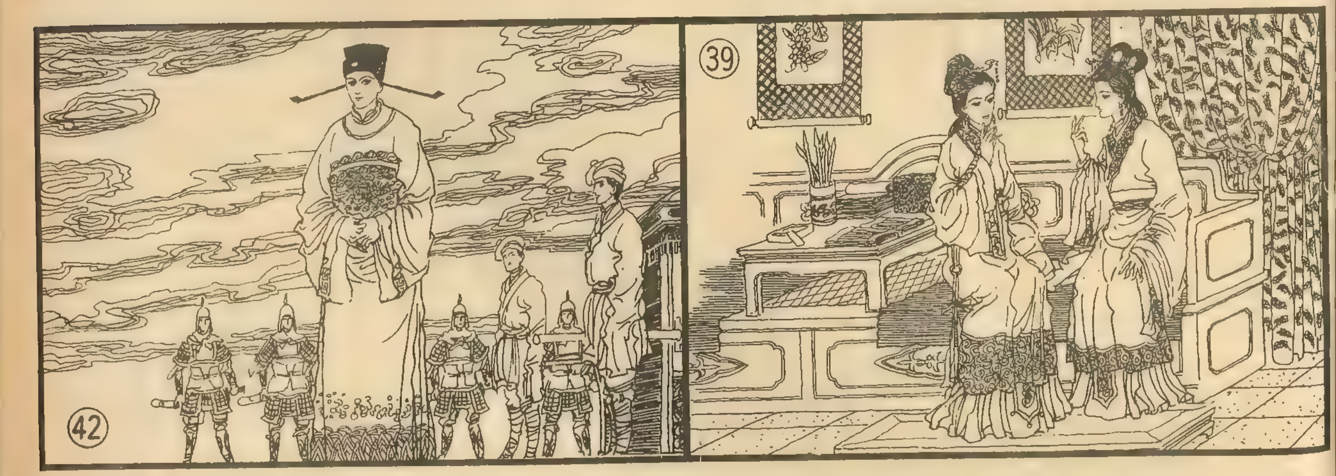
36　少華無奈，捲起麗君眞容，回到自己房中。他把眞容掛在牆壁上，端一把椅子，在畫前坐下，對着畫中的孟麗君沉思起來……



37　少華越看畫像，越覺得與酈明堂相像。突然，他一拍腿，有了！他喚來僮兒，叫他們預備酒席，他要宴請恩師酈明堂大人，感謝他的栽培。他準備讓大人來看這張眞容，然後察言觀色，見機行事。



38　却說孟麗君近日來愁腸百結，眼見皇甫少華他們立功免罪，自己不知何日出頭。她深知自己女扮男裝，身爲宰相，要尋個脫身之計，是千難萬難，一不小心，腦袋就要搬家。



39　蘇映雪比她更加着急。這日，她倆坐在一起，商量着下一步怎麼辦。蘇映雪覺得現在皇甫家是皇親國戚，跟少華把實情說了，也好請他幫幫忙。孟麗君覺得眼下也祇有這一條路可走，當下坐大轎，往忠孝王府而去。

40　忠孝王府上正大擺宴席，準備迎接酈明堂，突有小僮報告，酈明堂大人已經到了。少華好生奇怪，事情竟這麼巧，他顧不上多想，吩咐大門端開，自己親自出迎。

41　少華頭戴七龍冠，身穿四爪蟒袍，走出端門，兩旁僮僕高叫着：「王爺出迎！」

42　孟麗君的轎已到門口，她跨出轎門，連說：「不敢啊！不敢。」心中暗自好笑：哪有夫人上門，當相公的出迎啊！

（待續）

武林傳奇故事／雲飛·文　可飛·圖

俠義行



畫劍飄零似雲燕　情侶分飛似雲烟

鵝毛大雪漫天飛舞，一夜之間，將馬蹄山變成了素裝銀裹的世界。

馬蹄山是一個人跡罕到的地方，再加上這一次風雪瀰漫，更襯托出它的荒僻和凄涼。

這座山並不很高，山勢却險峻，天塹難度，山的四週就像和世間隔絕了一樣。

其實最險峻的地方是南面山頂，巉崖峭壁，絕壑千仞，縱然是晴天，谷底也被白濛濛的白霧終年累月的瀰漫着，沒有人看過這谷底下的景象，也沒有人敢以探險的心情下去觀望，間或有之，但也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人能安全返回山上，不過祇要有人到過馬蹄山，就一定聽到谷底下傳來凄厲的狼嗥。

風雪在清晨來臨時停止了，馬蹄山附近陷於極度的沉寂，就像整個宇宙都昏睡過去了一樣。

這場風雪幾乎將山腰上的兩間茅屋吞噬了，在冰天雪地中，也要仔細的觀察才能發現它的存在。

茅屋建築在兩棵古松背後，被一排竹籬圍着，孤零零的在寒風中顫抖，好不凄涼。

「伊……呀……」

竹籬的木門被拉開，從裡面露出一張蘋果般的俏臉，頭上紮着丫角髻，兩隻小手凍得似是胡蘿蔔，但看樣子她並不覺得冷，反而因昨夜的這一場大雪感到十分開心。

孩子們沒有不喜歡玩雪的，打雪仗、堆雪人……

女童祇有七、八歲，當她看到漫山遍野俱爲冰雪所籠罩時，蘋果般的嬌臉就像百台盛開：「啊！好美……」

但是浮現在她臉上的笑容太短促了，就像曇花一現，轉過身子就朝裡面飛奔。「爹，山上出現了大熊……嚇死玲兒了……」

一條藍影從茅屋中疾竄而出，而那名女童也就一頭撲進他的懷中，兩顆烏溜溜的眼珠兒還流露着極度的驚怕，用手指着竹籬大門。

「爹，大熊就在外面，快去看看。」

藍袍老者信疑參半的看看女童一眼，抱着她飄身來到門外。

視野內一片銀白，山區內也靜寂得沒有半點異狀。

藍袍老者含笑摸摸女童的臉蛋道：「玲兒胡說，那裡有什麼大熊呢？」

「玲兒才不胡說呢！你看……」

藍袍老者隨着女童的手指處望去，就在籬門前的雪地上不遠，竟現着一個梅花型的碗口大印子，很深很深，透過雪層直達地面。

「爹，」女童接着說：「這一定是大熊的爪印，而且是一隻獨脚大熊。」

「……」

女童沒有得到回應，但當她將那對烏溜溜的眼睛瞟向藍袍老者時，發覺他的臉色變了，額角上的皺紋憑空增添了許多，抱着她的雙手也有點微微的發抖。

「爹！」女童露出驚異的聲調：「你怎麼啦？是不是也怕獨脚大熊？」

「不許胡說！」

女童被藍袍老者的喝叱聲驚愣住了，在她小小的心靈中，這是爹頭一次對她厲聲喝叱。

藍袍老者轉身將木門關閉，並又加上了二條門栓，進入茅屋後也是如此，然後便拉着女童進了左廂茅屋。

一名不到十歲男童，正坐在窗前讀書，藍袍老者抱着女童朝另外一張竹椅上一放，並將室內的兩扇窗戶關死，然後神色慌張的朝男童道：「上官公子，從現在起，你跟玲兒不准離開房門一步，書也暫時停讀！」

「丁大叔，你的意思是……」男童閃動着兩道迷茫的眼神朝他凝視。

「不用問，記住我的話就是了。」藍袍老者又用關懷的眼神掃了女童一眼，隨即跨步出門，反手將門關上，並加了一把銅鎖。

茅屋裡的光線頓時昏暗，但由於窗外雪光反映，尚不至漆黑到不辨五指。

「雷哥。」丁玲跳下椅子湊到男童身前道：「我爹今天變了，變得好兇，你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嗎？」

「……」上官雷茫然的搖搖頭。

「我們門外出現一隻大熊的爪印，而且是獨脚大熊！」

「哦？」上官雷眉頭輕輕的一皺，繼又搖了搖頭，道：「不可能，我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有獨脚大熊的？」

「但門前確實是有一隻爪印。」

「那更不可能，縱然門前出現了一隻獨脚大熊，也不會沿途沒有爪印，而祇在前門留下一個。」

丁玲頸項一歪。「也許那是一隻會飛的大熊。」

上官雷笑了笑，沒有吭聲，雖然他比丁玲大不了兩三歲，但比較起來他要懂事得多了。

* * *

中午時分，藍袍老者將左廂茅房門上的銅鎖打開了，在上官雷和丁玲眼中，他的臉色突然蒼白，眉宇之間，也籠罩一層重憂。

在丁玲幼稚心靈中，認爲那隻尚未露面的大熊太可怕了，否則她爹不會這般反常的。

上官雷可不是這樣想，他認爲山上一定出現了不尋常的事情。

桌上擺了一盤熱氣騰騰的大鍋菜，在用飯時，藍袍老者一句話也不說，兩道濃眉深鎖着，心情沉重畢露無遺。

茅屋內的氣氛沉悶極了，沉悶得令人窒息。

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家的胃口都不好，尤以藍袍老者爲甚，事實上他等於在細數碗中的飯粒。

飯後，藍袍老者從房中取出一個小包袱，冷冷的遞在上官雷懷中。「這裡面全是你的換洗衣服，現在立刻離開馬蹄山！」

這句話好像平地起風雷，不僅上官公子，就是丁玲也被震得瞠目結舌不知所措！

「走！」藍袍老者的聲音開始變厲：「馬蹄山上沒有什麼值得你留戀的！」

上官雷滿臉驚異的道：「丁大叔，難道我做錯了什麼事情……」

「不用再說下去，」藍袍老者聲色俱厲：「我丁浩然已經整整撫養你七個年頭，對上官家人來說，可謂仁至義盡，難道你還想我養活你一輩子嗎？」

上官雷的臉色突然脹得通紅，丁浩然這句話太重了，而且使他喪失了應有的自尊。

「爹，」丁玲眼睛紅紅的道：「山上已經出現了大熊，你怎能攆他出去呢？」

丁浩然仍沒有理會她，臉色瞬息萬變，咬牙狠聲的罵了聲：「滾！」掄動左臂便朝上官雷揮去。

呼！

上官雷的身子隨着狂飆飛捲而起，好像斷了線的風箏，叫聲中摔進院子裡的雪堆。

丁玲嚇得尖聲驚叫，想奮身衝到院子去將上官雷扶起，被丁浩然無情的一把將她拉住了。

上官雷在雪地上蠕動了一會，但很快便爬了起來，將驚愕的眼神投在丁浩然的臉上。

他想從神情上觀察出丁浩然發怒的原因，但是他失望了，因爲丁浩然的臉色除了更蒼白，以及眼眶中閃着淚影外，他竟無法猜出丁大叔眼前的心情是怎麼樣的？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丁浩然將他逐離馬蹄山的決心，並沒有絲毫的改變。

上官雷現在好像被人迎頭潑了一桶冷水，當他眼神再瞥向丁玲時，發現淚水已淌在她蘋果似的面頰上。

變了，變得好快！就好像天上驟起的風雲。

七年養育之恩，情同父子，但在這頃刻之間，對方將距離拉長了，形同陌路人。

上官雷的眼淚也開始向下流，當他舉起沉重的步子跨出竹籬木門時，曾回過頭來望了一眼。

最痛苦的莫如離別，而眼前分

手的方式，更令人心頭充滿了淒涼的滋味。

上官雷的心沉重似鉛，剛離大門不遠，從院子裡傳出丁玲的悽聲呼喚，但祇叫了半聲，好像被人用手將嘴捂住了。

捂住玲兒嘴的人除了丁大叔外還會有誰呢？這更顯示他的決心已經沒有任何挽回餘地。

大雪雖然早就停了，但是寒風依然刺骨。

上官雷迎着寒風打了一個冷戰，神情爲之一清，終於心腸一橫，冒着風雪滿途之苦，堅强的向山下走去。

＊　＊　＊

透過竹籬大門，可以看見上官雷踽踽而行的影子，但現在已越離越遠，終於在冰天雪地下消失不見了。

丁玲的小心靈中難過極了，以往，她從來沒有嚐到過這樣的滋味。

現在丁玲的兩隻眼紅腫得像桃子，猶在一瞬不瞬的朝着上官雷消失方向引頸張望。

她還不懂得什麼叫氣憤，但却感到奇怪，奇怪她爹爲什麼要將上官公子攆走？

往常，她爹是很疼上官公子的，甚至疼愛的程度尙在他親生女兒之上，爲什麼會突然之間變得那麼冷漠無情了呢？

難道是出現大熊爪印的緣故？不對，大熊爪印跟上官公子又能產生什麼關係？

丁玲腦海閃過一連串疑問，却想不出上官公子被逐下山去的眞正原因。她知道自從發現大熊爪印後，她爹就變了，變得好兇！好怪！

正當丁玲怔神時，突然感到有數滴淚珠滴在她的臉上，冰涼冰涼的，她還以爲又下雪了呢？小臉向上一揚，她終於看見了。

不是下雪，那竟是她爹的眼淚！

「爹，」丁玲詫異問道：「你也哭了？」

丁浩然急忙抬手抹了面頰上的淚漬，强自展顏笑道：「沒有，爹上了年紀，眼睛經不起風吹，來，我們進屋裡去。」

丁浩然的笑容太勉强了，丁玲在記憶中好像從來沒有看見她爹流露過這樣的笑容。

進了茅屋，丁浩然替丁玲洗了一個熱水臉，然後便替玲兒改變了裝束。

首先，將丁玲丫髻拆去，改變成男孩子的髮型，又替她穿上了上官雷的一套錦衣，然後端了一盆冷水，放在丁玲面前，丁玲很快就明白她爹的意思，彎腰對着水盆一照，立刻揚起臉來，道：「爹！好像啊！跟雷哥一模一樣。」

丁浩然臉色凝重的道：「玲兒，妳知道爹將妳扮成男孩子模樣的原因嗎？」

丁玲的眼珠骨碌碌一轉：「我知道，雖然爹將雷哥攆走了，但是心裡還是疼他，所以就……對不對？」

丁浩然怔了一下，似乎沒有料到丁玲會這樣的想，祇好無奈的笑了一笑。

他張口想說些什麼，但突然又噤住了，苦笑道：「玲兒眞聰明，既然妳明白爹的心意，那就一定願意成全爹囉？」

丁玲將頭亂點。「好！祇要爹喜歡，就拿我當上官公子看待好了。」

「如果有人問起妳的名字呢？」

「我就說我叫上官雷。」

「在任何情況之下也不改口？」

「是的，爹，不管在誰的面前，我的名字都是叫上官雷。」

丁浩然頻頻的點頭，而丁玲也就一溜煙跑到院子裡面玩雪去了。

可惜她跑得太快，如果她再多停留一會，便會發現丁浩然的身軀在開始劇烈的戰抖，眼眶中也湧出了兩行熱淚。

＊　＊　＊

傍晚時分，鵝毛大雪又開始在馬蹄山上空飄舞，凜烈的西北風也開始增强了，更替整個山區籠罩上肅殺氣氛及荒涼。

入夜之後，雪狼谷的狼嗥也轉趨淒涼，環山繞谷，好像整個馬蹄山已湧入了無數的狼。

自從上官雷被攆走之後，大熊爪印的陰影似乎已不在丁浩然腦海中存在，而任由竹籬大門虛掩，根本不予理會。

茅屋中點了盞油燈，丁浩然當門而坐，右邊放了柄精鋼長劍，丁玲偎在左邊膝前，現已將近深夜子時，父女倆還沒有作就寢的打算。

丁浩然臉色仍然十分蒼白，並流露出悲憤，但兩道精光閃閃的眼神却始終盯向竹籬的大門。

丁玲將蘋果般的臉蛋兒偎在丁浩然的大腿上，兩隻眼睛疲倦得難以睜開，一個勁的直打瞌睡。

突然，夜空中又傳來一陣悽厲狼嗥，驚得丁玲一楞，而將臉兒向丁浩然大腿上偎得更緊：「爹，玲兒害怕……」

丁浩然眼眶中一片濕潤，用手撫着她的秀髮道：「妳眞笨，又將名字記錯了！」

「噢！」丁玲突然驚覺的揚起臉來道：「我在爹面前應該自稱雷兒，對不？」

丁浩然苦笑着點點頭。

「爹別生氣，」玲兒囁嚅道：「下次一定不會忘記，尤其是在別

人面前。」

丁浩然臉上肌肉抽搐了一下，兩滴眼淚也跟着奪眶而出，但他抹得快，而沒有讓丁玲看見。

「爹，」丁玲又將小臉一揚。「這麼晚了，爲什麼還不睡呢？雷兒很睏。」

丁浩然極力抑制住激動神情。「因爹在等候一個朋友，遠道而來的朋友。」

「噢，」丁玲眼珠一動，道：「是誰呢？」

丁浩然的神色又變得極嚴肅。「小孩子最好不要多問，很快妳就會知道明白的。」

停了一會兒，丁浩然臉上又露出了淒涼的神色道：「雷兒，爹是很疼妳的，妳知道嗎？」

丁玲將頭連點。「知道，爹疼我比自己的性命還重要得多。」

丁浩然眼眶內頓時又出現了淚影。「如果要是做出了對不起妳的事情，妳會不會恨爹呢？」

丁玲將頭搖得像貨郞鼓道：「不會，爹永遠不會做對不起我的事，縱然做了我也永遠不會恨爹！」

丁浩然笑了，但那是掛着淚水的笑，笑得很淒涼的笑，與其那樣的笑倒不如大哭一場。

丁玲小心靈中透着萬般的狐疑，爹變了，自從發現了大熊爪印後，所有神情舉動都和往常大不相同！

爲什麼無緣無故的狠心的將上官雷攆走呢？

既然攆走了，爲什麼又要自己扮成他的模樣，這不是太矛盾了嗎？

這麼晚還不安歇，在玲兒懂事以來，從未有過這種現象。

等朋友？等誰？

在馬蹄山已經整整住了七年，這七年中玲兒從來沒有見到她爹有任何朋友到訪，怎麼今晚會有貴賓光臨？

噢！還有爹身旁那把劍，等候朋友也一定要將寶劍擺在身邊嗎？

……

丁玲腦海中又浮起了一連串的疑問，雖然她沒有能力將這些疑問連串起來，產生一個結論，但她已曉得今夜事有蹊蹺也是七年來最不尋常的一個寒夜。

就是這個時候，夜空響起一聲厲嘯。

那不是狼嗥，也不是梟鳴，而像是從人類口中發出來的呼嘯。

「爹！」丁玲興奮的推了丁浩然一把。「一定是爹的朋友來了，不知道是大叔還是大嬸？」

「不錯，是他來了！」丁浩然神色很激動，但眼神中已射出憤怒的火燄。

院中响起了衣袂飄風之聲，就在眨眼時間內，院子中央已經站了一個人──怪人。

那人身高不及五尺，頭如巴斗，身段臃腫而兩條腿却又細又短，使人很難相信他那兩條腿能支持得住上身和頭部的重量。

如果那樣想就完全錯了。

他那兩條腿不僅支持得住，而且很穩，這可以從鞋底印在雪地上的深淺來衡量，可能連腳印也不會留下。

他身上穿的是件玄色半截皮袍，長度僅及膝蓋，灰白色的長髮在腦後飄舞，臉部沒有其他特徵，祇是由於腦袋很大，所以臉部五官也比常人加大一倍，顯得十分特出。

最奇怪的是手中兵器，論長度當在一丈左右，那已比他身長整整一倍有餘，戟不似戟、叉不像叉、刀不像刀，但是連柄帶刃烏光錚亮，一看便知全是精鋼打造的，現在他正握着它屹立腳前，並用一雙精光閃閃的眸子，盯着丁浩然嘿嘿獰笑！

丁浩然表情很鎮定，但眼神却掩不住內心的緊張。「我正在恭候大駕光臨！」

「你很識相。」怪人瞟了丁玲一眼。「他就是上官雷？」

「如果我說不是，你能相信嗎？」

「我很佩服你，竟被你整整躲藏了七個年頭！」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而已，沒有什麼值得稀奇的地方。」

「好，這眞是快人快語，但既被我追查出來，你想我會不會空手而回？」

「你放心，我根本沒有僥倖的心理，所以也沒做逃走的打算，這件事情是要來一次徹底的解決。」

「你很聰明，」怪人的聲音比寒冰還冷。「現在我劃兩條路給你走，一條是交出上官雷任由我們處置。」

「再講另一條看看。」

「你跟他同歸於盡，當然我希望你選第一條路。」

「但是我選後者，不過不會像你想像的那麼容易對付的。」

怪人兇睛一睜。「你想反抗？」

「情勢必然，如果我丁浩然自甘引頸受戮，也就不會帶上官雷公子躲避你們的追殺，想想七個年頭了。」

「哼！」怪人鬚髮怒張。

「這裡展不開拳脚，或許會令你手中的『通天刺』英雄無用武之地，我們到外面去一決雌雄。」

怪人看看自己手中的長兵刃，怒哼聲中疾衝而起，像隻怪鳥般的直朝外面撲去。

丁玲眨動着一對烏溜溜的眼珠

凝視丁浩然，這回兒她已懂事得多了，也曉得爹在騙她，那不是朋友，而是死對頭。

同時，她又看到了院子裡又多了一隻大熊爪印，現在她明白了，那是怪人手中「通天刺」的柄座留下來的印子。

丁浩然已經站起身來，右手握着鋼劍，左手拉着丁玲手腕，强忍住眼淚，慈藹的道：「乖兒，今夜是我們生死關頭，妳明白嗎？」

「……」丁玲點點頭，小臉繃得緊緊的。

「但是用不着害怕，生死由命，富貴在天。」丁浩然眼神一動。「還記得妳叫什麼名字嗎？」

「上官雷。」丁玲眼眶變紅，想哭，但又極力的忍住了。

丁浩然笑了，笑得那麼悽涼，但也在笑容還未消失時，已經拉住丁玲的身子離地而起，一個「海鷗掠波」，輕飄飄落在一片雪地上。

這是一片平地，範圍很廣，南面兩丈遠是斷崖，下面就是霧氣迷濛的雪狠谷。

怪老頭就站在丁浩然面前七尺，在他身後一字排列着十二名兇眉戾目的武林人物，俱已亮出了兵刃，蓄勢待發。

丁浩然將丁玲朝身後一背，刷，也將精鋼劍拔出劍鞘。

耳邊突然響起怪老頭的嘿嘿冷笑。「丁浩然，懸崖勒馬，尚未為晚，我給你一個挽回的機會。」

丁浩然悽然笑道：「我沒有想到你竟會這樣仁慈，但我姓丁的可不領你這份人情，看劍！」

隨着話聲揮劍疾刺，恨不得一劍下去將怪老頭刺成前後皆通透。

可是怪老頭身法快得出奇，在這刹那間內，突然消失踪跡。

丁浩然正在發楞時，腦後起了勁風，他的反應也不慢，擰身縱出丈外。

呼呼呼！

怪老頭將「通天刺」舞得像風車，夾着銳嘯，如影隨形，霎時工夫便將丁浩然罩在兵器的光幕之中。

兵器講究一寸長一寸强，相形之下，丁浩然手中長劍吃了大虧。

怪老頭手中的通天刺，雖然跟他身長不成比例，但舞起來却能得心應手，再加上力大器重，逼得丁浩然手中長劍無法和他的通天刺相碰，碰上必然被磕飛。

丁浩然心中更是暗自打了個冷戰，如欲衝破怪老頭的通天刺光幕，就祇有一個最好方式——仗劍凌空下撲。

但必須要具超人的輕功配合，講究的是迅若閃電，疾如雷霆，否則會弄巧反拙，反為所逞。

丁浩然自問或可勉强一試，但絕對談不上有把握，何況他身後還背着玲兒，遂將這個念頭徹底打消了。

呼！呼！呼！

怪老頭一味搶攻，狂飆突捲，勁氣逼人，突地一個「泰山壓頂」又朝他右上方斜劈而下。

迅、猛、狠，閃不開，躲不掉，逼得丁浩然祇好咬緊牙關，掄劍就架。

嗆郎郎一聲脆響，火星迸現，而丁浩然的長劍也就跟着脫手砸落地上！

怪老頭這一招「泰山壓頂」奇猛無儔，丁浩然長劍脫手並不算奇，身子竟被震得登登登朝後連退數步，最後還拿不住馬樁，一跤竟跌了個朝天翻。

丁玲的小身子也從丁浩然背上滑脫了，被摔出五尺開外去。

刷！的一聲。

通天刺夾着勁風疾飛而至，目標是丁玲，誰也沒料到怪老頭竟將那麼長的兵刃當暗器使用，脫手飛擲。

丁浩然被嚇得魂飛天外，雖然按照他的安排，玲兒今夜難逃一死，但他不願目睹唯一愛女如此這般的慘死。

通天刺疾如流星，想搶救已是來不及了，丁浩然奮力挺身猛撲，並順勢推出凌厲掌風，狠心的硬朝丁玲的身子揮去。

虎毒不食兒，但丁浩然目前處境除此以外別無他途可以想了。

在掌風推出時，他已肝腸寸斷，心如刀割，閉着眼睛悽厲的喚了一聲：「爹，乖兒……」

「爹，雷兒不怪你！」

丁玲應聲剛歇，身子被狂飆突捲而起，夾着尖厲的慘叫，像斷線風箏般直朝雪狠谷底墜去。

谷底傳出悽厲的狠嗥，祇有餓狠在爭食時，才會發出那樣的聲音。

場中轉變得電光石火一樣快速，通天刺並沒有落空，由於丁浩然朝準丁玲返身猛撲，竟被活生生的貫穿胸膛，釘在地上。

血！鮮紅的血汩汩朝外直流，使附近的雪地變了顏色。

丁浩然已臉如死灰，並痛苦的抽搐着，當他掙扎着轉臉朝雪狠谷張望時，滿眶熱淚像黃河決堤般的流了出來。

這是他最後的眼淚，流盡了，以後永遠不會再流了。

如果說人死後一了百了，那並不適用於丁浩然，因為他含恨而去，並懷着對丁玲無法彌補的歉疚。

鵝毛大雪仍在漫天飛舞着，怪老頭將通天刺拔取在手，怔立當地，嘴裡頻呼「奇怪」不止。

現在他起了疑心，因為他想起了丁浩然與上官雷兩人臨死前的稱

呼。

丁浩然口中的「乖兒」，上官雷口中的「爹」，這在怪老頭心中認為有悖常理。

「走！」怪老頭脚一跺，帶領着十二名手下，縱躍如飛，刹那間在冰天雪地中消失了踪跡。

* * *

雪更大，風也狂。

整座馬蹄山除了狂風呼嘯之外，已聽不到另外的聲音，呈現着死一樣的靜寂。

離雪狠谷斷崖不遠處有棵古松，濃密的松枝和松針被一大堆雪整個掩蓋，已經失去原有面目。

突然，松枝上的積雪紛紛洒落，從枝椏裡露出一張驚慌的小臉，那臉上已經佈滿了淚痕，現在正用一對烏溜溜的眼睛，在向山區一帶掃視。

風雪飛舞下鳥獸絕跡，剛才那批兇人也消失得不見踪跡，整座山區呈現一片荒涼。

但他還是很小心，順着樹幹後緩緩的爬了下來。

丁浩然的屍體就躺在身前不遠，血液已經凝固了，胸膛現出一個大洞，死狀好不悽慘！

這時他再也忍不住滿腔悲憤，噗通一聲跪在屍體面前，眼淚像黃河決堤般的湧了出來。

可是他沒有出聲。

任何人都能體會得出，無聲的悲慟比較嚎然大哭更能令人斷腸。

現在他已經明白丁大叔攆他下山的原因——丁浩然自忖絕對逃避不了兇人的追殺，不惜以親生女兒替死，以絕兇人追殺念頭，而保留上官家僅有的香煙！

這是一項無比的犧牲，除了丁浩然以外，相信世界上沒有另外的人能夠辦到，而在上官雷的感受來講，却是一項無比的恩惠，山無其高，海無其深，也將永遠沒有還報的機會。

當怪老頭與丁浩然展開生死搏鬥的一刹那，上官雷想挺身而出，他不是懦夫，不能讓無辜者替他承當災難，何況又是纖纖弱質的玲妹，但當他正欲出面時，另一個可怖的念頭又掠上了他的腦海——怪老頭心狠手辣，斬草除根，自己縱然出面引頸就戮，他也絕不會放過丁浩然父女。

這個念頭像一記當頭棒喝，倘若魯莽行事，不僅不能挽救大局，反而令丁浩然的苦心盡付東流，豈不徒自悔恨終生！

上官雷忍了，忍人之所不能忍，當時他已肝腸寸斷，心比刀割還要難受！

所幸者上官雷被攆時，便已猜到了發生不尋常的事情，是以一直躲在樹上，否則很難明白丁浩然這一番可歌可泣的義舉。

上官雷如痴如呆的跪在當前，任由鵝毛大雪飛洒，任由刺骨的寒風吹拂，淚水在他的面頰上已經結了一層薄冰，而他仍然懵然不覺！

「傻小子，你就不怕怪老頭來一記『回馬槍』，還不趕快逃命？」

上官雷驚得打了一個冷戰，分明有一個蒼老的聲音傳進他耳中來，當他四下察看時，却又一無所見。

那蒼老的餘音好似仍在耳中縈繞，上官雷經過這番提點，也認為是非之地不能久留，但他又想起了墜落雪狠谷的丁玲。

他站起身來緩緩走到斷崖前，谷底一片迷濛，祇隱隱傳上來野狠的低嗥，令人聽了毛骨悚然！

上官雷又開始流淚，身子也發出輕微的戰抖。

「玲妹，安息吧！是我連累了妳……」

上官雷低聲禱告着，伸手在腰間解下了一方佩玉，口中唸唸有詞的朝雪狠谷扔了下去！

女孩子都是愛美的，玲兒喪身絕谷，連一件陪葬的東西也沒有，現在雖然是一方小小的佩玉，但那已經是上官雷身上最貴重的東西了。

那方佩玉是上官家的傳家之寶，七年前丁浩然帶領上官雷逃亡時，由上官夫人親手替愛兒佩帶，上官雷睹物思人，雖又不免勾起了一陣傷情，但為了慰藉丁玲泉下之靈，也就無法顧慮這許多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陣厲嘯突又劃破寂靜長空。

上官雷驚得膽裂魂飛，他能分辨得出，那嘯聲正是出自那怪老頭之口。

厲嘯拖着亢長的尾音，上官雷剛一轉過身來，便見山腰上掠起一條黑影，疾如閃電，刹那間工夫撲到眼前。

苦也，那畸型的身段，腦後的長髮，一餘丈的兵刃……不是怪老頭是那一個！

怪老頭目光閃如冷電，嘿嘿獰聲怪笑着，突又將笑聲一斂。「你就是上官雷？」

「……」上官雷畏懼得慢慢的向後退。

「我差點中了丁浩然的移花接木之計，但結果你還是逃不出我的掌心！」

上官雷不退了，事實上也沒有辦法再退，再退就是雪狠谷的斷崖。

怪老頭已將通天刺對準了上官雷的前心，嘿嘿獰笑着一步一步朝前逼進。

上官雷心中明白，今夜斷然難逃毒手。

沒有人不怕死，但如果確定必死無疑，倒反而不怕死了，一定會想到了拚命。

上官雷眼前的情況就是這樣。

刷！

他從懷裡抽出一把刀子，那是平時跟丁玲削梨子用的，情急中他竟準備用來殺人！

怪老頭一楞，緊接着就是一陣仰天大笑，那笑聲已經狂妄到了極點。

上官雷臉色好駭人，兩隻烏溜溜的眼睛內也射出憤恨的火燄，揚手擰身，一頭就朝怪老頭懷中撞去。

怪老頭臉上殺氣漸盛，將手中通天刺擺動得如同烏龍吐水，對準上官雷的心口就刺！

眼看上官雷就要被那奇門兵刃刺個前後皆通。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場中突然激起了一陣狂飆，竟使地面上的雪花倒捲而起，同時也傳出一聲慘厲的慘嗥！

情況突發得快如電光石火，剎那間狂飆頓時消失……

剛才發出慘嗥的不是上官雷，竟是那怪老頭，現在他正跌在地上瞪大了驚恐的眼睛發楞。

上官雷呢？

怪老頭也說不出確實的情況，他祇曉得通天刺將要戳進上官雷胸口時，突被一股狂飆撞開，自己也被勁氣推倒在地上，而上官雷竟已像輕煙般的消失無踪。

如果說上官雷被武林高手救走，那簡直令人不可置信，以怪老頭功力之高，竟沒發現來人的影子！

但是，除此以外，又能讓怪老頭想到些什麼？

怪老頭現在好像一跤跌進萬丈冰窖，雪花已經蓋滿了他的頭髮和鬍鬚，他猶自渾然不覺，仍坐在原地發呆！

* * *

流光飛逝，十年時光匆匆而過。

十年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日子，很多的人和事都改變了，尤其是波譎雲詭的江湖，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勝舊人」——多少人盛極而衰，多少人平地一聲雷，但是換來換去，能在武林中叱咤風雲的還是「令狐寨」和「鴛鴦堡」。

武林中人將這兩處簡稱南寨北堡，並且還流行了一句口頭禪：「南寨北堡，惹上就跑不了！」

* * *

雲斂天空，冰輪乍現。

秋天正是月兒撒嬌使性的季節，它那皓潔又柔和的銀輝，正斜射在一片密茂的楓林，彷彿替它披上了一襲蟬翼似的輕紗。

原野呈現一片靜寂，晚風輕拂，樹影婆娑，楓林附近也祇有秋蟬鳴叫，但卻像音樂般的動聽。

楓林深處，突然傳出了一陣呼喝。

那呼喝聲破壞了楓林一帶的詩情畫意，因爲任何人都可聽得出裡面正在展開一場廝殺。

林內廝殺發生得很突然，但結果也很快，在一陣慘厲悽叫聲後，一切又歸於原來的靜寂。

剛才那悽慘叫聲很大，也很亂，顯然是很多人在遭遇重創時，共同發出的。

這陣慘叫驚動了一位路過的白衣青年，一愕之後，他循聲縱了過去。

「嘿！」好俊的輕功，穿入樹林像是一溜輕煙，沒發出半點聲音。

楓林深處有丈餘方圓的一片空地，現在躺着四名瞪着死魚眼的武林中人，血水仍從他們口中不斷流出，看來，顯然是被重手法震傷內腑斃命。

空地中央站了位長髮披到腰際的姑娘，身上穿了一件黑色長衫，但仍掩不住她身材的健美。不過她現在背影正對着白衣青年，而看不見她的面貌。

其實用不着看，有這樣健美胴體的姑娘面孔也一定十分漂亮的。

這樣美麗的姑娘也殺人，而且解決得那麼快，頃刻間就被她殺掉了四個。

如果說不是她，此時、此地、此情，殺人者又會是誰呢？

白衣青年正是發楞時，突然黑衫姑娘一轉身……

我的天！

白衣青年倒抽了一口涼氣還不能算數，又登登登朝後退了三步。

嚇壞了！他看到的不是花容月貌，而是好像一張橘子皮，再配上塌鼻掀唇，和一雙爛了眼圈的三角眼，那副尊容恐怕無鹽嫫母見了她也要自嘆不如！

突聽醜女郎一聲突喝：「你是什麼人？」

白衣青年用手指着地上的死屍道：「這些人都是你用掌力震斃的？」

醜女郎眼一瞪道：「怎麼？你不服氣？」

「是有點不服氣，因爲妳的態度太兇了點！」

「那就連你一道算上，看掌！」醜女隨着話聲雙掌一翻，呼的一掌就朝白衣青年胸前擊來。

砰！掌勁雄渾絕倫，也不曉得白衣青年躲不開，還是不願躲，竟被她一掌打個正着，骨碌碌地，像風車般跌在丈餘外。

現在他仰面躺着，動也不動。

這在醜女郎眼中並不覺得稀奇，因爲從來沒有人被她一掌擊中後

再能爬得起身來。何況剛才那一掌又擊中了對方要害。

醜女郎得意極了，祇用三角眼冷漠的投了他一眼，便開始仰天長笑了。

但那笑聲非常短促，突然之間頓住了，原來她眼角下瞟見白衣青年已站了起來，正朝她微微含笑呢！

現在輪到醜女郎吃驚了，向後猛退了一個大步子，瞪着一雙三角眼厲聲道：「你究竟是人是鬼？」

「當然是人。」白衣青年神色很平靜。

「既然是人，爲何不死？」

「聽妳口氣，凡是被妳一掌擊中者必死無疑？」

「當然。」

「但現在我仍然活着，也許姑娘的掌力還不夠雄渾。」

醜女郎突然將三角眼瞪得更大道：「放屁，姑娘我的掌力能開山裂碑，不相信讓你看看。」

話聲剛歇，便見她行功雙臂，氣納丹田，喝叱聲中便朝左邊的一座巨石推去。

轟的一聲震天價大響。

狂飆捲處碎石飛揚，那座半人身高的巨石竟被醜女郎一掌劈下去劈成粉碎。

醜女郎洋洋得意的又將那雙三角眼投向白衣青年。「你看見了沒有？」

白衣青年微微一笑。「姑娘掌力雄渾，在下佩服就是了。」

「那你爲什麼不死？」

白衣青年怔了一下，繼又笑道：「就算在下不死是例外的好了。」

「放屁！姑娘我不准有例外，看掌！」醜女郎話沒說完翻掌又要猛劈過去。

白衣青年急忙用手止住道：「在下和姑娘無仇無怨，何必定要置我於死地？」

醜女郎將掌收回，怒聲道：「誰說無仇無怨，你爲什麼要帶人追殺我的朋友？」

「我帶人追殺妳的朋友？」白衣青年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醜女郎朝地上躺着的四具屍身一指道：「看，他們已經在我掌下斷魂，你還想賴？」

白衣青年苦笑着搖搖頭道：「姑娘誤會了，我跟他們素不相識，更沒有追殺妳的朋友。」

「眞的？」醜女郎用三角眼在他臉上掃了一下，繼又喃喃自語道：「奇怪，他躲到什麼地方去呢？」

「聽口氣，姑娘是到處尋訪令友？」

「嗯！你很聰明。」

「不知令友姓名可否相告？在下當儘力幫助姑娘查訪。」

醜女郎眼神一亮。「你眞有這個意思？」

「是的，在下從來不打誑語。」

「他叫夢中人。」

「夢中人？」白衣青年驚異的道：「竟有人取這個名字？」

醜女郎三角眼又一瞪道：「怎麼，你想打退堂鼓？」

「沒有這個意思，祇是感覺名字非常的奇怪而已。」

「大驚小怪。比這更奇怪的事情還多着呢？」醜女郎將長髮一撩。「查訪夢中人之事就交給你了，三天後，我聽你消息。」

說完身形疾躍而起，似隻燕子般的穿林而出，剎那間工夫，在月色朦朧下消失無踪。

白衣青年停立當地怔怔出神，他發覺這位姑娘的神經很不正常，顯然受過很大的刺激。

* * *

晨曦照耀之下，現出一座山明水秀的獨家村。

獨家村被一條小溪環繞着，水色灩瀲，碧波千頃，竟像圖畫一般的美。

原野中出現了一位白衣青年，英氣勃勃而又不失儒雅，正以行雲流水般的步法，瞬息之間便翩然走進了獨家村的竹籬大門。

院子裡正有一名五旬老者在磨綠豆，磨成粉後，如果將它做麵條，再加上黃豆芽川湯，會比鷄湯還鮮美。

白衣青年看了他磨綠豆的方法吃了一驚。

一般人磨綠豆是用石磨，但他祇用雙手作磨，一把一把的綠豆經他雙手一握一搓，竟比石頭磨出來的粉還要細，還要勻。

但是，白衣青年看了眼前景況，心中也有了着落，深施一禮道：「前輩莫非是龍大俠嗎？」

老者將抓綠豆的手停了下來，目露詫光的道：「不錯，我就是多事鬼龍渾，你是……」

白衣青年忙跪倒道：「侄兒上官雷，拜見龍叔父。」

龍渾神情一怔。「上官雷？你就是上官老弟的兒子上官雷？」

「不錯，正是小侄。」

龍渾驚喜交加，伸手將他拉了起來，眨動一雙精光烱烱的眼睛將上官雷從腳看到頭，由頭看到腳……

回憶往事，令人傷情，上官雷含着淚將這些年來的經過細述一遍。

龍渾聽得忽驚忽喜，忽喜忽驚，跺腳道：「可惜你全家遭難時愚叔正在關外，知道兇手是誰嗎？」

上官雷苦笑搖搖頭道：「還沒有探查清楚，侄兒正是爲了此事前來拜訪龍叔父。」

龍渾慨言道：「放心好了，縱

然是不認識我的人我都有求必應，何況我跟你爹還有不平凡的交情，否則我也不會被江湖同道喚作『多事鬼』了，這件事包在我身上，不出一個月定有結果。」

「多謝龍叔父，」上官雷接着又說道：「在侄兒記憶中，行兇之人，爲首者是一個頭如巴斗的畸型老頭，並使用一枝丈餘長的奇形兵刄，龍叔父閱歷經驗兩豐，知否江湖中有此怪人？」

龍渾喜道：「還未聽說有此怪人，不過有此線索，查探的時間上，可以縮短不少。」

上官雷對父執龍渾問道：「再請問龍叔父，江湖上有沒有人的名字叫做『夢中人』的？」

「沒聽見過，很少人會起這樣古怪的名字。」

上官雷又施一禮道：「侄兒拜別了，半月後當再登門拜訪。」

龍渾含笑送到門口。「除我之外，還有誰知道你正在積極進行報仇事情？」

「俠丐于七，以他丐帮帮主關係，江湖上的接觸範圍一定很廣，所以侄兒也拜託了他。」

龍渾點頭笑道：「很好，有我們兩個老不死的出面，消息一定很快的探聽出來，如果提早有結果的話，我就命慧兒給你送信去。」

「慧兒？」上官雷茫然的問。

「嗯，是愚叔的唯一寶貝丫頭，刁鑽得很，將來或許她能幫你很大的忙，她有一種特技，江湖人稱……」

話剛說到這裡，突聽溪畔一棵梧桐樹上發出嬌叱之聲：「爹，你敢！」

隨着喝聲，一個「乳燕歸巢」輕飄飄的落到二人跟前。

這位姑娘穿了一身玫瑰紅衣衫，鵝臉蛋，端正的鼻子，菱型的嘴，再配上一對靈活的眸子，一看就知是位聰明伶俐，而又頑皮的姑娘家了。

龍渾呵呵笑道：「話說曹操，曹操就到。雷侄，這就是我的寶貝丫頭，妙手空空兒龍小慧。」

想阻止已來不及了，海棠玉面頓時羞紅成大紅緞子，狠狠的瞧着龍渾，腮帮子鼓得活像隻癩蝦蟆。

龍渾笑聲又起。「這是上官雷公子，以後妳要叫雷哥哥。」

上官雷含笑見禮，龍小慧在還禮時還在害羞。

她從來沒有這樣害羞過，如果祇是爲了她的綽號，龍渾以往也在很多人面前提過，她都沒有眼前這種現象，龍小慧本人也說不出來究竟是什麼原因。

上官雷已經去遠了。

原野盡頭祇剩下一點小小的白影，而龍小慧仍然痴立門前引頸張望。

＊　＊　＊

三天是一個很短很短的時間，晃眼即過。

楓林一帶面貌依然，而懸掛在夜空中的一輪明月，比三天前更圓了。

秋天也是楓樹撒嬌使性的季節，枝密葉濃，嫣紅一片，今天又在晚風中輕輕的搖曳着，飄然自得的樣子令人羨慕。

月華透過濃密的楓葉中，斜射在楓樹林深處的一塊巨石上，醜女郎正坐在上面怔怔的出神，嘴中嘰哩咕嚕自語着，誰也不曉得她在唸些什麼。

但她的反應是十分靈敏的，一發現身後有異，立即轉過身來，並且將功力凝聚雙掌蓄勢待發。

「姑娘，是我。」上官雷站在醜女郎面前七尺，正朝她含笑點頭呢。

醜女郎立將雙手撤回。「朋友，你很守信用。」

「這是做人應有的本份，但是我很令姑娘失望。」

醜女郎三角眼一翻，道：「你沒有幫我找到夢中人？」

「是的，無名無姓，茫茫人海中，妳叫我到那裡去找這夢中人？」

「你又想要賴？」醜女郎將臉繃得很緊。

「不是要賴，這件事情實在太過無頭緒了。」

「那是你的事情，答應了就一定要替我辦到。」

上官雷聽得一愣，道：「聽妳口氣，姑娘將尋訪夢中人的事，完全扣到我頭上去？」

「想想看，那是你自動對我提出請求的。」

咦！世界上竟有這種强詞奪理的人，而且話說得那樣衝動的！

上官雷暗暗叫苦，硬着頭皮道：「好罷，既然答應了妳，我就決定有始有終。」

「這還像話。」

「但是姑娘要多告訴我一些有關令友的特徵。」

「你想知道夢中人的長相？」

「不錯。」

「有鼻子、有眼睛，其他的都忘了！」

苦也，上官雷又好氣又好笑，而醜女郎却一本正經，問了半天等於白問。

醜女郎又道：「朋友，看在你替我義務效勞的份上，再寬限你七天，你一定要將夢中人帶來見我！」

「在下當盡力而爲，姑娘姓名可否相告？」

「這跟尋訪夢中人也有關係？」

「當然，因爲夢中人畢竟是姑娘的朋友，希望姑娘據實相告。」

「狠女。」醜女郎好不容易才迸出這兩個字來。

「狠女？」上官雷驚詫的道：「姑娘爲何要起這樣的駭人名字？」

醜女郎將三角眼一瞪道：「誰要你過問？」

「噢！是是……在下……」

「誰問你來着……姑娘向來記不住別人的名字，否則，根本就不會請你來替我尋訪夢中人了！」

好兒！上官雷從來也沒有碰到這樣兒的姑娘。

「朋友！」醜女郎又道：「七天，我仍在此地等你，祝你好運。」

身形躍起好似一隻怪鳥，直朝林內撲去。

＊　＊　＊

秋高氣爽，丹桂飄香，重陽前夕也正是菊黃蟹肥的時候。

三元茶館，清早就賣了個滿堂紅，賓客雲集，座無虛席，來遲了的客人只有站着在旁邊候位。

這個季節是三元茶館生意最興隆的時期，這裡還賣早點，尤其是蟹黃包子，比金陵的卤園還要出名。

上官雷坐在八號桌子，正在品嚐着剛出籠的蟹黃包子。

門外起了竹板的聲音，一名滿臉油污的叫化子，一路打一路唱，搖搖擺擺的走了過來。

「嗨……三元館茶樓眞不賴，酒是酒，菜是菜……」

堂倌正在忙得昏頭轉向，不等叫化子唱完便轉眼一瞪，揮手攆道：「走走走！討厭！」

那叫化子祇當沒有聽見，打了一陣竹板，接着又唱道：「堂倌休要亂揮手，叫化子餓得渾身抖，祇要兩籠蟹黃包，馬上扭頭開步走。」

堂倌眼一瞪。「他媽的死叫化子，你的胃口倒不小，一要就是兩籠。」

「嗨！你不給，俺不走，休怪叫化子開惡口，你包子裡面藏死狗，客官吃了咬舌頭。」

門口一名客人剛將蟹黃包咬在嘴中，聽叫化子這麼一唱，哇的一聲吐了出來。

堂倌們一湧而上，準備揍叫化子，而就在混亂當中，上官雷發現桌上多了一個紙團，他看見是從叫化子手中飛彈出來的。

富不跟窮鬥，窮不跟狠鬥，狠不跟不要命的鬥。生意人要是跟叫化子鬥上來，那就一定要倒霉。

管賬先生，看不是事，祇好忍氣吞聲的給了叫化子兩籠蟹黃包子。

「嗨……離開茶館十八步，抬頭來到棺材舖，棺材做得眞正好，一頭大來一頭小，裝着死人跑不了。」

叫化子的蓮花落聲漸漸去遠了。上官雷打開紙團兒，上面寫着八個大字。「帮主在安樂谷候駕。」

上官雷便將紙團揣在身中，算清賬目後，離開三元茶館子。

上官雷一出鎮口，愣住了！

安樂谷——安樂谷在那裡？

如果向人打探的話，保證得到的都是搖頭，或許跑遍大江南北也打聽不出什麼地方才叫安樂谷，可能也根本就沒有這個地方。

但是丐帮的叫化子一定知道，這是他們專用的名詞，他們住在那兒，那兒就是冠以安樂二字，譬如，安樂谷、安樂坡、安樂林、安樂湖，可就沒有什麼安樂窩，叫化子最忌諱將他們的住處稱作「窩」的了。

上官雷沉吟了一會，頓時有了頭緒。

他記得，上次跟俠丐于七碰頭的地方是在安樂林，結果在松林內和他聚首，這一次約在安樂谷，當然也就脫不了「谷」的範圍。

這是叫化子們的習慣，既然稱之爲谷，那就絕不會將他們的老窩紮在湖上。

既然有谷就離不了山，循此推測，範圍就縮小得更多了，離鎮十八里有座荒山，荒草及膝，怪石嶙峋，上官雷就選中它作爲首要目標。

結果並未失望，遠遠望見亂石叢中有很多叫化子的頭在不停的閃動，石堆內並冒出一縷炊煙。

上官雷身形掠起就像那一縷炊煙，瞬息工夫縱到亂石跟前。

俠丐于七率領了三、四十名化子，正在亂石堆中圍坐一個大圈，每人面前都擺着盛酒的器皿、破碗、破罐、破瓢、生了銹的破鐵罐……但顯示出他們正在舉行一項重要宴會。

不論來了什麼客人，那裡有空位那裡坐，跟叫化子們相交向來不問俗禮，皇帝老子來了也不例外。

俠丐于七不等上官雷開口，便拉開彌勒佛般的笑容，道：「先參加叫化子的富貴鷄酒會，天大的事情也等酒會散了以後再談。」

所有的叫化子都是骨瘦如柴，祇有俠丐于七，無論面貌和身段長得都像彌勒佛。

上官雷聽出話中有因，急聲道：「前輩可以略爲提示一二嗎？」

俠丐于七將頭搖得像貨郎鼓道：「現在說出來，酒會就開不成了，今天是叫化子帮開壇大典，別掃了小叫化子們的興頭啊。」

上官雷抱拳應聲，由於心中急躁，坐的明明是塊石頭，却比坐在針氈上還要難受。

未完•（一）

湖海恩仇錄／石中天・文　可飛・圖

劍斷恩仇

義薄雲天捨命　狠女嚴懲惡徒

時值端陽節，燕京城內熱鬧非凡，車馬喧雜，游人絡繹。若細辨別，那散亂人影中多是錦服的王孫，攜美的富賈和搖扇覓詩的風流騷客。

帝都歲時之勝，多被他們佔去，那些清貧的市民好像是自慚形穢，似接到禁令一樣躲在家裡，讓小兒女們剪彩叠福，喝盞雄黃酒而已。

端陽節亦稱「女兒節」，此日已嫁之女要紛紛歸寧，奇怪的是，繁華的街衢上竟覓不到女子，偶爾睹花影，嗅粉氣，也多是那青樓館中的瑰妹艷娘。

原來，不知是誰在數日前傳出，被官紳士人在路上跪拜的「九千歲」，把持朝政，恣意惡行的宦官魏忠賢要和客氏出宮以避毒蟲覽勝。

客氏是熹宗皇帝的乳娘，好淫又陰毒，和魏結成死黨，陷害忠良。這淫婦又有種變態心理，凡撞到眼內，容貌勝過她的女子，便要强掠或巧誘於東、西兩廠，供那些無惡不作的鷹犬錦衣衛糟蹋。

她若「佛心」陡起，便放回或配成夫妻，心中煩惱時，對那些略有怨恨的姑娘媳婦，不是鞭笞就是賣到煙花巷內。

那妓女們卻不懼她，都口稱爲「觀音娘娘」。惡婆娘聽了，自然笑逐顏開，賜給一塊香羅，粉頭們有了「護身符」，腰桿自然硬起來，當做一副專治那些調皮嫖客的靈丹妙藥。閒話且住。

衣著豪華的人羣中，走着位頭戴儒巾，身穿舊衫的青年，清秀的面龐上沒有半點窮酸之相，那兩條如漆的長眉，斜飛入鬢，眉宇間倒蘊隱着幾分英氣。

他是京城內久負盛名的「丹青手」戴安休。雖名揚京城，但識者甚少，因他性情怪僻，從不結交，行踪不定，面目正如雲中廬山。

戴安休是人龍鬼神渾然不懼的書生，哪肯把什麼「九千歲」放在眼內？「我本楚狂士，風歌笑孔丘」是他的口頭禪，風雅才華自喻唐解元和李謫仙。雖有一副恃才傲世的骨架，卻也藏着懷才不遇的惆悵，常望昏月暗自浩歎。

綠雲樓是京都的一流茶社，是王孫騷客常聚之所。那錦衣玉食子弟和末流文人在粉壁上弄些塗鴉之作，高興時，一壺茶便丢下一錠銀子，這倒滋長起茶博士們店大欺客的氣派來。

茶博士們正想用尖刻的話羞走戴安休，忽聽樓上有喧鬧之聲。有女子嬌滴滴的笑語傳到耳內：「你們都這麼喜歡我嗎？站得遠遠的，我要見『九千歲』呢！」

「他老人家……嘿嘿……」渾濁

的嗓音傳來，下面「他是個閹驢」的話怎敢說出？

豺聲、鵝調、公鴨嗓鬧成一團，那女子清脆的笑聲卻在羣聲之上。堂倌和戴安休都感詫異，不知是怎樣一個粉頭，竟把若干煙花場上的「蜂」兒弄得神魂顛倒。

戴安休驚呆了，那獨佔一張桌子的女子，雖說不上是仙姝，卻也似人間嫦娥。

尤其是那雙秋潭般的眼睛，有着奪人心魄的魅力；桃腮輕泛笑靨，柳眉微蘊嬌娟；更牽魂的是朱唇輕綻時，露出那玉石般的貝齒。

戴安休雖常咒罵美貌女子是粉面骷髏，此時那終生不沾女色的誓言也飛到爪哇國去了。

身穿紅衫紅裙的姑娘用嫩白的手腕托腮，對那羣爲美貌所懾住的浮浪子弟睥睨笑眼，自斟自飲，玉腕上的串鐲「丁噹」輕鳴。

「這麼多人，讓我陪誰喝茶呢？」姑娘一指粉壁，嬌聲嬌氣地說：「你們每人作詩一首，誰作得好，我便敬誰一盞。」

數人撫掌稱妙，急喊堂倌取文房四寶。這時樓角卻飄過陰沉的語聲：「若戴安休在此，便要獨佔鰲頭了。」說話人是個黃面漢子，他瞇着眼，不動聲色。

「屁，說不定那戴安休是個馬臉痲面呢！」

「姑娘愛的是俊俏多情郎君，嘻嘻！」

黃面漢子只是冷笑，再不吭聲。戴安休見衆人各自在粉壁題詩，心中正自暗罵，卻見姑娘掩口笑，突然省悟：這女子原是在捉弄他們，那眼波中難掩嘲諷、蔑視之意。

「姑娘要見『九千歲』，在下便可引見。」黃面漢子站起身拱手，目中射出陰冷之光。

「東廠隸役！」衆人驚呼出聲來，筆硯脫手着地，東廠隸役是錦衣衛中最狡詐、陰毒的偵探，常在市井中便衣探密盯梢，又誣蔑勒索富戶，有誰不懼？

「隸役？」黃臉漢把一塊「錦衣衛」腰牌拍在桌上，「姑娘，我見你行跡可疑，你不是要見『九千歲』嗎？請！」他身形一晃，旋風般撲到姑娘面前，用二指捏住她的手腕，痛得她呻吟不停，咬住嘴唇彎下腰去。睹此情形，黃臉漢倒暗舒口氣，知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

「請問，這女子有何言辭冒犯了魏大人？」戴安休問。

「你是誰？」黃臉漢射過逼人的目光。

「『丹青手』戴安休。」

黃臉漢突然大笑，聲震屋樑，道：「趙某不才，也略懂文墨雅事，你果眞是戴安休？」

「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若是戴先生，請當場畫扇賜之，以解趙某望霓虹之渴慕。」他仍然捏住姑娘的手腕。

「我雖發誓不再作詩畫已有三載，也可再作馮婦。將軍雖神職在身，但此女子是無辜之人，只是面貌妖娟，言行輕浮些，想那魏大人是嫉女色如仇之人，客娘娘又是尊『觀音菩薩』，必不喜將軍所爲。只要放了姑娘，我便畫扇相贈。」

他言中已嘲諷魏、客及黃臉錦衣衛，連姑娘都聽出，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但仍是滿臉驚恐之色。

「好！」正愁無階可下的黃臉漢一甩手，姑娘便跌坐在樓板上，她揉着手腕站起。

「今乃端陽節，我不妨畫些毒蟲，將軍也好攜在身御毒避瘟。」戴安休揮毫落扇，點點抹抹，那一堆毒蟲便在紙上呈現出來，栩栩如生，醜惡無比。是那：虎、蛇、蜘蛛、蜈蚣、蟾蜍、蟑螂、鼠、壁虎。

「咦，怎麼畫出八毒來？」忘掉恐懼的姑娘掩口一笑，深深地望了神色凜然的戴安休一眼。

「端陽只避五毒，不才再獻三毒湊滿一紙，望將軍哂納。」他將扇遞給黃臉漢，並對姑娘道：「京都聖地，不容笑鬧嬉耍，將軍絕不食言，你快去吧。」

姑娘也怕錦衣衛再來糾纏，趁他看扇凝神時，一雙明眸注視戴安休片刻，也不道謝，匆匆離去。待黃臉漢再尋她時，哪還覓得身影？

錦衣衛趙世雄並非泛泛庸輩，細一玩味，突然省悟，怒叫：「借古諷今，八毒乃前朝劉謹八虎！」他一掌將戴安休擊倒，呼哨一聲，數名便衣隸役闖上樓來，將衆人盡皆拿住。

戴安休因目空一切，果然借八毒蟲影射武宗正德年間時的「八虎」。那是以惡宦劉謹爲首的八名太監，不想被他識破。

夜幕時京城雖華燈初放，鐘樓乍鳴，歌館傳出簫弦之聲，但卻有處極黑暗的角落，時常傳來令人心驚膽顫的慘呼，這便是東廠內的行刑室。

「姓戴的，你愛那姑娘，老子便送你一雙紅綉鞋，見到她時，贈送必討歡喜。」趙世雄一揮，便有一廠衛持着燒紅的鐵板走過來。

「紅綉鞋」是當時熱鐵烙脚的一種酷刑，更有斷脊、剁指、刺心等，名目繁多，慘絕人寰的刑罰。

這時有一身影在夜色中閃來，如輕燕般落在房檐上，穿夜行衣，黑面罩上只留一對閃閃生輝的眼睛，這便是日間茶樓品茗的姑娘。

「啊……」隨着一聲慘叫，吊在鐵架上的戴安休脚板已被燙焦。

「我來晚了！」她自感內疚。當她「金鐘倒掛」向室內窺去，暗自吃驚。戴安休蓬髮垂首，看不到臉，身上的衣服幾乎被剝光，瘦弱的胸前流淌着冷汗。

一陣焦糊氣隱隱傳出，那廠衛將熱鐵又烙在他的腹上；他未再慘呼，顯然已昏死過去。

姑娘見室內掛着頭顱、無腔的女屍、被砍下的手足、牽引在樑上的骷髏，激憤之餘又觸目驚心，像見到陰森可怖的食人魔窟。她心一悸，躍下屋檐，輕功卓絕如柳絮落水。

「趙大人，閹了這小子！」

姑娘聞此言知再不動手，那幕慘景就使她難堪了。她雙掌一並，用內力將鐵欄窗擊飛，有一稀奇兵器持於手中，未等衆惡徒反應過來，已有數人倒斃於地。

「麒麟劍！」趙世雄驚呼一聲，因手無兵刃，只靠上乘騰挪之功，四處游走。姑娘逼殺他數劍，便伺機突殺衆廠衛。片刻，十餘名錦衣衛都橫屍於地，雖有慘呼聲，但東廠之內卻習已爲常，只認爲是在刑拷人犯，那酣睡或消閒的錦衣衛都不願理會。

「麒麟劍」柄呈麒麟狀，雙角爲「Y」型兩支長劍，分張並攏全由使劍人掌握，劍身鋼紋斑爛如龍鱗，既生輝好看又耀敵眼目。這劍雖鑄在元代，但只有一柄，世上也並無劍譜，更難考究是出自何門派。

趙世雄雖武功高强，見此奇門兵械也是膽寒。他趁姑娘抖劍斬斷吊人細鏈之機，抓起一根鐵棍打去。

姑娘用劍一格，便覺敵手內力高出一籌，腕轉「葉底藏花」閃開鐵棍，一式「鸞鳳和鳴」向他心窩「膻中」穴道刺去。趙世雄略一偏側，左邊一劍卻劃破右臂。

他猜想到劍客是茶樓上的姑娘，知在這奇異、精絕的劍下必敗無疑，突生一計，氣貫丹田、「彭！」竟將束腰絲帶崩斷。姑娘罵聲：「無恥！」一偏頭，他便躍窗而出。

姑娘怒不可遏地自腰際綉囊中摸出一枚鎏金的鳳形鏢，向奔逃的黑影打去。只聽趙世雄「呀」的一聲，撲倒在地，不知打中何部位上。這小鳳鏢雙翅後掠，如嵌入肉內，便如同極難拔出的狼牙箭，雖創口如手指粗細，若想除下，必要帶出一塊血肉。

姑娘哼了聲，插腰站了一刻，餘怒未消地望着掛在破窗上的褲子，頓着脚道：「讓你欺侮姑娘。」

她看到面如霜雪，昏厥在地的戴安休，眼角流下一滴淚，歎道：「你爲姑娘，姑娘也要爲你。你雖壞了我的大事，但終是行俠仗義，坦蕩的君子。我發誓不讓男子沾我肌膚，卻被那惡賊握了手腕好久，好在他已被我殺了。戴君子，你算第一遭。」

她不再嘮叨，背起戴安休躍窗而出，不顧去拔釘在趙世雄身上的鳳鏢，越上了屋脊。

*　*　*

「魏閹老賊，我爲厲鬼也要罵殺你！」戴安休猛然睜眼，見自己臥於鬆軟的草墊上，一盞油燈微微搖曳，映出兩廂靛臉獠牙的惡鬼。

「難道我眞進了冥府？」又覺有一隻溫暖、滑膩的手摸上額頭，用手帕輕輕拭去沁出的冷汗，感到一股淡淡的幽香襲入鼻端，再睜眼看去，正是被自己救過的姑娘。

「妳也來了？妳是被惡賊害死的嗎？」

姑娘綻唇一笑，輕聲道：「你眞是糊塗了，這是朝陽門外的東岳廟。這是廢址，要不我怎敢帶你到這裡？」

「你帶我到這裡？」他望着姑娘纖細苗條的身段，蜂腰削肩，戴金戒，塗鳳仙花指甲的纖纖玉手，疑惑地搖了搖頭。

姑娘「噗嗤」一笑，將臉移向他遠些道：「我叫白瑩瑩，江湖上都稱我『靚俠』，也有不莊重的叫我『明月映榴花』你就叫我瑩瑩吧！」

戴安休還是搖着頭，他絕不敢相信這位裊裊娜娜的少女，能救自己出虎狼之窟和森嚴壁壘的紫禁城。

「戴君子，你的筆厲害，可屬天下第一了。可我的麒麟劍也獨步江湖，誰不敬畏我？」她得意地揚起俊臉，又噘起小嘴道：「戴君子是文苑中有骨氣的雅士，又是嫉惡如仇的坦蕩君子，你雖出自一片好心救我，可卻誤了我的大事。」

「我誤妳什麼事？」他更爲困惑不解。

「早聞說魏忠賢要端午出遊，我坐在茶樓上，正好發鏢打他。我有師父遺授的兩枚鳳鏢，本要賞給魏、客二賊，可惜用去一支。那趙世雄雖是五品錦衣衛，但他那點武功在姑娘眼內，不過只是利齒碩鼠。」

戴安休雖半疑半信，但不由又湧上一股怨氣。「原來你有超世的武功，可卻故意做出……」

「是我害得你吃苦，白瑩瑩賠罪了。」她神情凝重地躬身長揖，不道萬福竟行男子之禮。

「妳也恨魏、客二賊嗎？」

「那萬死尚有餘辜的國賊，誰不想食其肉，寢其皮。」瑩瑩的貝齒咬得格格作響，秀目噴射怒焰，桃面殺氣頓盛，豐滿的胸脯急切起伏。

「我想姑娘和老賊必有刻骨銘心大仇，否則隻身闖龍潭虎穴竟不慮性命之憂。」

「我的身世可以講給你聽，但不要洩露。東林黨俊傑，被魏忠賢『點將錄』中稱做『天雄星豹子頭』的左僉都御史左光斗便是我的外祖父。」

「左光斗！」戴安休想掙扎爬起，但牽動烙傷，一陣巨痛。他平素敬仰被魏忠賢炮烙雙手，慘死獄中的一代忠臣，不由對瑩瑩肅然起敬，道：「小姐乃忠良之後，恕我不能全禮。英傑雖逝，但精神永在，爲萬世師表。戴安休還謝小姐相救之恩！」

「不要叫我什麼小姐，如今瑩瑩已是飄零江湖的劍客了。」她面呈黯然之情，半晌才道：「你安心養傷，這裡不會有人來。若有錦衣衛，縱然喬扮老翁瘋乞，也難逃姑娘的眼睛！」

戴安休似覺烙傷疼痛減輕，用手撫摸腹部，觸到一塊浸着良藥的薄紗，似覺不安地問：「這是姑娘爲我……」

「那是『白熊紗』，是百傷俱醫得好的藥。」她觸到他異樣的目光，面頰微微一紅，垂頭柔聲道：「我們江湖兒女，從不計較這些，況且你是……」燭光映着她的面龐，一綹烏髮散垂鬢畔，半遮眼簾的睫毛顯得既長又密，那倩姿神容愈發顯出那令人歎絕的美來。

數日後，戴安休在瑩瑩悉心照料下，傷已結疤漸癒，只是雙脚不能行走。他見瑩瑩在廟外練劍，自覺無聊，扯下一片黃絹神帷，用香頭和燒焦的木炭描畫起來。

足足兩日，畫才告成。他雙手奉給瑩瑩道：「瑩瑩姑娘，你看如何？」

黃絹上立着個裊裊婷婷，手掂白蓮的仙子，那容貌身姿和瑩瑩毫無二致，尤其是那對皓眸，含情脈脈地注視着每個觀畫人。

「我哪有這般好看。」瑩瑩嘴上說着，內心卻是欣悅，竟愛不釋手。

「妳長得雖比蟾宮嫦娥、錢塘西子、洛水之神……」未等戴安休言盡，瑩瑩卻噘起小嘴，她最不喜別人說醜，那個「雖」字，便說明自己不如人家。

戴安休見她稚氣滿面，有些不悅的神情，心中暗笑這使劍殺人不眨眼的女孩兒，竟有這般虛榮心，笑道：「瑩瑩，我還沒說完呢，我說妳雖比她們美貌，但又多了幾分神韻和英姿。」

「哼，」瑩瑩故意偏過身，道：「你們文人就是狡猾，都是油嘴滑舌之徒，我那眼睛就是這樣嗎？」

「妳就是用這種眼神看我的。」

「你再胡說，我就殺了你！」瑩瑩手指一彈劍身，頓時震鳴不已。

她見戴君子呈驚慌之色，「噗嗤」掩口一笑，道：「這張畫送我吧，遺憾的是你畫的只是一個弱女子，並無半點俠氣。我想，我終有一日，會復原我女兒之態，封劍退出這腥風血雨的江湖，否則女孩家的終身……」她頓覺失言，便戛然而止。

「我傷已癒，今日就辭別姑娘。」他在地上行出數步，雙脚雖感微痛，卻勉強能走路了。

「你先不要走。」瑩瑩自墻上摘下一柄寶劍，「你用詩畫罵賊，終不如用劍除惡，那筆是難抵鋼刃的，縱然不能習成剪除暴惡的武功，卻也應學些護身之術。我雖出自侯門，但自幼聘師習武，卻不懂詩書，你教我習文，我授你武功，待到秋時，京城追緝你的風聲略有平息，你再走如何？」

「我難道還能回京城嗎？如今只好天涯遠走，四海爲家了。」他黯然神傷。

「我也是萍踪浪跡。聞說魏賊已南巡，你跟隨我……」話一出口，便滿面脹紅，她怨恨自己的嘴總缺個守戶的門神。

「萬萬不可，姑娘身懷絕技，我豈能做妳的累贅？不過，妳若習文，我倒是可以教的。」

「……我先授你兩招簡易的麒麟劍，如你練得嫺熟，便可應付一般的武林歹人了。」

誰知能持生花妙筆的儒生，終不是習武的胚子，數日間連持劍站勢尚未學會，煞是認眞，汗濕衣襟，卻沒有半點靈性。瑩瑩見狀，只得歎息：「你終難習武，自古文章能安邦定國，何須做一介持劍莽夫？但願你能像我外公，做個朝廷的棟樑之材吧！」

戴安休聞此說正中下懷，他對練劍本無興緻，喜形於色道：「萬劍難抵一筆，自古文章定天下。姑娘還是習文吧，讀些史書才知天地之闊，那書中也有凜凜劍氣。」

不料，白瑩瑩能拈花針刺鳳之手，握筆竟如同握一根鐵棍，字如蟹爬，墨似塗鴉，她毫不在乎地嘻嘻直笑，讓他把住自己的手在柿葉上練字。

一對異性少年，耳鬢廝磨，彼此的膚溫氣息暗自導流，兩人的心都湧起一種難以名狀的暖意，持筆的雙手都不禁發顫起來。

「唉，瑩瑩，妳終不能習文的。固然妳聰慧透頂，但老是心不在焉，有時是神不守舍。」

「我神不守舍？你說我那神跑到哪裡去了？」她調皮地歪着頭。月餘形影不離，使她眼前有一片朦朧之霧，那便是看到一塊青圃上，生出了一顆嫩綠的芽兒，這無疑是少女心目中的愛情幼苗。

她忘卻師伯陳鵬的叮囑：女俠涉江湖，切莫為情愫所纏。他還直言不諱地指出，當年他的師妹便是為情墮其志，貽誤終身而含恨早逝的。陳鵬對獨闖江湖，不拘小節，那一副花容月貌和自然含情的眼神，時時擔憂，生怕她戀上一個輕浮的男子。劍與情本是互不相及的兩宗事，可越是俠女越有一段柔腸，那情一旦點燃，便如熊熊烈焰再難撲滅。

「安休，宋代蘇軾那首『花影』詩，你再給我講一遍，好嗎？」瑩瑩不由自主地用手帕擦去戴安休手上的墨漬，將身子靠攏過來。

「『重重迭迭上瑤台，幾度呼童掃不開。剛被太陽收拾去，卻教明月送將來。』」他吟罷，解道：是詩人借花影暗喻小人，見不得陽光卻又時來時去，正如當朝這些奸宦惡黨，是很難清除掉的。

「文人就是愛發牢騷，有時死得分文不值。只有靠劍，殺掉一個算一個，總比寫文章掉腦袋強些。」她托腮凝思，半晌才道：「皇帝喜的是阿諛、奉承和粉飾太平之辭，縱然有些諫臣也是察言觀色，不敢深刺他的痛處。皇帝往往比常人的心胸更狹窄，是嗎？」

「上代昏君，下屆便是明主，縱觀歷代王朝興衰，蓋莫如此。但願熹宗之弟信王朱由檢能繼位，他英明過人，素懷大志，對魏賊一黨早已厭惡。」他長歎一聲，凝望長空，似寄予無限希望。

戴安休的腳被石子頂痛，身子一斜就要跌倒，忙被瑩瑩扶住。

他倒在少女的懷抱裡，有些發窘地站起身，尋找話題：「你繫的那個錦囊，那白蓮綉得眞好。」

「你要是喜歡，就送你吧。」瑩瑩垂下睫毛，話到後面已細不可聞。

「讓我總記着姑娘。」戴安休覺得她如「不受塵埃半點侵」的白蓮，那愛慕之情早已萌生，只是不敢說出，又自慚形穢配不上她。

瑩瑩身體微微一顫，解綉囊捧在手中道：「這白蓮囊是師父臨終給我的，本是盛兩隻鳳鏢的綉袋。當初……當初是師父給情人之信物，後來那男子變心，師父便又索回來。我，我給你。」

她把綉囊輕輕掛在戴安休頸上，微垂着的頭幾乎抵上他的胸膛。

戴安休情不自禁地將她攬入懷內，輕聲道：「戴安休乃一個寒儒，出身鄙賤，哪裡配得上姑娘……」

瑩瑩用手掩住他的嘴，一雙嫵媚的眼睛含情地望着他，又含怨地嘬起小嘴道：「你還罵我嗎？」

「瑩瑩，我何時罵過妳？」

「就是罵過嘛。」她撒嬌地輕偎過去，「你忘啦，虧還是過目能誦的秀才，那日在茶樓上你還說我什麼來着？也難怪，師父和師伯都說我有種天然的輕浮之氣。我調皮，任性，不拘小節，對男子處處提防……不知為什麼，我在茶樓見你揮筆畫畫時那副瀟灑、傲世的神姿，就喜歡上了你。戴哥，你莫要怪我輕浮。」

戴安休什麼也不想說，只是將她緊緊擁在懷內。瑩瑩掙脫出身，揚起臉道：「我有個極大的弱處，就是……反正我也說不準。師父師伯說，一個人的性情很難改變，像我這樣的女子，一旦痴情，必然會丟掉劍的。」

「瑩瑩，天鼓一鳴，雲靄自散，妳是忠良之後，要繼先人之志，為重振明室做番大事業。我願妳棄劍歸綉閣，對鏡貼花黃，才是女兒家的本份。」

「什麼混帳話！」像平地響起個霹靂，一個身材魁梧的虬鬚莽漢跳過來，左掌一推，將距他丈外的戴安休震倒，「瑩瑩，這是個紙人嗎？」

「師伯！」瑩瑩面頰脹紅，她不知陳鵬如何來到這裡，忘情之際，那「千里聞鼓」的辨聲耳功早不管用了，「安休，你跌痛了嗎？這是我師伯，他面惡心卻善良。」

戴安休爬起，對陳鵬施禮道：「安休不知師伯到此，還望海涵。」

「什麼海涵，海涵，是咱把你摔倒了，便是我的不是。」他瞧見戴安休頸上掛着的綉囊，便怪目一翻，劈手拽下，「瑩瑩，妳……妳眞的許給了這個書生？」他的神情極為恐慌。

「師伯，安休不是一般的書生。」瑩瑩再不羞窘，便將始末作了細叙，又着重一句：「書劍相濟，才能成大業。師伯，自師父死後，你待我如親女，恩重如山……」未待話盡，年逾五旬的漢子卻落下淚來，慘然地道：「妳和妳師父一樣，都喜歡讀書人。」

瑩瑩知道他思念自己的師父，而師父至死忘不掉那負心的孔孟之徒。她道：「師伯，瑩瑩本出身詩書人家，但這劍我終不會丟下的。」

「丟不下嗎？」陳鵬緩緩地搖着頭道：「這麒麟劍和這套劍法，天下無雙，妳，尋個傳人吧！」他轉向戴安休，朗聲道：「我這侄女是壓倒天下鬚眉的豪傑，江湖上誰不聞『靚俠』而敬畏三分？她是個重情義的小姑娘，我不許她與男子交往，是怕那些心術不正的偽君子騙了她。媽的，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有一次……」

「師伯！」瑩瑩嫌他言語既多又粗魯，忙拽住他的胳膊，噘起嘴道：「你再說，侄女三天不理你。」

「好，咱不說了。小書僮找上我的瑩瑩，也是你的福份。給你……」他扔過綉囊，戴安休接過，竟震退一步。

陳鵬面色凜然：「我並非做打散鴛鴦的木棒，瑩瑩，魏賊已南行，咱們還得追去，那江湖偌多豪俠都不約而行了。小書僮，你去是個麻煩，咱後會有期，瑩瑩終是你的。」

瑩瑩用潔白的牙齒咬住唇角，淚竟湧出，戀戀不捨地默望着戴安休。

戴安休目睹此情，激奮地振臂高呼：「『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瑩瑩，安休若負恩忘義，願死在妳麒麟劍下！」說罷，轉身就走。

「你到哪去？」瑩瑩怕他再回京城為錦衣衛所拿，剛要追上，被陳鵬用劍擋住，道：「兒女情長，少不得十八相送，別誤了咱的大事。」

「就怨你，就怨你嘛！」瑩瑩望着戴安休遠去的背影，急得頓足。

陳鵬哈哈大笑起來，道：「瞧妳那副痴呆呆的樣子，若被同道知曉，要笑掉大牙的。瑩瑩，我見他有股堂堂正氣，倒和那些迂腐、酸臭的書呆子不同。」

這一分離，便是十載……

* * *

戴安休在京郊隱居下來，因香墨不能當粥喝，連為農人寫楣聯都提心吊膽，偽裝筆跡，半耕半讀，度日十分艱難。

翌年昏君熹宗終於死去，果然信王朱由檢繼位，改為崇禎元年。戴安休聞知喜不自勝，穿上僅有的舊海青長衫，終於又踏入京城。

崇禎的登基大典卻不怎麼太平，那時陝、晉、豫諸省連遭大旱，贓官苛徵暴斂，使饑餓的流民紛紛聚衆造反，扮「匪盜」而掠民財的官兵更是多如牛毛。國庫空虛，朝無良臣，崇禎知道唯一要做的大事，是誅伐宦黨，大平冤獄，啓用東林黨人。於是，魏忠賢吊死鳳陽，鞭斃客氏，斬若干名罪惡昭著的錦衣衛頭目，但那些用以刺探朝野，鉗住民口的鷹犬仍然襲用。

戴安休在鬧市公然賣起畫來，那畫十分古怪，一張青翠色的紙上，只畫一輪碩大的紅日；一首頌讚明主，歌功千秋的詩寫得龍飛鳳舞。

這正被微服訪察民情的大學士韓正見到，他知皇上深愛那把繪有「八毒」的扇子，常歎作畫人的膽魄。韓正是魏、客一案的審理人，自然深得崇禎信賴。他讓人悄悄將戴安休請到驛館，然後匆忙稟見崇禎：「吾皇德昭天下，深得民心，今日在市井偶得一畫，自有吉祥之意。」

紅乃朱也，紅日騰出碧海，永懸晴空，沐恩四海，長耀千秋。崇禎看畢自然歡喜。韓正又說是畫「八毒」扇之人，皇帝立刻召見。

崇禎是在御花園召見戴安休的，這正值花影搖曳、皓月當空之時。崇禎指着明月笑道：「朕愛你的畫，就以明月為題，再畫一張。」

當下便有太監陳紙捧硯，宮娥秉燭，戴安休自覺是大展鴻圖之時，興緻勃勃，挽袖持筆，揮筆落紙如雲煙。這時，身旁的韓正暗示他，左邊的太監捧着的是朱砂硯，是皇上點名要朱、墨二色的。

戴安休一時忘情，竟忘了使用朱硯，眼見滿紙濃淡相宜的水墨作烏雲，襯托出一輪皎潔的水輪，那朱硯再難使上。他是聰穎之人，換毫蘸朱砂，輕在水中一浸，飛抹紙上，頓時成為一幅「彩雲追月」的佳作。

他又題上一首五言絕句。韓正對他文思的敏捷，橫溢的才華，及那畫卷上超俗的神韻深為讚歎。他呈給崇禎，誰知崇禎沉吟半晌，竟默默不語。

聰明不過帝王，崇禎見自己喜愛的朱色竟為彩雲，那詩中兩句更蘊其意：「身願作彩雲，長隨明月飛。」龍顏已有不悅，又見筆藏其志，墨呈其狂，暗道：「朱色卻用於襯物，那雲終有遮月之時。」他好忌，這是朱洪武給他子孫留下的遺傳。

「好個『丹青手』，詩畫果然不俗。朕不喜你那安休的名字，賜名『天恩』吧，以後你便在宮內作畫。」說罷起駕走了，韓正暗暗歎息。

自此，戴安休便被幽禁在宮院內，那高高的碧瓦紅墻分明是無孔的樊籬，他常常想到韓正遺憾他錯過機會的歎語。數年之中，那崇禎早被闖王農民軍和各地義兵，擾得寢食不安，哪裡還想到宮中有位胸懷大志的戴安休。

戴安休時常捧着白蓮綉囊，流淚相思，不知瑩瑩如今身在何處？「鸚鵡前頭不敢言。」那如同錦衣衛的學舌鸚鵡掛滿各處，他不敢口吐怨言。每日揮毫寫詩作畫，寫下許多「無題」情詩。

他在銅鏡中，忽覺鬢髮斑白，再不能如此下去，便頻頻上疏，論說治國之策。崇禎在無良臣可選之際，難抵陝甘總督洪承疇頻頻告急文書，便派他就任陝川知府，他的性情變得軟弱了。

戴安休含淚望着身居十載的皇宮，這時，他已經三十二歲了。但

他哪裡知道，陝西銅川正是李自成義軍時常出沒之地。

八百里秦川如此荒涼，一路上饑民餓屍遍野，使他不住浩歎。當他微服走進銅川府時，見箭樓下懸着許多血淋淋的人頭，令人觸目驚心。

他就任的第二天，便在「斬匪」簿上看到陳鵬的名字，並列於榜首。忙登城去看，驚得幾乎昏厥過去，那怒目蒼天，蓬髮虬鬚花白的頭顱正是陳鵬。

他忙叫人統統摘下掩埋，那時闖王已殺到河南去了，倒讓他過了幾天安穩的日子，他雖胸有策略，審時度勢之能，但用在此時此處卻如紙上談兵。他那「獎墾」、「整軍旅」、「建鄉團」及動用庫銀，向富賈貸糧諸策，無一不落空。

鄉民隨着闖王走了，官兵軍紀渙散，常有逃兵，城中富賈早將糧賣掉，金銀細軟移到別處，只等闖王打回，已出城避逃。

他懂得了「大廈將傾，獨木難支」這句話，也知那前朝興邦振業的國策，無非是此一時，彼一時的東西，都是應運而生並順應天意的，天意便是民心。

他對着飄落的秋葉，忽又想起瑩瑩來，她若在世也是年近三十歲了，那調皮、任性和女孩般的嬌態不知有無改變？想到昔時情形，想到陳鵬爲前任知府慘害，不由潸然落淚，滴滿腮。

更使他吃驚的是，新任總兵卻是當年錦衣衛趙世雄。猜不透皇上爲何還要重用這樣的人？後來明白一點，那就是鷹犬誰都可以驅使，尤其那兇鷹惡犬更有使用價值。

「天恩兄，昔時之事不必提了，罪在爲兄一身。」趙世雄持着戴安休的手，如洪鐘震鳴般大笑。他的後腦無髮，有塊碩大的蝶狀亮疤，那是瑩瑩鳳鏢給他留下的恥辱。

「天恩兄，福禍相倚，當初我若非將『八壽』扇獻給信王，只怕你還混不上這蟒袍玉帶呀！」

「趙總兵，前嫌冰釋，只願你我同舟共濟，爲國爲民。」戴安休嘴上雖這樣說，但望着他那堆滿橫肉，目蘊陰毒的臉目，心中暗悸，腳、腹上的烙疤隱隱作痛，道：「趙總兵以前在何處供職？」

「那叛匪之中常時聯時散，不睦之機，咱混進去，讓他們火併，又納降一批，誘入金鎖關殲滅一股，那匪首陳鵬好不厲害，身中百箭，立屍不倒，是我割掉他的腦袋，斬匪三千，招降八百，銅川四周的游匪算是剿滅了。天恩兄，你的臉色有些不對頭。」他陰冷、狡詐的目光向戴安休望去。

「可有被擒的女……女匪？」他神情略微鎮定下來。

「當然有。醜的全殺掉，俊俏的小娘兒都賞給弟兄們，大人也想品品野燕之味嗎？」他瞇起眼，嘴邊溢着猥褻、意味深長的笑音。

「有一女匪，年在三旬之下，可謂藝貌雙絕，叫白瑩瑩。」最後一句，他突然提高音調。

「啊……」戴安休手持的茶盞落地，卻被趙世雄用腳接住，對着臉白如雪的戴安休笑道：「今夜便送府中，大人意下如何？」

戴安休不知他是何時走的，只感心痛欲裂，那痛苦勝過在東廠受刑時十倍，自覺渾身發抖，時墜冰川，時又如在熔火爐，握住胸前的綉囊欲哭無淚，欲喊無聲，終於昏倒。

他感到有一隻滑膩的綿手，輕揉着自己的心窩，一陣脂粉香氣直刺肺腑，睜眼一看，是個坦胸露臂的女子，媚眼如閃星斑斑，腥紅的嘴唇時彎時綻，也不言語，只是故意將氣息送到他面上。

「瑩瑩，你是白瑩瑩！」他突然捉住她的一條嫩藕般的玉臂。女子微笑不語，妖媚地叫聲「安休，奴家想得你好苦。」她雙臂挽住他發燙的頭……他雖在病中朦朧之際，也越發感到這「瑩瑩」種種親暱之舉不似純潔的瑩瑩姑娘所爲，心下疑惑，但無力去推她，眼見女子故作嬌聲燕語地掀起被來，並解下身上僅有的衣物。

只聽一聲慘呼，那女子的前胸透過兩支劍鋒，長劍向後一帶，「瑩瑩」的屍首便飛出去，灑了一地鮮血。

「戴天恩，想你也有今日！」蒙面人舉劍向他刺去。

「麒麟劍！你是瑩瑩！」戴安休識出「Y」形的寶劍，知道天下只有瑩瑩使用它。

「你……安休！」瑩瑩忙抽回長劍，但又怒道：「我要殺你，你忘恩負義，是薄倖的僞君子，這是罪一；你殺我師伯，雙手沾滿義軍鮮血，做了朝廷的走狗，這是罪二，你貪淫，竟……」她長劍微抖，音調蒼涼、悲痛，「我苦尋你九載，原來你已易名天恩。取白蓮囊來！」

戴安休聞言淚如雨下，將身欠起，露出掛在心窩上的錦囊，長歎一聲道：「你要殺我，我只是[illegible]鬼才知的冤鬼。瑩瑩……」

「不許你再叫瑩瑩，我自川內趕來，就是要雪師伯之仇，你有何冤情？快講！」

「瑩瑩，你摘下面罩，讓安休看一看妳。」

瑩瑩除去面罩，戴安休默默望着她：憔悴了，少女時的神韻已逝，鬢髮也有了幾根白的；那腰身也消瘦幾分。他不由淌下傷心之淚

，悲愴地說：「十載已易容顏，你頭上也早生了華髮……」他知瑩瑩是爲思念自己受了無數苦楚，雖是仗劍天下的俠女，卻是痴情愛流淚的女子，十載春秋，花綻葉落，想那芳心長泡苦淚之中，那淚囊恐已枯乾了。

他便將隱名苦耕，京城賣畫，崇禎賜名被禁宮中，及上任翌日便掩埋陳鵬諸情況詳敘一遍。

「這麼說我師伯並非你所害……」瑩瑩沉吟半晌，又問：「你說思念我，爲何又娶……」

戴安休又說明原委，又將趙世雄如何獻扇信王，混入義軍內部，殘害陳鵬，俘住「瑩瑩」等過程說出。

「恨我一鏢沒打死這惡賊！」她牙齒咬得直響，問：「你雖在病中，難道還分辨不出眞假瑩瑩，我就是那無恥的婊子嗎？」

「唉……我已識破，這時妳已來了。瑩瑩，我終不忘昔時東岳廟之情，非你瑩瑩，我終身不娶。過往神靈，你們可聽到了？」

瑩瑩見他柳鬚中竟有了銀絲，雖年剛逾三旬，雙鬢卻斑斑秋霜，禁不住熱淚盈眶，但她轉過身去，不願再讓他見到。

「瑩瑩，師伯的屍首我偷偷埋在城外山丘上，已做好標記，我們同去吊祭他老人家。」他長歎一聲：「若我早到兩日，拚下性命也要相救。」

「瑩瑩，妳反朝廷了嗎？」他又問。

「反又怎樣？不反又怎樣？崇禎雖已爲我左門昭雪，不過是收買民心的懷柔之策。愚民也有靈性，那朱家諸皇哪有好的？如趙世雄這等罪惡滔天的錦衣衛，崇禎依然重用。自古帝王用人，深信者寡，猜忌者多。像趙賊這等惡人，朝廷只知其兇惡有勇，一旦天下太平之時，對這種可用不可信的人統統除掉。崇禎蹈前昏君舊轍，又信用太監，那錦衣衛又擴充了。」她繼續道：「我只是行俠仗義，除暴安良，未與贓官惡紳作對，我常思是忠良之後，對義軍與官兵之爭，並未介入。」

「我身爲明臣，不願負君，但對闖王也無惡感，如是男耕女織的太平盛世，誰又拋下妻兒，去扯旗造反？」他覺得書讀得越多，反而越糊塗，也感到瑩瑩成熟，有些見解不無道理。

「快擦擦你的臉吧！無恥的婊子！」她的語調已溫柔些了。

戴安休這才知道，自己的臉上被那妓女印滿唇印，厭惡地用手抹去。歎道：「明日便是中秋了。瑩瑩，你到城郊林中候我，去看看師伯的墳墓吧。」

他見瑩瑩點着頭，便摘下白蓮繡囊遞過去，「我已知你殺了不少朝廷命官，也在緝拿名單之中。我是朝廷……身不由己，昔日定下的姻緣……」此說也是探試瑩瑩是否對他還有無當初那般痴情。

瑩瑩見他終戀仕途，把那「情」字看得淡了，她面白如雪，憤然接過錦囊，道：「讓趙賊的頭先寄在頸上。明日中秋，我定去祭拜師伯，縱然龍潭虎穴，我也敢闖！」說罷，身形一晃，早不見身影。

戴安休見瑩瑩毅然離去，已知她舊情未泯，喚聲瑩瑩，跌下床來。他瞧到那妓女的屍身，靈機一動，呼喊：「有刺客！」

* * *

銀輝般的月光灑遍樺林，地上映着一對頎長的身影，這便是瑩瑩和戴安休。他倆如泥塑似地一動不動，腳前的一小塊平地上，擺着幾樣供品，陳鵬的首級就埋在那裡。

「師伯，因戴大人在此，侄女不便爲你焚燒紙錢，好在你老武功絕世，陰府裡也有惡善貧富之分，去奪那不義之財吧！」

瑩瑩說罷，轉過身望着青衣小帽的戴安休，手裡提着繡囊，一時無語。

她知道錯怪了他，他守志不娶，將繡囊貼肉珍藏，雖盛年之時，鬢鬚已有霜絲；這分明說他是日夜思念自己的。他對陳鵬並無什麼好感，卻擔風險埋屍，貪夜出城拜祭，都是爲着自己，她把繡囊遞上，轉過身去。

戴安休受寵若驚地雙手接過，捧在掌心，一陣悲慟地叫聲「瑩瑩！」瑩瑩再也忍不住，撲進他的懷內，痛哭起來。那哭聲中蘊含着十年的相思，幽怨和飽嚐到的世間辛酸……

嬋娟的明月似擧手可觸，那裡的蟾宮桂樹十分清晰，象徵着一個絕塵埃，永遠安寧的冰清世界。

瑩瑩用手指着月輪，深情地望着他問：「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戴安休點着頭，吟道：「且借皓月作紅娘，一曲西廂永不分。」

「你沒有明白，咱們要到那裡去。『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晋』。」

「『桃花源記』？」戴安休明白了，瑩瑩是想讓他辭官歸隱山林，去過「怡然自樂」的日子，他沉吟片刻，道：「瑩瑩，我不願有負聖恩，雖無回天濟世之才，終願爲『從龍之雲』。妳是忠良之後，待我陳情聖上，他必然不會見責。妳我十載書劍飄零的日子，也要了結了。」

「崇禎就是個好皇帝嗎？」瑩瑩問。

（未完・一）

上文提要：展玉翅跟着通天丐幫在破廟內等待召開丐幫大會，得到帮中乞丐告知許多有關丐帮之帮規以及乞丐來歷，認識到丐帮中亦有正邪之紛爭。適遇沙連水被以林森爲首的五獸襲擊，寡不敵衆，危急中得展玉翅救援脫險。沙連水感激之餘，見展玉翅前路茫茫，勸他加入丐帮……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丐幫少爺

玉翅樹下獨苦思　突聞仙子來邀請

到晚飯時刻，廟內尚未開完會，小牛已着人去張羅吃的，展玉翅十分心煩，便獨自一個跑去吃飯，晚上便睡廟外石階上。

次日一早，來了幾匹快馬，小牛跳了起來：「孫堂主來了。」爲首那個霍地跳下馬來，高度居然和坐在馬上差不多，這才發現這漢子，身材又高又瘦，但人倒長得挺秀氣的，衣衫亦十分乾淨。

那漢子一話不說，便把馬交給小牛，正想進去，風七娘已風風火火地跑了出來，叫道：「死鬼，你怎地到現在才來，害得老娘一夜睡不着覺。」旁人都作了掩口葫蘆，孫小三好生尷尬，風七娘又嚷道：「你站在那裡作甚，還不快進來？」

小牛低聲對展玉翅道：「展大哥，這孫堂主是出了名的怕老婆，不過風副堂主對他可也眞好，樣樣替他着想……」

另一個瘦丐，大概是孫小三親信，瞪了他一眼，喝道：「別亂嚼舌根！」小牛吐吐舌頭，跑到一旁去。過了一忽，廟內的人都出來了，沙連水沉聲道：「大家都去土戲台，此處留下三兩個人作聯絡用。」龍永富、周通和孫小三三位堂主，忙着調兵遣將，接着便向城北走去了。

小牛低聲對展玉翅道：「展大哥，你還不是敝帮弟子，不宜去會場，而小弟又從未參加過大會，很想去見識見識……」

展玉翅不待他說畢便攆他走。這一走，廂內廂外，只剩下四個人，連周春鵬也去了，展玉翅十分孤清，便跟一個乞丐打了招呼，獨自上街溜躂去了。

那鳳陽縣是出了名的窮縣，是以縣城既小，鋪子也不多，又來了一大羣叫化子，居民都視之爲蝗虫，是故除了少數食物店還開門外，其他的都把門關得死死的，街上居然不見一個行人，就像是座死城般。

展玉翅又多了幾分感慨。「丐帮在武林中，聲譽不錯，想不到老百姓並不歡迎……這也難怪，好些人不殘不廢，伸手乞討，誰不討厭？何況這年頭，老百姓也是苦哈哈的。」

他在街上轉了幾圈，到了北城區，遠望叫化子們圍了一大堆，便折轉了回去。可是到了半途，又覺得回去無聊，乃忖道：「我雖不是通天帮的弟子，但在遠處觀望，該沒問題吧！」

當下又走了回去，在遠處觀看，但見那些乞丐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俊有醜，有殘有缺，有髒有淨，有凶惡的，也有抬不起頭來的，各式各樣，應有盡有。

忽見一個尖細的聲音道：「時

辰已到，大會開始吧！」

話剛說畢，但聽見周通沙着聲道：「姓米的，你是在說話，還是在放屁，帮主還未到，開什麼會？」

那尖細聲音的大概便是總堂主米常滿，他冷冷地道：「周堂主，米某好歹也是個總堂主，請你說話尊重一點。」

「我尊你娘的屁！你卑鄙無耻，挖走我的兄弟，還要我尊重你？我揍死他媽的李中平。」

米常滿哈哈笑道：「他是你的兄弟，又怎會離開你？你若待他好的，又怎會讓人挖去？說眞話，你開口閉口都罵他娘親，除非他是忤逆的不孝子，否則誰都受不了！嘿嘿，兄弟的母親，就是自己的母親，你這般待他，還敢惡人先告狀？老實說，米某並沒有去挖人，是他受不了你的凌辱，甘願到總舵來當個閑差。」

周通狂吼一聲：「操你奶奶的熊？李中平你出來，老子不揍你便不姓周。」

米常滿不慍不火地道：「諸位兄弟姐妹，你們都聽消楚了，替他賣了幾年命，尚且如此，周堂主，米某好心勸告你，你這性子若不改一改，不但伏虎堂有朝一日會失散，也削弱了本幫之實力，你自問你稱職麼？」

人羣中有人道：「不要唱高調，咱們做手下的，誰不知道周老大有嘴無心？他嘴上罵得越凶，對那人越好！」

米常滿冷笑一聲：「如此本座倒要多謝他的愛護了。簡直豈有此理！」

沙連水忙沉聲道：「米總堂主，今日這個會不是由帮主主持的，難道另有其人？若是由帮主主持的，當然需等候他，此乃十分顯淺之道理。」

米常滿道：「萬一帮主因事趕不來，咱們這會不開了？勞師動衆白跑一趟，如何向弟兄們交代？」

風七娘高聲道：「老米，你怎知道帮主不來？難道他在你們掌握之中？」

郝拓喝道：「風七娘，你沒有証據，不可亂說！」

風七娘冷笑道：「郝長老，你緊張什麼？小女子又不是說你？哎，莫非你們是一伙的？帮主若不是在你們手中，看來你們也知道其下落了，否則你們爲何連等一等之耐性也沒有？難道你們就不怕難以向兄弟姐妹交代？」

郝拓道：「不要跟她一般見識，再等一下。」

米常滿却道：「不行，咱們得訂個期限，否則萬一幫主十天不來，難道咱們便要等十天？」

周通恨透了他，是故立即反唇相稽：「等十天又如何？你若等不了的，大可以先離開！」

郝拓冷笑道：「難怪人人都說你有勇無謀！老夫且問你一句話，你可知兄弟們身上帶了幾日食糧？假如只帶一兩天，日子太久，誰也支持不了，而這小小的鳳陽縣城，能讓咱們這許多人吃幾天？」周通一時之間不由語塞。

沙連水道：「最低限度咱們也得等一天！」

郝拓緊接道：「等一天老夫同意，但明天一早他還不來又如何？」

風七娘道：「說不定，你們根本未把開會之事通知告訴他！」

郝拓大笑。「老夫辦事會這般魯莽麼？我是親自徵求其意見的，經他同意才廣發通知，他會不知道？」

沙連水乾咳一聲：「老郝，你可先說出你今番召開這個大會，目的何在？」

郝拓故作神秘地道：「暫時不說，待幫主來了由他宣佈，他若未來老夫亦會公佈，請弟兄們稍安勿躁！」

沙連水碰了一個軟釘子，便索性道：「大家席地而坐，先休息休息再說！」當下乞丐們都紛紛坐在地上，沙連水却不敢休息，連忙找心腹商量正事，而米常滿和郝拓亦不時交頭接耳。

展玉翅見狀，便踅回城隍廟，後來索性倒在地上睡了一覺，待他醒來時已是午後，據留守小廟的乞丐說，幫主郭煥彩尚未出現，羣丐仍集中在土戲台前，展玉翅又出去吃了一頓，然後再踅到土戲台處。

此時土戲台下的乞丐們，或躺在地上假寐，或閉目養神，或翹首張望，不一而足，沙連水和周通等人十分焦慮，不時有人站起來踱步，而另一伙人看來沉着多了。

忽然龍永富高聲問道：「老郝，我問你一件事，你在何處與幫主商量開此會的？」

郝拓不慌不忙地道：「前月底，在六安城跟他商量的，當時尚有楊鐵分舵主及梁副分舵主在場，要否找他倆証實一下？」

「我想再問，你以甚麼理由說服幫主開此會？」

郝拓十分沉着。「以本幫之利益爲理由，其實自幫主上任以來，已將三年，從未開過一次大會，他也該出來跟兄弟姐妹宣佈一下業績以及未來之大計，否則本幫上下一切都沒有目標，下面的人也沒有信心，你認爲郝某之言是否有理？」

他稍頓續道：「是故幫主便一口答允了！」

然後再無人提問，一直至天色

向晚，郝拓和沙連水商量之後，宣佈解散，當下羣丐像蝗蟲一般向四周散去，眨眼走剩幾個人。展玉翅怕暴露行跡，走得比他們還快。

沙連水、周通、龍永富等人一回城隍廟，便又閉門開會，一會兒又下命令，着乞丐們到處找尋和打探幫主郭煥彩之下落。

折騰了半夜，羣丐紛紛來報，均沒有郭煥彩之消息，且知道郝拓也派人在找尋其下落。龍永富冷笑道：「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幫主一定在其掌握之中！」沙連水向來樂天，但今夜一反常態，眉頭深鎖，一言不發。

一宿無話，次日大清早，在廟內歇息的人便出來了，各人把親信喚到殿內，仔細交代，待那些人出來，亦變得神色沉重，匆匆離開，待交辰時，衆人又向土戲台走去。

展玉翅沉吟了一下，終於還是忍耐不住，又悄悄跑去偷窺了。

今日會場之氣氛比昨天還沉悶，無人吭一聲，成千上萬的乞丐，堆得密密麻麻，靜得落針可聞。但空氣中似乎充滿着壓迫力，教人連呼吸也艱難。

過了一陣，米常滿又跳上土戲台，高聲道：「咱們已依言等候了一整天，幫主至今尚未出現，但米某以為大會仍要照開！」

孫小三道：「不可，須得再等一兩天，待查清楚幫主何故不能依時出席，再行定奪！」

「笑話，這條件還是諸位提出來的，怎地出爾反爾？」

孫小三道：「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有何奇怪？多等一兩天也不會死的！何況假如幫主已落在敵人手中，咱們却在此處好整以暇，也會招惹武林中的非議！」

郝拓道：「沙連水，你手下到底講不講信義？」

沙連水尚未反唇相稽，已聞人羣中有人呼道：「俺看見幫主啦！」

「好哇！幫主終於來了！」

戲場那方發出一陣歡呼聲，人人高呼歡迎帮主，連在遠處偷窺的展玉翅也聽見，轉頭望去，只見一位中等身材，臉皮白淨，身上衣衫雖有幾塊補丁，但洗得十分乾淨，年紀看來約莫三十左右，手提一根通體碧綠的打狗棒，大步走過來。

那乞丐行動雖然迅速，但不知如何，展玉翅竟覺得他心事重重，每邁出一步，似要費不少勁般，但心中對這乞丐儀表却暗暗喝采：「到底是一帮之主，跟一般乞兒不一般。」

未待郭煥彩走至，場內之乞丐已自動讓出一條路來，同時一齊往他身上吐口沫，只看得展玉翅一陣怔：「怎地他如此不得人心？」却不知這是丐帮之規矩，通常開大會，屬下弟子除長老以外，均要向帮主吐口沫，以示尊敬，展玉翅不明底細，自然一頭霧水。

郭煥彩來至土戲台旁，輕輕躍上台去，向四下抱拳，沉聲道：「諸位兄弟，本座因路上出了點事，來遲一天，讓弟兄們苦等了一天，本座在此道歉！」

下面亂哄哄的，有的說不打緊；有的叫別說遲到一天，遲到三天咱們也等；有的則問郭煥彩路上發生了甚麼事，若是有人欺到頭上來，丐帮兄弟一齊砸了他的狗頭！

沙連水乾咳一聲，氣貫丹田地道：「諸位靜一靜，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教帮主如何回答？再說如今還是先辦正事才是上策！」他在郭煥彩耳際低語一陣，然後退開。

郭煥彩輕咳一聲，又清一清喉嚨，方道：「諸位弟兄，承蒙錯愛，本座當上敝帮第二任帮主，此情此德，本座終生難忘……咳咳，想本座這三年來，枉為帮主却未曾召開過一次大會，實是不該……」

下面有人叫道：「如今到底開了，還提這些作甚！咱們正要帮主領導弟兄們過好日子！」

要讓乞丐們過上好日子，這擔子可真不輕哪！尤其通天丐帮有近萬個帮衆，當皇帝挑這副擔子也不容易，何況是一個沒有一絲兒財產的帮主。

也許是這個原因，因此，郭煥彩呆呆地站在台上，一時之間出不得聲，沙連水等人倒替他暗暗擔心，乃低聲道：「帮主，宣佈大會開始吧！」

郭煥彩深深吸了一口氣，高聲道：「今日本帮大會正式開始，請郝長老先宣佈議程。」

郝拓慢吞吞地走上戲台，他臉上沒有絲毫表情，但說的話却教人一字一句都聽得清清楚楚：「首先老夫依規矩先警告一下，台下若有尚未辦妥入帮儀式之弟子，請立即離開，否則千萬別怪刑堂刑法太嚴峻！」他又宣佈一遍，但場內秩序井然，未見有人離開。

郝拓又乾咳了一聲，高聲宣佈：「大會正式開始，請『當家的』向弟兄們宣佈生計！」

叫化子有何生計？不是乞討，就只能偷與騙，是以郭煥彩又猶疑了一下方道：「咱們這一行，生計好歹，還得看天時，光景不好，那能討到好飯？更別說『抱瓶』了，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地盤！地盤大才有生計，要擴大地盤，便得弟兄們上下齊心，不要事事摻着私利！弟兄們認為我這些話有沒有道理？」抱瓶是丐帮隱語：喝酒的意思。

場裡無人吭聲，過了好一陣才有人說：「當家的話有道理，但這道理誰都會說，難道誰都可以當家

、杆上麼？」當家是帮主，杆上是分舵主、香主。

這話好生厲害，教郭煥彩有點招架不住：「請恕本座能力有限，想不出別的點子來，若有人有好點子，我寧願讓位！」

場裡的叫化子全是一怔，沙連水大吼一聲：「不行，這是祖宗訂下來的規矩，豈能隨便讓位！」

郝拓冷冷地道：「沙兄緊張甚麼！當家的並沒有說要隨隨便便讓位，一切當然需依足祖宗訂下來的規矩來啊！」

沙連水見事急，不顧一切躍上戲台，高聲道：「找活路，討生計，那是人人之本分，誰有好『點子』，誰都該提出來，對弟兄們做點貢獻，這也是『杆子』之責任，若人人均有『點子』，那要設幾個當家的？豈不天下大亂？」點子是主意，杆子是丐帮弟子。

下面有人喊道：「沙老不必緊張，叫化子若有好點子，早已沒有了杆子了，有頭髮的，誰願意當癩痢？」

郝拓道：「話不能說得太滿，也許有人有好主意，而且杆子們也不是寧願一輩子都當杆子，只要能過得上好日子，對本帮便有貢獻！」

周通紅着眼睛喊道：「放屁！難道做强盜能發財，咱們便去當强盜不成？」

郝拓冷冷地道：「姓周的，今日開大會是為了本帮弟兄日後的生活，不是來吵架的，你講不講道理！」

周通嘟囔道：「俺只跟杆子講道理，才不跟强盜講。」

郝拓提高聲音道：「目前是光景一年不如一年，各地之杆子一天比一天多，還墨守成規，別說過好日子，連『上啃』都有困難！難道餓死杆子才是本帮的宗旨？」上啃是吃飯之意。

這一席話又說得合情合理，場裡的人都作聲不得，只聞周通叫道：「不管如何，俺反對幹偷、盜、拐、騙、搶劫的事，咱們人窮志不窮，好好的人可不與幹這種壞事！」

「當杆上的，便是要讓杆子們過好日子，否則杆子們何必孝敬你？」郝拓詞鋒一轉：「三年前，老夫便提出分家，願意守舊的，留下來，願意改善生活的，另找活計，但有很多人反對，說老夫包藏禍心……嘿嘿，老夫為了大局隱忍至今，但根據各處杆子反映，最近杆子餓死之情況十分嚴重，再任由這情況發展下去，嘿嘿，說不定不用多久便帮不成帮、團不成團了！」（作者按：據記載許多地方之乞丐組織，多以團為號，以帮為名者反而較少。）

沙連水道：「但據老夫所知，被人打死的，比餓死的多得多！為何會被人打死，乃因本帮有不肖杆子，以偷為業，被人抓到時，人人喊打，無人說一句情！這也証明郝老所提之議不可行！」

郝拓大笑：「沙老忘記一件最根本的事，他們為何會去偷東西？因為乞討不能維生！」

沙連水反問：「為何大部份杆子不以偷為生？」

「所謂盜亦有道，咱們若偷不義之財，偷大財主、大地主的東西，心中坦然，收獲豐富，還可以濟貧，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沙連水大笑：「劫富濟貧，老夫才不相信有幾個人能做得了！」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能混淆，一切都可以立例！」

龍永富突然問道：「郝老，龍某問你一句話，既然要偷，為何不幹保鏢！同樣可以餬口！」

米常滿譏道：「老龍，你剛抱完瓶子麼？怎會說這種醉話，誰肯請叫化子當保鏢？」

風七娘插腔道：「咱們也可以開鏢局。」

郝拓喝道：「胡說，祖宗的遺訓，怎可忘記？」原來師門有個規定不能開店，不能做買賣。

風七娘反唇相稽：「說得好，祖宗也沒叫咱們當强盜。」

「但遺訓之中，並沒有將此列明。」

米常滿道：「不管有沒有遺訓，也不管有否違反遺訓，若是分家，則什麼事也可解決了，此事還請當家說句公道話。」

郭煥彩十分為難，不斷地抓着頭皮，忽然後面人潮翻滾，有人叫道：「抓到一個『假掛杆』的！」

沙連水目光一及，見是展玉翅，不由暗暗叫苦：「怎地這小子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原來展玉翅聽得場內兩派爭論，他在遠處看不清衆人之面目，是以爬上屋脊遠眺，不料被巡邏之丐帮弟子看見。他心想自己沒有「犯法」，也不抗拒，任由他們扯去會場。

郝拓喝道：「胡鬧，本帮正在開大會，這麼小事在外面處理就是！」

沙連水道：「且慢，他是老夫之弟子，什麼叫做『假掛杆』？」假掛杆就是偽稱丐帮弟子，將會被挖雙眼，是以沙連水只好豁出去了。

米常滿問道：「老沙，你什麼時候收的弟子？」

「昨天晚上他剛『拜杆』，還來不及教他規矩，因此老夫不讓他來開會，想不到這小子竟然偷偷來了，真是氣煞老夫也！」

郭煥彩忙道：「既然是沙老之

弟子，那就放了他吧！」

沙連水喝道：「你站在外面，等候老夫。」

郝拓打了個哈哈。「沙老何必生氣，就算他是『假掛杆』又如何？還是說正事要緊，帮主，如今兩派相持不下，你意下如何？唔，弟兄們不遠千里而來，總不能空手回歸呀。」

郭煥彩面有難色，看了沙連水一眼，沙連水道：「郝老何必咄咄迫人？這種大事，也該讓帮主好好考慮一下！」

郝拓嘿嘿冷笑。「說得有理，點香！給帮主一炷香工夫考慮。」

風七娘快口道：「老郝你太過份了，像這種事，最少也得讓帮主好好全盤考慮跟計劃，那非三兩天工夫不可！」

郝拓冷冷地道：「此事老夫早已通知帮主，他亦考慮很久了，何止三兩天！」

風七娘高聲問道：「帮主您考慮好了沒有？」

郭煥彩結結巴巴地道：「還沒有……咳咳，再考慮一下……大家商量……」

「還商量什麼，七嘴八舌，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如今需要的是做一個決定！」米常滿盛氣凌人。「身為一帮主，理該有決定力及魄力。」

風七娘罵道：「姓米的你說什麼話？這是對帮主之態度麼？嘿嘿，你想迫當家的下台，自己坐上去麼？」

郝拓喝道：「別急！咱們再給帮主一夜時間考慮，明早再宣佈，帮主認為如何？」郭煥彩似鬥敗的公鷄，無言地點頭，隨即宣佈散會。

米常滿又宣佈：「依次序及規矩退場，明早辰時再來此聽帮主宣佈！」羣丐秩序居然井然，緩緩後退。

首先退出場的，第一隊隊長手持一根布幡，上面畫着一個白鬚人在吹簫；第二隊隊長持的布幡畫的則是一位女子；第三隊隊長布幡上畫一位狀元的樣子，但右手則抓着一對快板，第四隊隊長之布幡，畫着兩個漢子，圍爐喝酒，狀甚快活，之後有的隊長持着書有韓字的布幡，有寫郭字的、齊字的，不一而足，看得展玉翅一頭霧水。

眨眼間，偌大的一個場子，已走得只剩下那些堂主以上的人員，展玉翅不好意思再呆下來，便獨自一人回城隍廟去。

好不容易找到駱元，乃詢之布幡之事，駱元笑道：「咱們叫化子流派種類甚多，且各有師承，在街頭奏樂器的便以伍子胥為祖師爺，就是你看到的那個吹簫的白鬚漢子。傳說戰國時候，伍子胥本是楚人，在楚為大夫，後楚平王殺了他一家，因伍員入山打獵逃過大難，但楚國四處張貼其畫像，伍員苦無良策過關，一夜間頭髮全白了，因禍得福，得以混出關去，後來到了吳國在街上吹簫乞討……

「三天之後，有人荐之於公子姬光，並得吳王重用，終於發跡，事實上，大部分乞丐均視伍子胥為祖師爺，並不限於演奏樂器娛樂人，而達到乞討目的者。」

展玉翅又問：「那狀元公子是誰？」

「他是唐朝的狀元鄭元和。鄭元和赴京大考時，遇到妓女李阿仙，把囊中金花光，後為鴇母驅逐，淪落街頭行乞以唱蓮花落為生，最後被李阿仙尋着，資助他上京赴考，結果高中。因此咱們這一行中，唱蓮花落的，大都供奉他，視為祖師爺。」駱元見有人走過來，乃向展玉翅打了個眼色：「有空再聊。」

那人也向駱元打眼色，然後雙雙走到一邊去說話，展玉翅十分無聊，便倚墻而立，想着心事。叫化子們又紛紛去乞討，展玉翅不想吃嗟來之食，便也悄悄地離開了，只見街道上到處都是乞丐，他心頭煩悶，索性走出城外。

此時暮色漸濃，炊烟處處，四野裡不見有人，只偶然見到兩、三隻瘦骨嶙峋的餓狗，有氣無力地跑着。

展玉翅走到一棵大樹下，見那裡有幾塊平整的石頭，便坐了下來，心中暗問：「我該不該加入通天丐帮？」

此念剛起，另一個念頭，隨即浮現上來：「不行，當了叫化子，整天跟着那些衣衫襤褸，無所事事的叫化子到處跑，有何前途可言？父母大仇又怎能報得了？更何況這些叫化子品流複雜，人品低下，混在裡面，連自己也受了辱。」

可是又覺得天下茫茫，竟無一個好去處！人總要吃飯穿衣，不名一文，寸步難行。而且好像有點對不起沙連水，他一時委決不下，心頭極是煩燥，不由自主站了起來，繞了三四圈，又有一個念頭冒起：「大丈夫志在四海，要幹大事業，豈能整天為三餐宿煩憂？沒飯吃便去當鏢師，何須乞求於人，辱沒了祖先？而且我也曾救過沙連水一次，一報還一報，兩不虧欠，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主意一打定，抬頭往前望去，這才驀地發現，不知在何時，面前已站了好幾條大漢，其中一個，他認得出便是那位自稱是「百獸之王」的林森！他心頭不由一沉，連忙捏住刀柄，一對眼睛緊緊瞪着對方。

站在林森旁邊的是一位老者，

貌不驚人，但聲若洪鐘：「你便是展玉翅？乖乖跟老夫們跑一趟！」

展玉翅邊思索逃跑之策，邊問道：「閣下是誰？跟你們去那裡？」

林森道：「你連陸總瓢把子也不認識，居然還敢如此目中無人！跟咱們去見仙子！」

「西方仙子，在下跟她無冤無仇，無瓜無葛，她老跟我作對，到底是甚麼事？諸位受命於她，必定知道，可否告訴一二，若在下認為確需與她見面，自然會跟你們走一趟！」

林森尚未開腔，後面一位漢子已不耐煩地道：「臭小子，若非仙子交代不許殺死你，咱們早已……」

林森喝住了他。「少俠，咱們也很想知道，仙子因何一定要你去見她的原因，不過她不說，咱們也不敢問，但不管你願不願意去，也得跟咱們走，別無選擇！」

展玉翅明知故問：「假如少爺不肯去呢？嘿嘿，其實前幾天少爺早已見過她了，她並沒有說出要見少爺之原因！哼，看來你們是假傳『聖旨』了！」

那姓陸的冷冷地道：「那容你說不去？上！」後面那些漢子除了林森之外，全部走前，把展玉翅圍住。

展玉翅怒道：「你們別惹火了少爺，否則我拚死也能殺傷你們幾個！哈哈，西方仙子有令，不許殺我！來吧，上來啊！」

剛才無意中說漏了玄機的漢子，是「七星客」三寨主白復剛，他首先大叫一聲，標前伸臂，十指箕張，向展玉翅抓去！他一動手，其他人也不閒着。

展玉翅十分可惜自己失去使慣的長劍在手，但狗急跳牆，把搶來的單刀拔了出來，一陣亂揮。他內力雄渾，青木道長灌輸於體內之內力，已被他吸收得七七八八，是以刀勢不成章法，但風聲呼呼，威勢嚇人。

陸源道：「慢慢來，這小子只有一兩道板斧！」

誰知展玉翅已知對方不敢殺自己，而且他自己也覺得生不如死，因此勢如瘋虎，悍不畏死，相反那些大漢，心存顧忌，此消彼長之下，被殺得連連後退，林森忍不住罵道：「眞是膿包！」

姓陸的老頭怒瞪了他一眼。「你說甚麼？老夫這些人再膿包，也比你那些小野獸强得多！」原來他便是陸上七十二旱寨之總瓢把子陸源，發怒自有一股懾人之氣勢，林森乾笑賠罪。陸源怒喝一聲：「捉不了這小子，你們今後也別來見老夫！」

下這個命令，等於對他手下下道催命符，陸源在綠林之中，享有極高之聲譽和威望，那些大漢本來避重就輕，現在却不敢再後退，硬碰硬之下，不怕死者勝，此乃千古不易之理。

激戰之中，「天龍寨」副寨主傅從君以長槍自側急戳展玉翅的左肋，右側的飛鷹寨寨主左艮堂，手揮斧頭橫劈，一左一右把展玉翅封死，後面的「梅花寨」寨主曹嚴生，又退而復進，但展玉翅看也不看他們一眼，尖刀挾着一陣尖銳的破空聲，直劈白復剛。

這一刀，他用了八九成眞力，刀勢無招無式，直出直進，直截了當的一刀，却極具威力！白復剛不敢攖其鋒，倉皇後退。

展玉翅大喝一聲：「那裡跑！」提步再進。說時遲，那時快，猛地一個轉身，左手一落，緊緊抓住猶疑不決的傅從君的長槍槍杆，猛地用力一拉，傅從君失却重心，向前蹌出兩步，長槍刺向左右為難、投鼠忌器的左艮堂之小腹！

傅、左兩人都大吃一驚，忙不迭收勢及退身，展玉翅手起刀落，一刀砍在傅從君的後背上，入肉寸餘，血光迸裂，伴着一道淒厲之慘叫聲！

展玉翅虎吼一聲，再一脚將傅從君踢翻，飛身撲向左艮堂！左艮堂為其勢所懾，一退再退！白復剛連忙上前截住展玉翅。

陸源看了林森一眼，低聲問道：「林兄弟是要下場，還是由老夫出馬？」

展玉翅悍不畏死，仙子又要活的，這分明是個燙手之山芋，林森城府深沉，才不願意接手，是以道：「有總瓢把子在場，在下怎敢僭越？」

陸源輕哼一聲，抽出插在腰帶裡的旱煙杆，慢慢走前，「你們退後，看老夫收拾他！」白復剛等人巴不得他有此命令，都忙不迭退開。

正點子下場，展玉翅不敢造次，站在原地，深深吸了幾口氣。陸源冷冷地道：「小子，你有沒有遺言？再不交代，可沒有機會了！」

展玉翅哈哈大笑：「這眞是此地無銀三百両，隔壁王三沒有偸，別看你是甚麼總瓢把子，但在少爺眼中，根本不值一顧，你敢傷我一根毫毛麼？」

陸源老臉泛紅，惱羞成怒地道：「好小子，眞有你的！你信不信老夫能活捉你，而不傷你一根毫毛？」

「少爺不相信，正想試試總瓢把子的手段！」

陸源氣得七竅生烟，但他縱橫綠林數十年，非同小可，很快便冷靜下來，緩緩踏前一步，又停了下

來，挺立如同一尊石像。

他嶽峙淵停，不動聲息，展玉翅反而不敢造次，立即集中精神，注意對方每個動作及眼神，陸源悠閒地點起烟來，奇怪，展玉翅竟然不敢乘機進攻，相反，他精神却稍爲鬆懈下來，心想一袋烟燒完，還有一段時間。不料，陸源迎面噴出一口濃烟，直奔展玉翅面門。

說時遲，那時快，陸源同時展開攻勢，烟杆使出小花槍的招數，急戳展玉翅要害。

那口濃烟吃陸源內力一激，去勢極快！展玉翅冷不提防，大吃一驚，幸好他反應快，雙脚一頓，身子倒飛丈許之外，總算脫出烟陣，看到烟杆！

只見他單刀一挽，在身前洒下一片刀網，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陸源暗讚一聲，烟杆避重就輕，不與單刀碰上，每次出手，未待招式使盡便已變招。

薑到底是老的辣！展玉翅雖有拚死之心，此刻却無從發揮威力！那陸老頭一根烟杆戳、點、刺、掃、敲、打，使得出神入化，專找展玉翅身上之穴道，至此，展玉翅才領略到其厲害！

展玉翅已經歷過大小數戰，不如以前毛躁，他很快便冷靜下來，見招破招，刀中挾掌，脚踩七星步法，封不住的便利用步法閃避。陸源雖然厲害，但要生擒對手，一時之間，可也不容易得手。

眨眼間雙方已鬥了二三十招，展玉翅越鬥越穩，單刀不時使出他自創之招式，姿式雖不好看，却十分實用。

旁邊觀戰之林森也看得暗暗稱奇：「怎地這小子幾日不見，便似脫胎換骨般？」

他心念未了，耳畔却聞有人道：「陸總瓢把子，偌大的一把年紀，還跟後生小子過不去，羞也不羞！」抬頭望去，却見沙連水帶着一羣叫化子，正風馳電掣而至，心頭不由一沉。

陸源沉聲道：「沙老頭，你我素來河水不犯井水，請不要破壞規矩！」

沙連水怪笑道：「他是老夫弟子，難道你要我眼睜睜看着弟子被你抓去不成？」

陸源抽身道：「叫化子，你可別騙老夫，這小子是個紈袴子弟，他肯當乞丐？」

沙連水冷笑道：「這種事還有假的？他昨夜已向我『拜杆』，今日因爲跟杆子發生了點誤會，心情不快，私自跑出城來，老叫化子正來找他回去！」

陸源深深吸了一口氣，轉頭問展玉翅：「姓展的，這可是眞的？」

展玉翅咬咬牙，道：「這種事還有假的麼？」

陸源噓了一口氣，道：「老夫才不管你是否加入丐帮，就怕你是哄我的！假如你是叫化子，便沒老夫的事了！」他向手下招招手：「咱們走！」

沙連水忙道：「總瓢把子可否把話說明白了再走？」

陸源笑道：「彼此不同道，與我無關之事，老夫不會多管，有些事與你無關的，你也不該多問！倒是老夫該向你道賀，收此佳子爲徒！」回頭又問：「你們都聽清楚了沒有？」

曹嚴生和傅從君等人均答道：「咱們都聽清楚了，通天丐帮沙老叫化子說展玉翅是他弟子，展玉翅也自己親口承認了！」

林森打了個哈哈：「陸老不必擔心，此事林某當會向仙子稟告，若有問題仙子自會找他晦氣，與咱們無關，沙老叫化子，咱們後會有期啦！」

展玉翅急問：「到底少爺跟西方仙子有甚麼瓜葛？她爲何屢要與少爺過不去？」可是那些人却充耳不聞，展開輕身功夫跑了。

沙連水道：「咱們回去吧！」

展玉翅見他眉頭深鎖，乃走近他：「沙老，多謝你又一次救了晚輩，只是無端端連累了您，晚輩心中難安。」

沙連水突然哈哈大笑起來：「傻子，既不想連累老夫，爲何還不喚我一聲師父？你放心，老夫不會讓你受委屈的！」

展玉翅心頭一震，他此刻再不願意也不敢說一個不字，是以乾巴巴地喚了一聲師父，沙連水又笑道：「記住，以後在人前還得以此稱呼！叫化子這輩子，就只收你一個弟子！你要把老夫當作眞正之師父也好，當作『開山師傅』也好，總之從今之後，你便是通天丐帮之杆子了！駱元，你把帮內之規矩及暗語告訴他。」

駱元應了一聲，神情却十分興奮，跟展玉翅並肩而行，邁步返回鳳陽縣城，待到城門，展玉翅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乃問道：「帮主如何了，明天大會又如何？」

沙連水沉不住氣地道：「不要多問！」

進了城，沙連水又走進城隍廟裡，小牛見到展玉翅，連忙走上前問道：「展大哥，你去那裡？要離開咱們啦！」展玉翅那裡敢答他？只搖搖頭。

忽然駱元走了出來，拉着展玉翅的手，道：「老爺子喚你進去！」

展玉翅懷着一顆忐忑之心，隨駱元進廟，駱元引他進殿，自己便退了出來，那後殿坐着好幾個人，周通、龍永富、孫小三、風七娘等

等都是沙連水之心腹愛將。只見衆人臉色都十分沉重，展玉翅乾澀地喚了聲師父。

沙連水擠出一絲笑容，道：「你既然叫我師父，拜杆禮儀便不能免！嗯，今日不同往日，一切從簡。」

風七娘道：「還不快跪下？」

展玉翅依言跪在沙連水面前，沙連水取出其打狗棒，在他頭上輕輕叩了三記，風七娘道：「叩三個響頭！」展玉翅依言叩了三個頭，風七娘又道：「站起來，向師父身上吐三口涎沫！」

展玉翅怔了一怔，龍永富道：「快！這是本帮之入帮儀式中最重要的一環！而且要大大口地吐！」展玉翅只好在沙連水身上吐了三口口水，心頭却有說不出的滋味。

風七娘道：「吐了口水，以後便得尊師敬老，即使日後當了帮主，對師父也不能無禮！」

展玉翅忙道：「尊師敬老這一點，在下自信還做得到，諸位大可以放心！」孫小三等人紛紛向他倆道賀。

沙連水道：「都坐下來吧！大家商量一下，明天假如帮主順着郝拓他們的意思做，可有甚麼妙計阻止？」

風七娘道：「除了再施拖延之計外，還有甚麼辦法？」

展玉翅見衆人均不發言，乃道：「事實上沒有辦法，除非你們敢於違反帮規！」衆人面面相覷，却無一人敢開腔。展玉翅清一清喉嚨，續道：「其實分家也沒有甚麼不好……」

話還未說畢，周通已叫了起來：「咱們可是來眞的，不是開玩笑。」

「在下也不會在此時開玩笑！」展玉翅打開話匣子之後，反而沒有顧忌了，侃侃而說：「分家之後，帮內人員單純了，不會再分裂，此是一；避免了兄弟鬩牆，此是二；保護帮譽此是三！」

「再說下去。」沙連水忽然站了起來。

「我不反對老弱殘廢當叫化子，但這次來開會的，十居其八均是四肢健全的，而有拳有勇，按理該自食其力方合，厠身丐帮，伸手乞討……」

沙連水乾咳一聲，阻止他再說下去：「先把話說清楚，照你這樣說，在座的人，竟無一人是好的了！」

展玉翅忙道：「這個屬下不敢說，而且我只是有疑問，向諸位提出來，以求解開茅塞。」

沙連水乾咳一聲：「當時帮主創立本帮，是希望集合天下家無業產之流浪者，形成一股力量，既解決他們之溫飽問題，也希望以此力量爲武林正義做點事，故此各地丐帮被武林同道視爲白道，其理在此！」

「但據弟子所知，老百姓對咱們丐帮，並無多大之好感。」

「族大有乞丐，樹大有枯枝，本帮帮衆這麼多，良莠不齊乃正常現象，不足爲奇，老夫已老，却希望後浪能將敝帮納入正軌，是於老夫極力反對本帮弟子做鷄鳴狗盜之不法事，只是……」

展玉翅道：「但依屬下之見……請恕弟子大膽妄言……郭帮主對本帮之帮義，似乎了解並不透徹！」此言一出，衆人神情均是一震。

展玉翅索性暢所欲言：「郭幫主只爲解決本幫弟子之吃飯問題而困擾，却好似未曾爲發揚武林正義而着墨！如此本幫有何前途可言？」

沙連水緩緩吸了一口氣，接口道：「說得有點意思，快再說下去，說錯了也不怪你！」

展玉翅索性豁了出去。「若郭幫主是爲了武林正義的，今日便不會爲吃飯的問題，跟人糾纏不清！讓幫內弟子偸、搶、拐，還能發揚武林正義？若爲了吃飯，便甚麼事都可以幹，還有善惡、正義、邪惡之分？若要以此解決吃飯之問題，太容易了……」

他說至此，故意頓了下來，風七娘雖是女人，但性子比男人還急躁：「我的媽呀，你別吊老娘的胃口啦，快說快說，這些話老娘十分中聽！」

衆人都忍不住失笑起來，但也一個勁地催促展玉翅說下去，展玉翅反而有點不好意思。「其實晚輩也是胡說八道，諸位千萬別當眞！」他頓了一頓才續道：「天下幫會林立，他們是以甚麼爲生的？」

風七娘道：「有的以搶爲生，有的做生意，有的以侵佔別人財產爲生，不一而足！」

「以在下愚見，大可以做生意作爲幫內弟兄之部份收入，雖有祖訓不許做生意，但祖訓未必能適合今日之情勢，大可以權宜行事，否則光景不佳，收成不好，老百姓自身難保，還有人願意養乞丐！」

這席話又說得衆人啞口無言，良久沙連水才道：「祖訓誰都不敢違背！」

展玉翅又問：「幫主如今在何處？」

周通忿忿不平地道：「被郝拓那老賊扣住了！」

展玉翅吃了一驚，孫小三忙道：「你不要誤會，其實是幫主他自己要留在那裡的！」

周通道：「你別糊塗了，幫主



明知那些傢伙不懷好意，為何不跟咱們回來，嘿嘿，我說他根本忘記了老幫主之遺訓！哼，不是俺看不起他，他實在太軟弱了，當不了咱們的當家！」

展玉翅道：「其實你們不必擔心，郝拓要分家便由得他們分家去，清掉垃圾，丐幫反而乾淨了，就不明白你們因何要反對？」

衆人又一陣沉默，過了一陣，龍永富才道：「大概當家都不想削弱丐幫之實力吧！要知道他們已活動有年，他們一退幫，也不知要拉走多少人，而且願意跟他們的，必都是些四肢健全，有拳有勇的人，剩下些老弱殘兵，這通天丐幫還能在武林立足麼？」

沙連水嘆息道：「老夫擔心的還不止於此！我怕他們不是要退幫，而是分家，最後以實力表決，則他們將佔上風，退出丐幫的必是咱們！」

周通叫了起來：「這如何使得？幫主不會這般糊塗吧！總不能以乞討為生者反被趕出丐幫……」

龍永富冷冷地道：「這有何奇怪？郝老賊和米常滿甚麼事做不出來？只怕他們也不會作甚麼表決，而是要把咱們擠掉！」

沙連水接道：「這正是老夫最擔心的，屆時免不了一場血戰，兄弟鬩牆，總不是件好事！」他抬頭問道：「小展，你有甚麼好辦法？」

展玉翅想了一下，道：「依我看也許幫主有甚麼把柄捏在人家手裡，是故他不得不低頭！哎，其實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分家就分家，他叫通天丐幫咱們可以叫正義丐幫！」

周通截口道：「你說得倒好聽！咱們為通天丐幫流了多少血汗？就這樣拱手相讓，老子說甚麼都不幹！」

風七娘也道：「這也怪不得他，他對敝幫尚未有感情！哎唷，餓死了，叫他們弄些吃的東西來吧！」她一陣風一跑地出去，隨即又回來了，喜孜孜地道：「原來他們早已弄好了，你們把食物搬進來吧！」

東西雖然粗劣，倒也乾淨，還有半罈子酒，衆人吃了東西，却默不作聲，沙連水煩燥地道：「你們快說吧，有甚麼辦法？」

龍永富道：「那有辦法？除非你老人家有膽反幫主！」

周通道：「不錯，俺那些人都在城外，大不了召他們進來，大幹一場，小展說得不錯，擔心甚麼！兄弟鬩牆也不怕，咱們可是被迫的！」

沙連水忙道：「可不能莽撞，明天，一切照我眼色行事！早點休息吧！小展，你留下來！」龍永富他們聽他這樣說，便紛紛出去了。

後殿只剩下沙連水及展玉翅兩人。「小展，不管你以後如何，但老夫希望你留下來助我渡過難關！」

展玉翅忙道：「師父為何說這種話！弟子既然加入敝幫，自然一直跟隨在你左右！」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沙連水臉露笑容：「想不到你小小年紀，倒很有見識，日後得好好重用你！」

「弟子那有甚麼見識？只是旁觀者清吧了！」

「老夫對你以前之事，一無所知，你快告訴我！」沙連水坐在牆角，靜靜聽展玉翅說往事，不插一言，直至展玉翅說畢才問道：「武當眞的就這樣將你趕出門墻麼？」

「是的，到底是甚麼原因，弟子也鬧不清楚！」

「哼，武當派那些牛鼻子都是陽一套陰一套！他怕你留在武當派裡，張三奇不會放過他們，是以只好把你趕出來了，你這還不明白？」

其實展玉翅也猜到幾分，只是不願意接受，他發了一陣呆，問道：「師父，那次你為何上武當山？」

「武當派裡有一道人跟老夫交情不淺，可是他們不歡迎門下弟子跟丐幫中人來往，而又不能隨便下山，那次老夫剛好路過，才上山欲去找他，却不知他們正處於內亂，又不能道明來意，以免連累了他，是故只好跟他們抬槓，不料那些牛鼻子竟把老夫當作奸細，眞是可恨！」

說到此，沙連水故意頓了一頓，「老實說，若非老夫內傷未曾痊癒，憑那些牛鼻子那幾下三脚貓功夫，才傷不到老夫一根毫毛！」

展玉翅又沉默了一陣。「如此看來，弟子被逐出師門一事，也是武當派故意放出消息的？」

「當然，否則武當派已封山，還有誰會知道？別把此事放在心上，沒有武當派作靠山，你照樣能在江湖上立足！」

「談何容易？你看，甚麼『百獸之王』，旱路七十二寨總瓢把子，甚至是括蒼派的弟子也不放過我，江湖還有弟子立足之地？」

沙連水輕輕拍拍其肩膊，「以後此事不必煩惱，他們不是說，只要你加入了丐幫，便與他們無關麼？」

「師父，他們這是甚麼意思？」

「不管是什麼原因，反正老夫在生一天，便不會叫你吃虧。」沙連水雙眼閃着光芒，「剛才你說旁觀者清，照你所看，老夫正想再聽聽你的高見。」

（未完・十）

上文提要：小雅易容變黑妞，前往上林畫苑探查內情，但畫苑外圍戒備森嚴，閒雜人等不得接近。適見附近有一攤賣麻醬麵的，小雅吃了覇王麵，要以勞力抵償，麵攤陳老頭見黑妞勤勞伶俐也喜愛，竟認作舅甥之親。小雅前後有機會送麵進畫苑三次，却均被侍衞截在映壁牆外，一無所獲，僅如此已爲陳老頭與自己帶來了危機……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專業殺手五狠人　日酬千兩保畫苑

陳老頭沉默了，黑妞的從容神態，似是傳過來無限的勇氣。

「這個什麼土狠、土狗的，找的是我，却把你老人家忍下的幾十年火氣，也勾了出來，」小雅道：「舅舅，你大人不見小人過，黑妞幫你洗洗碗筷，也洗出這些麻煩來，你老人家別管了，這檔事就交給黑妞辦吧！我在燕山打柴時，遇上了一羣五隻狠，却被我一根扁擔，打得牠們抱頭鼠竄，舅舅啊！還被我打死了一隻，還替娘作一件狠皮襖呢！」

舅舅叫得震天響，陳老頭被叫得暈頭轉向了，就好像自己眞的是一個退隱江湖的老英雄，臉上也泛起微笑了。

「姑娘說完了沒有？」土狠是一流殺手，看小雅那份鎭靜、閒雅，已知遇上了高手，暴躁、火氣一下消退，神情冷肅的接道：「話不說不明，燈不點不亮，湖海藏異人、市井隱英雄，我們無意和陳前輩和姑娘結仇，祇希望摸清楚姑娘的底子來路。」

「但你却勾出了我舅舅的怒火，」小雅道：「你不是想打架嗎？約個好地方，大家比劃個結果出來，我要先替舅舅出口氣，再談其他，這地方就要上客人了，不要壞了我舅舅的生意。」

「好！白雲觀後，有一片竹林子，」土狠道：「今夜二更，我在那裡候駕。」

「我知道，不見不散，」小雅道：「現在，你可以給我滾了。」

土狠臉色一片青，但他忍下未發作，淡淡一笑，道：「希望妳黑妞姑娘的武功，和口齒一樣厲害，否則，今夜就是妳的大不幸了，狠爪摘心吶！」

「我要斷狠爪、敲狠牙、剝狠皮，消我舅舅心中氣。」小雅右手一抬，纖指點出，一股指風疾襲而去，逼得土狠一跳五六尺，才閃避開去，點點頭，道：「果然是非同小可，別忘了二更天的死亡約會。」轉頭疾行，眨眼不見。

目睹土狠的背影消失，陳老頭也豪氣盡消了，嘆口氣，道：「黑妞啊！妳眞的會武功啊？」

「是！莊稼把式，不成氣候，不過，打一隻土狠，應該綽綽有餘了。」小雅笑得很動人，露出了一口整齊的牙，陳老頭看呆了，幾十年來，他從沒有見到過那麼好看，亮麗的皓齒。

「土狠不是一個人！」陳老頭苦笑道：「舅舅已準備拚挨四十殺威板，到刑部投訴一狀也不願妳去冒險，何況這個案子不單純，也許和上林畫苑的殺人案有所關連。」

小雅心中很高興，陳老頭終於要挺身而出了，他久居此地，目睹

耳聞的秘密，定然不少，也許很多的細微小節，他沒有放在心上，但如串連起來，可能就理出了一個眉目，因而揭露出上林畫苑的秘密。

但小雅不能明白，告狀到刑部，爲什麼要先挨四十大板。

姑娘心懷疑，並未追問，這件事容易查，不用套問陳老頭了，而且，現在也不是報案時機。

「舅舅，今天不作生意了？」

「唉！不作了，保命要緊，黑妞，陪我到刑部去一趟，我不放心妳一個人去鬥土狠，」陳老頭道：「交給官家，晚上妳就不用去冒險，今天，我的運氣好，土狠兩次想殺我，恰好都有客人到，來的還是佩帶兵刃的鏢師，這一次妳又趕到，他們已把我看作了肉中之刺，必欲拔去而後快，再在這裡耗下去，就未必次次運氣好了。」

小雅微微一笑，道：「你眞的相信這是運氣麼？」

陳老頭呆一呆，心中有點明白了，說道：「難不成妳就是那位總捕頭？勿怪他們告訴我活菩薩就在我身邊站，我却捧着豬頭找廟門。」

「舅舅，我可沒有那份才氣，充其量祇是總捕頭身邊的丫頭，」小雅道：「我帶你暫到刑部住，那裡戒備森嚴，你也會住得安心。」

「坐在刑部大牢裡也好，」陳老頭道：「總比被人殺了強些。」

「誰說舅舅要坐牢了，我帶你住的是刑部賓館，」小雅道：「那裡房間設備樣樣好，還可供應酒食，你想喝什麼，吩咐他們一聲就行了。」

忽然瞭解了小雅身份，陳老頭連舅舅也不敢當了，黑妞也不敢叫了，嘆口氣道：「姑娘，我該怎麼稱呼妳？」

「我的名字叫小雅，想叫我黑妞也可以，總捕頭爲了保護你，費盡心機，除了刑部中的捕頭之外，也僱請了鏢師幫忙，你肯到刑部住幾天，總捕頭一定很高興，必會把舅舅當作上賓招待。」

「原來，這些全都是總捕頭的安排，可眞是叫人感激，小雅姑娘，舅舅這稱呼別再叫了，我陳老頭祇是擺麵攤的小人物，那裡有這個福份，有妳這等高貴的外甥女，擔當不起啊！」

小雅扶着陳老頭，舉步前行，一面低聲道：「我可是眞想認你作舅舅，我沒爹沒娘，有了你這麼一位舅舅，心中是眞的高興，除非你眞的不要小雅，否則你就永遠是我的舅舅了。」

陳老頭高興得流下眼淚，道：「那裡會不要妳，想得要命啊！不過，舅舅沒有別的本領，祇有做麻醬麵的手藝不錯，敢說是北京一絕。」

「我們吃過了，」小雅道：「實在好吃得很……」

「麵攤子上，如何能吃到舅舅眞正的手藝，等這件案子過後，」陳老頭道：「舅舅燒成碗眞正的麻醬麵，給妳們嚐嚐。」

「舅舅，別再說下去了，我快要流口水了。」扶着陳老頭轉入一條巷，加快了脚步。

陳老頭未再多言，他已意識到小雅發現了什麼。

進入刑部，安排好陳老頭，小雅洗去了易容藥物。小雅不討厭黑妞的造型，但臉上、手上、頸子上，搽了藥物，總是叫人有些不舒服，感覺到上林畫苑外的偵察行動，不用再延續下去，小雅立刻恢復了本來面目。

總捕頭早晨和小雅相携外出後，一直沒有回來，妙的是小文也不在刑部中。

小雅祇好去見副總捕頭郭寶元。

郭寶元坐鎭中樞，調動、指揮數百名捕快的行動，以配合程小蝶的行動計劃，但他一整天未得到程小蝶的消息了，心中正感納悶。

見小雅來訪，精神一振，道：「小雅姑娘，來得好，我已集中了十班捕快，一百二十個人，待命行動，總捕頭可有什麼指示？」

小雅搖搖頭，道：「早上分手後，至今未見，不過，大通鏢局的江坤鏢頭告訴我，總捕頭和他們總鏢頭譚文遠走在一起。」

「是！刑部捕快，一身官氣，穿上什麼樣的衣服，也無法變化氣質，」郭寶元道：「秘密行動，就不如鏢局中的鏢師來得靈活自然了，還得加緊訓練才成。」

小雅微微一笑，道：「副總捕頭，女犯素喜，是不是你下令放的？」

郭寶元吃了一驚，道：「素喜不是還關在女牢中麼？姑娘在那裡見到她了？」口中說着話，左手却連連揮動。

「街上，」小雅道：「她一個人信步街頭，人已經過梳洗，衣服也已改換，祇不過，是一套村女裝束，但仍然被我一眼瞧了出來。」

「小文姑娘負責監視素喜，」郭寶元道：「以小文姑娘之能，應該不會出什麼意外才對。」

但見一個年輕捕快，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道：「素喜不在牢房中。」

「小文姑娘呢？」郭寶元臉色通紅，顯示他心中的焦急。

「也不在了。」

郭寶元霍然站起身子，嚇得那捕快立刻住口。

「那就好了，」小雅道：「小文不在，表示她已經跟了出去，現在，不能瞭解的是，她們約好一起去的，還是小文追踪素喜去的。」

郭寶元緩緩坐下身子，笑道：「小雅姑娘如此說，那就不算越獄了。」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越獄，」小雅道：「但小文負責監視素喜，就應該承擔責任，這次副總捕頭就不用太擔心了。今夜二更我約了人家決鬥，特別向副總捕頭報告一聲。」

「什麼人？」郭寶元道：「要不要派人助拳？」

「土狠，」小雅道：「是江湖上一流的殺手，聽說他們有五個人，分穿青、紅、黑、白、土五色衣服，並稱爲五狠人，江坤鏢師告訴我，他們是新近崛起的一組殺手，殺法凌厲，非常可怕，約我挑戰的，就是五狠人中的土狠。」

「妳一個人，應付五狠人，實力太單薄了。」郭寶元道：「我派兩個人作妳副手……」

「副總捕頭，我還不想讓他們瞭解我的底細。」小雅道：「動用刑部的捕快，就一下穿繃了，對案情並未有好處。」

「讓他們以江湖人的身份，和妳同行。」郭寶元已大聲說道：「請陳同、張重，進來見我。」

小雅心中不願意，一則是刑部捕快班頭，還沒有眞正的高明人物，帶出去有了傷亡，很難交代，二則刑部捕快一出面，打草驚蛇，要犯聞風而遁，那就畫虎不成反類犬了，但也無法拒絕，祇好先接受再作打算。

本打算找小文幫忙的，小文不在，打亂了小雅全盤計劃，眞要她一個獨鬥五個狠人，心中就全無把握了。

「這兩個人，還沒有刑部捕頭身份，」郭寶元道：「說他們是江湖人，實也不錯，一個是少林弟子，一個是南太極門下的弟子……」

談話之間，陳同、張重，已進入室中。

郭寶元替三人引見，小雅也十分注意兩個人，發覺他們目光神盈，尤以陳同，兩面太陽穴高高突起，是一位內外兼修有成的高手，實非一般捕快班頭可比。

果然是兩個可用之才。

陳同、張重早聽過小雅的大名了，她雖然祇是個侍從的身份，但却是刑部中的有名人物，武功好得令中、西、南、北四大名捕心折，人也漂亮得如花盛放，聞名雖早已聞名，但見了面，仍然看得兩個人心神震顫。

郭寶元吩咐兩人，暫歸小雅指揮，一切行動聽其吩咐。

陳同、張重，躬身應命，小雅也向郭寶元行禮告辭。

小雅再度易容，又恢復了黑妞的模樣，陳同、張重也換了江湖人的衣著。

* * *

不過是初更時分，小雅已帶着陳同、張重，行到小竹林外。

小雅膽大活潑，但却心思縝密，雖然早到一個更次，仍然小心翼翼的，隱伏視查，指點陳同、張重的埋伏之處，囑咐兩人，未得她的招呼，不可暴露身形，就算她遇上兇險，也不能現身救援。

陳同、張重雖然心中不解，也祇有唯唯從命。

三人剛剛隱身藏好，一陣急風，飛來了五條人影。

今夜無月，但星光燦爛，以小雅的目力，隱在暗裡看明處，清楚的分辨出幾人衣著形貌。

青、紅、黑、白、土，五種顏色衣服，也明顯的表現出五個人的身份。

「老五！」青衣人四顧了一眼，說道：「這是處很好的屠戮戰場，方圓五里內沒有人家，祇有這一片竹林掩護，就算他們有大批人手趕來，我們也可以從容應付。」

「那位黑妞姑娘，眞有你形容的那麼動人麼？」白衣人笑道：「像一顆黑珍珠，黑得嬌俏、黑得亮麗，眞要如此，那個黑妞就交給我了，我作四哥的，替你接下她，怎麼樣？」

「不！請四位哥哥來，祇是要你們替我掠陣，」土狠道：「順便摸清楚她的來歷底子，至於挑戰黑妞，我希望獨力承擔，四位哥哥不用插手了。」

「怎麼？動了色心呐！」白狠老四冷然說道：「你一向以殺人爲樂，不喜女色，幾時也變得憐香惜玉起來？」

「小弟沒有變，但你不能動黑妞，」土狠道：「北京城中的美女，成千上萬，你玩那一個我都不管，但就是不能動黑妞。」

白衣人臉色一變，道：「反了，反了，作兄弟的管起哥哥了，這可是以下犯上呐，成何體統？」

「老四，」青衣人又開了口，道：「自入京城你夜夜春宵，聽說，除了宿妓之外，還犯了兩次色戒，闖入民宅……」

「那可不能怪我，是她們飛媚眼，勾引我，」白狠道：「這可是你情我願的事。」

「沒有傷人，所以，青狠大哥也沒有追究，」紅衣人道：「咱們入京之前，可是先說好的，你可以花銀子玩女人，但絕不能弄出事情。」

「二哥，小弟可是一切從命，」

白狠道：「沒惹出一點麻煩，我玩得謹愼，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大哥，我們這番入京城，主要的目的是什麼？」黑衣人道：「天天在街上搖來晃去，還要易容改裝，掩去本來面目，這不是我們五狠人的作風，我們是殺手，祇管收酬殺人，不能做一些鬼鬼祟祟，偸雞摸狗的事。」

「我們現在的目標是，保護上林畫苑，」青衣人道：「清除一切監視或不利上林畫苑的可疑人物。」

「這是保鏢護院的事，我們接了這種差事，可是有失身份，」黑衣人道：「日後傳揚於江湖之上，對我們五狠殺手的威名，可是大有影響啊！」

「看在一日千兩銀子的份上，忍耐一二吧！」青衣人道：「比殺人輕鬆多了。」

「大哥，冤有頭、債有主啊！」紅衣人道：「這一次咱們的僱主是誰呢？清除監視上林畫苑的可疑人物，可是那三個畫師僱我們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話，小雅凝神傾聽，上林畫苑中的三位師父，是畫壇中精銳人物，也是飽讀詩書之士，不像江湖中人。

這是程小蝶透過大通鏢局，打聽到的消息。

青狠的一句話，立刻就可以揭穿眞僞，如若五狠人是上林畫苑中師父僱的，以保護畫苑中的秘密，那裡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需要以殺手來保護？

「不知道。」青狠吁口氣，道：「三個畫師，我只見過一次，那是我有意的暗中窺查，我懷疑他們易容改扮，和我商談這筆交易。」

「結果呢？」土狠道：「是不是三個畫師？」

「不是！」青狠道：「我仔細的看過他們三個，也確定不是他們。」

「會是誰呢？」紅衣人道：「他和你談交易，付銀子，接觸了不少次，難道你一點也瞧不出來？」

「他故作神秘，身著金衣，臉掛厚紗，」青狠道：「不過，每次都在上林畫苑中見面，所以，我懷疑他住在那裡，至少，那裡有一個供他收藏衣服的地方，否則，那身衣服金光閃閃，就算在深夜之中，也無法避開人的耳目。」

「每次約你見面，」黑衣人道：「可都是深夜之中？」

「二更和三更之間，」青狠道：「他到得都比我早，我到時，他已在那座廳堂中等我，我早到，他早在，有一次，我到得特別早，還不到二更時分，他竟然也早到了一步，坐在那裡等我……」語聲一頓，話題突轉，道：「朋友，出來吧！既然到了，就用不着藏頭露尾。」

「黑妞！」土狠接道：「我請幾位兄長到此，祇希望查證出你的底細，他們不會出手助拳……」

「可惜我不是黑妞，因爲我生得很白，」一個身著深藍色密扣對襟小夾襖，藍色長褲的大姑娘，左手提着一柄帶鞘長劍的大姑娘，緩步而出。

小雅一眼就看出來，那是小文的劍，但人却不是小文，而是逃獄的素喜。

小雅心頭震動了，她無法判定這把劍，是小文借給素喜的，還是素喜殺了小文，搶過來這把劍。

「妳是誰？」土狠雙目暴射出怒火，道：「黑妞呢？爲什麼爽約不來。」

「那和我沒有關係，我來這裡，祇想問明白，誰要殺我，」素喜目光轉注到青狠的身上，道：「那個金衣人，雖然掩遮住本來的面目，但他無法不說話，至少，你可以聽出來，他是男人？還是女人？」

「男人，」青狠道：「聲音有點沙啞。」

「妳回答，妳是黑妞的什麼人？」土狠很快逼上來，大有立刻出手之意。

素喜停下脚步，右手握住了劍把上，冷冷說道：「我說過，黑妞和我無關，我根本不知道誰是黑妞，你滿意了吧？」

「不滿意，」土狠又向逼了一步，雙方的距離，已不到三尺遠近。

小雅雖然心中懸掛着小文的安危，但却忍下未動，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時刻，雙方祇要一動手，就可以看出五狠殺手的武功如何，也可以看出素喜的眞才實料。

但更大的收穫，可能會揭露出雙方的身份。

「慢慢慢，」青狠阻止了兩個人，道：「姑娘說，我們要殺你，是什麼時候的事？在什麼地方？」

「就是三天前的晚上，地點是刑部女牢，」素喜道：「下手狠呐！差一點就取了我的命。」

「不是我們幹的！」青狠道：「五狠人壞事作絕，但却有一樣好處，一諾千金，不說謊言。」

「你們是誰人僱用的？」素喜道：「就是那個穿着金衣的人？」

「江北武林同道，有誰不知青、紅、黑、白、土，五狠人是殺手？誠心僱我們，任何人都找得到，」青狠道：「有什麼稀奇呢？」

「他不肯以眞正面目和你們相見，是不尊重你們，」素喜道：「看不起你們，你們死了也不知道僱主是誰。」

青狠心中已被挑撥得不舒服，但忍下了，冷笑一聲，道：「殺手祇管拏錢取命，我們不想瞭解事情的是非恩怨，也不想知道殺的是誰

以及僱主之身份，土狼，正經事情談完了。」

土狼道：「現在，我再問妳一次，黑妞怎麼沒有來？」

素喜嗤的一聲，笑了，道：「痴情漢子負心女，你問得叫人煩吶！我已經告訴你，不知道誰是黑妞，你爲什麼不相信呢？」

「難道她會騙我？向我挑戰，却又不赴約？」土狼有些相信素喜的話了，四下探視了一陣，道：「姑娘家言而無信，眞叫人無可奈何。」

小雅突起了一股衝勁，很想現身應戰，但咬咬牙關忍下去，潛伏未動。

「殺我的人，未能得逞，」素喜道：「而且，受了點傷，這大概就是偷雞不着蝕把米了，但他們却逃入了上林畫苑，不是你們五狼人，也算是你們一伙的。」

土狼冷笑一聲，道：「我們已給了妳很完整的回答，不是我們要殺人，再這麼糾纏不休，那就是自尋死路了。」

雙手一抬，寒光閃動，不知何時，土狼已戴上了兩個黑色的手套，十個尖利的爪芒，突出有兩寸多長，比起眞正的狼爪，可怕多了。

「好吧！」素喜道：「諸位既不願善作交往，那就祇好比劃幾下了，這一戰諸位沒有銀子可拏，是虧定老本了。」

土狼怒道：「妳喋喋不休，這一戰，祇好奉送了。」左手一探，抓向面目，右手攻取胸前，果然是開膛取心的架式。

素喜出劍如閃電，土狼攻勢發動，素喜劍已出鞘，一道寒芒，斬向左手。

迎面一抓，本是虛招，土狼未理素喜的劍勢，主攻是右手，爪芒閃動，已近前胸。

素喜快一步，斬中了土狼的左手，原想劍過血崩，土狼一隻左手會被生生斬下來，那知鋒利的劍刄，如同斬在絲索上，波的一聲，劍勢竟被彈了起來。

這才發覺土狼戴的手套上大有文章，是一種刀槍不入的製品。

一着失機，立陷危境，土狼的右手爪芒已劃破了素喜前胸的羅衫。

危險中，也看出素喜眞正本領了，臨危不亂，應付有方，一吸氣，嬌軀縮退三寸，避開了土狼手套上的爪芒，腿未彎曲，脚未移步，是眞正的內家功夫。

素喜似被這一招激出了怒火，長劍一振，展開反擊，寒芒閃動，有如一片劍幕，也把土狼的還擊攻勢，完全封入劍網之內。

土狼也打出了怒火，拚命反擊，揮臂強攻，希望衝出劍幕。

小雅冷眼觀察，發覺土狼的武功不錯，招式狠毒，形如狼爪的手套，不知出自何物作成？不畏刀劍斬劈，攻勢亦是殺人爲主的手法，招招都是破胸開膛，摘心取命的架式。

但素喜劍法的精奇，更令小雅吃驚，土狼的兇猛攻勢，竟全被劍勢封住，但因狼爪手套，有拒抗利劍的韌性，素喜也只能封住他的攻勢，鋼爪和長劍不時碰觸，響起金鐵交鳴之聲。

不過，素喜很快找出了對付土狼的法子，長劍全採攻勢，以刺爲主，避開敵人雙手，劍芒所指，也全是要害所在，劍長三尺，素喜劍法又靈活多變，一陣急刺快攻，果然打亂了土狼的章法。

土狼無法攻敵了，雙手平在胸前，封擋攻來的劍勢，完全是被動、挨打的架式。

片刻工夫，土狼已被刺中了兩劍，雖是防守難及的非要害所在，不足致命，但鮮血淋漓，不停的流出，又無法停下休息，還得揮臂跳躍，拒擋攻勢，流血無法止住。

素喜已掌握了主動優勢，不用再傷土狼，只逼他不停跳躍拒敵，很快就會因失血過多，暈迷過去。

小雅看出了土狼的危機，青、紅、黑、白四狼人，也看出土狼處境不妙。

「住手！」青狼大喝聲中，走了出來。

素喜收住了劍勢，道：「怎麼？準備羣毆了？」

「五狼人不是君子，也不是甚麼名動江湖大俠，就算以衆凌寡，也是平常得很，」青狼冷冷說道：「我們只求殺敵成功，用甚麼手段、方法，都不計較，妳姑娘計算一下，能不能擋住我們五人合攻？」

素喜打量了五人一眼，搖搖頭，道：「小妹不敢自大，可能打不過五位聯手！」

「不是可能，而是絕對不行。」青狼冷冷說道：「五狼人練過合擊陣法，每加一人，不是多一個人的力量，而是相乘效果，五人齊出，保証是天下無敵，這就是五狼人出道之後，從未失手過的原因，青、紅、黑、白、土，也是木、火、水、金、土的代號，五行生克的變化，可是大學問，把五狼人看成粗卑無術的人，那就大大的走眼了。」

這番話讓素喜聽出了興趣，小雅的興趣就更大了。

「諸位學過五行生克變化？」素喜道：「小妹是眞正的失敬了。」

「大哥！這丫頭劍招奇奧，殺法凌厲，留下來是個禍害。」土狼道：「不如聯手把她毀了。」

「我們之間，有這麼大的仇恨麼？」素喜笑道：「再說諸位是殺手

，計價殺人，收錢取命，殺了我又沒人付錢，何不和我談談生意呢？」

青狼冷冷說道：「你請得起五狼人麼？咱們兄弟，聲譽日隆，價碼日高，可不是三五百兩銀子能請得動的人！」

「價碼好說，只需諸位敢接我的生意，」素喜道：「咱們就可以談談了。」

小雅震動了，忖道：「聽素喜的口氣，不似玩笑，更犯不着逗弄五狼人，自找麻煩刺這個馬蜂窩，但素喜只是言侍郎的一個侍婢，那裏有許多銀子來僱請殺手，又要殺的甚麼人呢？」

「只要銀子多，沒有甚麼人不敢殺的！」青狼道：「不過人越難殺，價碼越高，能不能先說出來，妳要殺甚麼人？」

「不能，」素喜笑道：「殺甚麼人，事屬機密，如何能在耳目衆多的地方說出來？」

青狼四顧了一眼，笑道：「五狼人義結金蘭，一向是聯手行動，他們不是外人，姑娘是否有個同伴一起來呢？」

「不愧是五狼之首，好靈敏的耳目，」素喜道：「不過，這件事最好也不要讓他知道……」聲音突轉低微，低得小雅也聽不到他們說些甚麼了。

青狼聽得很入神，談的似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說完之後，青狼却搖搖頭，道：「一是時間太急，我們接下的生意，還未完成，撤手一走，有背行規；二則，這是一大筆銀子，我不相信你能付得出來，除非……」

「除非甚麼？」素喜道：「盡管說啊，買賣不成仁義在！」

青狼道：「銀錢先惠，在下可以考慮，下一個客戶，訂爲姑娘。」

「先付一半，」素喜道：「這是規矩，不厚我，也不能太薄我，幾時可以爲我操刀，能不能給我一個期限。」

「多則十日，少則三天，」青狼道：「姑娘的銀子，幾時惠付？」

「明天！」素喜道：「明天我們在……」突然聲音低微下來，低得大概只有青狼一個人可以聽到。

青狼道：「按時赴約，過時不候！」青狼道：「希望姑娘不是拿我們尋開心了！」

「我不是頂聰明的人，但也不會笨到拿諸位來自找煩惱，也希望你不要記錯了地方時辰。」

青狼點頭，素喜却回頭走了。

這一架，打到中途而廢，化敵爲友，談成了合作殺人的生意。

「黑妞？妳究竟來了沒有，怎麼可以不講信用啊？」上狼大聲嚎叫着，靜夜中，這聲音能傳出四五里。

其實，小雅就在他身側竹林中。

她當然聽到了，只是忍下未動，小不忍則亂大謀，素喜這件事太重要了，已隱隱現出她的身份來歷，一定要設法追查下去，不能被土狼幾聲嚎叫，影响到大事情。

土狼開駡了，駡得很難聽，小雅忍着眼淚，忍着怒火，靜靜的隱伏不動。

「算了，土狼！」青狼道：「名叫黑妞，顧名思義，她不是個白淨姑娘，她又不在咱們獵殺的名單之內，不用追究下去了，回去吧！盡快的完成這票生意，還要接那位姑娘的新生意呢，作完這兩票，今年不接生意，咱們一起到江湖，好好的玩它半年，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江南多佳麗，任你選着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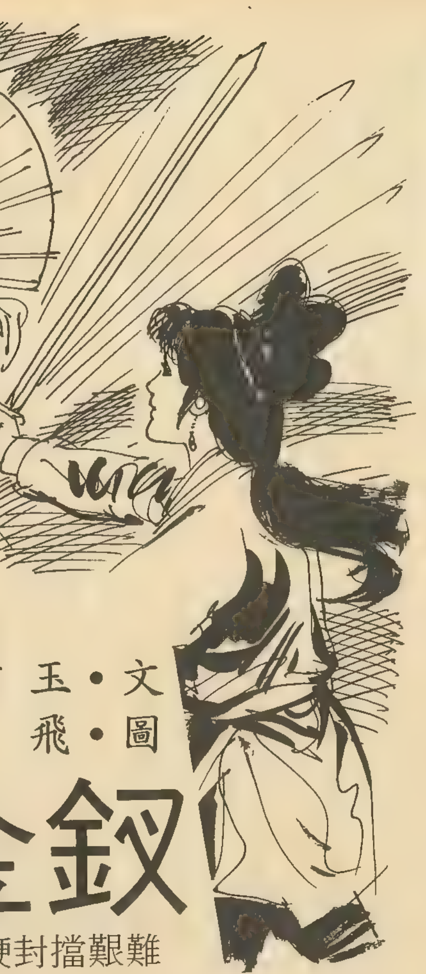
土狼似是還想爭辯，紅狼已冷哼一聲，道：「老五，大哥已說得很清楚了，再囉嗦，就有點不識抬舉啦！」

不敢再開口了，土狼忍下一肚子氣怒，一腔憂悶，不再多言。

黑狼突然開了口，道：「大哥，你相信那個丫頭說的話麼？」

（未完・七）

上文提要：崔敏、崔慧兩姐妹和鐵臂蒼虬武公望、上官燕在岳陽樓接到三義會卓會首的邀請，在城陵磯龍王廟相見，晚上姐妹二人依時抵達，藏在樹梢上窺察情況，只見卓會首在介紹武公望和天理敎玄武壇壇主李秋山、香主邵一飛相識，原來是追查上官香主突然失踪的事，一個推說不知，這邊認爲知情不說，雙方談成僵局，要動武才可解決……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翻天印招式詭異　虬龍鞭封擋艱難

鐵臂蒼虬大聲喝道：「兩位祇要勝得過老朽手中虬龍鞭，莫說小孩兒家，老朽也悉憑尊裁！」

奪魂扇李秋山向邵一飛使了個眼色，一面滿堆笑容的道：「武老英雄請歇雷霆，上官香主乃老教主唯一傳人，目前徐教主把朱雀壇壇主一席，虛位以待，是以亟盼他回轉總堂，老英雄不可誤會。」

鐵臂蒼虬冷冷的道：「李壇主，此乃貴敎敎內之事，老朽不便預聞，小婿行踪，實在無可奉告。兩位來意，適才邵香主業已說得十分清楚，咱們不必多言，反正江湖道上，能者爲强，祇要兩位勝得老朽，就悉聽尊便好了。」

奪魂扇微一沉吟，陰惻惻的笑道：「既然武老英雄欲賜教，兄弟恭敬不如從命。不過咱們事先得有個約定。如果武老英雄勝了，兄弟立即回轉總堂，不再過問上官香主之事，如若兄弟僥倖獲勝，也祇要老英雄屈駕敝教總壇一行，老英雄意下如何？」

武公望呵呵笑道：「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李秋山慢吞吞的站起身來，長衫飄飄，手中白金摺扇一揮，說道：「那末老英雄就請賜招罷！」

這時，三義會會首卓大奎連忙起身說道：「李壇主且慢！武老英雄還有兩位貴友，尚未到場呢。」

李秋山望着武公望冷冷笑道：「原來武老英雄還約了兩位助拳的，這敢情好！」

鐵臂蒼虬武公望聞言嘿嘿笑了兩聲：「那兩位朋友，並非替老朽助拳而來，那是卓會首邀人家來的。」

奪魂扇李秋山用懷疑的目光，瞧了卓大奎一眼。

顯然，他臉上露出不豫之色，沉聲問道：「卓老哥還邀誰來？」

莫看卓大奎是三義會的頭領，他給李秋山這麼一問，不由囁嚅的道：「那是兩個鼠輩，今天在岳陽樓上，傷了敝會兩個兄弟，後來聽說是和武老英雄一路的，這才順便約他們到這裏來，見見場面。」

奪魂扇李秋山鼻孔中重重的哼了一聲。

就在此時，陡聽半空中傳來一聲嬌叱：「三義會的鼠輩，眞是有眼無珠，我們不是已來多時了嗎？」

衆人抬頭急看，祇見對面廣場前一株大樹細枝之上，並肩站着一對少年男女。

男的白衣飄飄，女的紅裳如錦！

啊！那細枝能有多大力量？上面站得住兩個人？

看他們隨風搖曳，穩如泰山，光憑這份輕功，在當今江湖上，眞

還找不出幾個來。

奪魂扇李秋山微微一驚，又瞪了卓大奎一眼。

卓大奎却早已臉如土色，心中忐忑不安起來。

微風颯然，崔敏、崔慧輕飄飄的落到衆人面前，身法美妙，簡直到了極點！

兩人才一站停，崔慧就衝着卓大奎說道：「姓卓的，你在人臂後出口傷人，現在我們來了，你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卓大奎也算得一會之首，幾曾受過人家這樣當臉叱罵？早就氣得滿臉通紅，怒聲喝道：「鼠……」

他「輩」字還沒出口，「啪！」左頰上早已脆生生的着了一掌！

「姓卓的，你再敢出言無狀，看姑娘先宰了你！」

崔慧一掌出手，叉着腰，還在兇霸霸的嬌聲呼叱。

「慧妹，他手下的人，果然橫行不法，且聽他說說，約我們前來，如何交代？」

崔敏叫住了妹妹，溫和的說。

三義會的老二龔長勝、老三秦智，一看大哥受辱，霍地拔出三義刀，正待衝上前去！

崔慧橫了他們一眼，冷笑道：「你們敢情想找死！」

奪魂扇李秋山，因武公望祖孫兩人乃是主教飭令必須追緝回去之人，關係重大。

眼看後來的這對少年男女，身懷絕技，許是各大門派的後起之秀。

祇要不是武公望一路，自然不願多生枝節。

當下跨出一步，攔在洞庭三義面前，向崔敏、崔慧抱拳說道：「兩位和卓老哥也許是個誤會，三義會手下的人如有開罪之處，卓老哥自會向兩位賠罪，且請寬坐，今晚兄弟和武老英雄有約在先，讓我們先作個了斷如何？」

說完，不等兩人回答，倏然回頭，向卓大奎冷冷的道：「卓老哥容兄弟擅作主張，你們和這兩位朋友，不過是個小誤會罷了，暫且稍停，讓我先向武老英雄討教幾招再說。」

要知奪魂扇李秋山在天理教中，地位極高，三義會新近投靠了天理教，充其量不過是天理教的一個外圍組織罷了。

李秋山這一說，卓大奎白挨了一記耳光，怎敢說半個不字，忙道：「是！是！李壇主說得不錯，在下和兩位朋友，原是個小誤會，嘿嘿！小誤會，那算不了一回事。」

說着連連後退。

撲天鵰邵一飛這時却搶上前去，躬身說道：「壇主且讓邵一飛先會會名聞江湖的鐵臂蒼虬武公望！」

他一面說話，一面從背後撤下卍字奪，向武公望拱手道：「邵一飛江湖末流，先向武老英雄討教幾招，再談旁的。」

鐵臂蒼虬微微一笑，從身邊起下一條黑黝黝的虬龍鞭，微微一抖，彈得筆直。

他長衣未卸，點點頭道：「你請進招吧！」

撲天鵰邵一飛眼看對方連門戶都未拉開，顯然並沒把自己放在眼裏。

忍不住氣往上冲，暴喝一聲：「邵一飛放肆了！」

招隨聲出，足踩子午，身形微彎，卍字奪一招「南箕北斗」，騰身直叩武公望前胸！

鐵臂蒼虬武公望靜以制動，待撲天鵰未到臨近，身形一挫，右手虬龍鞭往胸前一推，「鐵鎖橫江」，硬接卍字奪。

這下兩人兵刃相接，啪的一聲，撲天鵰祇覺全身一震。

他心頭清楚，人家鐵背蒼虬，確實名不虛傳！

急忙向後斜退一步，卍字奪「迎風破浪」，跟着遞出。

武公望虬龍鞭向前一抖，耀起斗大一圈精光，「乍展春雲」，又把來勢架開，鞭頭却順勢點向撲天鵰左肩。

撲天鵰一連兩招全失先機，忿急之下，翻腕廻奪，蕩開鞭頭，猛的怒吼一聲，身形驟起，凌空撲去，喇喇喇，攻出三奪。

這三招氣勢猛狠，勁風呼呼，不愧撲天鵰之名。

以武公望數十年功力，也被迫的退後了三步，連架帶閃，才把三招讓開。

長臂一震，虬龍鞭霍地展開，不待對方第四招出手，縱擊橫掃，立還顏色。

霎那之間，重重鞭頭，疾向撲天鵰當頭罩去！

「來得好！」

撲天鵰怪叫一聲，卍字奪也源源出手，滾滾搶攻。

攻拒之間，一個鞭若神龍戲水，一個奪似猛虎出山，轉眼已對拆了四五十招。

上官燕自從她外公出場之後，人雖坐在欖上，一雙眼珠却霎也不霎的注視着場中，雙方越打得激烈，她一顆心越是怦怦不停。

崔敏、崔慧因李秋山話已說明，祇好慢慢的向桌邊走來，靠着上官燕身邊坐下。

崔敏男人裝束，上官燕女孩子家雖然明知她和自己一樣，總還有點忸怩。

但看到崔慧，却好像遇到了親

人似的，十分高興。

崔慧握住她一隻纖手，祇覺柔軟如棉的掌心，似在沁着汗水。

這位小妹妹敢情太過緊張了些，不由低聲笑道：「燕妹妹，你瞧，武老英雄快要勝啦！」

上官燕依言望去，果然自己外公一支虬龍鞭越打越快，直舞得呼呼有聲，撲天鵰沒法佔得半點上風，而且漸漸無力還攻。

又鬥了一二十合，猛聽外公的聲音，喝了聲「撒手！」

「呼」！卍字奪眞從斜刺裏直飛出去三四丈外，砰然墮地。

原來撲天鵰和武公望拚鬥了五六十招之後，自己已逐漸屈居下風，對方虬龍鞭直若猛風驟雨，疾捲而來。

他心中一慌，原想衝開對方攻勢，以攻還攻的一招「石破天驚」，招式突然用老。

反被武公望虬龍鞭在卍字奪上一壓，借這一壓之勢，驟貫內家眞力，輕輕一抖，口中喝了聲「撒手！」

撲天鵰邵一飛祇覺右腕一震，卍字奪已脫手飛出，自己門戶大開。

此時對方如果乘機出手，自己豈能倖免？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急一點足，倒飛出去一丈多遠，才站住身形，定睛一瞧，祇見武公望早已收起虬龍鞭，悠閒地站在當地，瞧着自己微笑。

顯然是對方手下留情，不爲已甚。

邵一飛既驚且羞，一張臉上青筋暴起，色如豬肝，楞楞的站着說不出話來。

「邵香主且請後退！」

奪魂扇李秋山輕搖着白金摺扇，緩步過來。

「且慢！第一場讓給你們啦！這回該讓姑娘鬥鬥三義會了。」

紅影一閃，香風輕揚，崔慧俏生生的站在場中，瞥了奪魂扇一眼，就向卓大奎道：「姓卓的，你約我們來，到底要如何了斷？」

奪魂扇李秋山陰惻惻的笑了笑，退到一邊。

卓大奎臉色尷尬的笑道：「我們之間，本無樑子可言，方才李壇主也說過，這是個誤會，敝會手下，如有冒犯，請兩位看個薄面，容在下回去嚴予懲罰就是！」

崔慧櫻唇微撇，冷笑着道：「這倒說得輕鬆，你約我們前來，就是爲了交代這幾句話？姓卓的！你得打聽打聽，姑娘豈是隨便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人？」

卓大奎忍着氣道：「那麼姑娘妳待如何？」

崔慧纖手輕擧，伸出兩個指頭，緩緩的道：「姑娘有兩條路給你走，你可隨便選擇一條。」

卓大奎道：「妳且說出來聽聽！」

崔慧笑了笑道：「第一條路，你三義會手下的人，平日裏爲非作歹，欺壓善良，你身爲會首，自然難辭其咎。這樣罷！你祇要磕上一百個響頭，立誓改過，解散三義會，姑娘也就不爲已甚。至於第二條路，如果不服氣，江湖上能者爲强，不妨手底下見見眞章，你們儘可三人齊上，不過輸了就得磕上三百個響頭。」

卓大奎氣得臉色鐵青，一聲狂笑，喝道：「姓卓的活到四十幾歲，還沒有見過這樣狂妄的人，姑娘既然劃下道來，我兄弟三人自當奉陪！」

龔長勝和秦智兩人手掌中緊握着三義刀，這時早已按耐不住，霍地跳將出來，也不顧什麼叫做場面過節，掄刀便砍！

他們是給姑娘氣瘋了心，恨不得一刀就把她劈做兩爿。

卓大奎不愧爲一會之首，他瞧到兩位義弟一聲不吭的擧刀便剁，不由臉上一紅，忙道：「姑娘快亮出兵器來！」

「哼！別假充字號，你有本領儘管使出來就是，姑娘還用不着兵器。」

崔慧紅影輕閃，惡狠狠砍來的兩柄單刀，全部落空。

卓大奎恨聲答了個「好」。

右手拔出三義刀，刀花一翻，「怪蟒吐信」，欺身疾進，刀向心窩扎去。

崔慧那會把他們三人放在心上？她兩隻纖纖玉手，中食兩指平伸，大拇指扣着無名指和小指，原來捏着兩個劍訣。

身形未動，左手劍訣，却往卓大奎身上劈下！

卓大奎暗罵一聲：不知死活的丫頭！

他右腕疾翻，刀鋒一轉，鋒利無比的刀尖，迎着崔慧右掌削去。

崔慧可沒去理會他上挑的刀尖，左手劍訣，依然下擊如故。

卓大奎眞沒想到對面的小妞，會有如此托大。

刀尖快削上纖指了，陡覺她青葱般嫩指中，含有一種無形潛力，向下壓來。

刀身猛力一震，右腕立時感到發痳，三義刀直往下沉。

這不過一瞬之事，卓大奎心頭大駭，旋身急退！

恰好龔長勝和秦智兩柄單刀，也早已一上一下，同時劈來。

一個是「秋月寒心」，砍向崔慧臂心。

一個是「撥草尋蛇」，下削崔慧

雙足。

崔慧身法，可眞說得上輕靈已極，那麼輕描淡寫的滑足旋身，紅影微閃。

秦智刀掠風聲，削了個空，她右手劍訣，也早在旋身時對準龔長勝刀身削出！

卓大奎退出一步，這時重又欺近身來，一見她劍訣向龔長勝刀上劈去，趕緊刀尖一轉，出刀接應。

秦智一招落空，正好也揮刀攻上。

三個人，三柄刀，連環進擊，互相策應，居然也使得刀光霍霍，風雨不透。

洞庭三義，確實手底下還不含糊。

崔慧纖纖玉指捏着兩個劍訣，嬌軀閃動，祇見紅影在三條匹練般的刀光中，穿來穿去，毫不在意！

她是存心要衡量衡量三義會的頭領們，到底有多少道行？

十招過去，姑娘可有點不耐煩了，突然一聲清叱，緊接着「嗆郎」一聲！

秦智手上一柄鋼刀和崔慧纖纖玉指相接，竟被削作兩截！

她右足微抬，一個高大人影，砰的踢出去七八尺遠。

鏘！卓大奎一柄單刀，也被震飛！

「住手！」

一條人影，比電還快，隨聲飛入戰場：「蓬！」一聲悶震，人影倏分。

卓大奎空着雙手，龔長勝緊握單刀，楞在一邊。

兩人面前，多了個奪魂扇李秋山，他硬接崔慧一招，震得上身直晃！場中立時靜了下來。

「嗆郎！」嫋嫋餘音，有若龍吟，寒光一閃，崔慧長劍出匣。

她被李秋山一拂之勢，震退兩步，不由粉臉氣得通紅，嬌聲道：「你也要來試試？」

奪魂扇李秋山，活像個落第秀才，聞言毫不動火，摺扇輕搖，陰惻惻的笑道：「兄弟李秋山，江湖上人稱奪魂扇的便是，姑娘適才所使『劈空劍訣』，果然高明，不知嶽麓老人和姑娘如何稱呼？」

崔慧不屑的道：「這個你還不配問！既然敢替三義會擋橫，姑娘就領教你的什麼奪魂扇絕藝吧！」

奪魂扇李秋山在天理教中地位極高，平日目空一切，江湖上有誰敢向他頂撞？

祇因此次奉教主之命追踪鐵臂蒼虬，關係重大，不願多生枝節。

後來瞧出崔慧所使「劈空劍訣」乃是嶽麓老人當年馳名絕技之一，更是心懷疑懼。

是以先拿話表明，祇要對方說出來歷，自己就好乘機下台。

那知崔慧因他一出手，就把自己逼退，姑娘家誰不好勝？心中早生了氣。

另一方面，她和上官燕一見投緣，此次應約前來，多半就想幫他們祖孫一個忙。

但自己兩人才一露面，就被李秋山拿話擠住，說自己是專門爲三義會的樑子而來，不是武公望祖孫一路，自己一時之間，正苦於無法藉口。

這會李秋山一伸手，那肯錯過機會，她是存心激怒他，才能把兩檔事併案辦理！

果然，奪魂扇李秋山被她氣得臉色發青，白金摺扇戟指着崔慧，陰惻惻的獰笑道：「姑娘，這是妳自己找死，可莫怨我奪魂扇心狠手辣！」

崔慧已是不耐，嬌喝一聲：「不必多言，看招！」

寒光閃動，一招「長虹吐燄」，疾向李秋山刺出！

李秋山不慌不忙，白金摺扇刷的打開，轉身旋步，讓過來招，立還顏色，點、削、划、拍，源源出手。

扇招就像雨點般，圍着崔慧週身要穴，疾攻猛點，仿如幾百點寒星，飄洒而至，端的神速已極。

崔慧和奪魂扇一交上手，她原先認爲自己爺爺所賜一柄削鐵如泥的寒英劍，在十招八招之內，就可把對方摺扇削斷。

那知對拆了二三十招，但覺李秋山內力渾厚，出招迅速，不但削不到人家兵器，反而點點扇影，却向自己包圍過來。

姑娘好勝心切，早急得銀牙暗咬，劍法倏變。

刷刷刷！連環攻出，左手劍訣，也配合劍勢，不停的劈空削出。

奪魂扇李秋山是何許人？他經驗老到，功力精深，這時面對着崔慧姑娘的「大羅劍法」、「劈空劍訣」，兩種絕技，同時施展，也暗自心驚。

立即收起輕敵之念，沉着應付，攻守相間。

這樣又打了三四十招，崔慧越鬥越沉不住氣，心中暗暗焦急：「今晚如贏不了你，豈不是連爺爺的威名都砸了？」

她想到這裏，猛地吸了口眞氣，貫注劍尖要和李秋山硬拚！

突然，從遠處隱隱傳來一聲幽森低沉的哭聲，這哭聲好奇怪，宛若一縷游絲，隨風飄忽，一入耳鼓，就有說不出的難受，使人從心底冒出寒氣，心神感傷，毛髮直豎，身不由己的連打寒顫！

「慧妹快退！」

一條白影，比電射還快，投入戰場。

雙袖揮處，一股無聲無形的勁風，驟然向奪魂扇當面拂到。

奪魂扇李秋山猝不及防，趕緊向後躍退！

崔敏早已一把拉住崔慧手腕，向後急退。

崔慧這一陣沒有勝過奪魂扇，心中不知有多少氣忿，站着樁，那裏肯退？她惡狠狠的瞪着奪魂扇，身子還在打着寒顫。

幽遠的哭聲，有若孤魂夜泣，悽悽惻惻、斷斷續續，不停的向耳中直鑽。

崔敏焦急萬分，低聲叱道：「慧丫頭，妳別使小性子了；我們快和武老英雄祖孫會合在一起，强敵快要到啦！」

鐵臂蒼虬武公望一手緊携着上官燕，一手握着虬龍鞭，神色凝重，隱現憂色。

崔敏、崔慧就分站在武公望左右，蓄勢戒備。

哭聲一陣比一陣慘厲了，若隱若現，似泣似訴。

一會幽幽咽咽，肝腸寸斷，一會慘慘切切，凄厲刺耳。

聲音連續不斷，時高時低，好像從不換氣，聽來似哭非哭，似號非號。

不但難聽已極，而且還含有一種懾人的力量。

哭聲入耳，使你會渾忘一切，心神無主，隨着他悽切之聲，從心底直冒寒氣，渾身顫抖！

這似乎是傳說中的邪門功夫，「九幽陰泣」？

月光漸漸的黯淡下來，四面灰沉沉地，越顯得陰氣森森，籠罩着說不出的恐怖。

哭聲忽遠忽近，隨風飄蕩！

上官燕功力較差，早已臉色蒼白，渾身顫抖，忽冷忽熱，好像患了瘧疾。

武公望和崔敏、崔慧，雖然內功較强，也逐漸感覺到心神無法收攝，正在緊咬牙關，拚命的納氣凝神，運功抵禦，但也身不由己的打着寒顫。

顯然消耗內力，還是無法抗衡，眼看再過一時三刻，大家都要束手成擒了！

哈哈！哈哈哈哈！

樹林外突如其來的打起一陣哈哈大笑，仿如裂帛穿雲，越笑越響亮！蓋過了幽咽的哭聲。

哭聲好似遇上了勁敵，從幽咽轉爲悽厲長嘯，尖銳刺耳，一聲聲居然像利刄似的穿過笑聲！

哭聲穿過笑聲，笑聲又蓋過哭聲。

一哭一笑，鬧得風雲失色，星辰無光！

過了一盞熱茶的時間，哭聲逐漸低沉下去。

笑聲像焦雷似的，還在一個接一個打出！

一天陰霾，霎時之間煙消雲散，大家祇覺精神一振，寒邪盡去。

樹林外邊，突然響起像梟鳥般的聲音，低沉沉的說道：「拐子，又是你來多管閑事！」

語音越來越遠，最後一個字，好似已在一二里外傳來。

「哈哈！奇了，你哭得，我笑不得？」

一個蒼老的聲音，話才說完，「篤！」一聲沉重的鐵器着地之聲，起自林外。

「篤！」「篤！」一連幾聲，逐漸遠去。

崔慧長劍一引，颼的又竄出身去，戟指着奪魂扇李秋山喝道：「喂！姓李的，方才咱們沒有分出勝負來，你再試試姑娘劍招！」

奪魂扇李秋山氣得忍無可忍，狂笑一聲，白金摺扇霍地展開，正待點出。

龍王廟殿頂上厲嘯陡起，半空中黑影一晃，鷹隼般落下一個偉岸老頭。

身形才一落地，就沉聲喝道：「李壇主、邵香主，適才副教主有令，這四個點子，一個都不能漏網！」

這突然而來的，正是天理教四壇之首，青龍壇壇主翻天印陳皓。

他目光如電，話聲才落，雙掌一挫，已向鐵臂蒼虬武公望推出，口中說道：「武老哥，咱們親近親近！」

鐵臂蒼虬武公望嘴上嘿地一聲冷笑，兩眼烱烱望着翻天印陳皓，等他雙掌推到，身形一側，讓開來勢，右腕猛然一抖，虬龍鞭呼的擊出。

他心中明白，翻天印在天理教中，高踞四壇主之首，武功自然有獨到的造詣，那敢絲毫大意。

是以武公望避開對方雙掌一擊之後，立即揮鞭搶攻，施展出他數十年浸淫的虬龍鞭法，刹那間鞭影滾滾，排山般湧出。

翻天印陳皓雙掌打遍南北，罕逢敵手。

一見對方鞭影如山，滾滾攻來，不禁精神大振，雙臂一掄，招招運足內力擊出。

一時鞭影之中，掌風呼呼，好不凌厲。

另一邊奪魂扇李秋山和崔慧也已動上了手，這回兩人都用上全力，相互搶攻，點點扇影，森森劍氣，已分不清人影。

撲天鵰邵一飛，眼看武公望已被陳壇主纏住，機不可失，他一聲暗號，人就向上官燕撲去！

上官燕手中緊握長劍，目光一霎不霎的注視場中，驀見邵一飛向

自己撲來，不由暗哼了一聲：「你是我外公的手下敗將！」

正待迎去，忽見身前白影一晃，崔敏早已攔了上去。

撲天鵰邵一飛那知厲害，暴喝一聲：「小子，這是你自己找死！」

卍字奪當頭便砸！崔敏連劍都沒撤，右手長袖陡的拂出。

這是她爺爺親授的「拂雲袖」，威力豈同尋常！

嶽麓老人當年威震武林的兩門絕技神功，「拂雲袖」和「劈空劍訣」，江湖上那個不知？

晚年息影山林，不問塵事，就把這兩門功夫分授了兩個孫女，這就是崔敏、崔慧！

撲天鵰在江湖上固然也算得上一號人物，但那能和崔敏相提並論！

兩人才一交上手，祇不過十招八招光景，撲天鵰已是被她拂雲袖迫得封擋困難，卍字奪全然施展不開來。

崔敏不屑的櫻唇一披，潛運內力，右袖一拂，一下子蕩開了對方的卍字奪。

左袖趁虛而入，向邵一飛迎面擊去！勁風四溢，銳不可擋！

撲天鵰祇覺右臂一震，卍字奪差點脫手飛出，心中一驚，陡覺面前白影晃動，風聲銳厲的直拂過來。

急忙後躍了四五步，才堪堪躲過。

崔敏逼退了撲天鵰邵一飛，回頭一望，祇見武公望已被翻天印陳皓逼得步步後退，封擋艱難。

而且小妹妹上官燕這時也和洞庭三義動上了手，她那是人家三個大人的對手，無非仗着小巧身法在游鬥罷了！

崔敏心念一轉，縱身就向武公望這邊飛撲過去，口中叫道：「武老英雄，你快去照顧燕妹妹，這裏讓晚輩來對付好了。」

語聲未畢，凌空飛袖砰然拂出。

翻天印陳皓在天理教四壇壇主中位居首席，除了正副掌教之外，算得是第一把好手。

鐵臂蒼虬武公望以一支虬龍鞭，和他雙掌相對，先前還仗着兵器上的優點，湊個平手。

二三十招過去，對方雙掌越來越凌厲，越戰越奇詭，這就迫得武公望沒法放手進鞭，逐漸有點縛手縛脚起來。

翻天印陳皓嘿嘿兩聲冷笑，雙掌驟然一緊，使出看家本領「翻天印」來。

要知陳皓少時曾投在一位喇嘛門下，學會了「大手印」功夫。

後來他在江湖上闖了多年，本身武功漸臻爐火純青之境，就潛心精研，把西藏絕學的「大手印」，和劈空掌揉合起來，獨創了一套掌法，叫做「翻天印」，不但招式詭異，不入常規，而且力道奇猛，當者披靡。

「翻天印」這三個字，也就在江湖上紅了二三十年。

這時翻天印陳皓使出成名絕技，確實非同小可！

瞬間，但見掌勢洶湧，宛若驚濤駭浪般擊到。

立時把武公望逼得連連後退，封擋無策！

翻天印正在咄咄逼人，沾沾自喜之際，忽見一條白影奇快無比的橫空飛來，帶起一團勢道遒勁的凌厲風聲向自己拂到。

「這是那一位高人？」心念一動，向後疾退了兩步，定睛一瞧……哈！原來竟是一個十七八歲的白衣少年，站在自己面前，含笑而立。

「嘿嘿！年輕人膽子可眞不小，你且接老夫一掌試試！」

右掌輕揮，對着崔敏當胸印去，聲到人到，端的快速已極。

崔敏臉上一紅，身軀向斜滑出，雙袖一封一展，忽的向翻天印肩上拂出！

翻天印陳皓，成名多年，適才崔敏凌空一擊，去勢迅疾，祇覺勁風拂面，根本沒看清來人使的是什麼手法。

這時看清對方雙袖輕展，宛如兩朶出岫飛雲，這是嶽麓老人的「拂雲袖」，他如何不識？

不由心頭一楞，突然喝道：「住手，嶽麓老人是你何人？快與老夫說來，老夫不難爲你就是！」

要知翻天印武學絕倫，平日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但嶽麓老人，他可也惹不起。

是以在翻天印而言，倒確是一番好意，祇是在言語上有點倚老賣老，狂了一些。

崔敏如何會理會他，早已冷笑了聲，說道：「別冒大氣，你有多少本領，不妨使出來給我瞧瞧！」

這下可把陳皓激怒了，獰笑着說：「不識好歹的小子，你不肯說出來歷，送了命，可怨不得老夫」高大身軀向前一僂，忽的踏步搶攻。

右掌「石破天驚」，左手「橫鬭洪濛」，一擊之中，兩招齊出。

直擊橫打，用出兩種不同的力道。

崔敏看到掌法如此詭異，心頭也十分震驚，這老賊當眞不易對付，蓄勢待敵，自然不敢絲毫大意。

左袖一展，封住陳皓直擊掌勢，身軀斜躍，讓開橫裏一擊，同時右袖驟然上揚，反擊對方頭顱！

（未完・二）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嘯江湖

上文提要： 宗奇因逃走而遭殺，砍下的人頭還拿來給方、孟驗過，其實是一種警告，但小高早欲參加比武會、孟、方也只好相從，同入會場，主持的是副帮主劉青陽，比武開始是爭奪拘魂堂堂主之位，第二個選的是左巡使，第三個是迷魂堂堂主，出來挑戰是個女的，孟小月躍上台應戰，用金蛇指法將她點倒，坐上迷魂堂堂主之位……

小高挑戰苗帮主　大會成為混戰場

第四陣是右巡使，又落在一個黑衣人天字十六號的手中，這一次只有三個人登台比試，就再也無人挑戰了。

第五、六陣都是護法，一個落在天字十四號的手中，另一個被地字廿五號取得。

第七陣是掌刑堂，內定的最後一個黑衣人天字十二號登上了木台。

方振遠暗道：還有這掌刑堂主和兩個護法之位，這三個人再不動，大概就不會出手了。餘下這兩個護法之位，小高可頂孟小月的位置，這三個人如此爭取，就難免對上一陣了。

果然，三個青衫人動手了，最左首的飛身上道：「在下人字四十六號，請天字十二號指教。」

餘音未絕，一拳擊出。

天字十二號也不謙讓，兩個人幾乎是同時出手，兩個拳頭，硬碰硬，撞在一處。

蓬然一聲，如擊敗革，竟是半斤八兩，秋色平分。

天字十二號冷哼一聲，雙拳連環擊出。

青衫人竟是不肯相讓，拳對拳，硬接下來。

雙方硬拚蠻幹，連拚了一二十拳。

小高低聲道：「看不出來，我在江湖上走了十幾年，第一次看到這種野蠻的打法，這兩人的功力相若，打下去是甚麼結果，很難預料。」

小高吁一口氣，忖道：「只要用心觀察、傾聽，表面上雜亂無章的事都有線索可循。天字、地字編號似乎都是預定的人選，只有人字編號，不是來歷不明，就是武士級的人選。幫主和幾位副幫主，到現在只出現劉青陽，其他的人……」

忖思之間，台上的搏鬥已分出了勝負，雙方連拚了二十餘招之後，天字十二號竟然接不下青衫人第二十九拳，被震退數步，跌坐在地上。

本來，天字十二號還有再戰之能，只要站起身子，攻上前去，就不算輸，但他却坐在地上沒有動，似打算甘願認輸。

但方振遠已看出原因，天字十二號的右手已腫大了一部份，看樣子也許已經骨斷筋扭了。

但人字四十六號却似若無其事，抱拳道：「在下僥倖勝了一陣，還有那位心慕掌刑堂主身份的朋友，請來指教。」

方振遠低聲道：「這掌刑堂是十分重要的職位，鬼王幫不可能讓它落入來歷不明的人手中。」

小高道：「方兄之意，可是希望小弟出手？」

方振遠道：「不忙，他們一行三人，似是志在掌刑堂主，何不看看變化再說。」

人字四十六號不見台下有人答話，笑一笑，道：「如果無人挑戰，兄弟就登上……」

只聽一聲冷笑傳來，道：「在下領教！」

一個黑衣人飛登台上。

青衫人打量了一眼，一抱拳，道：「兄弟是……」

「地字二十一號，請多指教！」

青衫人道：「不必客氣！」呼的一拳擊了過去。

黑衣人一閃避開，道：「在下請教朋友的兵刄。」

青衫人道：「好！請。」轉身由西側羅列的兵器上取了一柄單刀。

那黑衣人却取了一柄長劍。

青衫人道：「兵器無眼，一個收手不及，只怕會傷了性命，閣下要多多留心了。」

黑衣人道：「生死由命，閣下儘管施展。」

青衫人不再多言，單刀一推，點了過去。

黑衣人橫劍一架，封開單刀。

青衫人冷笑一聲，單刀施展架式，綿綿不絕地攻了過去。

他拳勢凶厲，全是硬拚硬接的打法，但刀法亦是凌厲得很，招招取命，全攻向黑衣人的要害所在。

小高低聲道：「方兄，這青衫人的刀法毒辣，看來那黑衣人也是凶多吉少了。」

「應是如此。」

方振遠目光緊盯着青衫人不放，想從他的招式猜出他的來路。

可惜，他並未能如願。那青衫人要完一路怪刀法，突又喝叱兩聲，只見單刀由上而下直切而來，而黑衣人則舉劍封去。

他自信能架得了這一刀，所以並不躲開，然而在刀劍交撞之際，黑衣人感到虎口生痛，這力道何止千萬鈞。

他封去一刀，不敢再封第二刀，心想改封為撥，也好讓身形容易閃向左側，豈知那青衫人早算準他的心思。

切西瓜刀法仍是砍來，只是改直劈為橫掃，身形一轉，利刀迅速無比地砍去，黑衣人長劍撥不了，只好再封向左側。

就在接觸剎那，可怕的刀鋒竟然硬生生砍斷精鋼利劍，只聽得「啪」的一聲，斷劍跳開，刀鋒仍砍向黑衣人的脖子。

剎時一顆人頭飛向空中，兩眼仍兀自駭轉着。

青衫人則收刀而立，連屍首也未瞧一眼，目光望向人羣，似是隨時準備再接受挑戰。

現場諸人被他的狠勁嚇住了，誰還有膽子再上台挑戰？

「如果沒人上台，老夫我可以接掌刑堂的職位了吧？」

青衫人有點玩世不恭意味。

方振遠不禁皺起眉頭，這人武功門路之雜，之高，恐非自己所能想像，他來此又有何目的？

還在忖思中，苗飛的聲音又傳入耳際，道：「方護法，情況有變，你上去試試他的底子，不必硬拚，覺得不行，立即下台。」

話說得好聽，想下台就下台，那傢伙也不會被砍頭了。

方振遠牢騷滿腹，苗飛分明叫他挨刀，這個險，他實在冒不起。腦筋一轉，小高學了三清寶籙上的武功，或許可以制住那人。

方振遠道：「小高，我看他是衝着鬼王幫而來，你上去試試，他該不會對你施辣手才對。」

這人武功甚高，甚對小高的胃口，對於生命危險，他可沒考慮，聞言點頭，就要引馬上陣。

他剛站起來，孟小月急道：「你想幹甚麼？」立即伸手拉住他。

「沒關係，那人不會對他出重手。」方振遠有意無意地阻止孟小月，還故意弄倒椅子發出聲音來。

這招果然奏效，許多目光一時全都轉向這邊，台上那青衫人也說出話，道：「小毛頭，你也想掌刑堂位置？」

小高當下掠身上台，準備大打出手。

那青衫人上下打量小高一眼，道：「江湖上好像沒你這號人物！」

「快了，幹掉你，馬上就出名了！」

「你想利用我打知名度？」

「差不多。」

「沒那麼簡單。」青衫人冷笑道：「無名小卒，老夫才懶得和你動手，你要掌刑堂，我讓你就是。」

說着，他竟然掠回台下。

小高怔住了。「你……這麼慷慨？」

「不是慷慨，是讓後生晚輩有出頭機會，二十歲當上鬼王幫刑堂堂主，多稀奇！」青衫人一陣暢笑。

突來的轉變，讓在場諸人傻了眼，不過小高却回味著那青衫人的話，自言而笑道：「對啊！二十歲就能當刑堂堂主，多稀奇！」

此時，苗飛的聲音又傳入方振遠耳際，道：「事出突然，那小子跟你一夥，你去頂下他，可能掌刑堂堂主就讓你接了。」

方振遠聞言，心頭又是一震。

這苗飛老是打他的主意，小高雖好說話，可是頂下他之後，那青衫人還會冷眼旁觀嗎？

實在不保險！

然而，他也不敢違抗苗幫主命

令，只好起身掠向木台。

「你也想當刑堂主?」

小高頗覺有趣，正想如法炮製，準備讓位。

方振遠豈能讓他走掉，立即細聲道:「苗飛在監視，得玩些手段才行，試試你的三清神功。」

二話不說，平常不用的子母斷魂刀法已展開，他雖未抽刀，但手掌威力已逼得小高壓力倍增。

情急之下，小高便使出半生不熟的三清掌法。

剛一探掌，那手指竟然幻化成數道青色光影，不停地舞動。

方振遠本就有意敗陣，但也不能一招即撤，但突見小高掌法怪異，只這麼一掌，竟化去自己雷霆般的勁掌。

忖思未完，那掌指已扣向門面，他只好舉掌封去，「啪」的一響，他的右掌生疼，整個人已被逼退。

老臉掛不住，立即施展千斤墜想穩住身子，但他忘了木台乃是木板搭建，這一用力，兩腳已陷破木板。

他老臉泛紅，趕緊倒退而掠，飛落台下，顧不得面子問題，立即拱手認輸。

方振遠道:「少俠武功高人一等，老朽認輸!」

話雖是在說給人家聽，却在暗示苗飛，他無能爲力了，再拱手，他已掠回坐位。

小高傻傻地笑，他不知道是自己武功厲害，還是方振遠有意承讓。

孟小月則看得清楚，方振遠是找台階下，至於小高武功如何，她就猜不出來了。

小高正想再叫陣，耳際已響起苗飛的聲音，道:「下一場給我下來!」

那聲音正是暗中控制下迷藥的聲音。

小高苦練武功逼出毒藥之後，已不受制，但此時聞此聲音，腦子仍是亂七八糟，讓他懷疑餘毒果眞解了嗎?

他聞言猛點頭，待聲音消失後，又什麼感覺也沒有。

這時上來一個黑衣蒙面人，道:「天字第七號領教閣下高招!」

此人排名第七，遠比新上任排名十一的拘魂堂主更高，苗飛想必對他相當重視了。

果然，他一上手即是失傳已久的幽冥魔爪，兩隻手掌黑得發亮，指甲泛著綠光，且一股腥味撲鼻而來。

「幽冥魔爪?」孟小月驚訝之餘喝道:「快下來!那指甲沾不得。」

話未說完，魔君魔爪已逼小高不及三尺，他已無退路。

小高也想一搏高下，他忖道:「綠指甲又怎麼樣?看我的仙女蘭花指!」

那「仙女蘭花指」正是延續三清寶籙上的指法，並無名稱，是小高臨時編出來的。跟方才一樣，五指泛現淡青色光影。

那幽冥魔君竟然無法一招制住小高，一時怒起，咆哮一聲，身形向前，五指逼得更急，欲致小高於死地。

小高被逼急了，再躲就要下台，心下一橫，乾脆來個「挑」字訣，心想這魔君指甲有毒碰不得，把它挑開也就是了，當下伸手探了過去。

魔君見狀冷笑一聲，道:「你死定了!」

五指扣得更快，臨三寸還逼出毒氣，掃得小高右掌發黑。

小高暗自叫糟，但又換不了招，心想已中毒，至少不可太丟人。大叫一聲，五指對準魔君二寸長指甲抓去。

魔君竟避不掉，五根指甲硬生生被小高給抓起，指尖冒出濃黑血柱。

這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竟然發生了，魔君大駭指甲被毀，他已失去理智，左掌猛地又揮打過來。

他怒極而發，勁道何止萬鈞，小高却似吃定了他，怪笑一聲，仙女般作態，蘭花指又扣去。

這次更狠，將抓在手上的五片指甲反插過去，硬生生將魔君左掌五根指甲連帶第一個指節給插斷。

魔君斷指痛入心，已他失去理智，一時瘋狂厲吼，毫無章法地撲打過來。

小高也在懷疑自己功夫到底進步多少，甚至中毒的手掌，已在一陣烟自指縫冒出之後，恢復正常，無中毒迹象。

「神功好像眞的很厲害……」

小高跳避著魔君，兩眼仍瞧著雙掌，想求証什麼似的。

此時副幫主劉青陽已掠上台，一指點倒魔君，喝令手下將他抬走，他冷冷瞧著小高，道:「你是何人?」

「在下小高。」

「何時進入本幫?」

「好幾個月前就被你們關起來了，宗奇很清楚，不過他被你們砍了。」

劉青陽臉色陰沉，道:「你跟他一夥的?」

「沒那本事啦!要敢背叛，早也被砍了。」

劉青陽上下打量小高，不久，終於作出決定，還露了笑容，道:「你雖然年紀輕，但本幫用人唯才，你有能力打敗幽冥魔君，就有資格掌刑堂堂主，我代表幫主歡迎你坐上這個位子。」

「這……」

「相信已無人敢向你挑戰了。」

劉青陽向羣衆掃目而問，果然無人再敢挑戰，他拱手歡迎小高坐上刑堂堂主的寶座。

小高忽然笑道:「我不想掌刑堂堂主。」

「閣下意思是……」

「剛才那青衫老頭把位子讓給我，當起來也沒什麼意思，我還是自己爭取的好。」

「你想要何職位?」

「刑堂再上去呢?」

劉青陽眉頭一皺，道:「你想當副幫主?」

還好副幫主內定兩名，否則豈非要他下台。

小高道:「一招就能打下刑堂堂主的職位，副幫主應該沒問題，我準備向你挑戰，如何?」

「你?」

不但劉青陽驚怒，台下亦是亂成一片。

小高說得大方自然。「今天比武，不是說好隨時可以向誰挑戰的嗎?你怕了?」

此時苗飛的聲音又傳了過來。

「你敢抗命搞亂全局，不怕本座殺了你?」

小高冷笑道:「別得意嘛!等我打倒他們後，再來向你挑戰如何?」

「放肆!」

「沒辦法!我想下台也下不了台。」

「你會死得很慘!」

「再說啦!」小高不再理會苗飛，轉向劉青陽道:「想好了沒有?我等不及了。」

劉青陽冷笑道:「本幫雖然愛才若渴，却也容不得你狂妄自大，老夫接受你的挑戰。」

「好!比些什麼，隨你挑。」

「比內功如何?不管輸贏，你我將來都是鬼王幫弟子，我不想傷和氣。」

劉青陽心想:內功全靠苦練，他至少比小高多練三十年，就算小高服了什麼靈丹妙藥，要化爲內力，也非一年半載的事。

他認爲這是小高最弱的一環。

小高也知道自己的缺點，但狠話已說在前，也收不回了。

他猛點頭，道:「放馬過來，什麼功夫我都接著。」

劉青陽冷笑一聲，也不客氣相讓，當下飛身掠前，凌空兩掌劈來，掃得小高連退三步，小高亦出掌推去。

這一接觸，他發現劉青陽果非省油的燈，內力高出自己甚多，他擔心了。

內力乃是眞功夫，取巧不得，罩不住就只好認輸了。

他有點後悔，他開始沒法如何在緊要關頭保住自己的生命。

劉青陽先是有點顧忌，但試了幾次，發現小高實在不怎麼樣，膽子便大了起來，只用六成功力已足可應付。

「練武除了巧功，內功才是最大的本錢，閣下可能還要再練幾年。」

小高額頭已冒汗，他想反駁，却說不出話來。

不到五分鐘，小高已呈不敵之態。劉青陽冷笑道:「你只要點個頭，掌刑堂堂主職位仍留給你。」

小高兩眼狠瞪，這樣輸得窩囊，他實在不甘。

劉青陽有意讓他難堪，一用力，一聲脆響，小高所站之處的木板斷裂，小高整個人往下掉。

劉青陽又拉住他，讓小高懸空掛著，凌空晃來蕩去。

「現在認輸還來得及!」

小高冷哼。

劉青陽再一用力，只見小高雙手青筋暴脹，口角立即滲出鮮血，全身有如萬針鑽動，難受得很。

孟小月見情況已嚴重，忍不住急叫道:「小高快點頭，你內力不如他，拚不得。」

她想上前，方振遠却拉住她，低聲道:「苗飛一定不會讓他死，小高身上有著許多不可解的秘密。」

孟小月仍緊張地道:「再這樣下去，不死也會殘廢。」

「不會，三清神功沒那麼簡單。」

此時劉青陽已失去耐心，準備逼小高認輸或將他震昏，內力提至九成，迫得小高鮮血直冒，抖個不停。

小高猛吸一口眞氣，硬將最後幾口眞氣逼住抵抗，全被無情打回。

「你還想爭!」

劉青陽冷哼，內力暴衝過去，直衝小高腦門，心想不震死他，也要震得他昏倒當場不可。

小高悶哼一聲，鮮血再吐，已全無抵抗力，內力也爲之消失，任由對方摧殘全身經脈百穴。

劉青陽只要再一用力，就可以震斷小高的心脈。

然而情況却非如此。

劉青陽並沒震昏他，那股力道反而在小高體內遊走得十分順暢，兩人都感到奇異不解。

劉青陽不信邪，又運功想震向小高腦門，但仍是傷不了小高。

小高則感到他的內力似有替自己療傷的功效，愈衝愈是舒服，到後來，他乾脆放棄抵抗，專心引導對方內力遊走全身。

劉青陽吃驚萬分，自己的內力

好像有去無回，這樣下去還得了！

當下決定抽回內力，再以擊掌方式將小高震昏。

誰知想甩開雙掌時，竟發現自己的內功已深深被吸住，根本甩不開。

「奪功大法？」

劉青陽驚駭萬分，立刻跳飛而起，雙腳猛踢小高胸口。

一次跳不開，第二次用力更猛，方將小高甩開。

他用力過猛，也被彈開數丈，一個倒打金鐘，才站穩台角邊，暗運功力，竟然失去三成之多，他駭呆了。

小高被打入台底，突又覺得內力大增，毫不考慮即跳起身子，飛向劉青陽，道：「有膽再來拚！」

雙手一張，管不了對方躲閃，硬是擊過去。

劉青陽先機盡失，只能勉強迎招，雙掌剛觸上手，內力又被吸去不少，他尖叫道：「這人會奪功大法！」

他拚命躲閃，否則他將失去一身功力。

方才讓去刑堂堂主的青衫人聞聲，連同兩名來歷不明的伙伴立身而起，驚道：「奪功大法不就是三清寶籙上的武功？」

他想飛身上台，一道灰影已先他而去，一掌迫開小高與劉青陽，正是兩眼特大的神眼龍彪。

他瞧著小高，冷冷地道：「三清寶籙果然在你手中，我走眼了！」

幾月前，他讓方振遠、孟小月、小高三人混過他的眼睛，他十分自責。

小高看著他，也是一把火。

「你走眼，我還冒火呢！上次你憑什麼拿鞭亂抽我們？」

他自恃神功有成，也不客氣，登時欺身，一拳擊了過去。

那神眼龍彪武功不弱，但一上台確是心存輕視，冷不防小高快速一拳，竟然連躲閃的餘地也沒有。

只聽他悶哼一聲，胸口狠狠地被擊中一拳，身子被打下台，撞翻一排椅子，吐血當場。

羣眾一陣驚慌，一場比武大會頓時秩序大亂。

「三清武學果然不凡！」

小高瞧著雙掌，第一次有著揚眉吐氣的感覺。

心想連副幫主都罩不住，現在該向苗飛挑戰了。他叫道：「老鬼幫主，好一個人，幹嘛裝神弄鬼？我看我這身功夫，當幫主應沒有問題，你看怎麼樣？」

白紗帳內沒有反應。

小高又道：「你沒聽懂我的話嗎？那我就說得清楚點，也就是我已準備向你挑戰了，懂了嗎？」

「放肆！」苗飛怒叱道。

「如果你再不出來，我要向大家宣佈，本人已接掌鬼王幫了！」

突然紗帳猛地翻動，一陣風疾衝出來，只見一股白烟射向小高，速度極快。

尚不及三丈，小高已感到威力逼人，小高得了教訓，不敢硬接，伸手迎去，全用的「吸」字訣。

他準備把對方劈來的勁吸個精光。

那白烟疾衝而來，但再逼進兩丈，威力竟然失去泰半，更可見及勁風一縷縷被小高吸向掌心。

苗飛暗叫不妙，登時斷勁彈飛高空，凌空再發一掌，襲擊小高背肩，一個翻身，倒射向紗帳裏。

小高並未避開這突來一掌，但他吸來的大量內功已足以抵抗這一擊，受掌勁掃中之際，只不過晃了兩下，已安然站立。

他正想譏刺苗飛使用小人招數，算什麼英雄好漢，苗飛驚詫的聲音已傳來。「你當眞學了三清寶籙上的功夫？」

「不然，我還爭什麼幫主？」

小高正想得意聳肩，突然三道勁風射來，原來是那三個身份不明的青衫人。

那方才爭得刑堂堂主的青衫人冷道：「三清寶籙在你身上？」

「不錯。」

「拿來！」

「哪有這麼容易？」

青衫人二話不說，一聲冷喝，三人同時出手。

但見三道人影疾射過來，小高還沒看清三人身形，也沒見到對方如何出手，只感到光影靠近，全身像捱了千萬鞭。

他痛叫出聲，三兩下已被按倒地面上，三個人分別踩着小高的頭、胸、腳部，迫得他動彈不得。

小高冷靜下來，才感到疼痛萬分。

他不知道這三人用的是什麼功夫，竟然打得自己毫無招架之力，看來三清神功也未必天下無敵。

「還不把三清寶籙拿出來！」

「三個打一個，算什麼英雄好漢？有膽……」

「你再不給，老夫踩爛你的腦袋！」

青衫人猛一用力，小高只覺疼痛難忍，眼淚直掉。「快住手，我說，我給，你們要什麼，我都給！」

青衫人這才有了笑意，放輕腳勁。

「早說不就沒事了！」

「誰知你來眞的。」小高道：「你也別太得意，我如果學全了三清寶籙上的功夫，你哪是我的對手?」

「沒學全是你的事，我只要寶籙。」

「你還聽不懂我的話？我是在暗示你，我若有全本的三清寶籙，我早學全了，明白的說寶籙不在我身上。」

「你還想耍賴！」

青衫人又要用刑，小高立即喝道：「寶籙在苗飛身上，我以前是他的武士，他想拿我們當試驗品，所以只傳授一些，我只是悟通一點點而已。」

本來緊張萬分的方振遠聽到小高這麼一說，一顆心才安定下來。

青衫人半信半疑地道：「有這麼回事？我聽說是方振遠暗中奪得……」

「這些是沒錯，但後來我們誤闖鬼王墳，寶籙就被苗飛奪走了，不信，你問問他不就知道了。」

「眞的？」

青衫人目光已掠向白紗帳，想聽苗飛的答覆。

苗飛急道：「別聽他胡說，他想嫁禍本幫。」

小高斥道：「你有沒有良心，把我收爲武士，又使我喝下毒酒，還把我當外人？我身上鐵定是沒有秘笈。

「你們不信可以搜，搜不到就到鬼王幫去搜，那地方在……」

小高快嘴快舌把地點說清楚，存心讓他們相殘。

青衫人果然信了小高的話，冷冷地道：「明人不做暗事，三清寶籙不是你的，你就不該保有它，快交出來，大家都好說話。」

苗飛也不甘示弱地道：「就憑小鬼兩句話，你就信他？」

「我是小鬼，你是老鬼，咱大家都有份。」小高加油添醋地道。

青衫人已感不耐，一手抓起小高，在他身上搜了一陣，伸手點了他的穴道，丟在一旁。

登時逼向紗帳，道：「今天不給，跟你沒完！」

「想跟本座爲敵，也不衡量一下自己。」

「你是要見眞章嗎？」

話未說完，三道人影快速地射向紗帳，苗飛也做了反擊。

雙方一接觸，一陣亂響，紗帳被扯得稀爛，苗飛的衣服也被撕裂了。

只聽苗飛一聲長嘯，埋伏在四週的狠人、武士全圍了上來。

而那些應邀而來的人，趁此大亂之際，躲躲閃閃，無不想找門路逃走。

一時之間，有若混軍亂戰，早已分不出誰是敵，誰是友。

小高雖受制，却對自己的傑作大爲滿意，總算替自己報了仇。

正在欣賞傑作之際，孟小月已掠了過來，抄起小高就想走人。

「這裏不能待了，我們走吧！」

「好啊！還有春蘭……」

「人都散了，以後再找！」

不但春蘭失散，連方振遠也不知去向，孟小月只好帶著小高急急往山區逃去，儘找隱蔽地方躲藏，以避開鬼王幫徒衆的追索。

直到深夜，孟小月才敢稍作休息，找了一處山谷，洗去身上汗水，待清爽多了，才安置小高於水邊淨石，準備抓魚果腹。

但看見小高仍是不動，才想到他仍受制於青衫人的點穴手法。

她笑道：「苦了你……」

沒回話，敢情小高是睡著了，孟小月但覺好笑。

一方面替他洗臉，一面也想用冷水將他叫醒。

小高果然醒了，一張眼，孟小月那美艷容顏不及半尺，呼吸得到她身上淡淡的體香，他紅著臉道：「妳想幹什麼？」

孟小月也窘紅了臉，「你不覺得我很美嗎？」

「美啊！可是……」

「想到哪兒去了？我是看你睡著了，想叫醒你，看看你的穴道解開了沒有？」

「原來如此，沒事，我神功相當厲害。」

他想運功坐起，却一點勁也提不起來，試了幾次都沒成功，不禁窘困道：「好像不管用，那怪老頭手法好像專制神功，不好惹。」

孟小月嫣然一笑，道：「我試試。」

她伸手替小高解穴，可是並無效果，她認眞仔細地檢視他受制的穴道，但覺「期門」、「紫宮」、「巨闕」三穴受阻之外，一切皆好。

「奇怪，受阻穴道似通非通，功力一衝去，又會洩透過去，這種手法很少見。」

「那人一定知道我三清神功的厲害，所以以奇怪的手法點了我的穴道。」

孟小月用盡辦法皆無效，一顆心愁慘萬分。

「怎麼辦？要是解不開，你不就……」

「大不了再回去找他們算帳！」

「可是你回去了，一定會被他們抓走。」孟小月忽然下定決心。「我去找他們，我身上還有半冊秘笈，可以跟他們交換。」

「也好，反正我記得熟，再抄給妳就是了。」

「那……我這就回去。」

孟小月準備將小高藏在隱蔽處，然後前去找人。

但是她剛抱起小高，四週已傳來怪異笑聲。（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小祖宗將黑衣人打走，救了白妞，回到風雪樓，以爲欽犯在手，明天可以送官領賞，豈料半夜來了郡主李紅玉，要來搜查女兇手，暗中還有活閻王閻五的人，郡主願出重金索取，小祖宗將白妞藏在床下，避過搜索，待郡主離去，才解了白妞穴道，和她商議，先將她送進大牢，再救她出來，雙方談妥後，白妞只好依從……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阿寶深夜送欽犯　閻王攔道劫死囚

賴皮沉不住氣，愁眉苦臉道：「糟了，糟了，風聲已漏，咱們走不了啦。」

阿寶搶白道：「短命鬼，少說喪氣話，送不走人犯咱們到那裡去領賞金。」

「老大的意思是照送？」

「當然是照送，刀山劍海也攔不住。」

「那就快睡吧，養好了精神明天好拚命。」

「睡你的頭，咱們現在就走。」

鐵牛怔愣一下，道：「現在？這太危險啦，外面那麼多人……」

大哥大截口道：「明天人更多，此刻最安全。」

賴皮不敢爭辯，只有服從的份兒，道：「老大準備怎樣走？」

阿寶打開後窗，見窗下是一條小巷，空無一人，道：「鐵牛，去僱一頂轎子來，先停在後窗外。」

鐵牛甚覺爲難。「夜已經很深，轎伕可能不幹。」

小祖宗塞給他二十兩銀子，道：「呆瓜，砍頭的事都有人幹，多給銀子還怕沒人抬轎子來。」

鐵牛想通了，不再吭氣，當即跳窗而去。

阿寶轉對賴皮道：「你去衙門找賀捕頭。」

賴皮推諉道：「這個時候，賀頭兒早就下班了，到那兒去找？」

「到他家裡去，掀他的被窩。」

「我怎麼知道賀雄的家在那裡。」

「笨蛋，你不會問衙門的值夜捕快。」

「是啊，是啊，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

「你能想到就可以賺大錢啦。」

「是，是，但願這一天早點來。」

「告訴賀捕頭，叫他馬上召集所有的捕快，來此接應，並且知會一聲欽差大人，王爺兄妹可能只有他才能壓得住。」

黃蓮樹下彈琵琶，這個節骨眼上，賴皮還不忘逗樂子，瞧瞧大哥大，望望白妞，亂開黃腔道：「知道了，小弟現在就去，這裡只剩下你們兩位，可以談談情，說說愛，高興幹甚麼就幹甚麼，別客氣。」

話完，扮了一個鬼臉，穿窗而出。

白妞與阿寶甚麼也沒幹，仍端坐原處，默然相對良久後始將賴皮留下來的尷尬沖淡，開始閑聊起來。

海闊天空的談了一些無關緊要的事，小祖宗忽然話鋒一轉，道：「白妞二字是眞名或藝名？」

白妞猶豫一下，道：「是在長安時取的藝名。」

「眞名是……」

「一個囚犯，沒有跟逮捕她的人通名道姓的必要。」

「在長安，做甚麼？」

「唱歌跳舞呀。」

「妳是武林人物，身手不凡，怎會跳槽到這一行？」

「爲了賺錢，也是興趣。」

「妳要錢幹甚麼？」

「想蓋一座尼姑庵。」

「怪事，這麼標緻的女娃兒，蓋尼庵作甚麼，莫非想出家？」

白妞神秘一笑，道：「可能。」

阿寶道：「毫無疑問，那個糟老頭——主謀人，就是在這種場合與姑娘相識，然後結伴來到涼州？」

「應該說是他很欣賞本姑娘的歌舞技藝、品貌、武功，彼此談好價碼，應聘而來。」

「結果上了惡當，淪爲他殺人的工具？」

「這個老傢伙眞不是東西！」

「可知他的來龍去脈？」

「糟老頭的口風很緊。」

「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嗎？」

「始終遮遮掩掩，難窺全貌。」

「依妳的觀察，他會是怎樣的一個人？」

「技深若海，富可敵國，詭計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有點娘娘腔。」

小祖宗亦有此同感。「嗯，咱家注意到了，是有點娘娘腔，難不成是個閹人太監？」

白妞很謙虛。「沒有把握的事本姑娘可不敢妄下斷語，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此人來頭不小，絕非等閑之輩。」

「談談妳的武功吧，是家傳？師授？」

「師授居多。」

「令師是那位前輩高人？」

「胡九天。」

「鐵掌追魂胡九天？」

「正是。」

「胡老英雄成名已久，望重武林，威震江湖，難怪會調教出這麼高明的徒弟來，令尊又是那一位？」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白妞花容驟變，憤怒而又略帶幽怨的道：「姑娘學藝不精，栽在你的手裡，我認了，但要嚴重警告你，少諷刺人，更不得藉機詢長問短，查姑奶奶的身世來歷，本姑娘沒有爹，沒有娘，只有仇，只有恨！」

女人的心，海底的針，不知是傷心人別有懷抱，還是其他的不明原因，白妞越說越激動，忍不住淚灑當場，滾下來兩行珠淚。

阿寶最怕女人的眼淚，正不知如何是好，後窗外有人呼喚，鐵牛回來了，僱來一頂暖轎，兩名年輕力壯的轎伕還在不停的打呵欠，無疑是從被窩裡拉起來的。

鐵牛在窗外道：「轎伕一人一兩，轎子一兩，一共三兩，這裡還有十七兩，請老大……」

大哥大打斷他的話，笑駡道：「老太婆的裹脚布，又長又臭，咱家最討厭聽別人報流水帳，剩下的給你啦，算是跑路錢。」

鐵牛心花怒放，稱謝不迭道：「賴皮回來沒有？」

「媽的，別以爲只有你辦事勤快，老子也不慢。」

是賴皮的聲音，餘音未落，人已一掠而至。

阿寶往他身後一瞄，道：「賀捕頭沒來？」

賴文龍道：「賀頭兒正在召集捕快，連絡欽差大人，應該很快就會到。」

「路上可有阻礙？」

「一路順風，毫無阻礙。」

「有無明樁暗卡？」

「這一條路很平靜，沒遇見半個鬼影子。」

小祖宗想了想，道：「如此，咱們現在就動身吧，免得夜長夢多，遇見鬼。」

命白妞坐入轎中，取走了她身上的五千兩銀票，阿寶又道：「咱家這樣做是爲妳好，放心，救妳出牢後會還妳四千兩，妳乖乖的坐着，最好不要打甚麼歪主意，別忘，皇榜上早已寫明，不論死活，賞金照領。」

想想又覺不妥，猝然出手，再度點了她的瘂啞二穴。

賴皮也有話說：「白丫頭，遇上我們老大是妳前世修來的福，換了別人早就抱上了床，先樂乎樂乎再說，那裡有轎子坐，走不動用爬！」

* * *

屋內作了一番安排，對轎伕的應對之法交代得一淸二楚，賴皮和鐵牛扮作小廝，隨侍左右，大哥大則上了房。

居高臨下，眼觀四路，見無任何異狀，阿寶這才揮揮手，命暖轎起行。

轎伕身强力壯，在賴皮的催促下其快如飛，何消片刻工夫便走出小巷，轉入大街。

正行間，迎面奔來兩個夜行人，賴皮一眼就認出來了，忙給隱在暗中隨行的阿寶打手勢。

一個是王天霸。

一個是烏貴生。

亦即被賴皮改名後的王八、烏龜，乃活閻王閻五的手下。

二人那裡也不去，直衝暖轎而來，王天霸往暖轎前面一站，吼道：「轎子裡抬着的是什麼人？」

前面的轎伕照着阿寶的交代道：「是從北城請來的接生婆。」

烏貴生道：「這麼晚了到那兒去？」

後面的轎伕道：「到我們員外家，爲少奶奶接生。」

王天霸道：「噢，你們少奶奶要生孩子，多大年紀了？」

賴皮本來不想開口，但又怕轎伕答錯話，低着頭，以假嗓音回說：「三十二啦，是高齡產婦，難產，兩位爺請高抬貴手，讓我們過去吧。」

烏貴生掃了賴皮、鐵牛一眼，道：「你們兩個是幹甚麼的？」

賴皮道：「小斷，員外府的小斷。」

「奶奶的，這個接生婆好大的架子，還要小斷侍候。」

「大爺誤會了，我們的任務是客串轎伕。」

「胡說，一個接生婆要四個人抬，鬼才相信。」

「大爺有所不知，這位接生婆是個大胖子，不輪流抬會累死人的。」

「多胖？」

「胖如桶，肥如豬，有好幾百斤。」

牛皮吹過了頭，引起王天霸的懷疑，道：「老子最喜歡胖女人，趴在天生的肉床上辦事最銷魂，壓不扁，顛不破，先借王大爺用用再走吧。」

說着說着，起了淫心，上前就要掀轎帘。

賴皮睹狀大急，哀求道：「請大爺發發慈悲，我家少奶奶難產危急，一旦發生意外，就是一屍二命，等事過之後叫我們老員外買兩個胖女人孝敬二位……」

話還沒有說完，被王天霸的吼聲打斷。「一邊涼快去，大爺要現成的，再嚕七八嗦就送你上西天。」

伸手一推，賴皮打了一個踉蹌，王天霸的手已抓住轎帘。

霍地，夜空中傳來二聲黃蜂鳴叫，王天霸來不及弄清楚狀況，已被黃蜂釘擊中暈穴，栽倒在地。

同一時間，烏貴生在劫難逃，也中釘暈倒。

接見陰暗處射出一條人影，一閃而至，正是阿寶。

賴皮總算找到一個出氣的機會，打了王天霸一掌，踩了烏貴生一脚，惡狠狠的臭罵道：「什麼東西，也不撒泡尿照照你們的王八、烏龜相，手下敗將，脚底遊魂，居然敢在小爺面前耍威風，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

小祖宗瞪眼道：「賴皮，你不說話沒人把你當啞巴，還不快把這兩個傢伙拖走。」

鐵牛一楞，道：「拖走？幹掉豈不更省事？」

阿寶道：「無怨無仇的，何必要殺人。」

賴皮道：「怎麼沒仇，猴子就是死在他們手裡。」

大哥大道：「寃有頭，債有主，這筆帳應該找閻五算，以免殺錯人。」

賴皮沒再堅持，道：「好吧，老大怎麼說就怎麼辦，拖到那裡去？」

小祖宗道：「隨便，藏起來看不見就行了。」

恰巧附近有個土地廟，賴皮拖王八，鐵牛拖烏龜，二小平時受夠了閻王手下的欺凌，一邊拖，一邊還不停的拳打脚踢，藉以一洩胸中之氣。

阿寶深恐白妞有失，探首一看，幸好仍安然無恙的端坐轎中。

兩個轎伕眼見大事不妙，心生恐懼，已不告而別，悄悄溜走，連轎子也不要了。

賴皮急得直跳脚。「這怎麼辦？」

大哥大道：「好辦，你們兩個抬。」

「男子漢，大丈夫，不抬女人。」

「糊塗蛋，你忘了，白妞不能曝光。」

「改改裝，遮遮臉，誰曉得她是女兇手。」

「已經來不及了，同時也不能冒這個險。」

「那……」

「你們兩個抬着走。」

「好吧，算我賴皮倒楣，抬！抬！抬！」

雖然心不甘、情不願，還是乖乖的抬起暖轎繼續向前行。

前行不久，約莫才走出三十來丈，前面乍然冒出一羣人，橫立路中，蓄勢以待。

藉月光、雪光之助，可以清楚看到，爲首之人乃活閻王閻五。

牛與居左，吳化在右，身後黑壓壓的還有一大片，少說也有三四十人。

當務之急是順利的將白妞交出，阿寶不願在此緊要關頭橫生枝節，立命賴皮改道，往左前方的橫巷內抬。

你不惹人，人却惹你，甫靠近小巷，尚未轉彎，閻五已率衆掩至，將所有的通路全部封死，乾笑兩聲，道：「恭喜啊，老弟。」

小祖宗一怔神，故作不懂道：「五爺這話何意？咱家喜從何來？」

閻五的臉陰沉沉的，慢條斯理的道：「老夫得到消息，少俠已將殺害老王爺的女兇手抓到，正準備送往巡捕房領賞，自然是喜事一椿。」

「五爺的消息有誤，想必是貴

屬弄錯了。」

「不會吧，據閻某所知，前不久小友尚在西郊娘娘廟附近出現，可有其事？」

「這是捕風捉影，無中生有。」

「不在娘娘廟，那時小友身在何處？」

「在風雪樓睡大覺。」

「此刻出來作甚麼？」

阿寶的腦袋瓜確是一流的，這時又換了說詞：「救人。」

牛與冷笑道：「救人？救什麼人？」

「住在風雪樓的一個病人。」

「是男？是女？」

「女的。」

「要生啦？」

「是急病，絞腸痧外加急驚風。」

吳化冷哼一聲，道：「別人生病，與你何干，叫風雪樓的小二請個郎中去就行了。」

大哥大道：「請郎中太慢，不如把病人送到郎中家裡去。」

活閻王閻五一面逗弄臂上的鷹，一面道：「這位病人就坐在轎中？」

「對。」

「可否打開看看？」

「一個生命垂危的黃臉婆，不看也罷。」

「老弟想歪了，閻某粗通岐黃之術，是想幫小友的忙，也許不無小補，至少可以減輕病人的痛苦。」

黃鼠狼給鷄拜年，閻五當然沒安好心，但他言來冠冕堂皇，阿寶急切間眞還找不出一個適當的理由來拒絕。

還是賴皮點子多，及時接口道：「前面巷底，住着一位老郎中，人稱賽華佗，是治療絞腸痧與急驚風的專家，一帖見效，著手回春，不敢勞五爺的大駕。」

鐵牛不甘寂寞，猛敲邊鼓道：「是啊，那個賽華佗，據說比神仙還神，曾經治好，整條街的人，大家得的都是絞腸痧、急驚風……」

言多必失，吹牛皮不打草稿，這話簡直太離譜了，那有一條街都患急驚風、絞腸痧的，牛與聲冷色厲道：「閉上你的狗嘴，滿口胡言，是吃錯了藥，還是喝多了酒。」

一名青衣大漢看清了鐵牛的面貌，道：「咦，你不就是涼州街頭的那個小混混鐵牛嗎，怎麼還沒有死？」

鐵牛也認出了對方，正是在非非歌舞團外面揍他的人，不由一股無名火直往上衝，吼道：「就憑你那一身爛功夫，還要不了鐵爺爺的命，今天就要你付出加倍的代價來，我問你，猴子是怎麼死的？」

「被打死的。」

「誰下的手？」

「就是你家何大爺。」

「姓何的，納命來。」

有老大在身旁，鐵牛的膽氣很壯，尤其當他得知賴皮大敗王八、烏龜的往事後，也想一顯身手，揚眉吐氣，來字出口，就要動手。

衡情度勢，對方人多勢衆，又有閻五在場，阿寶並無必勝的把握，儘可能拖延一些時間，等賀捕頭到來，應爲上上之策，見鐵牛翻出舊帳來，正好找到藉口，道：「五爺，在下有一句話想當面請教。」

活閻王閻五道：「但說無妨。」

「殺人者償命，這句話沒有錯吧？」

「話是不錯，不過……」

「不過怎樣？」

「要看當時的實際情況而定。」

「像猴子被打死的事五爺怎麼說？」

「閻某不在現場，難以評斷。」

「貴屬那位姓何的已承認，猴子是被他打死的。」

閻五翻動一下眼皮子，嘿嘿冷笑道：「武人交手，刀劍無眼，傷亡在所難免，只能怪他自己學藝不精。」

「假如鐵牛要爲友報仇，五爺意下如何？」

「歡迎，武林中的恩恩怨怨多數都是在刀口解決的。」

「不會以多爲勝？」

「對付一條小毛蟲也勞師動衆，還能在江湖上混嗎？」

「不會以强凌弱？」

「老夫掌下不殺無名之輩。」

「好，有五爺這句話就夠啦。」

拍一下鐵牛的肩膀，小祖宗又道：「鐵牛，上，幹掉他，爲猴子報仇。」

鐵牛就在等這一句話，聞言即如出柙猛虎般攻向何姓青衣大漢。

一出手便清清楚楚的感覺到，有一股猛銳無匹的眞力從阿寶的身上導入自己體內，再由雙掌激射而出。

攻守進退，舉手投足，頗有大將風範，好似脫胎換骨換了一個人，實則鐵牛身不由己，打的是代理戰爭，一切均在大哥大掌握之中。

眞力愈來愈强。

攻勢愈攻愈猛。

勁風呼嘯。

雪花翻飛。

足足交手三十合，才自自然然順理成章的將何姓青衣大漢放倒，魂歸西天。

鐵牛只不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淪落街頭，騙吃騙喝的小混混，竟將閻五的手下大將打死，寧非咄咄怪事！

閻五目瞪口呆，其他的人更是嘖嘖稱奇，一個額頭上有一條刀疤

的漢子越衆而前叫囂道：「奶奶的，怪事天天有，今天特別多，烏鴉變鳳凰，狗屎變黃金，才幾天不見，你他媽的就變成武林高手了。」

猴子的仇報了，鐵牛的氣也出了，賴皮心癢癢地也想露露臉，過過癮，道：「以前是謙虛、客氣、禮讓、深藏不露、大智若愚，你懂不懂，不服氣儘管上，保証叫你三招畢命，奈何橋上聲聲哭，鬼門關前淚淋淋。」

刀疤漢子聽在耳中，火冒三丈，怒極而吼道：「小王八蛋，你找死，老子要你黃泉路上哭斷腸，陰曹地府上刀山，看刀！」

說幹眞幹，毫不拖泥帶水，手中的鬼頭刀挽起萬千寒芒，以萬馬奔騰之勢，潑金灑銀般罩向賴文龍。

若在平時，賴皮根本不堪一擊，不是抱頭鼠竄，就只有挨刀的份兒。

此刻的情形却不同，有老大做靠山，懼意全無，模仿阿寶的架勢，也裝模作樣的玩起鬼畫符的把戲來。

大哥大當然不會坐視，而且用力出招恰到好處，不多不少，說三招就三招，給足了賴皮面子，果然在三招之內把刀疤漢子放倒，叫他死在自己的鬼頭刀下。

全場嘩然，秩序大亂，刀出鞘，箭上弦，閻五的手下情緒激動，準備大幹，只要活閻王一聲令下，馬上就會掀起一場腥風血雨。

然而，閻五爺並未下令。

並非怕事，反而更顯出此人城府極深，不愧是一個久經大風大浪的老江湖。一則被阿寶不以多爲勝的話扣住，二則已洞悉大哥大的用心所在，故意拖延時間，如果跟他打羣架，豈不正好中了他的圈套，立將話題拉了回來，對小祖宗道：

「是眞人不說假話，轎中究係何人？」

小祖宗還是那句老話：「病人。」

「老夫不信。」

「不信就算了。」

「你倒說得輕鬆，閻某既然遇上了，就非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五爺好像在找人？」

「是在找一個人。」

「那一位？」

「殺害老王爺的兇手。」

「坐在轎中的是病人，不是兇手。」

「空口無憑，打開來讓閻某瞧瞧。」

「這辦不到。」

第一次見閻五臉色變，籠上一層濃濃的殺機，冷哼一聲，道：

「哼，在涼州還沒有我閻五辦不到的事。」

揮揮手，立又下令道：「上，打開轎子，把人帶走！」

「是！」

「是！」

閻五令出如山，威風八面，在一片應諾聲中，手下高手彷若潮水般一湧而上，瞬息之間便到了暖轎四週。

阿寶這邊只有三人，實際上能發生作用的僅他一個，根本無法兼顧四週，睹狀大急，不得已彈身上了轎頂，扣好一把黃蜂釘，殺氣騰騰的道：「不要動，誰敢接近暖轎，就請誰吃黃蜂釘！」

牛興、吳化等人不予理會，直往前衝，速度快的已近在暖轎三尺以內。

「找死！」

「趴下！」

大哥大說一不二，吼聲中黃蜂釘去勢如電，衝在最前面的兩名大漢果然趴下不動了。

殺一儆百，餘衆齊皆一滯，踟躕不前，賴皮耀武揚威的道：

「滾！滾遠點，我們老大的黃鋒釘天下第一，百發百中，千軍萬馬都不怕，你們這幾個魔崽子算什麼，一舉手就可以送你們集體回……」

「家」字未出，異事陡生，活閻王閻五猛地騰空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小祖宗，阿寶發覺時已近在咫尺，慌亂中急忙反擊一掌。

彭！兩股至大至剛，強猛絕倫的暗力迅即撞在一起。

閻五悶哼一聲，身如敗絮，橫飛出三丈以外。

大哥大雙腳不穩，亦被震離轎頂，飛落在人羣之外。

正好給了牛興、吳化等人一個千載良機，急中生智，將賴皮、鐵牛推開，抬着暖轎就走。

可是，僅僅走了三步，抬轎者便雙腿發軟，雙眼發黑，跪倒在轎前轎後。

不用問，是中了黃蜂釘，不死也得躺上個把月。

孰料，百密一疏，不知何時，閻五放出了老鷹。

而這隻老鷹似已通靈，懂得主人的心意，直接飛向暖轎，抓落左側的轎帘，衝入轎內，又叼着右邊的轎帘，飛回到閻五肩上。

老鷹來去如電，阿寶連出手截殺的機會都沒有，氣得直跺脚。

轎帘已去，月明如洗，白妞端坐轎內，大家有目共睹。

牛興定目一看，道：「這個丫頭以前見過，在涼州已經待了一段不短的日子。」

吳化感慨萬千的道：「說起來眞他媽的窩囊，早知兇手是她，就不會肥水落入外人田，被那個小雜

種揭掉皇榜了。」

活閻王喝斥道：「什麼時候了，還扯淡，快搶人呀！」

閻五一聲令下，驚醒了所有的人。

有的在搶人。

有的在救人。

所有的人都在動。

全場一片混亂。

混亂中有人就在轎前，已一頭鑽進轎內去。

鐵牛想要攔阻，被另一人震飛出去。

賴皮也被人打倒在地，爬不起來了。

阿寶空有一身絕技，怎奈距離稍遠，救援無及，想用黃蜂釘，又怕傷了白妞，眼睁睁的看着那個黑衣大漢進了暖轎，將白妞抱住。

一聲慘叫，劃破長空，暖轎內摔出一個死人來。

是那個黑衣大漢。

下手的人赫然正是白妞，人也跟着箭射而出，還沒有想到是否該乘亂逃走，小祖宗已一掠而至，與她站在一起，道：「老鷹把妳的穴道撞開了？」

「嗯。」

「妳最好不要打逃走的主意。」

「有機會絕不放棄。」

「沒有機會，我不殺妳，閻五也會殺。」

「那可不一定，也許閻五比你好商量。」

「白妞，妳最好死了這條心。」

「哼！」

話被閻五打斷了，傲然卓立在丈許之外，一瞬不瞬的凝視着白妞，對阿寶道：「現在你還說不說坐在轎中的是個病人？」

大哥大死不認帳：「當然是病人。」

「急驚風，絞腸痧的患者能殺人？」

「這種病最怕嚇，大概是被你們嚇好啦。」

「好了，別再耍花槍，老實告訴你，這個人閻某要了。」

阿寶聞言臉色驟變道：「你要白妞作甚麼？莫非是主謀者僱五爺殺人滅口？」

閻五不置可否，語冷詞寒。

「另外還有人願出高價收買。」

「那一位？」

「鎭西王府是其中之一。」

「還有誰？」

「黑衣教。」

「黑衣教？他們要白妞幹什麼？」

「該教正在招兵買馬，對死囚犯格外欣賞。」

語音一頓，接着又轉對白妞道：「黑衣教是殺人者的天堂，以妳的條件，至少可以弄個香主幹幹。」

白妞的眼珠子轉來轉去，不言不動，誰也不知道她在打什麼主意。

小祖宗怒容滿面的道：「五爺，白妞乃欽命要犯，搶奪皇上要捉拿的人就是叛徒，這個罪可不輕啊，是要殺頭的。」

閻五陰惻惻的冷笑道：「井底之蛙，只見到一片天，也許老夫會把白妞押往長安，邀功領賞，弄個官兒做。」

賴皮忍不住大駡道：「閻五，你好卑鄙，想發橫財自己又不肯幹，一心一意想撿現成的便宜，當初爲何不自己去揭皇榜？」

活閻王答得妙：「揭皇榜多累，只有白痴才幹這種傻事！」

阿寶緊釘住白妞，一字一句的道：「咱家不想惹事，也不怕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誰要是膽敢出手阻撓，就叫誰血濺當場，命歸九幽。」

扭頭望一眼白妞，叫她走在前面，大哥大則與賴皮緊隨在後，以三角隊形向前行去，鐵牛傷勢不輕，走在最後。

閻五毫不退讓，亦已擺好陣勢，準備迎戰、截殺。

雙方劍拔弩張，惡戰一觸即發，場中忽又有一批人湧至，將退路堵住。

(未完・七)

上文提要：小玉兒到家，母親哭訴弟弟被十八盤山寨搶去做人質，繼父被脅逼去南陽府衙救趙大刀，小玉兒聽了心如火焚，馬上奔赴南陽救繼父與弟弟。客棧中半夜有人偷盜七星寶劍，兩個小偷被小玉兒作弄一番，相認下始知是自己熟悉的妙手帮帮徒。小玉兒繼續趕路，又遇天一和尚和丁卯在打鬥，被小玉兒和解並與天一和尚相伴上南陽，途中巧套內情……



龍馭鳳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可飛・圖

道觀尼姑暗偷情　採花小子苦自尋

小玉兒道：「你怎麼往南陽？就我所知，從五台山到秦川不算遠，但如今再下南陽，那要走好幾天的路了。」

乾乾一笑，天一和尚道：「萬里關山我獨行，行俠仗義何言苦，貧僧很執着！」

小玉兒心中一緊，她如今見的多了，也知的不少，甚麼行俠仗義，便師父還不是爲了銀子，那麼，這個老和尚八成不離銀子，沒銀子的事他會自己往南陽府？

小玉兒也明白一件事，江湖上的是非是很難分辨得一清二楚令人心服的。

江湖上只論實力。

如果天一和尚不在北地出了名，他的一手一百單八羅漢杖法了得，大概就沒人請他下山來，就如同脫凡師太一樣，她的峨嵋屠龍劍法便令人聞之喪膽。

小玉兒低頭問五台天一和尚道：「大師，這次前往南陽府衙，必然是爲了山寇之事了？」

天一和尚雙目一厲，道：「可恨十八盤的山賊，貧僧以爲上次圍剿已把他們徹底消滅了，可再也想不到那幾個頭頭竟然會死裡逃生又活了。」

小玉兒道：「殺人不見屍，很難判定其人已死。」

天一和尚道：「那趙瘋子當時一頭衝入火窟中，誰都以爲姓趙的見基業已焚而投火自盡了，更有另外二人，大伙已見氣絕於血泊之中了，可是……」

「可是他們又活了，是嗎？」

天一和尚道：「眞是想不到的怪事。」

小玉兒這才問道：「如今衙門又將如何？」

天一和尚道：「我在五台養傷，原是聽說官府抓到了趙瘋子的兒子趙大刀，莫大人就要正法了，可是還未到秋後，不料從商旅那裡傳來說，十八盤又有山寇盤踞，打探之下，竟還是趙瘋子一夥人，那趙瘋子尚且要暗殺莫大人，爲他的兒子報仇。」

小玉兒也知道這一段，她只淡淡一笑。

天一和尚道：「莫大人得知幾個大盜未死，他立刻與他的身邊人商議再去剿滅山寇，他更着人細加看管，準備等着山寇們來劫獄。」

他頓了一下，又道：「至於如何設計，細節上貧僧也不太清楚。」

其實莫少白也精明，他原來是故意把獄中的趙大刀囚在能使偷入府衙的賊子發覺趙大刀尚未被斬首，如此方能引來賊子劫獄。

還眞的把趙瘋子又引來了。

* * *

小玉兒也不明白這一段，她趕來南陽府，完全是爲了繼父的安全，她娘金娘子最擔心的人，除了史天生之外便是史水樂了。

五台的天一和尚走在山路上，他邊走邊問小玉兒，道：「女施主，就貧僧所知，那脫凡師太未習過甚麼隔山打牛功夫，怎麼女施主使來却得心應手而又威力驚人？」

小玉兒一聽之下便知道這天一和尚把她的混元一氣通天神功看錯了。

只不過小玉兒是不會對天一和尚加以解釋的。

小玉兒只不過淡淡一笑，她再向天一和尚道：「大師，如果十八盤的山賊們不去尋仇，莫大人豈不白忙一場？」

笑笑，天一和尚道：「網已張，餌已撒，趙瘋子如果知道他那獨子就要受那砍頭一刀，他必會找上門拚老命，趙瘋子的人性烈如火，江湖上不少人知道！」

小玉兒道：「大師，你可知道莫大人除了張網抓人之外，下一步的行動是甚麼？」

天一和尚道：「貧僧不知道。」

小玉兒却冷然的道：「大師，恕我年少無知口無遮攔，如果大師不是爲了莫大人的銀子，那就令人敬服了。」

天一和尚猛一瞪眼，道：「女施主何出此言？」

小玉兒笑了。

她絕對相信這天一和尚必收了人家好處，否則他怎會連夜往南陽趕路。

「大師呀，江湖上有句話，人不爲財，天誅地滅，你們出家人也不例外。」

天一和尚叱道：「胡說！」

小玉兒道：「難道我說錯了？」

天一和尚道：「難道妳師父脫凡師太也貪財，她的兩次下山出力，也是爲財？」

不料小玉兒眞坦白，她也坦白得令天一和尚吃一驚。

「是呀，我師父曾親口說過，峨嵋幾十口僧尼要吃飯呀，人不能餓肚子爲人辦事吧！」

天一和尚道：「妳師父眞如此說？」

「一些不錯，而且也甚合情理。」

天一和尚嘿嘿笑起來了。

小玉兒道：「大師承認了？」

天一和尚道：「貧僧與妳師父不同。」

「甚麼地方不同？」

「貧僧與那花捕頭私交甚篤，只差未叩頭點香結爲兄弟，花捕頭的事就是貧僧的事。」

小玉兒笑笑，道：「花捕頭跟着莫少白去了南陽府？他沒留在長安城呀！」

「花捕頭跟去南陽府了，他任莫大人的近衛長。」

小玉兒道：「光景這花捕頭此生吃定莫知府的飯了。」

她笑笑，又道：「而你，大師，你却吃定花捕頭了。」

天一和尚火大了。

「妳這女娃，怎麼如此口沒遮攔，亂說一通呀。」

小玉兒吃吃一笑，道：「你大師必也用了不少花捕頭的銀子，而花捕頭的銀子不是從花家拿來的，花捕頭的銀子是由莫大人那裡弄來的，你大師也等於花了莫大人的銀子，你說說，我這話對不對！」

天一和尚早就氣咻咻的叱道：「胡說八道，不對，不對呀！」

小玉兒却淡淡的道：「我以爲就是這樣。大師，一次你收多少賣命銀子呀！」

天一和尚大怒，吼道：「臭丫頭，妳越說越不像話了。」

小玉兒一笑，她端坐馬上，道：「大師，修行之人不宜動肝火呀。」

天一和尚叱道：「丫頭，妳以爲貧僧怕你的神拳嗎？妳錯了。」

小玉兒道：「我怎麼會同大師打架？大師也是我師父脫凡師太之友吧！」

天一和尚道：「妳一些禮貌也不懂，太豈有此理了！」

小玉兒道：「大師，別生氣呀。」

「貧僧怎能不氣。」

「我有辦法叫大師不氣。」

「妳說。」

小玉兒笑笑，道：「其實很簡單啦，像我師父一樣，心無城府，說話坦白。比方說，你得了別人的好處，就坦白的說出來，那有甚麼關係？如果做作不說出來，擱在心中當秘密，等別人把你肚子裡這段秘密摳出來，你必然會惱羞成怒發脾氣，對不對！」

天一和尚一聽之下，更火了。

「妳是個頑劣的丫頭，妳仍然以爲貧僧前來助拳得了甚麼好處。」

小玉兒吃吃笑，道：「我打賭你收了好處，只不過你若坦然說出來，你就不會生氣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大師，你收了多少好處呀？」

天一和尚道：「妳想氣死貧僧呀。」

小玉兒道：「你要不要聽我心中想些甚麼？」

天一和尚道：「你想的甚麼？我以爲是滿肚子的豈有此理，妳……」

小玉兒笑道：「我就與大師不一樣，我坦白的對大師說，我想要

大師別去南陽府。」

「為甚麼？」

「很簡單啦，那莫少白不是個好官，你幫着貪官就不是甚麼俠義之士。」

天一和尚道：「妳打算把貧僧氣走呀！」

小玉兒拍手笑起來了。

「不錯，我呀，我說了半天就是想把你氣回頭。」

天一和尚道：「貧僧說過，貧僧與花捕頭的交情深厚，並非為了財！」

小玉兒嘆口氣，道：「我坦白，却遇上你這不坦白的和尚，看來免不了一場打鬥了！」

天一和尚吃一驚。

「妳說甚麼？」

小玉兒道：「我不想同你打架！」

天一和尚道：「我們有打架的理由嗎？」

「當然有。」

「難道妳是來幫那趙瘋子劫獄？」

「我不知道。」

「怎麼說？」

「我真的不知道。」

天一和尚道：「妳既然來了，當然有目的，妳是來幫那趙瘋子的？」

小玉兒道：「趙瘋子不夠瞧，他也不配！」

「那妳又為甚麼？」

「我的繼父，我是為了繼父才來的。」

「妳繼父是誰？」

「史水樂。」

「噢，寶雞有名的毒郎中呀，嘿……」

小玉兒不說話了。

天一和尚寧願同那「武關一把刀」丁卯拚個你死我活，也不願同小玉兒打鬥，因為他心中明白，他絕對不是小玉兒的對手。

天一和尚沒法破解隔山打牛神拳，他就不是小玉兒的對手。

老和尚一直以為小玉兒習過隔山打牛神拳，殊不知小玉兒學的乃是西域至高無上無與倫比的「混元一氣通天神功」，那比之隔山打牛神拳不知超過多少倍。

要知這隔山打牛神拳最耗體力，一拳打出必須立刻加以調息，內功不繼之人反而會處在危險之地。

混元一氣通天神功便不一樣了。

這種神功自小便要加以修練，洗髓易筋，脫胎換骨，使之與天地之氣混合，與日月之精一體，一旦練成，出拳如輕易拍出一巴掌，否則憑一個女娃，那裡來的勁道。

初時小玉兒拳出之後，她自己也會受到反彈之力，但她習過百跌不傷身功夫，早已可以化解了。

如今隨着小玉兒的長大，她早已更上一層樓了。

* * *

天一和尚不會知道小玉兒已習了西域神功，他打定主意想勸退小玉兒了。

「姑娘，妳年紀還小，江湖是非多，貧僧勸妳還是回去吧，要知道官府惹不得，妳可知道殺朝廷命官是會滿門抄斬的。」

小玉兒道：「我沒有打算殺朝廷命官，我也不想亂殺人呀！」

天一和尚道：「妳的繼父為何趕往南陽府？」

小玉兒心中帶幾分煩惱，怎麼會把繼父說出來，萬一這和尚到了南陽府，把史水樂的名字報出來，那麼就麻煩惹上身了。

小玉兒立刻變口氣。

「大師呀，我繼父不會同官家作對的。」

「但他來南陽何事？」

「買葯材呀！」

天一和尚哈哈笑了。

「欲蓋彌彰，欲蓋彌彰。」

小玉兒道：「你說甚麼我不懂。」

天一和尚道：「買葯材應該入川呀，四川甚麼葯材也不缺，南陽盡是黃土坡，那來甚麼葯材。」

小玉兒道：「天一和尚，別提我繼父了，說一說你來南陽的目的只是助拳？」

「不錯，既然知道趙瘋子一夥人又在十八盤重起爐灶，官家就不會放過他們。」

「莫少白更是不會放過他們。」

「妳說對了，莫大人幹了十多年的官，所存盡入那批山寇之手，誰甘心？」

小玉兒又笑了。

她最是明白，莫大人的財物十八盤的趙瘋子根本沒見過，早就被丁香阿姨的妙手幫弄走了。

小玉兒笑得很開心，天一和尚心中不高興，但他仍然對小玉兒道：「姑娘，妳如果轉向幫官府，妳的美名兒傳千古。」

小玉兒道：「不是傳千古，是落個臭名才是真的。」

「怎麼說？」

「莫少白是貪官，雖然我不算精，我怎會笨得前去幫一個貪官呀，你說豈不是叫我也變成豬了。」

天一和尚大怒，叱道：「不可理喻，臭丫頭罵貧僧不帶髒字，可惡。」

小玉兒道：「我實話實說呀！」

天一和尚忿怒的叱道：「臭丫頭，咱們這是水到河口有浪花，話不投機半句多，由此刻起，妳走妳的陽關道，我和尚過我的獨木橋，請了，請了。」

和尚袖一甩，立刻往前奔去。

小玉兒吃吃笑了。

她仍然騎在小川馬上，好自在呀。

* * *

蹄聲得得到天明，小玉兒真的累壞了，她在馬上抬頭看，嗬，前面一片大莊院。

這時候自莊院內飛一般的射出一條人影，那是個人，小玉兒一看就知道。

這人為甚麼急急的往莊外奔走，小玉兒沒有打算過問人家的事。

她太累了。

她甚至連眼皮也懶得瞪大來看那人。

但那個人身法很快，起落間已到了小玉兒附近，這人是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人，那一身青色夜行衣裹住他那不胖不瘦的適中身材，再加上一把二尺短劍插背後，他的英氣全露出來了。

他的面皮白淨，只可惜那一雙眼睛有點邪。

他的五官端正，只可惜乍一看有些男不男女不女的樣子，令人以為他像人妖。

這人當然不是人妖，但他却是個採花高手。

他就是在這莊院中一夜風流之後奔出來的。

他，姓徐，也正是「中原俠客」徐奇的獨子，他叫徐元玉，而江湖上甚少人知道徐元玉這個人。

江湖上人們知道這兩年出個採花大盜，但却怎也想不到會是他，因為他是徐奇的兒子。

姓徐的當然發現有人騎馬過來了，他不閃避的往大道上奔，他已經奔過小玉兒五丈外，他突然停下來了。

他為小玉兒的美貌吸引住了。

小玉兒望着徐元玉，她正感這年輕人竟然不看自己一眼而匆匆走過，心中有一份不自在之感。

一個美女，如果走在路上不被人多盯上幾眼，那便會令這女子有挫折感。

小玉兒便覺得人人稱讚她長得美，甚至把她比之為天上的仙女一般美，而這個年輕人對她竟然視而無睹，這對她該是多麼不愉快。

只不過小玉兒的美眸斜視到年輕人背後時候，她發覺年輕人正回頭看她。

這一看令小玉兒愉快了，小玉兒忍不住便對這年輕人露齒一笑。

小玉兒不該有這麼一笑，她的笑是一種驕傲的表示，也是表示「你終於注意到我了」。

但這一笑却引得年輕人回過身向她走過來。

這年輕人真會挑逗，他開口：「喂，妳不是我的小舅子的女兒叫惠仙的嗎？」

他只幾步便追上小玉兒。

小玉兒攏住馬，道：「我長得像你表妹嗎？」

徐元玉對小玉兒全身看個夠，他也接口，道：「像，像極了我的表妹，漂亮、可愛、高雅，好像天上飛的……飛的天鵝般……美。」

小玉兒道：「我是天鵝，那麼你不成了癩蝦蟆了，嘻……」

徐元玉一怔，但見小玉兒笑得甜美，立刻也哈哈的大笑起來。

「姑娘真會說笑了。」

他再細看小玉兒，又道：「我如果能吃到天鵝肉，便癩蝦蟆又何妨，姑娘，妳說是不是？」

徐元玉這是搭訕上小玉兒了。

徐元玉也不回頭走了，他決心跟定小玉兒了。

小玉兒自從那夜在成都知府後客房與朱丕共床以後，她的心中一直耿耿於懷。

她一直想不通，為甚麼朱丕會那麼痛苦，聽人說，男女頭一夜，最痛苦的應是女方，但她却一些也不痛苦。

小玉兒把這事擱在心裡，原是想找個機會問一問他的繼父史水樂，因為史水樂是大夫呀。

人都有奇怪心理，都有探索究竟的心理，小玉兒把這件事擱心上，却也帶着幾分不解。

此刻，小玉兒看着緊跟上來的徐元玉，她以為這年輕人與朱公子的年紀差不多。

正走着，徐元玉忽然攔住小玉兒馬頭，笑道：「請姑娘稍等，如何？」

小玉兒一副疲憊之態，道：「我好累，騎馬一夜到天亮，我進莊子去找一家可以暫歇的地方。」

徐元玉道：「找吃住地方別進莊，姑娘，妳若信得過在下，我帶妳去一家清靜地方，如何？」

小玉兒道：「好呀，謝謝你了。」

徐元玉大為高興，他把手一指，笑道：「哈哈，妳看遠處有炊烟升起來，姑娘，妳快跟我來。」

徐元玉回身便走，小玉兒緊跟在後。

斜坡上越過兩道小山崗，小玉兒一眼便看到半山崗上面有一個道觀。

那道觀只是小小的兩排前後合併的寺院，說有院子，那是兩間併房之間的兩邊用磚墻砌了的圍墻。

有一棵老松樹枝葉繁茂的把大半個道觀也蓋遮起來，倒有些陰森森味道。

小玉兒不知這是個道觀，她在馬上問道：「公子，這是你家嗎？」

哈哈一笑，徐元玉道：「是個道觀。」

「道觀呀?」

「道姑只有兩位，她們人好心好，樂善佈施，而且……」

小玉兒道：「道姑最好，我正想睡一覺吶。」

她抬頭看大道，又問道：「我去南陽尚有多遠?」

徐元玉道：「快馬加鞭一天便到。」

小玉兒道：「我已出陝西界了?」

徐元玉道：「這兒已是河南了。」

二人邊說邊走，小玉兒問道：「相公，你貴姓呀!」

「姓徐。」

他似乎得意的又道：「我爹徐奇，中原人稱『中原大俠』的便是。」

小玉兒道：「我似乎聽過徐奇這名字，那是在十八盤剿山寇的時候。」

徐元玉道：「姑娘也知十八盤山寇之事呀，那姑娘的大名是……」

「我叫小玉兒，我姓史，史玉。」

徐元玉口中叨唸着：「石玉，石玉……石玉。」

他把史唸成石了。

* * *

小川馬拴在老松樹根上，馬鞍上摘下七星劍，小玉兒跟着徐元玉到了道觀門口石階上。

小玉兒抬頭看，黑漆大字匾橫在大門楣上面，匾上清清楚楚的三個大字「玉青觀」。

那徐元玉伸手拍門，蓬蓬響，觀內立刻傳出女子聲音來：「誰呀!」

「是我。」

「小沒良心的，你還想到我姐妹呀!」

「呀」的一聲門開了，嗬，是個二十多三十不到的道姑，這道姑滿面塗着駐顏粉，還未清洗吶。

道姑一看徐元玉身後有個十分標緻的姑娘，先是把嘴一撇，但看徐元玉滿臉正色，便改口了。

「喲，是你呀，徐公子，我聽錯聲音了。」

徐元玉道：「這位史姑娘，騎馬趕了一夜路，累了，我帶她到寶觀來暫歇幾個時辰，方便嗎?」

「方便，當然方便!」

她指指後面，又道：「師妹在弄早齋，請到後面。」

小玉兒點點頭，道：「我不餓，有地方睡一覺便走!」

那道姑媚眼閃動間，笑笑道：「急甚麼，咱們玉青觀很清靜，施主妳隨我來。」

那徐元玉懷中摸出一錠銀子，大方的送到那道姑手上，道：「收下，弄些好吃的……記住，要十分好吃的，等姑娘醒了我請姑娘吃。」

那道姑吃的一笑，道：「徐公子，我命師妹去渡口選鮮魚，我去市上辦佳餚，你替我在此招待這位姑娘了。」

徐元玉道：「要早去早回，別誤了姑娘行程。」

那道姑一笑，道：「很快的，嘻……」

小玉兒不管這些，她累極了，那道姑把小玉兒引進後房右邊間，那兒正是齋房，裡面有內間，看上去簡單又清靜，是出家人修課地方。

只不過當小玉兒見了那張舖設的只有一被一褥的木床時候，她已伸個懶腰。

「徐公子，我好累，別來吵我，我只睡上一個時辰就夠了。」

她說的當然是實話，但徐元玉是不會相信的。

一個人騎了一夜馬，只睡一個時辰，怎麼會夠?

他不知小玉兒習的功夫，只要閉目一周天，氣閉百骸不動彈，就如同常人睡一天。

徐元玉點頭道：「睡吧，不會有人來吵妳的。」

小玉兒也不多看看，自己掩上門，和衣拉過被子遮在身上，她睡了。

她才不會去管別人怎麼計算她。

* * *

徐元玉剛轉過身，斜刺裡一條人影撲過來。

「你爲甚麼好多天不來了，你沒良心!」

那是另外一個道姑。

這道姑長得並不美，但卻十分俏。

俏，有時就是另一種美，許多男人就愛這種女人。

攔腰抱緊了那道姑，徐元玉道：「丹青呀，別把房中姑娘吵醒了!」

那個道姑叫李丹青，她的年紀二十剛出頭，一邊站的道姑叫和鳳玉，算是老大師姐了。

徐元玉攔腰抱住李丹青，笑道：「去，整治些好吃的，且等我愉快過後，咱們共飲，哈……」

和鳳玉道：「徐公子，我以爲這女子不簡單吶。」

徐元玉道：「她仍然是個姑娘。」

和鳳玉道：「她手上拿着的寶劍，我看是一把上品。」

徐元玉笑笑，道：「且等我征服了她以後，那把劍便是妳的了。」

和鳳玉道：「我擔心的乃是這

姑娘，她那麼大膽的跟你來到玉青觀，她……必會武功。」

再是一笑，徐元玉道：「我徐元玉也非泛泛之輩呀。」

他出手托起和鳳玉下巴，輕鬆的吻了一下。

於是，兩個道姑分別去準備吃的了。

* * *

徐元玉端坐在一張椅子上，他仔細的看着熟睡中的小玉兒。

小玉兒睡姿誘人，略帶挑逗。

她的一腿半伸在被子外，一手環抱被子一角，宛似她抱着一個人似的，她的臉上，俏皮似的露出微微的笑，那確是睡美人的姿態。

徐元玉已在舐舌頭。

他現在站起來了，在桌面上他取過一杯酒，微笑着坐在床邊上。

徐元玉一手托起小玉兒的上身，而小玉兒只不過閉上雙目嗯聲不絕。

「嗯……吶……我要睡呀。」

「姑娘，妳開口。」

「幹……甚麼……呀。」

「喝了這杯酒，妳才能睡得熟呀，妳也不會再說夢話了呀，來……」

小玉兒轉頭，她不打算喝甚麼酒。

但徐元玉很技巧的把酒杯放在小玉兒唇邊，立刻有一股醇醇的香味傳入小玉兒的鼻孔裡。

小玉兒太累了，她忍不住張口，只那麼「咕嘟」一聲，小玉兒已喝下了徐元玉杯中的酒。

於是，徐元玉笑了。

他放平了小玉兒，靜靜的坐在小玉兒身邊。

不旋踵間，小玉兒伸手去扯開她的上衣領口，她好像有些躁熱感。

徐元玉心中吶喊：「太妙了，太妙了吧!」

再看床上，小玉兒眞的在晃動了。

「好……熱喲!」

徐元玉細聲細氣的問道：「姑娘，妳怎麼了?」

小玉兒突然間睜開眼，她好像看到一個白馬王子在她的身邊。

小玉兒忍不住伸出一手，道：「你……是……誰?」

徐元玉笑了。

他把手伸過去，巧妙的握住小玉兒的嫩手。

「姑娘，妳以爲我是誰呀。」

「我……不知道。」

「我就是你的心上人呀!」

「我的心上人是……你?」

「是呀，要不我怎麼會在妳身邊?」

「噢……你是我的心上人，太好了。」

徐元玉眞膽大，他躺下去了。

他也抱住了小玉兒，吻吧!吻是做愛的前奏呀。

徐元玉也發覺小玉兒的身上有一股桂花似的淡淡清香，那是一般女人所沒有的特殊香味。

徐元玉愉快了，小玉兒可並未迷糊。

她當然不是迷糊，她是有理由的。

她根本未吃下那口酒，她把酒又吐出來。

她也沒有眞的熟睡，她只不過看清了徐元玉的野心，便順水推舟的裝迷糊，她的目的在於試一試她的身子爲甚麼會對喜歡她的男人造成傷害。

小玉兒一直對朱丕的痛苦耿耿於懷。

此刻，徐元玉也痛苦了。

徐元玉幾乎痛得流眼淚。

「妳……妳怎麼……」

「我很好呀!」徐元玉怎知小玉兒的皮肉有反彈作用。

小玉兒穿衣衫，她這才剛穿好衣服，門外已傳來兩聲呼叫。

「徐公子，你喊叫甚麼呀?」

「徐公子，休得樂極生悲呀。」

徐元玉見小玉兒要走，他發火了。

「妳不能走。」

「爲甚麼?」

「我不要妳走。」

「你要把我留下來?」

「不錯，妳弄傷了我就想走?」

笑笑，小玉兒道：「我沒弄傷你呀，是你爬在我身上亂頂一通，怎麼說是我弄傷了你。」

徐元玉吼道：「妳且等着，我要對妳那地方加以仔細研究，妳怎麼會是那樣子的。」

小玉兒道：「我是姑娘呀，我怎能讓你對我身上的東西仔細瞧着研究?」

她抓起寶劍要走了。

徐元玉大吼一聲，道：「妳們替我攔住她!」

「轟」的一聲響，門被衝開了，只見兩個道姑奔進來了，兩個道姑先看床上。

床上的徐元玉起不來，但徐元玉卻戟指小玉兒，道：「她……她是個妖女……拿下……」

小玉兒笑了。

「喲，徐公子怎麼對我不友善了，你還要招待我吶，怎麼對我吼起來呀?」

徐元玉吼叱：「妳走不掉了。」

兩個道姑齊退出，不旋踵間，二人已各自取劍在手，攔住了小玉兒的去路。

小玉兒笑笑，道：「妳們不是要請我吃飯嗎?」

那和鳳玉叱道：「說，妳是怎麼傷了徐公子的？」

小玉兒道：「我怎麼知道。」

李丹青叱道：「徐公子叫妳留下，妳就得留下來，妳走不了啦！」

小玉兒道：「我只是借住一時，我有要事呀！」

李丹青一晃手中劍，道：「妳最好退回屋內去。」

小玉兒道：「妳們想對我動劍？」

「一旦動手妳非死即傷。」

「我却既不想傷，更不願死。」

李丹青道：「那就退回屋內。」

小玉兒道：「我更不想再回屋內。」

和鳳玉抖手一劍，叱道：「妳接招！」

「刷」的一劍分心刺來，小玉兒七星劍未出鞘，豎劍立撥，和鳳玉「噫」了一聲，道：「有兩下子。」

和鳳玉長劍疾點，中途突然上撩，惡毒的想刺破小玉兒的那張嫩面。

小玉兒閃身斜步，她沉聲道：「可惡！」

不料兩個道姑也非弱者，立刻前後挾擊使出一套「兩儀劍法」來了。

小玉兒一看，前後左右均是劍芒激射流閃不已，忍不住一聲吼叱：「妳們逼我出劍！」

「嗆」的一聲七星劍已拔在手上了。

「眞是好劍呀，師妹，加把勁，先奪劍。」

「師姐，妳掃下盤，我攻她上路，兩儀回擊，殺！」

「殺！」

小玉兒一見，不由冷笑連聲。她等兩支劍快及身的刹那間，厲喝一聲。

「血龍殺。」

脫凡師太的屠龍劍使出來了，可也眞叫殺雞用上牛刀了。

只聽得「卡查」之聲起處，緊接着兩聲「哎唷」傳來，及身的兩支劍已被削斷，兩個道姑舉着斷劍衣破血流直往三丈外倒去。

兩個道姑怎能接下小玉兒這凌厲的一招，被小玉兒的七星劍刺殺得胸背裂開一道血口子。

「妳……」

小玉兒收劍冷冷道：「是妳們找的。」

突聞和鳳玉大叫了。

「徐公子快出來呀，我們打不過這丫頭。」

屋內有了徐元玉的聲音：「攔住她，呀……唷！」

小玉兒笑了。

「徐公子，我走了，我去南陽了，你好像存心不良，你原來是個壞人。」

突聞大喝一聲：「等等。」

小玉兒抬頭看，她幾乎笑開懷了。

「喲……」

小玉兒走向門口，她笑指吃力站定的徐元玉，道：「你能站起來呀！」

徐元玉是站着，只不過站得很難看，他的雙腿分得開，幾乎成了半蹲模樣，那滿臉痛苦之色全表現在他的臉上，令人以爲他就快倒下去了。

兩個受傷的道姑只一見這光景，不顧自身在流血，雙雙迎着徐元玉撲過去。

「徐公子，你怎麼了？」和鳳玉尖聲。

「徐公子，怎會這樣呀！」李丹青吃驚的叫起來。

徐元玉却只對小玉兒道：「妳身上是嫩肉呀，我身上也是嫩肉，爲甚麼妳好端端的沒有事，而我……」

小玉兒淡淡的道：「你太性急了，我就知道你會受到傷害，但你玩命。」

「妳爲何未傷？」

小玉兒道：「也許我自小不怕摔傷，我是與一般女子不大相同的。」

她說的是實情，但她的話却難令徐元玉相信。

江湖上原本就是這樣，有時候說謊反而容易令人相信，叫人接受。

說實話的人反而招來叱罵！

徐元玉就忿怒叱吼。

「妳說甚麼呀，妳自小不怕摔跌，這關妳的那地方甚麼關係，豈有此理。」

小玉兒搖頭一嘆，道：「你們都傷了，我也得走了，你們看，天早亮了快兩個時辰了。」

徐元玉道：「妳走吧，哼，我爹去了南陽，我也會去南陽找妳的，我饒不了妳。」

笑笑，小玉兒道：「沒關係，我不會躲着你的，嘻……我走了。」

她眞的走了，她拉過她的小川馬騎上，頭也不回的就往山崗下去了。

徐元玉是那樣痛苦，他跌在兩個受傷道姑懷中了。

* * *

小玉兒走了，她走得並不輕鬆。

她在馬上想心事，她最想不通的便是自己的身子，爲甚麼兩個男人都被她弄傷？

那朱公子傷得難下床，却仍然思念着自己，朱公子並不恨自己，他應該是好人。

如今的徐公子，他也受了傷，可是徐公子就與朱公子不大一樣，徐公子用强，不要她走，而且還想着人對她出擊，太過份了。

小玉兒便以爲姓徐的不是好人。

姓徐的當然不是好人，他是個採花盜。

* * *

小玉兒拍馬馳出七八里，忽聞得有蹄聲傳來，小玉兒回頭看，只見遠處奔來七匹快馬，馬背上全是大漢帶着斧刀短把槍。

七個人來得快，刹時追上小玉兒。

小玉兒並不在意，但七個怒漢却在小玉兒的前面停下來了。

只見一個中年紅面大漢向小玉兒道：「姑娘，請問可曾看到一個年輕男子打此經過？」

小玉兒道：「甚麼樣的年輕男子呀！」

那中年大漢以手比划，道：「二十上下，青衫打扮，一副公子哥兒模樣，五官不難看，雙目帶着幾分邪。」

笑笑，這人說的莫非是那徐公子？

但小玉兒也不願落井下石，她的心中多少還對徐元玉有那麼幾分歉意。

她對那大漢搖着頭，道：「你們是那兒的呀！」

那大漢雙眉一挑，轉而手指小玉兒來的方向，道：「姑娘妳看遠處那座山，山下的莊子便是『百寶莊』，咱們就是從『百寶莊』來的。」

小玉兒道：「你們在追人？」

大漢咬牙道：「不是追人，是殺人！」

小玉兒道：「你們要殺人呀！」

大漢沉聲道：「我們不是殺人，是殺一個畜牲。」

小玉兒道：「你們似乎恨透了那人。」

大漢道：「姑娘，這是個甚麼世界呀。」

小玉兒道：「你憤世嫉俗了。」

「姑娘，咱們好心把他留在莊上過夜，免那小子受餐風宿露之苦，奶奶的，他却半夜裡亂來。」

小玉兒正想再問，另一漢子已不耐的接道：「柴總管，別誤了找那小子的時辰，走吧！」

小玉兒原想把徐元玉躲藏的地方告訴這伙人，但就在她一頓之下，這批人已遠去了。

小玉兒轉而看向西方，她的心中十分煩惱，她應該把姓徐的藏身在玉青觀說出來，她也相信，如果這批人找到姓徐的，姓徐的只有挨刀，因爲姓徐的此刻連站也無法站起來。

小玉兒也知道，這姓徐的自稱「中原大俠」徐奇的兒子，却與徐奇的俠義之風背道而馳，眞令人替徐大俠叫屈。

* * *

小玉兒正在煩惱吶，忽見遠去的一彪人馬又撥馬而回，不由雙目一亮。

這批人刹時間又到了小玉兒附近，小玉兒笑了。

「我猜你們沒有找到那年輕惡人。」

七匹快馬原是要折道而去的，聞得小玉兒的話，七匹馬停下來了。

又是那個姓柴的大漢，他對小玉兒道：「不錯，咱們四條道路都要追。」

小玉兒道：「我想知道那年輕人在你們莊子裡做了些甚麼可惡之事呀，他偷你們的東西了？」

姓柴的火大了。

他重重一哼，道：「偷錢是小事呀！」

他似乎有感而發的道：「年頭變了，這年頭做壞事的盡是些少不更事的少年人，他們以爲他們是三頭六臂，甚麼事都幹而不顧後果，他奶奶的這也叫長江後浪推前浪嗎？如果是惡浪，柴大爺我要把這惡後浪殺了，反倒叫好人能過太平日子。」

一頓牢騷之後，他重重的對小玉兒，道：「姑娘，妳也太大膽了。」

小玉兒一笑，道：「我怎麼了？」

姓柴的道：「妳一個姑娘家，怎麼騎馬到處跑，妳若碰上那頭狠，妳完了。」

小玉兒道：「原來你們追殺一頭狠呀？」

姓柴的道：「色狠，色膽包天的惡狠。」

吃吃一笑，小玉兒道：「我不怕，我也可以告訴你們，我好像有整治色狠的本事。」

她說的乃是她身子某一部份有異樣，至於爲甚麼異樣，小玉兒便不知道了。

姓柴的七個人吃一驚。

「姑娘，妳憑恃甚麼？武功？」

小玉兒道：「也算另一種武功吧！」

「甚麼叫另一種武功？」

小玉兒道：「你們不會懂，我也不會說，你們不是要找那個年輕人嗎？我記起來了。」

她此言一出，七匹馬蹄一陣亂，嘀，可把個小玉兒圍了個休想動。

小玉兒怔怔的道：「你們幹甚麼？」

姓柴的道：「姑娘，妳快說，妳是不是見過那畜牲了？他在那

兒？」

另一人也急問：「姑娘，妳是在那條道路上看到那個色狠的？」

小玉兒道：「我看到了，但我發現各位好像恨透了那青年人，我如果告訴你們，你們殺了人，我的良心就不好過了。」

姓柴的吼道：「妳還對這種人維護呀，姑娘，這世上只有兩種人，而且絕對的兩種人。」

小玉兒道：「甚麼兩種人？」

姓柴的道：「一種是好人，一種是惡人，好人得勢天下太平，惡人出頭，大家遭殃，咱們追殺那小子，娘的老皮，正是好人殺惡徒。」

小玉兒道：「你們口口聲聲說他是惡人，我問你們，那年輕人惡在甚麼地方？」

姓柴的道：「妳眞想知道？」

小玉兒道：「不錯。」

姓柴的大吼，他指着老天罵起來。

「操他娘的，昨夜他摸進百寶莊，說是迷了路又挨餓，咱們供他白吃帶白住，可是，原來那小子有目的，他早就盯上咱們二小姐，半夜裡他動手腳，強姦我們二小姐，害得二小姐一根繩子上了吊，留下血書在桌上，妳說，咱們要不要捉拿他？」

小玉兒一聽也火了。

甚麼樣的徐小子，憑你爹是「中原大俠」，又習了那麼幾手功夫，就想在江湖之上爲非作歹？

小玉兒臉色也灰了，她冷笑連聲好嚇人。

姓柴的急問：「姑娘，妳快告訴咱們，那小子是從那條路走的呀？」

小玉兒道：「在我告訴你們之前我想問你們一件事情，再決定說不說！」

姓柴的道：「姑娘想知道甚麼？」

小玉兒道：「你們可認識『中原大俠』徐奇這個人？」

姓柴的道：「聽過，中原武功他最高。」

小玉兒道：「你們有人能打得過徐奇？」

姓柴的一怔，道：「這與那小子何關？」

小玉兒道：「你們如果打不過徐奇，也就別再追殺那青年人了。」

姓柴的道：「爲甚麼？」

小玉兒道：「我知道那青年人是徐奇的兒子呀！」

姓柴的忽然大笑，淒厲的大笑。

「好哇，那小子冒充徐大俠之子呀，可是昨夜那青年人不姓徐，他自稱姓劉呀！」

小玉兒一怔，道：「難道不是他？」

姓柴的急道：「姑娘，妳知道妳快說，咱們必定感謝妳的。」

小玉兒道：「看來要去証實一下了。」

她撥轉馬頭，又道：「我帶你們去找他，也許就是那個青年人。」

七個大漢併馬而馳，緊緊的跟在小玉兒的馬後面。

小玉兒聽到這件事，一時間倒忘了下南陽去助他繼父救趙大刀了。

她已在心中產生着許多不平事，她也覺得這江湖實在是個大漩渦，陷到裡面就全完了。

＊　＊　＊

小玉兒在前帶路，後面的柴大管事不住口的問：「姑娘呀，還有多遠？」

小玉兒只回答他三個字——快到了

忽然有人開口了。

「柴管事呀，這條路通玉青觀嘛！」

另一個漢子在馬上道：「對呀，咱們應該去玉青觀查看一下的。」

「玉青觀住着兩個道姑，她們不會收留男人呀？」

這七個人七嘴八舌的在馬上不着邊際的對話着，只有小玉兒她……

小玉兒氣咻咻的在前面帶路。

小玉兒也打定主意了。

甚麼徐元玉，壞人與好人是對立的，不是好人死就是惡人亡，姓徐的缺德鬼，害了人家大姑娘。

小玉兒已指着山下的那座玉青道觀，她對身後的柴大管事點點頭。

柴大管事叫柴千田，他問：

「在道觀中？」

「不錯。」

「道觀內是道姑呀？」

「不錯。」

柴管事道：「可惡！」

小玉兒却問道：「你們能打得過他們嗎？」

姓柴的道：「咱們拚命也要把那小子抓回去。」

「抓回去以後如何處置？」

「點天燈！」

「甚麼叫點天燈？」

「咱們的規矩，姦人姑娘害人死，只有點天燈。」

「怎麼點？」

「頭皮切開灌水銀，搖上燈草七根以後放火燃起來，直到這人一身油盡。」

小玉兒的頭皮也痲了。

（未完・五）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可飛・圖

頭痛人物

上文提要：柳儀芝害人害己，結果被海天幫的堂主莊璞玷汚，凌珈穴道自解，幸沒有被玷汚，反過來將他們打倒，再和小林會合，二小在括蒼山的一個峯上發現各派的人在爭奪那隻左手，原來那是一隻假左手，使武林中人搶奪不休。柳儀芝又打壞主意，不甘被辱，將凌珈捉住，故技重施，將她全身赤裸，幸被米珠救走，米珠因救她而雙腿俱折……

兩小大驚，接下米珠，一碰她的腿就會嘶叫，這顯然是嚴重的骨折，非找名醫不可。

畢熙道：「是誰幹的？」

凌珈簡略地說了一切，而她的中毒現象却逐漸消退了。

小林道：「畢熙着人上路！」

畢熙道：「到那裡去？」

「還會到那裡？找她爹柳大元！」

「那老賊有這種女兒，他會醫治？這『醫怪』之名誰人不知？」

小林道：「咱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凌珈妳怎麼樣，還能走吧？」

「能，好像這不是毒，只是一種臨時痲醉藥。」

「走！」小林背起米珠，領先越牆而出。

＊　＊　＊

柳大元住在一個小鎮上，宅子並不很大。

小林叫開了門，說明來意。

這個門房四十多歲，惡形惡狀地道：「老爺子不在家。」

小林道：「我們可以等！」

門房道：「大約三天才會回來！」

「三天也要等！」

門房要關門，小林一腳把門踢裂，人就衝了進去。

在客廳中放下米珠，叫凌珈及畢熙看守着，就往內院去，有個十八九歲的青年人一攔，道：「客人止步。」

「柳大夫呢？」

「出診去了！」

「多久回來？」

「大約三天以後！」

「我說他在家！」

「怎見得？」

「我知道他從不出診，病人都是找上門看病的。」

青年人道：「醫生也可以拒絕看病。」

小林一字字地道：「醫生沒有資格拒絕看病。」

「你太跋扈了。」

小林往裡一衝，青年人就出了手。

這也正是柳大元的小徒，手底下不比「毒公子」錢有餘差多少，攻勢凌厲詭詐，且是攻向要害。

小林急了，接了三招，一掌把少年人硬退。

他到了內院，發現柳大元正在修剪花木。

小林火氣更大了道：「醫者父母心！你居然詐稱不在家，拒絕看病，你是甚麼大夫。」

柳大元淡然道：「小子何人？」

「我叫林小飛。」

「噢？你就是那個到處咋咋唬唬的林小飛？」

「我沒有咋唬！你倒是有一點！」

「如果老夫今天不看病呢？」

「除非你把我打死或毒死，要不，你非看不可！」

「噢？這麼霸道？」

「這是有原因的。」

「甚麼原因？能不能與聞？」

「只怕你的度量不夠大。」

柳大元道：「放心！我的度量相當不錯。」

小林道：「你的女兒在外面胡來傷了人，若不及時救治，有生命危險。」

「我女兒？你說謊，簡直不貼譜！」

「你是不是以為你女兒是個中規中矩的淑女？」

「沒有人敢否定這一點！」

「那是以前的柳儀芝，近來她走了偏鋒！」

「我不信！」

「我說了一切，你會信的……」

他說了柳儀芝的近況。

柳大元有一點信了，道：「和他第一次發生關係的小子是何人？」

「我！」小林毫不含糊地指指鼻尖道：「但我說過，我是被她蒙了，我以為和我作那事的是喬琪喬姑娘。」

「小子，你是玩了我女兒還不領情。」

「當然，那是她送上門的，不過我當時還是和她有點情感，後來她連續失身，荒腔走板。」

柳大元道：「你如果能在二十招內勝了我，我就救人。」

「勝不了你就不救？」畢熙道：「我看你是關着門賣疥藥！」

小林道：「就這麼辦，如果你施毒呢？」

柳大元道：「如果我要施毒，你們已經中毒多時了！」

小林道：「姑且信你一次，諒你一代名醫也不會如此卑鄙！」

柳大元道：「你要用兵刃還是徒手？」

小林道：「由你挑！」

「你是何人門下，竟然如此囂張？」

「現在談這個多無聊，我就是一位高人門下也唬不住你！」

「說的也是！就徒手玩玩吧！」

小林先出了手，試了三招，知道此人雖精於醫道及施毒，在武功上的鑽研也很下了一番工夫。

柳大元心頭十分驚奇，以這十七八歲的年紀，有很高造詣，看來他的門下是絕非敵手了。

兩人掌來腿去，似乎不分上下。

柳大元有把握不讓他拖過二十招。

小林有甚麼想法呢，在第十九招上，柳大元絕招一出，在小林一招用老時，被砸了一掌，栽出兩步。

他的徒弟及門房在一邊拍手叫好。

那知柳大元道：「好個屁！我輸了……」

原來他的坎肩斜襟上四個琵琶扣子已脫落了三個，只有頜下那一顆還在。

本來畢熙和凌珈十分躭心，他們也未看出小林早已摘下了對方三顆扣子，這要傷他是不難的。

是柳大元差勁還是小林找到了機會？或者他藏了拙，其實這個原因都不能成立。

柳大元的身手絕對比「狐叟」高明些。

小林也絕不偷襲，他的確身負絕學。

就像凌珈一樣，來自絕頂高手門下。

只不過凌珈的江湖閱歷太差，才迭次被人暗算差點失身喪命，小林在這方面就比她靈光多了。

柳大元有點惱火，因為前此還沒有人使他如此狼狽。

小林道：「其實我是行險只攻不守才僥倖得手的。」

柳大元也知道，小林在為他臉上擦粉，道：「好，把人抬進來。」

凌珈和畢熙眞服了小林，如果今天他不來，八成無法使這老怪物為米珠治療腿傷。

經柳大元的檢查，他道：「兩腿腿骨傷得極重，都已折斷，要不是遇上我，非鋸去不能保命。」

小林道：「這也正是我們非來此不可的原因。」

「小子，我沒有說要義診是不是？」

小林道：「我也沒有說不付醫療費用對不對？」

「你知道要多少？」

「多少？」

「最多你能負擔多少？」

「十萬兩！」

「本來不夠，看在你小子份上，夠了！」

治療過也服了藥，交代凌珈小心看護，絕對不能動她的腿，五天內要絕對小心按時服藥換藥。

凌珈不是這麼友善的女孩，只不過對米珠就例外。

因為米珠救了她一命，沒有米珠，甚麼事都會發生。

＊　＊　＊

柳大元算是例外，先治病後付費。

只不過交代病人痊癒離此，一定要付清。

畢熙戲稱，要是不付而溜了呢？

柳大元也戲稱，可能帶走一身毒。

小林保証，臨去前會付清的。背後他和畢熙商量，在附近找個賭場，因為他們身上不留太多的銀子，巨額銀兩會立刻捐出的。

＊　＊　＊

這家賭場在七里外一個鎮上。巧的是，今天是三年一度的南北大對決。

也就是由百粵來的賭客和東北來的賭國高手一決雌雄，枱面五百萬兩。

這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枱面數字。

在賭前先由賭場主人請了兩桌酒席，一桌是南方來的，一桌是北方來的，場主兩邊敬酒招待。

倒也不是他比人矮一頭，因為他們要抽頭。

今夜他賭場可以抽五十萬兩。

「久賭無勝家」這句話在此已有了註脚，最後勝的是賭場，當然賭場弄了這種不義之財，也不會長久的。

席畢，也正是兩小到達之時。

兩方要賭的是牌九和梭哈。

兩種賭具各賭若干把，到有了贏輸結果為止。

這是賭場中最大的一個廳，除了雙方各有五人在一邊陪侍，加上場主及總管，另外只許旁觀的賭友二十人參觀，這二十人還要坊主挑選決定。

兩小衣履鮮明，頗有派頭，也被准許入內。

第一把先賭的是梭哈，這也是划拳決定的。

然後再決定誰發牌。

由骰子決定，南邊來的發牌，此人三十七八，一副「郎中」的樣子，這是瞞不了小林的，畢熙在他耳邊道：「怎麼樣？」

「這小子不單純！」

「你有無把握？」

「見機行事吧！」

兩家賭，仍發四家的牌，自小八起。

為了有變化，兩家陪襯的要在中途打烊。由南、北兩家決定。第一、二張牌「出門」的明牌是J。

「天門」是九。

「末門」是A。

莊家是十，這張牌最好，莊家是南派，「天門」是北派，「出門」和「末門」無人只是陪襯。

說話仍由與賭的二人說，「出門」和「末門」沒有資格。

莊家的牌比「天門」的九大些，他出了十萬兩。

「天門」反而倒打，變成五十萬。

於是發了第三張牌。

「出門」是一張八。

「天門」是一張Q。

「末門」是一張九。

莊家是K，自然是莊家的牌最大，由他說話。

莊家出了五十萬兩，這已經是一百萬了。

枱面上已有兩百萬兩銀票。

這一次「天門」沒有反打，於是發了牌。

「出門」是J。

「天門」是A。

「末門」是小八。

莊家是一張Q。

「天門」的A說話，一百萬兩，莊家又加了五十萬，一共湊成兩百五十萬。

他們是賭五百萬兩的，由於要在兩種賭具上決勝負，所以每一種賭只能賭兩百五十萬兩。

莊家也跟了，另外二家讓他們打烊，這自然要莊家及「天門」兩家都同意才行。因為這兩家一打烊，下次發的牌就不一樣了。沒有「出門」和「末門」，「天門」和莊家會提早一張。

這可能幸運，也可能不幸，除非有人知道提早來的一張牌是好抑是壞。

最後一張牌「天門」是一張A，已是A一對了。

本來「天門」的明牌為「九QA」已經沒有順子的可能了，又來一張A，使人以為他至少是兩對。

莊家來了一張J。

這張J很值錢，因為「出門」的明牌中已有兩張J了，這是兩頭順的牌。

下面的暗牌不論是扣九或扣A都是順子。

本來可以掀牌了，因為五百萬已賭了兩百五十萬，另外還要賭一次牌九。

只不過莊家意猶未盡，他提議道：「朋友，要不要動用另外的兩百五十萬賭個盡興？」

「天門」道：「在下也正有此意，賭了『梭哈』，也就不必再賭牌九了，或者賭牌九另出枱面也成。」

兩家都同意，就表示兩家都有把握。

要說莊家有把握，可以相信他是順子。

只不過「天門」的牌却是有限的，充其量是三條A。

不要說莊上是大順或小順子，即使僅是個「同花」，也比三條大。

這就明顯暗示，他不信莊上是順子也不是「同花」。

如果莊上不是「順子」，也不是「同花」，那只有一對，這就是偷機，因為他的牌面兩頭順很唬人。

兩人的全部賭資五百萬，全堆在桌上了。

觀者的眼珠子都快彈出來了。

這是一千萬兩，史無前例的豪賭。

就在二人正要揭牌時，小林忽然分衆而入，道：「二位且慢！」

衆人一看是個大孩子，莊家道：「小朋友，這是一場豪賭，可不要因你攪局而出了岔子，你擔待不起的。」

小林道：「兩位的豪氣在下十分佩服，但依我看，再變個花樣才更過癮些，賭嘛，只不過過過癮而已！」

莊上和「天門」二人互視一眼，都以爲這小子很討人喜歡，「天門」道：「小老弟，你有什麼資格……」

小林道：「要談資格，可不比你們差些哩！」

「噢？有什麼証明你不差？」

「一千萬兩的大賭局沒有賭過，幾百萬有過。」

有人笑了起來。

莊上道：「說吧，你有什麼點子？」

小林道：「這樣揭牌，實在是美中不足，何不再賭個花樣，變成一個大『奧賽』？」

二人被他說動。

反正增加一個「奧賽」也沒有壞處，贏的人能多贏一筆，輸的人還是要輸，問題是誰也不服輸。

當然，所謂「奧賽」，二人還不太明白。

莊上道：「怎麼個賭法？」

小林道：「我參加一個，共三人，以每人再摸一張牌的點數大小爲定，『奧賽』三百萬兩。」

此言一出，衆皆嘩然。

「天門」冷冷地道：「小兄弟，三百萬兩不是三百兩也不是三千兩，自你出娘胎，見過三百萬兩銀子嗎？」

小林道：「仁兄是不是說，我見過世面，就可以和你們兩位大豪賭上一賭了？」

莊上和「天門」齊聲道：「不錯！」

「莊上」道：「要賭三百萬兩『奧賽』，不該亮出三百萬兩票子嗎？人微言輕這句話小老弟也聽說過吧？」

「當然，當然……」小林微笑着伸手入袋，掏出了一張銀票，攤在桌上，於是又是一片嘩然。

一千萬兩都堆在桌上了，三百萬又算得什麼？

這話可不能這麼說，因爲這三百萬兩是自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孩子衣袋中掏出來的，而且有目共睹。

莊上和「天門」先是一楞，「天門」拏起看了好一會，找不出什麼毛病來。

紙質、印刷、格式以及票號字號及負責人的印鑑等等，都一點也不馬虎，樣樣齊全。

於是「天門」又遞給了莊上。

他唸着：「天豐票號……見票祇付紋銀三百萬兩整……負責人袁寶山……」

看了半天才抬頭打量小林。

要不是偷來搶來的，這小子必然大有來歷。

不是地方上巨富，也必是宦官大佬之後。

莊上道：「小友貴姓？」

「在下姓林。」

「小友想必是來自……」

小林輕輕搖手，笑笑道：「在這種地方，我想最好不要翻彼此的家譜，那是很煞風景的事啊！」

「怎見得？」

「就算是有點來歷，誰願意賭桌上亮招牌？」

「說的也是……」

「問題是兩位是否認爲這是一張假銀票？」

這句話誰也不敢武斷。

假的銀票誰見過？

要造假就必須和眞的幾乎一樣才成，要不很容易被認出來。兩人互視一眼，「天門」道：「就算是眞的好了！」

莊上也點點頭。

「天門」道：「怎麼個賭法？」

「公牌還有七八張之多，」小林道：「以骰子決定，如何發牌？每人發一張，以大小決定贏輸。如果我贏了，只取枱面上一千萬中的三百萬，你們兩位任何一位贏了，都可以全部拿走，包括我這三百萬。」

莊上道：「就是這麼簡單？」

「對，就是這麼簡單，但爲了絕對公正無私，打骰子的人不能是我們三人中的一人！」

「天門」道：「找一位旁觀者？」

小林道：「對，這才不會有問題。」

莊上和「天門」想了一下，由於骰子有很多變化，打出不同點數，發牌的順序即有所不同了。

順序不同拿的牌即有別了。

這些賭場中的大豪，眞是第一次遇上這種怪賭。

也沒有以如此乾脆的方式來決定三百萬兩屬誰的。

表面看起來，似乎他們兩家佔了便宜。

他們一掀牌就可以取走這三百萬兩了。

但是仔細想想，到底誰佔便宜呢？他們兩家已有一千萬在桌上，這小子只要參加發一張牌，就可拿走桌上每家三百萬，加起來是六百萬兩。

他們似乎忘了每人三百萬兩。

他們只以爲是小林拿出三百萬，贏了只能拿走三百萬兩。

莊上道：「仁兄以爲如何？」

「天門」道：「兄台認爲這張票子……」

莊上道：「『天豐』票號是國內三大殷實票號之一，袁寶山的印鑑清清楚楚，似乎不會……」

「天門」道：「在下也有同感！」

兩人點點頭，小林拿過骰子四下打量，道：「我來選一位公正的擲骰人，我要找一位不像老賭客的人……」

然後他一指畢熙道：「就是這位兄弟吧！看來這位兄弟可絕不是常來賭場的人……」

畢熙搖着雙手顫聲道：「這位少爺……您可千萬別提我，我這是第一次進賭場，不過聽說這是三年一次南北大對抗，要開開眼界……」

小林對莊上及「天門」道：「兩位以爲如何？」

莊上和「天門」立刻同意。

這是因爲畢熙裝得很像個土包，沒進過賭場，聽說要他擲骰子來決定發牌順序，似乎手脚都軟了。

這樣一個人，是絕對不會弄假的了。

「兄弟別怕，待會一定給你吃紅。」

「不……不……我怕……」

「你怕甚麼？」

「萬一我擲的骰子對你不利……那不是很對不起你……」

「那只是我的運氣不好，怎能怪你？」

由於小林和畢熙不是一起進入賭場，被場主準許進入這大廳中時也非一起的，所以無人懷疑他。

這工夫畢熙才怯怯地走近。

小林道：「別怕，你只要抓起這骰子一擲就成了，不要太大力，以免骰子會掉在地上……」

小林把兩枚骰子放在他的面前。

畢熙抓骰子時手也有點抖。

他沒有作任何花梢，就這麼一抓一擲。

兩枚骰子在桌了彈跳幾下，是五點，小林立刻收回骰子。

莊上先發他自己的牌，這是「五在手」的牌。

爲了公正，他把公牌放在桌上輕輕攤開，先把上面一張發給他自己，再發「天門」，最後一張給小林。

「天門」很乾脆，用小指指甲一翻，牌翻過來，是一張K，觀衆私語，有人說八成贏了。

莊上面色一變，除了A，也只有K最大了。

莊上一翻，一片嘩然，竟是一張小八。

這次「奧賽」他似乎已經輸定了。

現在只有小林未掀牌了。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手上。

他以十分拙劣而又緊張的動作去翻這張牌，一張牌扣在桌上，有時很不容易把它捏起來。

牌一掀，四周大嘩，有人感嘆，有人鼓掌。

最後的一張A，居然被小林發到手。

這可眞是福大命大了。

莊上和「天門」楞了。

似乎現在他們才想到，這小子太便宜了。

他以一張牌的大點子贏了他們三百萬。

小林先收回那張三百萬的票子。

然後再點了六百萬兩，道：「各位看清了，在下下注三百萬，贏了『奧賽』是六百萬，也就是莊上及『天門』應各輸三百萬兩……」

「甚麼？六百萬？」

兩人都不由驚怒交集。

兩人身後的五七名長隨，也可以說是保鏢或打手都躍躍欲試了。

「怎麼？在下事前說的還不夠明確？」

莊上道：「你說的是三百萬『奧賽』，不是六百萬！」

「天哪！」小林拍着前額道：「各位作個見証，我說的三百萬是我自己的三百萬，而與賭的是三個人，除了我自己的三百萬，兩位不是每人該輸三百萬兩，加起來不就是六百萬兩了嗎？」

「天門」厲聲道：「不對！是三百萬兩！」

莊上冷峻地道：「甚至三百萬也沒有，因爲我現在發現，你這小子八成是個賭場的『郎中』！」

「我是『郎中』？」小林指着鼻尖，道：「各位，各位，到底誰是『郎中』？誰在賴皮！」

他說着，雙手一抄，大部份銀票已被他抓起。

兩人一搶，沒有搶到。

於是兩人身後的人向小林撲去。

小林把銀票往袋中一塞，道：「各位作個見証，這兩人輸不起，他們似乎要搶錢殺人哩！」

這些人那是小林的敵手，「蓬啪」聲不絕於耳，慘呼聲也此起彼落。

在此同時，五支巨燭先後「卜卜」熄滅。這當然是畢熙幹的。

等到再次亮燈，小林已不見了。

莊上和「天門」去追未追上，這才檢查骰子，其中有一枚是假骰，裡面灌了鉛。

到底是誰弄鬼？

是小林還是擲骰子那個在土包子？

在目前似乎無法弄清了。

再找那個擲骰子的小子也不見了。

部下十個人去追，結果也是空手而返。

事實上他們損失的不僅是六百萬兩，大約近八百萬兩。原來這兩撥人一南一北，是些江洋大盜。

他們每三年必到中原來作案一次。

他們雖然南北殊途，作案却是聯手。

作了案以後，再以搶來的巨資一部份在賭場中豪賭一番。畢熙聽人說過才來的。

所以兩小才計劃好了整他們。

甚至還要除去他們，只是這兩步棋要錯開。

免得被人誤以爲他們詐賭又殺人。

至於那張面額達三百萬兩之鉅的銀票，當然是假的，那是畢熙僞造的，沒有這張假票又如何能參加豪賭？

當然，他們贏的巨款雖然大部份救濟貧困，但以武林執法的手段對付奸佞還是犯法的。

也就是所謂武人「以武犯禁」的說法。

俠客賺了不少掌聲與采聲，但俠客以武犯禁却是事實，好像他們「替天行道」就是人間的執法人，他們要殺壞人無人敢攔阻，攔阻者可能被視爲壞人。

俠的存在，也就在弱肉强食的夾縫中被庶民所肯定，沒有人注意他們早已越權犯法了。

＊　＊　＊

米珠的腿等于全好了。

當她發現有點跛時，她哭了。

「阿珠，不要哭，妳的腿傷能治到這程度，已經是十分成功了，換了別的大夫，根本沒有辦法！」

「小林，一個跛脚女人誰會要？」

「阿珠，難道妳以爲我會不要妳？」

「小林……你雖然要我……只不過我跛了脚……和你的另外一些女人比起來，你很快就對我膩了的……」

「不，阿珠，我以爲妳太善良，善良就是一種美，這種美比任何其他的美都更會持久不變。」

「小林……」米珠抱住了小林。

事後凌珈對米珠道：「至少妳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會和你爭寵，永遠也不會的！」

「謝謝你，凌姐！」

「不必謝我，要是小林對不起妳，我還要找他算帳呢！」

四人離開柳大元之時，小林拿出了一張三十萬兩的銀票，柳大元當然十分吃驚，道：「小子，哪裡來的？」

小林道：「不是偷也不是搶來的。」

「我講過，只要十萬兩。」

「晚輩爲了表示一點敬意，多付些也是應該的。」

那知柳大元道：「有時我雖然斤斤計較酬勞，那也要看對象，並非對任何人都是那樣。小子，不管你的銀票是如何來的，也不管你有多少，我只要十萬，多一兩也不要！」

衆小很佩服。

由此看來，「醫怪」雖有點怪，却不失爲一個好人。

小林只好付了十萬，告別離去。

柳大元送到坡下，回來時一進屋就沉聲道：「甚麼人私入我宅！」

沒有人回應。柳大元厲聲道：「再不出聲我就要撒下毒網了。」所謂毒網並非一張網，而是以毒封鎖此宅，無所不在。

這是最最厲害的施毒方式，不僅是點而是面。

「爹……是我……」

柳儀芝自內間低着頭走了出來。

柳大元注視這個已逾四十的女兒，的確有些改變了。

處女和非處女是不同的。

由處女變爲婦人，也會有變化的，有的人變化太明顯，有的人會變得很多，甚至連相貌也有些不同了。

「爹要謝謝妳……」

「謝……謝我？爹這話是甚麼意思？」

「不該謝謝妳嗎？妳害了人，人家來此求醫，爹在輸招之下被迫治病，也賺了十萬兩銀子，發了個小財，爹不該好好謝謝自己的女兒？」

柳儀芝心照不宣，低頭不語。

「太離譜了！」柳大元冷冷地道：「本來我以爲妳很乖，是個淑女，所以還時時爲妳的婚事操心！現在似乎已經多餘了！」

柳儀芝實在沒有甚麼好談的了。

「據我所知，『雪山神鷹』高照對妳很執着，妳却總是推三阻四，現在看來，妳配不上人家高照！」

柳大元又道：「小林和幾個年輕人陪着米珠來求醫，爹並不想褒揚別人，貶低自己的子女，妳實在是太不像話了。」

柳儀芝暗暗咬牙。

她絕未想到，小林會把米珠弄到這兒求醫。

由此可見，小林是如何重視米珠的腿傷了。

如果她不以那方式和小林上床，或者雖失身於「海天幫」護法莊璞而不每下愈況胡來亂搞，她就不會有個悲慘的下場吧？

柳大元沉聲道：「妳回來幹甚麼？」

「爹，女兒就不能回來看看您？」

「不見得！妳的毒物用完了！八成是回來拿毒的。」

柳儀芝無言以對，薑是老的辣，一點也不錯。

柳儀芝要走，柳大元道：「把毒留下，別去害人了！」

「爹，女兒身上沒有毒物，你就不爲女兒的安全躭心嗎？」

「只要妳自己不胡來，提起我柳大元，大概也沒有人敢動妳！」

「格……」柳儀芝忽然放縱地笑了起來。

過去，她是不會在父親面前如此失態的。

「笑甚麼？放肆！」

「爹是說你的名氣夠大，任何人也不敢招惹您？」

「大致如此！」

「可是『海天幫』的人却不賣帳！」

「是哪一個？」

「爹，我看算了！」

「是甚麼事可以算了？」

「甚麼事都是一樣，要是弓拉滿了而不射出箭去，反而丟人現眼！」

柳大元厲聲道：「是誰？」

柳儀芝道：「護法莊璞！」

「莊璞……」柳大元負手踱到窗前，道：「他把你怎麼了？」

柳儀芝不言，柳大元也就明白了。

因爲小林、凌珈及米珠等人，說過那件事的經過，但並沒有說明柳儀芝被莊璞玷污過的那件事。

「好！我把這筆帳收回來！」

「爹，『海天幫』不好惹……」

「哈……」柳大元狂笑聲中，也充滿了忿怒與凄涼，欺人太甚！一個護法居然敢玷污他柳大元的女兒。

＊　＊　＊

月光的清輝，透過疏林，洒落一地碎影。

鄺元彪帶着五個部下放歌而來。

他們穿林而過時，樹上洒下水來。

爲首的就是百粵豪客鄺元彪，被詐賭了五百萬兩，也是他三年一度到中原作案的三分之一罷了。

他們回去了！三年後再來。

此刻鄺元彪知道，洒在他頭上的是甚麼東西，他厲聲道：「是那個王八蛋在樹上尿尿……」

樹上有人道：「王八蛋怎可隨便罵人？」

鄺元彪是嶺南的霸主，詠春派即發源於此，對自家的武學是很自負的。

部下二人往樹上一竄，都被砸了下來。

這工夫樹上飛落一人，正是畢熙。

鄺元彪乍見畢熙，更相信他和小林是同伙，當時裝作一個初進賭場的土包子，眞是像極了。

一肚子火陡然爆發，兩個部下包夾而上。

畢熙以一對二，並不太吃力，可保平手。

二十五六招之後，鄺元彪沉聲道：「退下！」

部下如斯響應，立刻退下。

鄺元彪連出三掌，力大勁猛，畢熙退了一步。

十五招不到，畢熙退了三四步。

「就憑這兩套也敢動我的念頭，去你的！」

畢熙大聲道：「就憑你這兩手就可以每三年到中原作案一次，殺人放火，滿載而歸嗎？」

鄺元彪一震，嘿嘿獰笑道：「小子，你知道的事太多了！」

畢熙道：「我說對了嗎？」

鄺元彪快攻五七招，畢熙連連後退，連用火器都不及，十分狼狽，眼見就要中掌失招了。

這工夫樹上又飄落一人，點塵不驚，聲息全無。

鄺元彪不由心頭一驚，他太低估了這兩個小子了。

畢熙喘着退下，鄺元彪道：「小子何人門下？」

小林叫道：「對你說出師門名諱，那對師門是一種大不敬！」

「小王八蛋！你們能在賭場中設圈套騙人，詐騙數百萬兩，你們的師門會是甚麼好東西嗎？」

小林道：「姓鄺的，你們每三年到中原一次，一共來了多少次了，相信你不會不敢說吧！」

鄺元彪道：「爺們誰也不怕，今夜反正要宰了你，我們已來過三次。」

小林道：「每次得手多少財貨？」

「由於搬運不便，銀子只拿少許，多是拿銀票黃金及珠寶，每次約一千萬到兩千萬兩。」

「一共殺了多少人？」

「不超過五十人。」

「北邊來的邱長風，幾年來一次？」

「小王八蛋！你知道的還眞不少！」

「當然，要宰人總要把他們的罪狀弄清楚。」

「你少吹……」

鄺元彪知道這小子是硬手，一點也不敢大意，果然，十七八招下來，就落了下風。（未完・十）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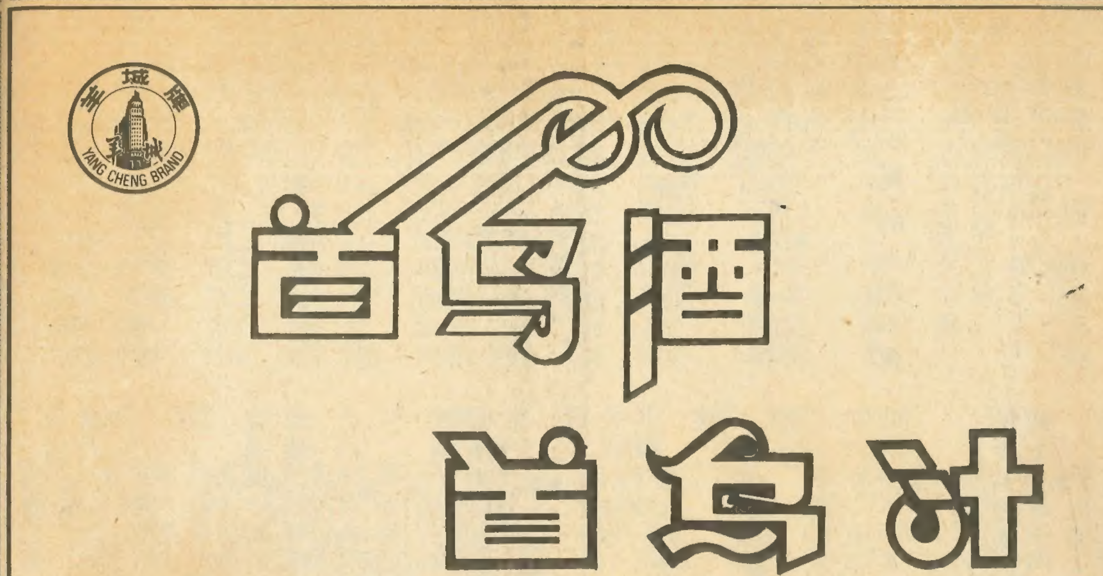
請即服用廣西桂峯牌

復方

片仔癀西瓜霜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爲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烏髮駐顏・健脾和胃

滋養補血・强腎壯身





經銷處：中慶國產葯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25號

電話：5632251-4

飲至寶三鞭酒

補氣力、壯膽色
表現好身手







烟台張裕釀酒公司榮譽出品

香港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　8190821